

韩国战争史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说 明

《韩国战争史》系南朝鲜伪陆军士官学校金阳明著，一九七六年七月由南朝鲜“日新社”出版。南朝鲜伪陆军士官学校把它作为战史教材。此书是作者根据南朝鲜伪军军史和战史档案、美陆海空军战史和杜鲁门、麦克阿瑟等人的回忆录以及其它公开和非公开的有关资料编写的，经南朝鲜伪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等人审查定稿。其内容极其反动，但对研究朝鲜战争，了解敌方情况，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译文对原文中的反动内容和诬蔑攻击中、朝之词一般未予改动，请读者批判地参阅，对严重重复之处和与战史无关的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本书由我部李相英同志翻译，未经校对，仅供参考。

外国军事研究部

一九七九年六月

1000 21

目 录

前言 (略)

| | |
|---------------------------------|---------|
| 第一章 战争的背景 | (1) |
| 第一节 韩半岛的战后处理问题..... | (3) |
| 第二节 被分割的国土..... | (10) |
| 第三节 美苏联合委员会破裂..... | (16) |
| 第四节 建立政府及撤出驻韩美军..... | (19) |
| 第五节 美、苏、中共的三角关系与 韩半岛的战云..... | (29) |
| 第二章 战前南北韩的军事形势 | (37) |
| 第一节 概 况..... | (37) |
| 第二节 国军的创建与成长..... | (40) |
| 第三节 北韩“人民军”南侵准备..... | (61) |
| 第四节 开战时南北韩兵力对比..... | (77) |
| 第三章 南 侵 | (79) |
| 第一节 初期战役计划..... | (79) |
| 第二节 北韩军突破三八线..... | (81) |
| 第三节 首都汉城的失陷..... | (91) |
| 第四节 初期作战的分析..... | (99) |
| 第五节 联合国军的参战..... | (105) |
| 第六节 美国决定介入及其基本立场..... | (109) |

| | |
|------------------------|---------|
| 第四章 战略后退 | (117) |
| 第一节 乌山至大田的迟滞战..... | (117) |
| 第二节 忠北地区战况..... | (123) |
| 第三节 东海岸地区战况..... | (129) |
| 第四节 岭南地区战况..... | (131) |
| 第五节 湖南地区战况..... | (139) |
| 第五章 洛东江防线 | (143) |
| 第一节 洛东江防线的形成..... | (143) |
| 第二节 作战经过概况..... | (146) |
| 第三节 洛东江西部地区战况..... | (150) |
| 第四节 大邱防御战..... | (159) |
| 第五节 浦项地区战况..... | (175) |
| 第六节 评 语..... | (184) |
| 第六章 反 攻 | (188) |
| 第一节 仁川登陆战役..... | (188) |
| 第二节 收复汉城..... | (198) |
| 第三节 从洛东江防线发起总反攻..... | (202) |
| 第四节 决定突破三八线..... | (211) |
| 第七章 北 进 | (226) |
| 第一节 占领北韩计划..... | (226) |
| 第二节 向平壤——元山一线推进..... | (229) |
| 第三节 向国境线推进..... | (234) |
| 第八章 中共军介入 | (246) |

| | | |
|-------------|------------------------------|----------------|
| 第一节 | 概 况 | (246) |
| 第二节 | 西部战线 | (251) |
| 第三节 | 东部战线 | (258) |
| 第四节 | 新年攻势 | (265) |
| 第九章 | 扩战论的始末 | (275) |
| 第一节 | 早日结束战争的期望与威克岛 会谈 | (275) |
| 第二节 | 前出边境地域与美国国家安全 保障会议十一月九日决定 | (278) |
| 第三节 | 为结束战争的联合国军总攻势 | (283) |
| 第四节 | 杜鲁门——艾德礼会谈与西欧 各国的利弊 | (287) |
| 第五节 | 麦克阿瑟的扩战建议 | (292) |
| 第六节 | 美国的韩国战略实质 | (298) |
| 第十章 | 动荡与相持 | (302) |
| 第一节 | 联合国军再次反攻 | (302) |
| 第二节 | 麦克阿瑟元帅的免职 | (315) |
| 第三节 | 中共军的春季攻势 | (323) |
| 第四节 | 战略思想的确定 | (335) |
| 第五节 | 惩罚与高压 | (344) |
| 第六节 | 相 持 | (358) |
| 第十一章 | 阵地战 | (367) |
| 第一节 | 五二年上半年主要战斗 | (367) |

| | | |
|------------------|------------------|----------------|
| 第二节 | 白马高地战斗..... | (375) |
| 第三节 | 五三年初的战斗..... | (381) |
| 第四节 | 停战前最后战役..... | (384) |
| 第十二章 | 停 战 | (404) |
| 第一节 | 停战谈判的倡议..... | (404) |
| 第二节 | 停战谈判开幕..... | (407) |
| 第三节 | 战俘遣返问题..... | (411) |
| 第四节 | 巨济岛战俘营暴动..... | (417) |
| 第五节 | 病伤战俘的交换..... | (423) |
| 第六节 | 停战协定的签订..... | (425) |
| | 结束语 (略) | |
| 附 录 | | (434) |
| | 一、战争的损失 | |
| | 二、国军的战果 | |
| | 三、国军及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兵力 | |
| | 四、双方的战俘 | |

第一章 战争的背景

“啊，日寇投降了！”

这对我，与其说是喜讯，倒不如说是噩耗。为了建军参战而历尽千辛万苦，如今却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了。……我们对这次战争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多大发言权。吾人为之忧心忡忡。

——《白凡逸志》——

敌人滚了，现在该是放弃可恶的角斗而和衷共济的时候了。家不睦则毁，国不和则亡，同胞之间相互角斗是亡国之兆。……阶级斗争并不能使民族繁荣，疑忌之心也不能给人民造福。阶级斗争将无休无止，使人血流不尽；我欲损人，人亦害我，实在得不偿失。

——《白凡逸志》“我所希望的
我们国家”——

我得悉，苏联同意了四国托管，但在细节问题上尚未达成协议，斯大林主张外国军队不应驻在韩国。苏联已完成了一至两个韩人师的训练，估计这支兵力将用在韩国。不管在韩国实不实行国际托管，这支韩人师将发挥支配力量，为建立不是独立政府而是归苏联统治的政权而施加影响。这如同波兰问题搬到了远东。我建议大力促进托管方案实施，并提出托管期间

美陆军或海军陆战队在韩国保留象征性的驻军的提案。

——美陆军部长史汀生，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会议前夕——

韩半岛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便成为列强利益与势力交织的国际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土分割和战乱，又与世界政治的两极分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和中、日等东亚国家，一朝衰弱，丧失了影响力。在大战期间维持合作关系的美、苏两国，战争一结束便表现出微妙的利害对立，陷入了冷战。从而，世界政治地图按美、苏两大势力对立这样一个新的面貌展现了。

在太平洋战争的战后处理过程中，根据美、苏默契而分割的韩半岛，随着冷战气氛的高涨，成为美、苏两大势力对抗角逐的舞台，分割局面也被固定下来。

我国同胞在悠久的历史中保持单一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又面临严峻的历史性考验。要冲破两大势力圈交界地域的旋涡，维护民族的单一性和自主性，就极需民族的大团结和自主力量的总汇合。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统治下，自主的砥柱丧失，领导阶层四分五裂，没有民族统一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靠别人的力量获得的“八·一五”解放，就成了新的民族灾难的开端。

第一节 韩半岛的战后处理问题

——开罗、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一九四三年后，盟国的最后胜利日益明显起来。于是盟国的首脑们频繁会晤，开始讨论对轴心国的后期作战问题，以及交换关于战后新的世界秩序的意见。韩半岛问题作为战后处理项目之一，在盟国首脑之间正式提出来讨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一九四三年二月卡萨布兰卡会谈之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英国外长艾登谈了关于满洲、台湾等地的归属和韩国、印度支那的托管等问题以及东南亚的战后处理的设想。

同年十一月，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等美、英、中三国首脑通过开罗宣言，表示“怜悯韩国人民所受之奴役”，并且决定“在适当时机，使韩国自由独立”。随后，在德黑兰会谈时，苏联总理斯大林对于开罗宣言的内容表示支持，从而韩国的独立才得到国际的保证。

但是，这部历史性宣言中的“适当时机”一词，却预示着尔后的风波。当时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这一措词不能不引起疑虑。罗斯福鉴于美国统治菲律宾的经验，认为韩国要具备完全独立国家的自治能力，需要四十年的训练时期，因而提出由包括美国在内的两三个国家共同托管的方案。对此，斯大林也原则上表示同意。

从这时开始，苏联对日参战逐渐具体化，并制定了北太平

洋的基本作战方针。就在这一点上，关于韩民族独立的协议和托管方案，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苏联参战的补偿问题，必定会同与之接壤的韩半岛的战后处理密切关联，这又与盟军的对日作战方针紧密相关。

在德黑兰会谈时，斯大林表示击败德国后苏联一定参加对日作战，并提出了包括中长铁路和大连港在内的对满洲的要求和把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的希望。自珍珠港被袭以来一直劝苏参加对日作战的罗斯福，同邱吉尔一起对斯大林的要求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德国战败之前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就苏联的对日参战条件，达成了以下几点协议：

（一）外蒙古之现状应予维持。

（二）由于日本一九〇四年背信弃义的进攻而遭破坏的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苏联对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应予恢复。

（丙）对通往大连之中长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得保持在满洲之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之协定，应征得蒋

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美国总统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这个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协定之出笼，是因为美国过高估计了日本的战斗力，怕美军实施对日本本土登陆作战时损失过多的人员；为了在美军登陆作战之前能对关东军发动牵制性进攻，而请求苏联及时参战。美军当时的判断是，苏联可能尽量拖延参战，而在美军付出很大代价、即将完成占领日本本土的作战时，坐收渔翁之利，一举夺取满洲和华北。罗斯福为了实现苏联尽早对日参战之目的，竟未同满洲的主权国——中国事先协商，就承认了苏联对满洲的权益。

雅尔塔协定里没有韩国问题的条文，三国首脑对韩半岛问题都采取了搁置起来的态度。因为韩半岛是列强利害关系微妙地交织着的接壤地域，怕因有关细节的讨论而影响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只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韩国问题以口头谅解的方式同意由几个国家共同实行托管的基本原则。

因此，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谈时，对斯大林承诺了恢复苏联一九〇五年以前在远东所获得的权益。由于对韩半岛的未来没有作出具体的条文规定，在处理韩国问题上，给苏联留下一个余地来提出它那传统的对韩权益的主张。

当时美国处理韩国问题的设想，不仅反映在雅尔塔会谈的正式讨论协定的文本中，而且反映在美国国务院为会谈而准备的提纲中。

韩国问题具有国际性质，一国军事占领将会引起政治上的对抗，因此军事占领和军事政府应有各盟国的代表参

加组成。而代表则应由与韩国前途利益较深的美、英、中、苏（参战以后）组成，各国代表的权利应以不削弱美国的主导权为原则，并不得超过美国。

从这建议中可知，美国国务院为实现韩国的独立，曾设想：

（1）军事占领，（2）实施单一机构的军事政府，（3）过渡性的国际共管或托管，（4）完全独立等等几个阶段。这一设想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完全独立的各个阶段，要确保美国的主导权；与罗斯福的想法——韩国的托管方案是为了培训自治能力——不同，暗示了牵制或阻止苏联势力对韩半岛的扩张。

一九四五年初，美军登陆冲绳并占领该岛。抱病参加雅尔塔会谈的罗斯福，回去后不久便逝世了。对美苏关系比较生疏的杜鲁门继任了总统。接着，五月七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从对德战争中脱身的苏联成为杜鲁门政府越来越难以对付的对手。

从当时美军当局的总设想来看，苏联消灭日本军队（关东军）之后，将拥有先于美军占领库页岛、满洲、韩国、华北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考虑有必要事先与苏联就远东的战后处理达成充分的谅解或协议。五月末，霍浦金斯以杜鲁门的特使身份访问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再次确认关于对韩国实行美、英、中、苏四国共同托管的谅解，于是美国以为至少排除了韩国落入苏联单独影响之下的可能性。

波茨坦会谈（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八月二日）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召开的最后一次盟国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谈期间虽然美国在新墨西哥阿拉默果尔多沙漠成功地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仍然过高地估计了关东军的抵抗能力，而请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而，在这次会谈中，原子弹所具有的军事战略上的价值和国际政治上的划时代意义，丝毫未能体现出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和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就美、苏两军的作战区域进行了磋商。通过这次协商，海、空军的作战分界线确定为联结南满洲（长春）——韩国北部（舞水）——北海道北端的一线，但地面部队的作战分界线似乎未达成协议。当安东诺夫向马歇尔探询美军有没有同苏军在韩半岛实施联合登陆作战的意向，暗示苏军打算进入韩半岛时，马歇尔却表示，美军地面部队尚未准备近期内在韩半岛实施登陆作战，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好象占领韩半岛全境的地面作战委托给了苏联。

直到此时，美国确实还未制定对韩半岛实施登陆作战的计划。不过，当时美国陆军部的报告认为，即便把韩半岛划为苏军地面部队的作战区域，也应由美、苏共同占领，并通过盟国托管来遏止苏联的企图，才是有利的。其次，美国国务院的“提纲”认为，即便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鉴于苏联在远东所处之地理位置，应吸收苏联作为韩国过渡性国际共管机构中的成员。为避免苏联在这个过渡政府中掌握主导权，最好把韩国移交给盟国托管。其着眼点也是遏阻苏联势力。可见美国的意图是，

假如把韩半岛的军事作战任务委托给苏联，占领和统治则应共同掌管，防止苏联获取主导权。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谈期间，马歇尔将军突然指示美国陆军作战部长赫尔中将拟制美军进入韩半岛的计划。这个计划究竟是为了作战还是为了战后的占领，并不清楚；但分割占领韩国一事，很难说与此计划毫不相关。

另外，罗伊·阿普尔曼在他的著作中，在提到关于波茨坦会谈期间的赫尔计划时，记述：“赫尔将军及其作战参谋们，为了划定美、苏两军地面作战分界线，研究了韩国地图。在波茨坦由军事专家们划定的汉城以北的线，虽然不是完全根据三八线却也大致是沿着三八线的。然而，美、苏代表在波茨坦军事会谈中，从未把分界线提出来讨论过”。

三十八度线的划定，究竟在波茨坦会谈期间，还是在此以前达成的秘密协议，只凭已经公布的正式记录或文件是弄不清的。众所周知，波茨坦会谈的中心议题是，德国战败后的欧洲特别是苏军占领地区的战后处理问题，以及关于苏军对日参战的协议。因此，关于韩半岛的占领或托管步骤等细节，自然不是美国主要关心的问题。

然而，这次会谈所达成的协定，实际上给韩国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苏联参战，马歇尔仓促透露美军尚未准备入韩作战一事，致使苏军进入韩半岛全境或一部分地区成为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如同东欧事态所表明的那样，凡苏军占领下的地区，很可能建立亲苏政权并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第

二次大战期间同苏联联合作战过程中，由于美国对军事占领所导致的战后政治后果考虑不周，在东欧各国、德国和韩半岛等地，埋下了新的冲突的根源。

如上所述，以太平洋战争的战后处理方案为中心而形成的美国对韩半岛的设想轮廓，是以美国对战后远东的国际力量结构的展望为基础的。

美国的展望是，战后的力量均势要依靠三大国来维持：即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的中国、作为对日参战的代价而要求恢复在满洲权益的苏联和单独占领日本并以此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据点的美国。从这样的展望出发，美国认为三国的利益与势力相交会的韩半岛如果被特定的某一国占领，将会招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才设想由盟国共同占领及托管。

美国为了把可用兵力优先集中到占领日本本土的作战方向，一方面把韩半岛的作战任务以默认的形式委托给苏联地面部队；另一方面，与苏达成了横跨韩国北部的海、空作战分界线的补议，企图留有伸缩余地，以便根据日本本土作战的进展随时转用一部美国地面部队参加韩半岛的作战，以海、空军从侧面既支援又牵制苏联地面部队，以达到共同占领韩半岛的目的。可见，美国的立场是，全力以赴尽早结束日本本土作战以排除苏军参与占领日本的可能性；在确有把握单独占领日本时，向韩半岛转移适当兵力，占领一定地区作为前哨掩护地域。

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的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展望了远东的战

后局面，在政治上把韩半岛作为国际缓冲地区，在战略上把它作为确保日本的前哨掩护地域。

第二节 被分割的国土

由于日本拒绝波茨坦宣言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美国于八月六日和八日，在广岛和长崎两次投掷了原子弹。苏联企图最大限度延迟参战日期，同时又要捞取最大政治实惠，终于在八日断然宣布对日开战。苏军以破竹之势歼灭了战败前夕极度削弱的关东军，进入了满洲和北韩一带。十三日在清津登陆，二十二日进驻平壤，二十三日南下至开城。日本内阁在十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作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决定，十五日天皇宣布投降。

美国于十日接到日本的投降意愿之后，开始起草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布的关于受降步骤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美国国防部作战局政策科科长博尼斯蒂尔大校，在国务院、国防部和海军部等“三部协调委员会”的督促下，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美方关于确定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美、苏两军占领分界线的经过说明大致如下：

博尼斯蒂尔的最初方案是，在苏联所能接受的限度内，把分界线尽量往北边划。他知道在美军开到之前苏军能够进驻韩国的最南端。他判断苏军已进驻韩国，或已完成一切进军机动准备。然而，当时美军还在离韩国六百英里的冲绳岛。问题是，如何让苏联接

受美国方案，制止苏联控制韩国全境。假如，苏军拒绝在韩国北部停止前进，美国实际上将无法阻止他们。

最初，博尼斯蒂尔打算按行政区划分界线。恰巧，他办公室里仅有的韩国地图却不是划有行政区域的地图。所以，他只注意到北纬三十八度线，认为这条线可把韩半岛大体上分成两半。从而，他确定了三八线为暂定线，令韩国境内之日军，在线以北的向苏军、在线以南的向美军分别投降。

美国想通过这些内容来强调，三八线之划定是在仓促之中由一个政策工作人员偶然决定的，其目的是缩小甚至抹煞划定三八线的历史责任和意义。

然而，谁都明白，韩半岛被分割为二，决不是那样一种偶然促成的意外行为。因为，韩半岛被分割成两段的背景是：苏、美两军联合作战，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决策当局至迟也是在波茨坦会谈前后已有所考虑。划定三八线是在美国的倡议和主持下决定的，这已经成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博尼斯蒂尔大校起草的一般命令第一号文件，经上级战略政策局长林肯准将的批准后，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三部协调委员会”和国务卿呈交杜鲁门总统。在此期间，一些业务部门曾提出过将分界线往北移至三十九度线及美军在大连登陆的方案，但多数意见认为三十九度线可能得不到苏方的同意，于是最后采纳以三十八度线为分界线的最初提案。

八月十五日将杜鲁门总统最后批准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的内

容转交英国和苏联等盟国，以便征得同意，同时电告在马尼拉的麦克阿瑟。

在等待苏联反应的期间经历了紧张的时刻。苏军在接到杜鲁门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草案的前三天已经开进了韩半岛。林肯准将认为，如果苏军拒绝美国提案而占领汉城，那么美军就不得不在釜山登陆。

八月十六日接到了斯大林的答复。苏联只字未提三八线问题，却提出共同占领北海道的要求，重申包括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属于满洲的一部分，理应由苏军占领的问题。结果，共同占领北海道的苏联要求被美国否定，而美军要求在大连登陆的计划被苏联拒绝，分割韩半岛的问题则无形之中被默认了。

九月八日，驻韩美国占领军司令官霍季中将指挥第二十四军团，才在仁川登陆，翌日进驻汉城。已占领北韩并向三八线以南部分地区派出先头部队的苏军，主动撤回到三八线以北。

美、苏两军进驻南北韩后的占领政策，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对照。

美军进驻南韩时，美国决策当局不但不理解韩国国民的根深蒂固的排日感情和要求独立的宿愿，连必需的具体施政方针都没有准备。加之根本没有民政和统治经验，美军政当局在内、外两方面一再重复了不成熟的作法。

美军政当局在它第一次给韩国国民的布告中，宣布各种法令将“通过现有各官厅”下达，禁止“对日本人和美军的叛乱行为”，甚至宣布“日本的文武官员只要不被盟军司令官解职，

仍留任现职继续履行职责”，从而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总督政府的继续。美军政当局的这个方针遭到了韩国国民的强烈反对。因此，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给麦克阿瑟下达了改变这一方针的指示。但是，美军政当局还是把总督府的原有体制和行政机构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让被解职的日本人继续留下作行政顾问，向他们谘询。这就不难想象占领初期美军政当局的政策中掺杂大量日本人狭隘的对韩观点。

由于完全独立的希望破灭，韩国国民对美军政当局的不信任和反感开始沸腾起来，国内政局陷进了不可控制的混乱旋涡。

“建国准备委员会”遂行“为谋求完全独立的新政府的接生婆的任务”为纲领，尚能集结保守和革新、右翼和左翼、稳健和激进等各派政治势力。这在当时来讲，是唯一勉强可以接管日本的统治权、迎接临时政府归国执政的民族政治基础。但由于国土被外军分别占领，内外矛盾重重，解放的兴奋冷却下来，独立的期望受到挫折，“建国准备委员会”开始暴露出异性混合物的脆弱性，很快就瓦解了。随着党派斗争发展，保守和稳健派大批脱离，“建国准备委员会”便丧失了民族主体力量的广泛代表性，蜕变为左翼势力的集合体，打出了“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旗号。

保守派与“人民共和国”派对抗，结成了“韩国民主党”。于是，国内政治势力从四五年九月开始分裂成保守派的“韩国民主党”，中间派的“国民党”，左翼的“人民共和国”，共产派的“重建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长安派”等许多派系，

刮起了滥建政党团体的风潮。到了十一月，政党团体的数目达二百零五个之多。

在国土被分割的冲击和绝望中，既没有执政党又没有安定的力量，政治纠纷接连不断。这样的国内形势，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行政空白，秩序混乱，暴乱四起，使得社会严重不安，民族前途暗淡。为寻找政治领袖而徬徨的国内民心，盼望着李承晚和金九等独立志士和临时政府的要人归国，可是在亡命期间李博士和“临时政府”之间相互对立，两者谁也没有得到美、中等盟国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李博士于十月十六日，金九等“临时政府”要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分别以“个人名义”回到了国内。

李博士强烈主张韩国立即独立，因此一回国就与美军军政当局发生了摩擦。李博士与霍季之间的矛盾，从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围绕托管问题的争论而公开了。

十二月末，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作出了托管决定，这时举国上下掀起反托管运动，骚乱四起。而受苏联幕后操纵的共产派系和左翼派系一朝变卦，表态赞成托管。这样就使至今多极分化的国内政治态势，从一九四六年初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李博士以“韩国民主党”为核心集结保守及右翼势力，成立了“大韩独立促进会”，并以此为基本力量展开了反托管运动。二月十四日，又就任超党派的美军军政当局的咨询机构“民主议院”主席，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李承晚作为名副其实

的保守、稳健、右翼势力的统帅上台后，一面同二月十六日成立的“民主主义民族战线”相对峙，一面尖锐地谴责了美军军政当局的容共政策和缺乏政见。

正当美军政当局与土著政治势力合作破裂，美国政府指导不力，日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时，进驻北韩的苏军按预定计划有条不紊地把北韩全域变成了自己的基地。

苏军首先排除日本总督府的介入，按地区接管了行政权，很快清除了日本势力的残余。为防止社会秩序混乱，甚至一度吸收和利用了土著民族主义势力。苏联占领军司令官斯蒂科夫中将认识到解放后北韩的共产党组织基础薄弱，一举建立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为方便起见，采取了左右翼合作或以保守的民族主义为幌子的过渡性体制。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尽快发展社会主义力量的组织，以便尔后强行阶级革命的一种临时性欺骗措施。

苏军先建立地方统治体制，再以道为单位统一了行政机构，然后于十一月十九日建立了“北朝鲜行政局”，同时以共产党五道党大会的决议形式设立了“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从而建立了行政机构与共产党的双重统治体制。后来，由于苏联支持的金日成上台又变成了一元化体制。

苏联军政当局通过上述步骤和措施，排除了一切障碍，完成北韩基地化之后，抬出作为苏联前卫势力迅速成长起来的金日成派，到一九四八年九月，确立了间接统治体制。特别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以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同

时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保守势力，这都成了确立共产主义体制的决定性开端。

在美、苏两军占领下，韩国的民族主义势力，不论南北，都不可避免地遭了殃。在召开美、苏联合委员会以解决废除三八线和统一韩国问题时，各政治势力的观点明显地分化，不分南北，都在加紧展开建政活动，企图建立不同性质的体制。

第三节 美苏联合委员会破裂

当初，三八线是为解除日军武装，作为美、苏两军占领分界线而暂定的，可是逐渐变成了铁幕，导致人员往来、物资交流和交通邮电的断绝。为打开这一局面，美军政当局向苏方提议在汉城召开政治会谈，斯蒂科夫却主张韩国统一问题由政府之间交涉解决，拒绝了美方建议。

通过占领军当局之间的协商来打开现状的可能性破灭了。美国国务院和“三部协调委员会”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得出结论：实现韩国托管就能解除分割状态。特别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鉴于在韩国独立问题上不可能指望苏联的合作，坚信只有四国托管才是防止苏联掌握韩国统治权的最好方式。

十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了关于为解决韩国问题设置联合委员会和由四国实施五年托管的方案。最后以联合宣言形式确定韩国关系协议事项如下：

（一）为把韩国重建为独立国家，设立韩国民主

临时政府。

(二) 为协助组成临时韩国政府，由美、苏占领军代表组织一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应同韩国民主政党及社会团体磋商。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应先送交美、英、中、苏等四国政府考虑，然后美、苏两国作最后决定。

(三) 联合委员会于磋商临时韩国政府后，将以五年为期限之托管制方案送交四大国共同审议。

(四) 为解决南北韩之间当前存在的各种课题，并制订方案，两军代表应于两星期内举行会议。

从几乎按苏方草案通过的这一协定看，苏联一开始就采取的方针是把韩国问题从主要受美国影响的盟国中分离出来。

对托管拥护与反对之间的对立斗争达到了顶点。在这样一个极度混乱的政局下，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至二月五日，美苏占领军当局在汉城举行了十五次预备会议。

双方立场从根本上针锋相对。美方主张南北韩统一和主要政策统一。苏方则只提两个地区相互交流和调解分歧，对美方主张，以可能损害“苏联在北韩之绝对权威”为借口，极力反对。最后，预备会议只是在交换邮件、联络军官互访等次要问题上达成了有限的协议。鉴于美、苏间的利害矛盾在世界各地日益尖锐，要想通过两国协商解决韩国问题，事实上是难以指望的。

根据莫斯科协定，为研究建立全韩临时政府和托管步骤，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召开了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但，双方围绕两个原则问题又对立起来。

第一，苏联主张凡反对托管的政党或社会团体不能成为“联合委员会”的谘商伙伴。苏方的实意分明是只准拥护托管的少数共产派系参加谘商，或干脆破坏“联合委员会”，维持韩半岛的分裂现状，巩固其在北韩的既得权利。对此，美方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主张不能按拥护或反对托管为标准限制谘商伙伴。

第二，美方主张作为建立全韩临时政府的前提，首先废除南北壁障，在行政、经济等各个领域重新统一。苏联则相反，主张首先建立临时政府，只要政府一成立，韩国的统一就自然会实现。

由于在协商伙伴的选定和统一的步骤上发生分歧，“联合委员会”到五月八日就破裂了，连何时复会也未协商。

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美军政当局为“联合委员会”的复会作的努力，都被苏方拒绝了。经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同苏联交涉，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联合委员会”才得以举行。第二次“联委”其实是第一次“联委”的重复。开始阶段在谘商伙伴的选定问题上双方意见似乎以美方提案为中心相互靠拢，但后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未能妥协。从七月初开始进入僵持状态，未取得任何结果。在第二次“联委”会议上，引人注目的只有一点，即在临时政府的普选法案上，美方主张南北韩人口比例制，苏方提出了南北韩对等代表制。

美、苏联合委员会召开的两次会议均未取得任何结果。最后美国助理国务卿洛维特八月二十六日照会有关国家，建议召开四国会谈，以早日实现莫斯科协定。但苏联借口洛维特的建议超越了莫斯科协定的程序予以拒绝。

回顾起来，美、苏间之所以达不成协议，是由于双方都不允许对方独占韩国。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联委”会议上，苏联代表斯蒂科夫主张：“韩国将来不能成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应成为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同样，美国希望韩国成为亲西方的国家，或至少应成为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国家。

总而言之，双方都为追求本国利益在韩半岛进行尖锐的对抗，都企图确保各自在韩半岛占领区的既得利益，不想冒可能导致韩国全境落入对方手中的重大风险。美国虽然为建立一个代表韩国全民意愿的西方式的民主统一政府作了努力，但对韩国多数国民的意愿的照顾，只不过是附带性的。美军政当局对韩国最大的政治势力保守派系的反托管运动，开始是采取了压制政策，过了很久以后才转而支持它，如此改变政策，也是受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所决定的。

第四节 建立政府及撤出驻韩美军

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鲁门主义”发表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随之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美国放弃了通过与苏联达成协议来维持战后世界秩序和和平的罗斯福以来的幻想，而使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合法化了。于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在世界

面前公开了。

美国重新研究了包括韩国问题在内的整个远东形势。美国国务院在着手准备单独对日媾和的同时，对中国大陆的事态则表现着观望态度。杜鲁门责成魏德迈将军调查中国大陆和韩半岛情况，并据以提出美国应采取的最妥善的政策。

已不能再指望通过美、苏双边协定实现韩国统一。第二次美苏“联委”会议的气氛日见紧张，终于在相互谴责之中中断了。韩国政局，摆脱了混乱状态，以李承晚的右翼保守势力为中心，开始整顿。

在两次美、苏“联委”会议期间，美军政司令官霍季一度对李承晚为首的“民主议院”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时主张左右翼合作建立“临时政府”的第三势力组成了“过渡立法院”，支持金奎植、吕运亨等人倡导的左右翼合作谈判。然而连“过渡立法院”也坚决反对托管，左右翼合作谈判终于流产。从此，美国开始对竭力主张南韩单独建政的李博士表示了好感。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前后，阴谋破坏美军政当局搞南韩赤化的左翼派系，被一网打尽，南韩境内的左翼势力便转入地下，其活动也隐蔽起来了。

一九四七年中期，美国终于抛弃了以往旨在建立单一政府和通过托管将韩半岛置于国际共同影响下的对韩政策，开始探索以维持分割现状的既成事实为基础的保障韩半岛力量均衡的新方案。为此，美国政府决定把美、苏“联委”会议破裂以来陷入僵持状态的韩国问题提交给美、英、中、苏四国会议，然

后再提交给联合国。美国从战后世界战略考虑，打算把可用的战斗力和资源优先投入主要战略地区之欧洲和日本，而把解决韩国问题的责任扩大成多边化或国际化，以卸掉或减少对韩国政治前途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停战后军队大批复员，国防预算缩减，美国军方深感地面兵力不足，一九四七年五月开始出现主张撤出驻韩美军这一军事当局的立场和意见，并于当年九月在魏德迈的对韩关系报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向杜鲁门提出建议。

魏德迈在他的报告中对南韩情况极其悲观地叙述道：

美国如果对经济自立希望淡薄的南韩支援到底的话，除非继续提供救济方式的援助外没有其它办法。南韩政治、经济的混乱，以及韩半岛的军事形势，对于美国的战略利害关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并建议：

估计苏联将会从北韩自动撤出其占领部队，以便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从南韩撤军。当北韩军队得到充分加强、能够在苏联不参与的情况下代为推行苏联战略的时候，苏联肯定会这样干的。……目前北韩在苏联的援助下，拥有十二万五千名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人民军，而南韩仅有一万六千名用日造轻武器装备的警备队。……

应把南韩的军队培养成象菲律宾警察部队那样的水平，以便能对付北韩压倒优势的潜在威胁，这时，

美、苏占领军再同时撤出为好。

与此同时，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述理由提出撤出驻韩美军的建议：

（一）在远东一旦发生战事时，我们在韩国的部队将成为军事上的一个负担。美军若要进攻亚洲大陆，很可能迂回韩半岛。

（二）如果敌人在韩半岛建立和保持了强大的空、海军基地，他们就可能牵制美军在远东地区的作战行动，但这种牵制可能被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海、空军力量所抵销。

（三）在当前严重缺乏地面兵力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将驻韩美军两个师转用于其他地方。除非苏联在南韩建立足以向日本发动侵略的军事基地，不会损害我们在远东的军事地位。

为了事先防止在亚洲大陆同苏联发生地面战争，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军事当局的一致意见，提出了如下建议：

美国要避免介入或承担一切有关南韩防卫和安全保障公约的义务。

根据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政府确定对韩政策的基本原则如下：

（美国）不应因韩国的一个党派或其他势力的策动而自动象交战当事者那样深入介入韩国事态。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韩国问题终于被提交到联合国大

会。对此，苏联立即谴责说：“依据莫斯科协定举行的美苏联合委员会破裂的责任完全在于美方”，“象韩国这样的前敌人占领地的战后处理问题，应由有关大国协商解决。以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为唯一主旨的联合国处理这个问题，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尽管苏联否认联合国有处理韩国问题的职权，阻挠提出韩国问题，但还是通过表决确认了联合国审议韩国问题的权利。

韩国问题作为联合国大会的正式议题被采纳后，苏联又在讨论过程中，为掌握外交主动权，提出了以一九四八年初为期限的美、苏占领军同时撤军案和同时邀请南北韩代表案。

苏联在美苏联合委员会苏方代表九月二十六日声明和十月九日莫洛托夫递交马歇尔的致美国照会中，提出了“为排除外部干涉，促进韩国国民自主建立政府”和美、苏两军于四八年初同时撤军的建议。这项建议使一直反对托管、要求立刻结束外国军队军政体制的保守派系陷于慌乱，使美国在国际上处于窘境。在此之前，魏德迈的报告中已经预料，一旦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韩将受到北韓的优势武力的极大威胁，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时，以李承晚为首的南韩保守派立即改变态度，主张“苏军应立即撤走，北韓共产武装应解散，否则美军将留驻不走直到南韩军力得到充分加强为止”。

美国在十月十七日联大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处理韩国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的立场是，“在联合国监督下，美、

苏占领军当局在其管辖地域举行普选，按人口比例原则组成国会，建立全韩独立政府，尔后让全韩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外国军队则在实现独立后尽早撤出”，“撤军问题应作为建立全韩独立政府这一总问题的一环来解决”。

苏联则又提出“如果不先撤出外国军队，就不可能建立韩国人民的独立自主政府”，并正式提出于一九四八年初同时撤军的方案来对抗美方提案，但在政治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均遭否决。

以此为开端，苏联以撤军为攻势，同“美国在南韩策划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相配合，激发了反对外国势力干涉的各新兴国家的强烈反美情绪，迫使美国不得不加紧制定撤军计划以摆脱被动。

另外，苏联除提出撤军外，还建议邀请南北韩代表参加联大全体会议关于韩国问题的讨论。对此，美国鉴于美苏联合委员会曾为选出韩国国民的真正代表而使韩国问题复杂化并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提出设立“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并授权在全韩监督选举的修正案，以保证按韩国国民的自由意志选出代表，而不是由占领当局指定代表。表决的结果，苏联的同时邀请南北韩代表的提案被否决，美国的修正案获得通过。

苏联几次反攻均遭失败后，便声明：“如果没有南北韩代表参加，苏联将不参加根据联合国大会表决成立的‘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

经过长时间争议，终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过

了关于处理韩国问题的美国最终修正案：

（一）组成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常驻韩国，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乌克兰等九国代表组成。赋予在韩国全境行使监督、谘询之权限。

（二）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按人口比例及秘密投票制，进行全韩普选，以组成国民议会及国民政府。

（三）国民政府同上述委员会协商，组建自己的国防力量，从占领军当局接管行政权，外国军队尽可能在九十天内撤完。

（四）上述委员会得向联合国大会报告执行联合国大会决议案的情况，并可与大会临时委员会协商。

一九四八年一月，“联韩委”开始在韩国工作，但不出预料，被苏联当局拒绝在北韩地区的旅行。因而，“联韩委”成员国代表活动范围就只限于南韩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继续开展工作的问題，互相展开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根据大会决议原案，为建立全韩独立政府，即便需要很长时间，也要先谋求美、苏之间的折衷。主张这种理想论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国。另一方则认为，应在能够开展工作的南韩促进单独成立政府。主张这种现实论的是其它成员国。最后交付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审议，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表决，决定在南韩地区促进普选建立政府。

正当“联韩委”围绕活动范围展开争论期间，国内以李承晚为首的多数派主张成立南韩单独政府，以金九、金奎植为首的少数派反对南韩单独选举，主张撤出外军指望南北协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金九等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北上尝试南北协商，结果除了被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策略所利用外，一无所获。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在“联韩委”监督下举行的南韩普选中，民族主义保守派势力获得压倒的胜利。五月三十一日，又在国会中占据了压倒的多数。七月十七日公布宪法，当选为总统的李承晚，于八月十五日向国内外宣布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韩民国政府的成立。

另一方面，苏联军政当局，也在与“联韩委”在南韩监督举行普选到成立大韩民国政府的大体相同的期间，按计划实现了在其占领区北韩建立卫星政权的意图。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伪“宪法”，八月二十五日举行“最高人民委员会”议员的选举，九月九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九月十九日，苏联向美国通告苏联占领军至一九四八年末从北韩撤军。如上所述，苏联建议“一九四八年初同时撤军”，又在北韩政权建立后单方通告“四八年末单独撤军”，这清楚表明，苏联在北韩已确立了新生卫星国的统治力量，自信北韩军事力量已比南韩占优势。

韩国事态终于改变形式，发展成体制性对抗。苏联支持北韩南侵的准备日趋露骨，发生了一连串对南颠覆事件（一九四七年十月在大邱，一九四八年四月在济州岛，四八年十月在丽

水、顺天等地的叛乱事件及三八线上频繁的武装挑衅），正面冲突的危机在酝酿。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全韩统一政府已成了渺茫的远景。保持南北间军事均势来维持现状，才是当前现实的课题。

但是，在划定三八线和处理韩国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面临这种严重局面时，却以联合国对南韩的政治支持和道义上的援助，代替其责任，对韩半岛的危机置于不顾，并按预定方案撤出了驻韩美军。

由于联合国的介入，美军对撤出驻韩军队的文件倒有准备，但能够实际保障南韩安全的有效的代替方案却毫无准备。在国际关系中缺乏约束力的联大决议，只不过是一种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精神上的支持，是美国向苏联施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压力，仅仅维持外交主导权的手段。

八月十五日，政府一成立，美国立即宣布结束军政权，移交了行政业务。八月二十四日签订“韩、美临时军事协定”，移交了警备队。最后于九月十五日开始撤回占领军。一九四八年十月，韩国政府和国会受到了丽水、顺天叛乱事件的大冲击，因而向美国政府请求延期撤军：“直到韩国军队的防卫力量得到充分加强和整军结束时”为止。根据这一请求，美国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为限，延长了一个团七千五百名兵力的驻留期限，并留下五百人的军事顾问团。

“联韩委”向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呈交的报告，强调解决南北韩之间的和平谈判和措施必须先

于外国军队的撤出，否则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然而，大会只是把“联韩委”升格为常设机构，常驻韩国，对南北韩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进行斡旋，此外未采取更多措施。其实，这种要求在韩半岛的政治气氛中，不过是毫无实现可能的空谈。美国对有关南韩的尔后发展极力回避介入和承诺义务。这种消极态度统治了大会的讨论气氛。

美国确定驻韩美军的撤出方针后，把韩国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谋求联合国主持南韩普选和早日成立韩国政府。当“虽具有唯一合法性，但其管辖权事实上只限南韩地区”的大韩民国政府一成立，美国第一个承认了它，并且立即移交军政统治权。联合国大会还没有审议“联韩委”关于“缺乏代替撤军的方案”的危险警告，美国就匆忙开始撤军。美国虽然强调这一切步骤和措施都是“根据联合国决议”而采取的，其实联合国大会关于韩国问题的决议，基本上不过是反映了美国的政策意图。

美国不顾美军撤出后南北韩军事差距日益增加和北韩南侵的明显征候，却由于李承晚政府好战的形象，忧虑南韩可能北侵。美国的这种成见，是使美国对充实南韩军事空虚，增强韩国军队战斗力提供军事援助问题，采取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者，美国军事当局判断，美国在原子弹的数量上和作为投掷手段的战略空军的机动能力方面，比苏联占绝对优势，苏联即使在局部地区直接诉诸武力的可能性也完全不存在。因而认为在韩半岛，苏联或北韩有可能继续对南韩策动内乱、进行

间接侵略和颠覆活动等，而不可能发动全面武装进攻。

联合国对韩国道义上的支持，取代了美国对南韩安全防卫的实质性介入。

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通过决议，承认“在南韩地区行使有效统治权”的大韩民国为韩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韩国委员会”，对韩国内的安定施加影响，监视三八线一带的事态发展，发生武装纠纷时，查明经过和责任，并向联合国大会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韩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受挫，北韩加入的议案，干脆就没有成为安理会的议题。接着，韩国开始加入了世界保健机构、国际粮食农业机构等联合国下属机构。

显然，韩国问题不是靠哪一方在国际上占优势所能解决的。只要不先解决构成韩国问题基础的有关列强的利害矛盾，通过和平谈判统一韩半岛是难以指望的。在美、苏世界性对立达到顶点的情况下，移交给联合国的韩国问题，成为冷战时代引起两大阵营激烈论战的课题，妥协和调停的余地被一扫而光。

在谋求美、苏之间妥协的重要时期，民族的领导阶层没有发动自主力量总动员，制止大国的利害冲突，为国际团结创造条件，反而顺从了国际势力的潮流，这是永远令人惋惜的。

第五节 美、苏、中共的三角关系与韩半岛的战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

了长期内战、昏暗、分裂的中国大陆，在北京建立了中共政权。

中共的出现是冲击性事件，预示战后在远东的美、苏对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修正。针锋相对的美、苏远东政策，在不能不承认新生的中共政权的存在的过程中，增加了更加微妙的性质。

列强的对韩政策，与其说是以对韩半岛的认识为基础，不如说以整个“远东地区”的实力对比为对象，由此出发来考虑韩半岛的政策。可见应当研究中共上台的余波给美、苏政策带来的影响，这样才能从更新的角度把握住韩国战乱的背景。

（一）美国的“太平洋防线”

中国大陆共产化后，为了保持对苏均势，美国远东政策以下列两点原则为基础：第一，从长远考虑，促使中苏利益发生矛盾。为此停止对台湾的支持，在中国问题上，仍坚持一九四七年以来的不干涉政策；第二，尽早实现对日单独媾和，确保对苏有利地位，以日本列岛为屏障阻止共产势力的扩张。

在不干涉中国问题和确保日本列岛的前提下制定的美国韩半岛政策，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发表的演说中，更加明确了。

……防线从阿留申群岛开始，经日本，至琉球（冲绳）。美国将继续确保琉球这一重要防御据点。根据琉球人民的利益，美国在适当时候将移交给联合国作为保护领地。但琉球是太平洋防线不可缺少的一环，必须确保。防线由此向南延伸，与菲律宾联结。……

应该申明：如果太平洋防线以外的地域发生军事入侵，谁也不能保障这些地域的安全。万一发生入侵，……首先不得不依靠被侵略国人民自己的抵抗，然后根据联合国宪章，得到全世界文明国家的支持。……

照艾奇逊的说法，阿留申群岛属于美国领土自不待言，日本和冲绳驻有美国占领军，菲律宾与美国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并部署有美军，因此，美国不能不把确保这些据点同保卫美国本土同等看待，必要时将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然而，韩国并未纳入美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以保障其安全之列，这已经很清楚。因此，当韩国和菲律宾受到侵略时，美国是不会采取同样的反应和措施的。

由于艾奇逊的这番声明，苏联和北韩的南侵企图无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驻韩美军撤走后，美国政府和议会对韩国问题所采取的一贯消极态度，足以促使苏联和北韩感到以武力统一韩半岛，可以用小的代价取得相当大的战略利益。联合国对韩援助如果没有美国的主导作用就会失掉动力。然而正是这个美国，却给人一种回避积极介入的印象，在艾奇逊的言论中也没有允诺当联合国采取集体措施时予以积极支援。不仅如此，忌讳从军事上介入韩半岛的立场，似乎通过艾奇逊演说予以最后确认。

有关“太平洋防线”的“轻率愚蠢”的言论，促使了韩国战乱的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艾奇逊逃脱不了对他的尖锐的谴责：一个不懂韬略的“蹩脚外交官”。

但是，艾奇逊的言论，从其整个内容和发表的时机来看，并不是为了阐明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具体政策，而是鉴于中共的出现给战后远东力量对比带来划时代的变化，为了明确美国在亚洲要确保的最后一批战略要点，并表明其粉碎共产势力连续扩张的态度和决心，特别是要尽快牵制中共过份靠拢苏联，以加速可能暴露的中、苏之间的冲突。美国的亚洲政策正是从这一长远考虑出发的。

从当时来说，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协商所谓“中苏条约”，因而是不能不谈及亚洲问题的重要时刻。……

“抛弃管见，放眼未来”。中共同苏联在信仰上虽有联系，但不久会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而“铁托化”，进而可望成为亚洲最大的牵制苏联的力量。

美国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对中国大陆坚持观望的态度，当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全面退却的时候，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立场：

如实看待中国大陆业已存在的状况。……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内部力量才能解决。……

从中共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起，美国便再三强调与台湾毫无政治和军事的联系。假如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会被极端憎恶外来侵略势力的中国人民贴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主义”的标签，最后还会加速中共向苏联的靠拢。由于这种顾虑，美国甚至曾打算默认中共可能在一九五〇年中期对台湾的进攻。

艾奇逊关于“太平洋防线”的演说，可以认为是美国政府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其目的是要怀柔新生的中共，以便将来改善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艾奇逊逐个地区地详细阐明了确保日本——冲绳——菲律宾这一“防线”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极为重要和绝对必要的；对于韩半岛或台湾等防线以外的地区，则明确表示美国决不会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企图以此缓和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此外，还谈到联合国对防线以外地区进行防卫支援的可能性，从而把联合国主持建立的韩国政府所辖地区，与台湾悄悄地区别开来，从而为美国以后采取主动措施留下伸缩的余地。

美国的战略思想是防止韩半岛共产化并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这一点通过韩国战乱爆发后美国迅速采取的对抗措施，得到了证实。

（二）中苏纠纷的前兆

众所周知，北韓的南侵准备，是在苏联的全面支持和唆使下进行的。

据说，苏联非常担心一旦正在进行的对日单独媾和生效，驻日美军基地会在合法的基础上永久化。因此加紧准备对南韩的武装进攻，以便牵制美、日媾和，鼓动日本共产党和左翼政治势力促进日本的左倾化。

如果与日本只相距一百英里的韩半岛全境赤化，日本就不能不从九州和北海道两个方向受到优势的苏联军队的威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左翼势力将迅速壮大，

最终将使日本左倾或中立化。

还有一种看法是，苏联向欧洲方向的扩张企图，遭到美国援助下的西欧各国的抵制，并极度紧张，于是就在亚洲试探美国的对抗态势，唆使北韩发动南侵，从而把正向欧洲集中的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分散到其他地区。并认为，韩国战乱不过是苏联企图在欧洲发动全面进攻而采取的佯攻，是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连串挑战的开端。

鉴于战后国际政治中，美苏对立的双重性质，把韩国战乱看作苏联对美国封锁政策的挑战，也是顺理成章的。

另一方面。对在南侵准备过程中幕后主要策划者苏联同新生的中共之间，究竟有通多大程度的事先协商，看法不尽一致。

为了协商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毛泽东在苏联逗留了长达十周时间。从这一事实推断，如果说协商了南侵计划，倒有可能。一九五〇年中共大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满洲，重新部署。从中也可以证实这种猜测。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也有人认为，中苏会谈拖那么久，可能是因为处在相互竞争关系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者的感情对立和矛盾促成的。特别是从斯大林的双重性格看，在这期间不可能谈出南侵计划，而毛泽东是被迫卷进了斯大林发动的战争的。当时，中共对内正忙于巩固和加强新体制的基础，对外致力于占领西藏或台湾。因此，就其处境看，至少在一九五〇年春还不能参与韩半岛的军事冒险。即便毛泽东事先参与了协商，

估计中共的发言权也不会多。中共在韩国战争爆发后过了两个月才派出首任大使。由此也可看出，南侵准备是在没有中共参与下进行的。

苏联支持南侵的动机和中共是否参与策划，最后只好等中、苏公布材料，否则是弄不清楚的。很多推论和说法虽然各有各的合理性，但大部分不过是主观推断，缺乏确凿证据。

曾在韩战期间派驻莫斯科的《纽约时报》特派记者索尔兹伯里，以他亲身体验为基础，提出了把韩国战乱看作中苏纠纷前兆的新观点。据他说，在谈判“中苏条约”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人的谈话是针锋相对的。据说毛主张取消历来属于中国的蒙古之独立。仅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会谈的紧张气氛。

原来斯大林并不满意在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统一中国大陆。毛的胜利与其说是在斯大林的援助下取得的，不如说是不顾斯大林的干扰而取得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当中共军占领长江以北的时候，苏联害怕美国介入，反对向江南进军，关闭了驻北京和天津的领事馆。当年四月南京陷落，国民党政府迁往广东的时候，在外国使节中，唯独苏联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转移。并且，苏联还和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就缔结通商条约、新疆地区采矿协定而协商到最后一刻。

斯大林也许通过与毛泽东的紧张的长时间会谈，迫切感到尽早牵制中共势力的必要性。因此，很可能在这次会谈后，才决定了早日赤化统一韩半岛。

斯大林已经掌握了牵制毛的各种手段。例如，有移植到北

韩的金日成政权和在蒙古建立的乔巴山的斯大林式体制，苏军在满洲一带维持了一个牢固的地盘，另外还在满洲潜伏着当时未为人知的手段。

苏联从国共内战开始，就对满洲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削弱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在中共部队占领中国本土前控制了满洲，成立了一个叫“东北人民政府”的自治机构。“东北人民政府”的高岗，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先于毛去过莫斯科。当时，苏联不是同毛而是同“东北人民政府”高岗单独缔结了通商协定。那年八月，高岗当上“东北人民政府”首脑，十月中共政权正式成立时，他是六个副主席之一，成为“东北省”委员长。

里通苏联接受秘密指令的斯大林代理人，正是这个高岗。他在斯大林死后立即被毛清除掉。苏联对满洲的野心，随着韩国战乱的结束而消失。

韩国战争的起因，可以理解为，斯大林为了加强蒙古——满洲——北韩这个对中共的牵制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也就是说，金日成的武装南侵一旦成功，苏联势力就可以包围中共。

当然，可证实上述推论的正式资料很不充分。但是，索尔兹伯里认为，不理解韩国战争的“内幕”，谈论中苏纠纷，好比观赏没有主角的戏。他的论点，为探讨韩国战乱的背景，提供了新的线索，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二章 战前南北韩的军事形势

在不中断美苏合作关系的前提下，指望战后出现新的世界秩序的罗斯福式的理想主义，随着大战的结束而破灭。战后国际政治朝着与罗斯福的展望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美苏对立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终于形成“冷战”造成的两极结构。

国际政治的这种格局，也同样反映在被美苏军队分占的韩半岛政治领域里。为南北韩政治统一建立全韩统一政府而举行的美苏谈判，于一九四七年完全破裂，民族分裂和对抗固定了下来。韩半岛的两极体制就是世界两极结构的缩影。

在一个国土内同时成立性质相反的政治体制，从此开始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指望依靠实力改变分裂状态，于是双方都谋求彻底消灭对方来完成民族统一。

第一节 概 况

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相互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完全消失，用武力打破现状的呼声日益高涨，战争气氛越发浓厚起来。

特别是北韩共产集团，在苏联全面支持下掌握了压倒优势的军力，他们策划通过所谓“人民解放战争”方式赤化统一的迹象一天天明显起来，大大减少了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民族统一的可能性。

针对当时状况，为了稳定局势，创造和平统一的条件，预

防同室操戈的悲剧，南韩的防卫力量必须迅速发展到足以遏止北韩南侵的水平。

只有在美苏两大强国对南北韩的政策和军事援助上保持实质内容的相称，才能维持韩半岛的两极均势这个“缩影”。

但是，从一九四五年八月解放到一九五〇年六月战争爆发这五年之间，美国对韩半岛的战略评价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给予韩国的军事援助，同苏联给予北韩的援助相比，是非常消极非常微不足道的。

在北韩共产集团挑起反民族的战争初期，清楚表明南北韩在军事上的显著差距。这只能说明解放后五年来累积的军事援助的差距。

如前章所述，美苏占领军当局的对韩政策，从进驻初期开始就不一样。

苏联继承帝俄的东方政策，把为解除日军武装而采取的对北韩的临时占领，当作千载难逢的机会，企图在北韩建立卫星政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苏军第二十五军团进驻北韩时，带着苏联最高当局指定的一群“苏联派”，移植到北韩，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并立即开展了工作。

而美国对南韩开始军事占领时，只是模糊地考虑用现成日本殖民统治机构来维持南韩内部秩序，并通过美苏占领军当局就地合作来寻求统治机构一元化。除此之外，高级决策当局完全没有准备一项始终一贯的施政方针，以及军政当局的具体施政计划。结果，利用日本统治机构的计划遭到土著政治势力的

强烈反对而失败；同苏联占领军当局就地合作的企图，由于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一开始就碰了钉子，于是就只得在无一定政策的状态中随波逐流。

正当苏军当局在北韩采取一系列步骤和措施铲除残余的保守势力，完成以金日成为首的独裁体制的时候，南韩的美军当局却无所作为，既没有树立政治领袖，也没有扶植能够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势力，从而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引起了日益加剧的政治动乱。

正当苏联提出“苏联在北韩的绝对地位”，策划分裂永久化，申明“韩半岛不能成为进攻苏联的挑板，而应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时候，美国却为建立那个理想主义的统一政府，和遭到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一致反对的托管统治，同苏联进行了徒劳的谈判。

苏军在北韩确立了“民主基地”的基础后，接着提出美苏占领军同时撤军的建议。这时美国慌了手脚，却把韩半岛当作一个多余的“军事负担”，提出“体面”的撤军，为维护自己声誉而操心。苏军撤走后，美国没有准备任何实际弥补方案，也从南韩撤走了军队。

由于美苏占领军的进驻维持了韩半岛表面上的军事均势，在两军开始撤军后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从一九四八年年中开始，北韩共产军在三八线一带，对南韩进行了频繁的武装挑衅。“联合国韩国委员会”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在韩半岛全面战争的危险正在升

级的警告。

战前的南北韩军事形势，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国内外政治情况的变化考虑，把美苏占领军的军政时期作为前期，把南北韩相互建立敌对政权完成两极体制作为后期。

总的来说，前期是通过美苏双边谈判谋求韩半岛政治统一和实现托管的时期，后期是放弃韩半岛的政治统一，承认分裂为既成事实的时期。在前期美苏双方都把各自军事力量存在的意义限定在“维持国内治安及秩序”上，回避“正规军”的名义，后期则表现出正规军的体制和性质，显露出军事对峙的态势。

划分时期的分水岭，从时间上讲，表面上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建立政权和结束军政体制，事实上应当认为比这更早。

美苏占领军当局或高级政策当局，决定放弃通过谈判实现韩半岛统一，比正式成立单方面政权要早，事实上从那时开始已经着手建立正规军体制，转入军事对峙态势。

因而，从美苏双方实际放弃韩国政治统一到正式成立单方面政权的这一时期，确切地说，是从前期转入后期的一个过渡时期。

我们以这样一个时期的划分为前提，考察一下南北韩军事形势的演变。

第二节 国军的创建与成长

我们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只能是流亡海外参加独

立斗争，或加入日本军队才能经历军事生活。

为了争取祖国的独立而参加对日武装斗争的人士，主要在中国大陆和满洲以及西伯利亚等地组织独立军或光复军坚持抗战，一部分则参加了中国军队。

国内青年、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日本军队强迫征集入伍，还有一部分不能流亡海外的人士，从内心憎恨日本的压迫，但出于学习日本军队的军事技术，等待有利的抗日斗争时机，或为光复后建军出力的长远目的，自愿加入了日本军队。

“八·一五”解放后，有军事经历的人，不分以前的经历和出身背景，团结一致，参加了祖国军队的建设。

在军政体制初期从弱小的“国防警备队”发展起来的国军，克服了共产左翼分子的不断破坏以及美军政当局的无知无能和北韩共产集团对南韩的突然袭击等各种困难和挑衅，终于成长为今天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此期间他们所流的血汗成了我军茁壮成长的底肥。

建军以来我国军所走过的道路，确实是“从无到有”，坚韧不拔，披荆斩棘，战斗过来的。

（一）军政时期的“警备队”

1. 私设军事团体

在解放的喜悦中，有志于建军的人士，为筹建新独立的国家军队，以各自的军事经历和人缘关系组织起军事团体。按照他们的经历，主要分为光复军、独立军、中国军出身的军人，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朝鲜学生特别志愿兵、朝鲜特别志愿兵、义务兵、满洲军出身的军官及士兵等。

他们组织军事团体的动机基本是，想收拾解放后的政治混乱和行政空白局面；在美军进驻前，临时接管日本的行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从长远来讲，是为建国和建军作贡献打基础。由于没有民族的政治中心，雨后春笋般地滥建军事团体是不可避免的。加之，迟迟进驻的美国占领军在初期似乎庇护日本军警当局，引起民族势力的强烈反感；而且由于军政当局的占领政策模棱两可，不仅没有促进国内政治势力的团结和壮大，反而分裂和削弱了政治领导。

美军政当局又采取了容共的政治中立主义，结果，使共产左翼分子的活动日益猖獗。曾在临时政府领导下开展对日作战的光复军，也未当作正规军得到承认，却以个人名义回国。总之，不具备任何条件来收拾滥建军事团体的局面。

因而，未能把具有军事经历并有志于建军的人士，在统一的机构中组织起来。

在这种状况下，共产主义分子渗入各个团体加紧策划内部分裂和赤化，一些假冒爱国的不良分子频繁制造行凶、恐吓和抢劫等事件，简直无法分辨青红皂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军政厅登记的军事团体多达三十余个，名称五花八门，例如：

朝鲜临时军事委员会、治安队总司令部、光复军国内支队、学兵团、学兵同盟、韩国军官团军事筹备会、朝鲜国军学校、朝鲜国军预备队、大韩武官学校、

陆军士官预备学校、陆海空军出身同志会、军官队、步枪团、韩国革命军、光复军青年会、等等。

虽然滥建一些似是而非的爱国团体造成了很大麻烦，但大多数有军事经历的人士，却在解放初期的混乱中，为维持国内治安秩序，出了一把力。之后，国防警备队一成立，他们大批入伍，为国军迅速成长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国军的前身“南朝鲜国防警备队”正式成立，一月二十一日，军政长官勒奇少将发布军政法令第二十八号，命令所有迄今私设的军事团体解散。于是，大部分右翼人士加入了国防警备队。

2. 国防司令部

美军政当局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布军政法令第二十八号，设立了“国防司令部”，下设“军事局”和“警务局”。在“军事局”下又分为陆军部和海军部。第一任国防部长是美军第二十四军团宪兵参谋希克准将。

在国防司令部下设“军事局”和“警务局”，是在美军宪兵参谋部主管下为统一军政和治安而采取的措施。但由于把业务性质根本不相同的军队和警察并到一个机构，在编制和管理上发生很多矛盾和意见。因此，韩籍警务局长赵炳玉等许多人提出了警察独立的主张，美军警察顾问也同意了这一建议。军政当局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布军政法令第六十三号，警察局从国防司令部分离出来；一九四六年公布军政法令第六十四号，将军政厅所属各局改称部，国防司令部也升格为国防

部。从此，国防部只管军事局，下设陆军部和海军部。

在三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次“美苏联合委员会”上，苏联代表提出抗议称：“美苏两国现正在协商韩国临时政府的时候，设国防部是什么意思？”因此，霍季中将于同年五月决定以“国内治安”代替“国防”概念，于六月十五日公布军政法令第八十六号，将国防部改称国内警备部，废除军事局，把隶属机构改称警备局和海岸警备局，“南朝鲜国防警备队”也改名为“南朝鲜警备队”。但是，韩籍干部忌讳“国内警备部”这一名称，称之为“统卫部”。

3. 军事英语学校

国防部长希克准将为以后建立韩国国军，培养美军指挥官的翻译，以及韩国国军的干部，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在汉城西大门区冷泉洞监理教神学校，建立了军事英语学校。

美军当局最初规定六十名招生名额，给日军出身、满军出身和光复军出身各分配二十名，并把入校资格限定为少壮者，以防止产生宗派。入校生由六个主要的私立军事团体推荐，经军事局长钱帕尼大校和军事局付局长阿尔戈大校的英语口语试后录取。

左翼一开始就抵制这一招生工作，光复军出身者则坚持其正统性而大部分拒绝应招，最后合格者大多是日军和满军出身的。

十二月五日正式开学，里斯少校任校长，元容德少校任付校长。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是防备左翼分子渗入，却完全没有

进行必要的思想和身份调查。学生之间因过去出身和军衔不同，容易产生宗派。学生名额开始为六十名，后来很快增加到二百名。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校址迁至太陵国防警备队第一团驻地。军事英语学校自开学以来培训出李亨根等一百一十名干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停办，在校学生后来编入五月一日开学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士官学校”。

4. 竹子计划

国防司令部考虑到政府建立后的需要，制定了国防军创建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国防军分为陆军和空军，陆军的规模为三个步兵师共编一个军团，空军编为一个运输中队，两个战斗飞行中队，陆、空军总兵力为四万五千人。这个计划还规定，建立海军和海岸警备队，定额五千人。并拟定陆、空军于一九四六年末组建完毕，海军和海岸警备队开始招募。

美占领军司令官霍季中将于十一月二十日同意了这一计划。但麦克阿瑟对建立南韩军队问题以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为由，报告了华盛顿。

十二月，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认为在南韩单方面建军，会影响美苏关系，表示了忧虑。与美军政当局认为有必要建立韩国军队相反，美国高级决策当局忌讳此事，是因为不久就要召开“美苏联合委员会”，如果在这个时候建立韩国军队，将不利于通过美苏谈判统一韩国。

放弃韩国国军创建计划后，霍季中将于十二月二十日，给

希克准将的后任钱帕尼大校下达新的指示，责成他拟定一个菲律宾警察预备队式的二万五千人规模的新计划，即“竹子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将建立一支支援警察维持国内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南韩八个道每道各配置一个团。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开始招募，先各建一个连，尔后立即扩充为团级规模。

美国国务院批准的霍季中将军的“竹子计划”，成了尔后建立与加强国防警备队的蓝图。

5. 警备队的创建

美军政当局以“竹子计划”为基础，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创建了“南朝鲜国防警备队”，在太陵设置了总司令部，兼任国防警备队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的美陆军中校约翰·马歇尔被任命为第一任司令官，任命元容德少校为韩国人司令官，作为类似顾问的角色。

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起，南韩在八个道分别建立一个连，不久扩充为八个团，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成立政府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五个旅十五个团的兵力。

作为国军的前身而创建的警备队，自创建以来不得不经历多次阵痛的时期。特别是，由于干部的出身背景、年龄和政治信仰各不相同，容易产生派别。尤其继承“三·一”独立精神的光复军系统的元老采取疏远的态度，没有形成明显的骨干力量。在这样一个初建阶段，要结束相互倾轧，维护团结，是需要做出相当长期努力的。

在选拔警备队高级干部的问题上，美军政当局忽视了对思

想、背景及身份的审核，使得共产派乘机混入，造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警备队经常发生内部流血事件，后来发生了丽、顺（丽水、顺天）事件和大邱事件，一度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

初始阶段，警备队不是以正规军的面貌而是以警察预备队这样一个含混的名义创建的，结果被看成同警察一样，军警之间经常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警备队改变性质，确立军队的独立地位时为止。创建初期引起混乱和麻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警备队的指挥权二元化，由韩国军官和美国军官双重领导。虽然美国指挥官对韩国指挥官过份干涉和越权行为不常发生，但有时也给部队业务管理带来麻烦。这个问题，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实施军政一周年之际，把实际指挥权移交给韩国人时，才大致告一段落。

如上所述，警备队机智顽强地克服困难，不断取得进步。

6. 美军的撤军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美军政厅根据华盛顿当局的指示，考虑到今后将减少或撤出驻韩美军，为了培植本地军事力量，作为预备性措施，着手制定警备队创建计划。

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决策当局根据军事当局的建议，决定从战略价值不大的韩半岛撤军，把韩国问题移交联合国。当年十月，华盛顿当局责成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立即提出美军至一九四八年末能否撤出完毕的意见书，并询问南韩警备队扩充后，能否在一年内发展到足以抑制北韩的军事威胁。

霍季中将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报告中表示不安：“如果苏军

在**北韩**单方撤军完毕，那么**北韩**就会立即进攻**南韩**”。并建议：要想在一年内使**南韩**防卫力量得到充分加强，至少把美军在日本的81迫击炮、105榴弹炮等火器和步枪提供给**南韩**，还要增派相当数量的人员指导训练。

麦克阿瑟认为，在联合国作出决定之前，美军没有必要搞单方面撤军，至于培训**南韩**正规军问题，则以美军缺乏训练人员和器材以及**韩国**军官水平低为理由，表示反对。

一九四七年末，**南韩**警备队的规模不过是两万人，除极少量轻机枪外，都是步枪，而其中大部分又都是收缴日军的日式步枪或美军的剩余武器。当时**北韩**的军事力量，据霍季中将一九四七年三月末在美众议院的秘密证词，估计已达十二万至十五万人。

因而，美国决策当局对**南韩**能否以现有兵力对付**北韩**的进攻非常怀疑。这种怀疑可从“联合战略分析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一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出：

据当前情报，如果驻**韩**美军撤出**韩**半岛，说不定将导致把整个**韩国**移交给共产统治；在相当时期内警备队的实力能不能提高到足以抵御入侵的水平，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且，驻**韩**美军的撤出，不是有可能将**韩**半岛永远移交给苏联统治。但如果加强警备队，则有可能暂时遏止人民军的直接行动。

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向反对**南韩**建立正规军的麦克阿瑟，也建议把警备队的兵力增加到五万人，并装备以美军步兵

火器。

一九四八年三月，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四月八日，杜鲁门总统指示要尽一切努力在年内创造条件结束美国对韩国的军事介入，同时确定对韩政策的基本原则：

“美国介入韩国事态的限度应不为韩国内某一党派或其他势力的策划而自动变成交战者的一方。”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根据陆军部建议，把驻韩军事代表团编入外交使团。

当时，美国务院的观点与军事当局不同，主张美军应继续留驻到南韩拥有充分的自卫能力和韩国政府的政治基础得到充分巩固时为止。但由于军事当局已提出撤军计划并正在审议之中，因此只得折衷，从而达成撤军日期的协议。这样，一九四八年八月韩国政府一成立，立即开始撤军。

（二）政府成立后的国军

1. 政府成立与国防体制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国会制定并公布了宪法，同时颁布第一号法令，公布了政府组织法，把已往的统卫部改名叫“国防部”。

八月十五日，宣布大韩民国政府成立，朝鲜警备队和海岸警备队合编为国军，九月五日编成陆军和海军，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十一月三十日第九号法令公布了国军组织法，十二月七日

总统三十七号命令公布了国防部编制，在国防部下设陆军本部和海军本部。

第一任国防部长官由国务总理李范奭将军兼任，提出以“联合国防”为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把陆军定为加强的重点。

因为当面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势力，所以必须联合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力量。要求新的国军继承和发扬光复军的独立斗争精神，以此作为国军的精神支柱。军官则优先录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并给予重点培养。

特别是在国防部内，设立政治（政训）局以加强军队的反共民主精神素质；设立第四局（特殊工作局），以粉碎北韩共产集团的不断挑衅；并组建类似美国特种部队的特殊部队（游击部队）。

为应付突然事件，还建立“护国军”，作为预备役力量。各级中学在配属军官的指导下组编“学生护国团”，开展军事训练。

一九四八年十月“丽、顺叛乱事件”和十一月“大邱叛乱事件”发生后，国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肃军，连根拔除了军政时期以来渗透到军内的共产势力，奠定了作为反共堡垒的基础。

但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国防长官更迭，国防部第四局废除，特殊部队停止发展，护国军解散，国防体制的基础受到很大削弱。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公布了兵役法，按国民皆兵的原则，

实行征兵制。但由于设在各地区的兵事区司令部的解散，兵役法也变成一纸空文了。

同年十一月，以“大韩青年团”为核心建立了“青年防卫队”，队员二十万。但与“护国军”相比，不过是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政治性的御用团体而已。

由于缺乏国防政策的长远观点，造成国防制度上反复试行的错误，给确立防卫态势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具有常备军性质的护国军四万人的解体，这在北韩南侵威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是一个重大失误。

2. 陆 军

当政府成立的时候，陆军的规模为五个旅，兵力达五万人。之后，继续扩建，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第七旅成立，达到了六个旅，二十三个团；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各旅又升格为师。

一九四九年六月，新组建了第八师和首都警备师，陆军的规模增至八个师，二十三个团，达到了建军目标。

然而，国军作为正规军还只是初具规模，就在战斗力还很不成熟尚不能担负本职任务的情况下，遭到了北韩人民军的武装入侵。

第一，建军以来军队的发展，不过是以扩充兵员支撑起来的架子，还不是名副其实的正规步兵师，完全没有具备真正能够发挥战斗力的装备和支援系统。

根据美官方资料，一九四九年，美军撤军结束前，将美军使用过的相当于“原价五千六百万美元，移交时的换算价格为

一亿一千万美元”的装备，交给了韩国国军。这些足够“装备五万人军队”。其中“步枪十万支，实弹五千万发”。此外，还有火箭筒二千具，各种车四万辆，轻火炮若干门、迫击炮若干门，炮弹七万发。尔后又提供了相当于八千七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实，国军接收的105毫米榴弹炮只有五十七门，火箭筒实际上是57毫米无后坐力炮，步枪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是日本造旧式步枪。这些装备都是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过的陈旧物品，主要部件已损坏或丢失，堪用火器极少。美军把105毫米榴弹炮和57毫米及75毫米无后坐力炮当中性能较好的，预先调换下来，带回本国。国军根本没有装备现代地面作战所必需的坦克。

一九四八年八月，李承晚总统向杜鲁门总统请求提供更有实质性的军援。

美国顾问对我说，共产主义者决不会发动武装入侵，我们勇敢的陆军能够充分防卫国家。但是，……一旦出现那种事态，要支付代价的却不是好心的美国顾问，而是我们韩国的国民和军队。……

美国顾问说，有足够进行两个月战斗的弹药，我属下的军官们却报告说只有进行两天战斗的弹药。

这决不是韩国政府的杞忧。联合国韩国委员会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中也证明：“韩国军队仅有百分之七十装备了步枪和自动步枪”。一九四九年六月，某一美国军事顾问说：

“韩国军队仿佛象一七七五年独立战争时候的美军，除了突出

的爱国热情外，没有什么起眼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驻韩美国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贝尔德大校向美国政府报告说，韩国军队“除了单兵火器外，人员编成比装备还多”，相比之下苏联向北韩提供了更为优良的武器。当时，北韩已装备射程一万二千米的122毫米加农炮，而南韩才装备了射程六千四百米的105毫米榴弹炮。每当三八线附近发生冲突，北韩就把炮配置在105毫米榴弹炮射程之外，进行炮击。北韩还大量装备了120毫米迫击炮。贝尔德大校指出：“北韩的高性能战斗机和轰炸机，优越的曲射炮和迫击炮，对为南韩安全而培训韩国军队的美国基本政策影响很大。”为了加强南韩的对空防御，主张必须提供P-51战斗机。当时南韩的飞机总共只有二十架轻型通信飞机。

然而，美国决策当局却不顾美军撤兵后韩半岛日益加大的军事差距，和人民军南侵征候的报警情报，坚持其对韩防卫支援的消极态度。

美国抱着李承晚政府好战的成见，担心南韩一有坦克、飞机等机动力和火力强的进攻武器，就会发动北侵。其实这种借口，只不过是把战前对韩政策的错误和过失，事后予以正当化而已。因为当时北韩的军事优势和南侵企图是谁都不可否认的事实。

另一方面，李承晚政府在共产势力的不断挑衅和威胁下，为加强对国民的统治，提高反共意识，不得不提出“北进统一”和“打倒共产”的口号，这也给美国安全外交带来了影响。

第二，国军的教育训练，仍没有达到一个国家正规军进行现代作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美军在一九四九年撤军前夕，给韩国国军最后作的示范是营战术训练。

一九五〇年一月，陆军本部下达了教育训练指示第一号，规定各部队在三月末以前完成班战术到营战术的一切教育训练。但是，在三八线的前沿各师分成小部队分散配置在宽大正面上，忙于警戒，后方的各师为了讨伐共匪也分散在各地，根本无法进行训练。

陆军本部又于三月十四日下达教育训练指示第二号，规定六月一日前完成营战术训练。但直到六月十五日，完成营训练的只有首都警备师三个团，第七师两个团，第八师一个营，其它各部队仅仅完成了连战术训练。按团计算，完成排训练的有百分之七十五，连训练的有百分之五十。

鉴于这种情况，美军事顾问团又提出了至七月末完成营战术训练的要求。可是北韩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入侵，各部队只能以连训练水平参加战斗。

3. 陆军士官学校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国防警备队成立时，培训警备队干部成了突出的课题。同年四月三十日军事英语学校停办，五月一日在太陵成立了国防警备队士官学校，李亨根少校为首任校长，接管原军事英语学校学员八十名。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期学员八十名毕业。从此，士官学校作为军队的摇篮继续发展，政府成立后，正式改称“陆

军士官学校”。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第一次把学制改为一年，并招收了第十期（学员班第一期）学员。第九期学员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毕业，之后学制改为四年，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招收了第十一期（学员班第二期），学员三百三十名。

距“六·二五”北韩南侵还有二十天就要毕业的第十期（一年制的第一期）学员和入校才二十天的第十一期（学员班第二期，四年制）学员，为了祖国走出校门奔赴抱川方面参加了战斗。汉城陷落后，学校于七月八日停课。

第十期学员于七月十日在大田授衔任官，不走运的第十一期学员于八月十五日编入在东莱成立的陆军综合学校，作为综合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并授衔任官。

由于战乱而停课的陆军士官学校，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镇海重新开学，定为正规四年制，重新招收第十一期学员，继承了不屈不挠的传统。

4. 美军撤出和对韩援助

政府成立后，驻韩美军当局立即把行政管辖权交给了韩国政府。为了确保撤军期间的安全和分阶段移交指挥权，八月二十四日又和韩国政府缔结“关于过渡时期暂行军事安全行政协定”。为此，美军组成了临时军事顾问团，作为编外机构留驻韩国，罗伯茨准将任团长。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正当美军忙于撤军的时候，发生了“丽、顺事件”，国内陷入严重不安。受到这一事件冲击的韩

国政府和国会，请求美国政府延期撤军，直到完成肃军、恢复内部安定为止。但是，十二月十二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倡议下通过决议，要求驻韩外军尽早撤出韩国。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出训令，要求尽早撤军，但要留下七千五百人规模的一个战斗群。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美军第二十四军团主力全部撤到日本，只有美第三十二团、第四十八炮兵营、一个工兵连和第七装甲侦察队编成第五战斗群，留驻南韩。这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责成麦克阿瑟提出关于美军撤出后的影响和留守部队撤出时机的意见报告。麦克阿瑟对韩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命运表示了非常怀疑的态度：

“得到红军支援的来自满洲的侵略威胁，短期内将依然存在。当韩国受到侵略时，美国从战略上应当考虑的是，不能留下对韩国承担直接军事支援义务的任何借口。”

关于撤军时机，因为“韩国人非常尊重传统”，建议定为南韩普选一周年，即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美国安全保障委员会根据这一建议，决定留守部队于六月三十日撤完，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一决定。这样，美军第五战斗群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九日，分四个阶段，从仁川启航撤回夏威夷。至此，驻韩美军全部撤完。

临时军事顾问团于七月一日改称为驻韩美军事顾问团，编入美外交使节的一部分，归大使管辖。

军事顾问团只是在对韩军援问题上与大使协商，至于顾问团本身的人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仍归美陆军部直接领导。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的任务，只是在顾问团的请求下负责对韩国沿岸的支援，并保护美国驻韩人员的安全。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国政府签署了北大西洋条约。同日，杜鲁门总统为了确立对西欧及希腊、土耳其、伊朗、韩国、菲律宾等各国的军援体制，向国会提出“相互防卫援助法案”。这一法案在国会通过后，杜鲁门总统又提出了预算。根据这个法案，美国政府必须先和受援国缔结双边条约。因此，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韩国政府签署了“韩美军事援助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对韩的军援，只是提供现有装备的备件和维修等。

美国国会经过几个月的审议，三月十五日才批准了对韩军援一千零九十七万美元。六月二十五日战争爆发时，只有价值五万二千美元的通信装备和维修零件正在洛杉矶装船，而韩国政府实际得到的只不过是几百美元的电话线。

另外，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美国提供的对韩经援，有“占领地区救济管理基金”共三亿五千万美元，主要是以粮食、服装、化肥、油料等救济物资形式提供的。

美国为韩国经济的长期稳定而采取措施，是从艾奇逊国务卿一九四九年六月向国会提出一九五〇年度向韩国提供一亿五千万美元“经济援助”基金开始的，但被众议院否决，未能通过。

尔后又重新提出来，国会作为一九五〇年度经援批准了一亿一千万美元。但为时已晚，战前未能使用。

5. 海 军

八·一五解放后，孙元一等有志于海军建设的人士组织“海事队”。在美军当局成立“国防司令部”的时候，得到正式承认，称为“海防兵团”，后来又改称“韩国海岸警备队”。

政府一成立，“海岸警备队”改为“大韩民国海军”，任命孙元一准将为第一任参谋长。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镇海建立了“海军学校”，开始培训军官和士兵，后来只培训军官，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改称“海军士官学校”，到战争爆发，共培训了三期学员。

海军参加了一九四八年镇压济州岛暴动和丽、顺叛乱的作战，担负了海岸封锁、运输补给、扫荡叛军等主要作战任务。通过丽、顺事件意识到陆战队的必要性，一九四九年四月，在申铉俊中校的领导下，在镇海建立了“陆战队”。

海军从创建时期起，克服种种困难采购舰艇，并尽全力建造和维修舰艇。但在警备队时期从美军接收过来的舰艇，大部分是轻量级的扫雷艇。因此，一九四六年六月组织了“舰艇建造基金委员会”，筹募了官兵的捐献。正在这时，得知美国要处理一艘护卫舰，立即进行洽购。这就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出现在镇海港的“701”舰。后来，又从美国采购了702、703、704等三艘，这些舰只在驶回韩国途中停泊在夏威夷时迎来了战争。

战争初期，海军有地面兵力五千八百七十九人（含济州岛的陆战队一千二百四十一人），舰艇兵力一千零七十七人，共六千九百五十六人，舰艇七十一艘，其中只有一半可以用于作战。

6. 空 军

曾在国内外从事过航空事业的人士，以曾任中国空军某基地司令官的崔用德为首，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组织了“韩国航空建设协会”，为创建空军出了力。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航空界人士先是加入警备队步兵学校，于五月在水色“航空部队”（连一架飞机也没有）继续进行地面训练。政府成立后移到金浦机场，开始了基地勤务，从此金浦基地成了空军的诞生地。

一九四八年九月，航空队接收十架美军L—4型通信飞机后，改名为“陆军航空司令部”。

九月十五日，涂上太极旗标志的十架L—4飞机，在金贞烈大尉的指挥下，在汝矣岛基地举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编队飞行表演。空军元老国防部次官崔用德感动地说：

我从小流亡国外，在外国军队服役，那时梦寐以求的宿愿是……穿上我国的军装，向我国的上级长官敬礼，接受我国的属下敬礼，在我国驾驶标有我国国旗的飞机尽情飞翔。现在终于实现，死也瞑目了。

之后，又增加了十架L—5型飞机，总共二十架飞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为培养正规军官，建立了“陆军

航空士官学校”，金贞烈中校为首任校长。

在这一期间，陆军航空队参加了对后方地域共匪的讨伐和三八线的反击，紧密配合了地面作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公布了总统令“空军本部编制”，终于实现了空军的独立，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改称“空军士官学校”。

购买飞机是件不亚于空军独立的大问题。一九四九年，李承晚总统向美国请求过飞机，然而美国的反应却一直冷淡。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南北韩全面武装冲突，只准韩国军队维持能稳定国内治安秩序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因此拒绝援助韩国空军建设，也未派顾问团。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开展了全国性的“捐献爱国飞机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舆论机关、社会团体、学生、普通市民、职员、海外侨胞的拥护，至年底国防部共收到捐款额超过了预定的二亿元，达到三亿五千万。

空军立即向美国政府交涉采购飞机，美国政府以未制定出售政策为理由拒绝了。后来，空军买到了加拿大制造的高级教练机A T—6型十架。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在李总统参加下于汝矣岛举行了盛大的命名仪式。这一天，李总统观看在汉城上空编队飞行的A T—6飞机，流着泪说：

这十架飞机是我国同胞主动出钱为国防做贡献，
表达了爱国心，虽然比外国空军还很弱小，但集中了

百万同胞的忠心，因此在精神上要比外国空军强大。

这十架飞机是全国同胞自己出资买来的，因此要以各道的名字命名，以示人们的牺牲精神和爱国心。

为象征国家建设和国民的爱国心，十架飞机总称为“建设机”，每架以道或团体名字命名。

六·二五的前一天，国民的意气冲天高涨，有位试乘建国机的记者说：“有炸弹仓，机关炮两门，还有其他武器，可与北边的雅克飞机较量”，这夸张的话大大鼓舞了国民。北韩发动入侵时，韩国空军共有L—4教练机八架、L—5通信机四架、A T—6教练机十架，兵力一千八百九十七名。

第三节 北韩“人民军”南侵准备

苏联的基本立场是，如果不能实现全韩国共产化，宁肯永久分裂韩国，也不同美国搞统一。

苏军对北韩共产集团迅速确立间接统治体制后，便单方面撤军。

由于美国担心韩国军队强大而采取控制政策，它名义上是八个师，其实还没有超出国防警备队时期的战斗力水平。然而，北韩共产集团从八·一五解放到六·二五战争爆发，丝毫未放松建设“能够打倒敌人的强大的现代化陆军”。

六·二五南侵决不是北韩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对付一次偶发事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苏联和北韩经过长期准备和事先协商的有计划的全面挑衅。这一点可以通过北韩“人民军”

的成长过程更加清楚地看出。

(一) 北韩“人民军”的成长

直到战争爆发，北韩“人民军”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以下三个时期：

①统一时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②创建时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③巩固时期（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1. 统一时期

解放后北韩同南韩情况一样，各地的土著势力组织了很多私立武装团体。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以曹晚植为首的保守派民族势力组织的“自卫队”和以玄俊赫为首的国内共产势力组织的“治安队”。苏军进驻后，成立各道、郡、面“人民委员会”时，以金日成为首的苏联派共产党组织了“赤卫队”，另外还组织了半官方的“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开始控制兵员。

苏军当局为了让金日成统一北韩内部的武装势力，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下令解散上述自卫队、治安队和赤卫队等私立团体，统一建立了“保安队”，这比南韩解散私立军事团体，建立国防警备队早两个月。

以金科奉为首的延安派武装势力“朝鲜义勇军”从安东进

入新义州，被金日成派的保安队解除武装逐回安东。

更重要的是，与南韩国防警备队具有警察预备队性质从而引起混乱的情况不同，苏军从这时开始，就把“治安及警备职能”和“国防职能”加以区别，认为只有保安队难以担负治安和警备，便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另外组建了“铁道保安队”。当年七月在平壤建立“铁道警备司令部”，共有十三个连兵力分散配置在 북한 主要城市。

为了准备扩建军队，大力创办培养干部和士兵的各种教育机关。

一九四六年二月在镇南浦岛鹤里建立的“平壤学院”，主要是培养党和保安队以及其它政权机关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一九四九年一月迁到平壤万景台，改名为“第二军官学校”。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在平安南道江西建立的“中央保安干部学校”，是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迁到平壤寺洞，改名为“第一军官学校”。另外，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在价川成立“保安训练所”，在新义州、定州、江界设三个分所，专门训练士兵。

北韩当局为了统一指挥日益扩大的军队和军事教育机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以崔庸健为司令官，包括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头目建立了“保安干部训练大队部”。下设三个直属营和四个训练所。价川的保安训练所编为“训练第一所”，平壤的铁道警备司令部编为“训练第四所”，在罗南和元山新设了“训练第二所”和“训练第三所”，直属三个营，以连为单

位分别配置在北韩十二个主要城市。

至此，北韩一切军事机构统一到最高单一机构之下，建立了一元化的金日成体制。保安干部训练大队部实际上就是北韩军最高司令部的前身，分散配置在各地的三个直属营和四个训练所，一有情况可以立即变成实战部队。

2. 创建时期

军事组织在体制上实现一元化后，北韩军从一九四七年初开始接收大批苏联军事援助，更新了装备，统一了服装，走上提高战斗力的发展阶段。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北韩当局给全体官兵正式授予军衔，保安干部训练大队改编为“人民集团军总司令部”，把原来的第一、二、三训练所分别改编为“人民集团军轻步兵第一师、第二师”及“第三独立混成旅”。各部队还进行了改装，装备了新式76毫米炮、45毫米和14.5毫米反坦克炮、120毫米和85毫米迫击炮以及各种机枪、冲锋枪等。南北韩之间的军事差距，从此进一步扩大了。

用“保安队”、“训练大队部”、“训练所”等名义伪装起来的北韩军事组织，于一九四七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破裂、南北分割状态被固定以后，及时地公开了正规军的真象。

3. 巩固时期

“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开始工作后，苏军当局拒绝他们进入北部，南北分割状态就成了既成事实。这样在南北韩成立不同的政府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一九四六年二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事实上这就是单方面政权。在金日成还没有正式宣布其政府成立时，就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宣布成立，所谓“朝鲜人民军”。

根据联合国决议，大韩民国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成立，北韩在这之后的九月九日才宣布了政府成立，这只不过是为了推卸分割国土的根本责任的一个步骤而已。

北韩政权一成立，“人民军总司令部”升格为“民族保卫省”，崔庸健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相。

“朝鲜人民军”创建之后，将原来的人民集团军各师改名为“朝鲜人民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分散配置于北韩各地。一九四八年六月，北韩当局为补充兵员开始征兵。

一九四八年末，苏军从北韩撤走的时候留下大量重火器，并给每个师留下一百五十名顾问。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把北韩军事代表团召到莫斯科，为武装赤化统一韩半岛，制定一项旨在十八个月内实现北韩“人民军”现代化的基本计划。

根据这一“莫斯科决定”，北韩军在人数众多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建立了六个精锐突击师以及强大的坦克部队和空军。从一九四九年初开始，苏联、中共和北韩之间确立了三边协作体制。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金日成一行访问莫斯科，缔结了“朝苏秘密军事协定”和“朝苏经济文化协定”，充实了上述“莫斯科决定”，并予正式批准。接着，十八日在苏联的主宰

下，缔结了“朝中相互防卫协定”，决定“共同对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一九四九年十月，苏联和中共之间缔结了“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中共政权成立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又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完成了三边协作体制。

在这三边协作体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莫斯科协定”，“东北义勇军”进入北韩。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韩与中共举行“哈尔滨会议”，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中共至一九四九年九月末，分三批，将“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共军）内的韩人部队两万八千人移交给北韩。于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末，方虎山指挥的中共第一六六师一万人经新义州进入北韩，改编为人民军第六师。

一九四九年八月，金昌德指挥的中共第一六五师一万人进入罗南，改编为人民军第五师。

另外，在八月份前后，又有一批中共军出身的二千至三千人进入北韩。在这之前，一九四九年初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斗的苏军出身的五千人进入北韩。一九四九年，进入北韩的总兵力达三万五千至三万六千人。

接着，一九五〇年五月初，分散在其他中共部队的一万韩人，以中共一五六师出身的人为核心，在全宇的指挥下到了元山，改编为人民军第七师。进入北韩的中共军出身的韩人部队，按苏联教范进行了一定时间的再训练。

由于“东北义勇军”大举进入北韩，具有实战经验的老兵

在战争初期占北韩军军官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人后来成了北韩军的骨干力量。另外，北韩第五、六、七师大部分由中共军出身的韩人组成，第一、第四师也各有一团中共军出身的人，从而全面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北韩军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发动南侵之前，又把三个民青训练所新改编为第十、十三、十五三个师。

北韩军经过一系列扩充，又在苏联大规模军事援助下，大大增强了机动能力和火力。各师都配有 122毫米加农炮十二门，76毫米炮二十四门，苏一76自行火炮十二门，45毫米反坦克炮十二门，14.5毫米反坦克炮三十六门；此外下属各团和各营还装备了 120和85毫米迫击炮以及76毫米炮作为编制火炮。

另外，北韩“保安队”还有与人民军编制装备大体相同的七个旅。“三八线警备第一旅”和“三八线警备第三旅”分别配置在三八线的东部和西部担任警备。第七旅担任黄海道海岸警备，第二旅配置在韩满国境，“铁道警备第五旅”在平壤设了本部。

第一和第二警备旅担任三八线警戒的时候，北韩军作战部队完成了师级训练，并作为南侵预演进行了大部队合同训练。

4. 坦克部队

在北韩军南侵准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坦克旅的创建。驻在平壤寺洞的苏军坦克师，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帮助建立了一一五坦克团，予以训练。一九四八年初，苏军坦克师主力撤走，留下了韩裔彼得中校为首的三百名苏军和一百五十辆坦克，继

续训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当北韩军能够单独运用坦克、“彼得坦克团”撤回本国时，向北韩移交了六十辆坦克、三十辆76.2自行火炮、六十辆摩托车、四十辆卡车。

北韩一一五坦克团在柳京洙的指挥下继续进行训练，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升格为第一〇五坦克旅，下属第一〇七、一〇九、二〇三坦克团和第二〇六机械化步兵团，从八月开始进行了野战机动训练。

根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莫斯科决定”，苏联原计划应提供五百辆坦克，组建两个坦克师，但由于地形原因减少了一半，至一九五〇年四月提供了二百四十二辆。一九五〇年四月，北韩第一〇五坦克旅还拥有76.2毫米自行火炮一百五十四辆，摩托车五百六十辆，卡车三百八十辆，人员八千八百人。

5. 空 军

北韩空军的前身与南韩情况一样也是民间组织。

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名古屋航空学校出身的李阔和中国飞行学校出身的王连等人为中心，组织了“新义州航空队”，从苏军接收了三架日式高级教练机，开始了飞行训练。他们于四六年五月编入平壤学院，一九四八年九月升格为民族保卫省直属机构，一九四九年一月成立独立飞行团。一九四九年三月，金日成访问苏联，引进了伊尔—10、雅克—9、P C—2等螺旋桨式战斗机三十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编成航空师。

又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和六月十八日两次提供大量飞机。南侵开始时，北韩空军拥有伊尔—10、伊尔—2、雅克—9等二

百架飞机和二千名人员。但是，苏联对北韩空军的援助，与地面部队不一样，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提供的，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一九四九年初，派往北韩的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团成员问顾问团领导人恰扎洛夫：“象给建立强大的坦克部队一样，给北韩建立强大的空军行不行？”恰扎洛夫答道：

如果人民军有了坦克部队，再加上强大的空军，他们就会马上占领釜山侵入对马岛，准备进攻日本。苏联还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

这个对话，说明苏联对北韩的军事援助的限度和性质。

战争初期，北韩空军比韩国空军占绝对优势，但它的作战活动却意外地不显赫，其原因之一也可由此察知。

（二）战斗展开与和平攻势

1. 战斗展开

北韩全境从一九四九年初开始进入了战时体制。

北韩当局为了确保兵源，除在各道设置“民青训练所”训练青壮年外，还在高中以上学校配备军官对学生进行了军事训练。另外，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在各地组织了“保卫祖国支援会”，对十七岁到四十岁的所有男女进行强制性军训。

北韩“人民军”完成师级训练后，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突入敌阵及穿插敌后”的课题下，进行了步坦炮合同训练，获得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好评。一九五〇年后，边研究以汉城为中心的南韩一带地形，边在此基础上进行训练。

至此，南侵准备就绪，苏联军事顾问团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临战前夕全部撤回本国。

北韩当局从五〇年三月开始，将离三八线五公里以内的所有居民，向后方疏散。

五月十七日在平壤牡丹峰剧场召集内阁成员和军队指挥官讨论武装统一方案，北韩民族保卫省于六月十日又召开师、旅级以上指挥官的作战会议，下达了在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前移到进攻出发地域的命令。

翌日即六月十一日，把北韩军前线部队编成两个军团，并任命各军团长。

自六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北韩各师和旅，假装机动演习，完成了前移三八线一带的部署。

雍津半岛（国军第十七团：雍津）

北韩第六师十四团

北韩三八线警备第三旅

开城方向（国军第一师：水色）

北韩第六师（沙里院——→溪井里）

北韩第一师（南川——→九化里）

议政府方向（国军第七师：议政府）

北韩第四师（镇南浦——→涟川）

北韩第三师（平康——→重川里）

北韩第一〇五坦克旅（平壤——→涟川）

春川方向（国军第六师：原州）

北韩第二师（咸兴——→华川）

北韩第七师（元山——→杨口）

北韩一个坦克独立团（番号不详，罗南——→麟蹄）

东海岸地区（国军第八师：江陵）

北韩第五师（罗南——→襄阳）

北韩第七六六游击队（会宁）

预备师

北韩第十师（肃川）

北韩第十三师（新义州）

北韩第十五师（会宁）

六月十八日，金日成向全军部队下达了进攻预先号令，六月二十三日下达了正式进攻命令。

2. 对南颠覆活动

如上所述，北韩一面加强南侵军事力量，一面不断派遣“人民游击队”，支援南韩内部的“共匪”，派共产分子混入国军内部，煽动叛乱，入侵三八线等，进行了对南颠覆活动，企图制造南韩的政治混乱，削弱防共体制。

北韩共产集团自解放以来，一直支持南韩内部的左翼极端分子，进行扰乱治安、分裂内部、煽动民心等一系列颠覆活动。甚至把共产支部渗透到国军内部，企图分裂军队，瓦解军纪和士气。一九四七年六月灵岩事件、一九四八年济州岛暴动、“丽、顺叛乱”、大邱叛乱，一九四九年五月姜、表投敌等一连串军内叛乱事件就是具体例证。但是，国军通过这一系列考

验，进一步坚定了反共的决心，取得了变祸为福的效果。

国军在镇压济州岛和丽、顺事件，把主力调往后方时，北韩乘机从三八线派遣了大量“人民游击队”。北韩的游击队员和谍报人员主要在于壤学院“对南班”培训。后来，一群南韩出身的南朝鲜劳动党极端分子，于一九四八年初，主动创建了“江东政治学院”，纠集从南韩越境北上的左翼分子，对他们进行三至六个月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游击战术训练。

从这里培训出来的南方工作队，在襄阳再经过一段短期训练，编入“人民游击队”。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南侵，先后十次，共派遣了二千四百名人民游击队员。他们主要从东海岸和太白山脉潜入，与共匪汇合后，在太白山脉或小白山脉建立据点，开展游击活动，以牵制、消耗国军战斗力，并在北韩全面进攻时，配合人民军的正规作战。

然而，国军和警察队不断坚持了对共匪的讨伐，每逢游击队潜入时，便将其大部主力歼灭。因此，战争爆发时，只有小股残余的人民游击队及窜入山区的共匪继续活动。

由于游击队向南渗透全遭失败，北韩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关闭了“江东政治学院”，改在会宁建立“第三军官学校”，在吴振宇的领导下，继续研究游击战术。“江东政治学院”共培训了四千至六千名游击队员。之后，将主力三千名编入了驻襄阳的七六六部队。

北韩的对南颠覆活动，不限于政治破坏和派遣游击队活动。在军事力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北韩军，在发动南侵之前，为侦察

国军的警戒状况、应战态势和战斗力，曾多次挑起了有限的武装入侵。这种局部进攻，主要集中在一九四九年，地点主要在三八线西段瓮津半岛——开城——议政府地区。

国军用有限的警戒兵力，在宽大正面分散配置的不利条件下，击退了敌人的入侵，确保了警戒阵地。

3. 欺骗——和平攻势

列宁曾说：“在战争中最好的战略是尽可能推迟战争，直到我能够实施决定性打击为止，以便最大限度地瓦解敌人士气。”

从北韩共产集团以共产化统一为最终目标的立场可看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是战争利用别的手段继续”。

五〇年六月，北韩为了荫蔽其侵略企图，松懈南韩的戒备，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动人口号下，积极开展一系列的和平攻势。

一九四九年苏联操纵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团体大力开展和平攻势，以对抗美国对苏的封锁政策。北韩的和平攻势是与此同时进行的，因此也是策应苏联全球战略的行动。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韩假借一些自南北协商会议后就已经有名无实的政党和团体之名，结成了“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这样一个团体。并以它的名义，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案”，分发南韩各机关团体、美占领军当局和联合国委员会。根据这个内容，南北统一举行普选，其前提条件是美军和

联合国委员会撤走，解散讨伐过共匪和游击队的国军，最终要采纳北韓的宪法，等等，这是毫无现实意义的一纸宣传书。

与其说是祖國的和平統一方案，倒不如說是对南韓的和平共產化方案。因此，韓國政府對這一可笑的提案未予理睬。

一年后，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大選中，執政黨的多數人士落選，無黨派人士大批進入了國會。

北韓對此抱一線希望，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廣播“和平統一祖國號召書”。其內容是，在解放五周年紀念日召開最高立法會議，八月五日至八日實行南北普選；為協商步驟和條件，於六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海州或開城召開南北民主政黨及社會團體的代表會議。

北韓從六月八日通過廣播，要求南韓代表於六月十日到礪峴車站索取“和平統一號召書”。然而，當聯合國委員會提出與北韓代表三人在礪峴車站會談時，北韓卻拒絕了這一要求。

之後，北韓的和平攻勢仍未間斷。六月十日，建議將被監禁的曹晚植先生，與被警察逮捕的南朝鮮勞動黨地下工作隊隊長李舟河、金三龍進行交換；六月十九日忽而又提出“通過南北國會建立統一政府的方案”，如果韓國國會同意，雙方代表擬於六月二十日在漢城或平壤會晤。

這種和平攻勢，顯然是為了蔭蔽南侵企圖，並為事後取得正當化的欺騙手段。在不斷開展和平攻勢期間，北韓軍在幕後召開作戰會議，把進攻部隊調往前線，最後下達了進攻命令。

4. 基本作戰計劃

南侵准备工作在苏军从北韩撤出后，立即具体化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由苏联、中共、北韩军事代表参加，苏国防部长布尔加宁主持召开了莫斯科军事会议。会上，苏联决定将南侵准备时间定为十八个月，在这期间为迅速实现北韩军事力量的现代化，给北韩派遣由坦克战术专家和情报专家组成的特别军事顾问团。

苏联和北韩观察韩半岛内外形势后，认为北韩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南韩的单独防卫能力极度脆弱，美国或联合国介入的可能性甚小，于是将决定性时刻定在一九五〇年初，拟于光复五周年即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结束军事行动，达成赤化统一的最终政治目的。

苏联军事顾问团把北韩军的每天进攻速度估算为平均十公里，从三八线至最终目标釜山的机动距离定为四百八十公里，从而把作战期限定为五十天，从八月十五日倒数，把开战日期定在六月二十五日。并且选择戒备容易松弛的星期日清晨作为总攻发起时间，以达成最大的突然袭击效果。

北韩预测美国或联合国要想采取有效对抗措施，单是决定政策的程序就需花费两个月以上时间，因此采取了用五十天进行短期决战的方针。认为，利用战争初期的主动权，如在两三天内占领汉城的话，南韩各地的共产游击队和南朝鲜劳动党左翼势力会举行总起义，只要运用他们特有的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相结合的战术，向汉江以南迅速扩大战果就会比较容易奏效。

北韩军考虑到南韩地域的地形和交通网，选定以下通往最

终目标的机动路线：①东海岸路线，②中央路线（春川——原州——大邱、永川），③京釜干线，④全罗道迂回路线，（全州——光州——顺天——晋州）等。对国军主要抵抗线的想定为：①汉江抵抗线，②车岭山脉及锦江抵抗线，③小白山脉，④洛东江抵抗线及最终目标等。根据上述决心和判断，把进攻作战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北韩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把国军主力歼灭在汉江以北作为重点，但对前出汉江以南的后续计划和准备，似乎未予重视。

第 4 节 开战前夕的南北韩军力对比

(一) 兵力

1950. 6. 24. 当时

| 区分 军种 | 国 军 | 北 韩 军 | 比 例 |
|----------|---|--|---------|
| 陆 军 | <p>22个团 67,416名 陆军支援部队 军事学校及特种兵 27,558名</p> <p style="text-align: right;">计：94,974名</p> | <p style="text-align: right;">计：182,680名</p> | 1 : 2 |
| 海 军 | 7,715名 | 4,700名 | 1.7 : 1 |
| 空 军 | 1,897名 | 2,000名 | 1 : 1.1 |
| 陆战队 | 1,166名 | 陆战队 9,000名 | 1 : 7.8 |
| 总 计 | 105,752名 | 198,380名 | 1 : 2 |

(二) 主要装备

| 区分 装备别 | 国 军 | | 北 韩 军 | | 比 例 | 比 较 |
|-----------|------------|-------|-------|-------|-------|-------|
| | 口径 | 数量 | 口径 | 数量 | | |
| 迫 击 炮 | 81mm | 384 | 120mm | 226 | 1:1.8 | |
| | 60mm | 576 | 82mm | 1,142 | | |
| | | | 61mm | 360 | | |
| 曲 射 炮 | 105mm | 91 | 122mm | 172 | 1:6 | |
| | | | 76mm | 380 | | |
| 高 射 炮 | | | 85mm | 12 | | 国军全无 |
| | | | 37mm | 24 | | |
| 反坦克炮 | 57mm | 140 | 45mm | 550 | 1:3.9 | |
| 火 箭 筒 | 60mm | 1,900 | | | | 北韓军全无 |
| 坦 克 | | | T-34 | 242 | | 国军全无 |
| 装 甲 车 | | 27 | | 54 | 1:2 | |
| 自行火炮 | | | 苏-76 | 176 | | 国军全无 |
| 飞 机 | L-4 | 8 | 雅克-9 | ? | 1:9.6 | |
| | L-5 | 4 | 伊尔-10 | ? | | |
| | L-6 教练机 | | 伊尔-2 | ? | | |
| | | | 教练机 | ? | | |
| | | | 侦察机 | ? | | |
| | 计 | 22 | 计 | 211 | | |
| 巡 逻 艇 | | 28 | | 30 | 1:1.1 | |

第三章 南 侵

北韩共产集团终于在三八线全线发动了突然袭击，赤裸裸地暴露出依仗武力赤化统一的野心。

他们践踏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依靠武力把共产主义的体制和世界观强加给大韩民国，企图抹杀它所继承的民族正统。

然而，在我国国民保卫自由和尊严、拯救祖国危急命运的坚强意志面前，北韩共产集团反民族的进犯和非人道的暴行，并未持续多久。

国军连一辆坦克都没有装备，赤手空拳抗击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决一死战的迟滞战斗。战争初期，国军明显处于劣势，付出了莫大的代价，他们舍生就义，为国军尔后重整旗鼓转入大反攻，用正义的铁拳粉碎入侵者，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初期战役计划

（一）北韩军的第一次战役机动计划

北韩军第一次战役的基本方针是，“在美军介入之前，……从西北和北方、东南和南方迂回汉城，将国军的前线部队和后方部队分割之后，包围汉城，歼灭国军主力”，将强大的进攻部队配置于金川——九化里、涟川——铁原、华川——杨口地

域，选定议政府为主攻方向。

北韩军“前线司令部”下辖有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司令部：金川）负责西部前线，第二军团（司令部：华川）负责东部前线。

担任主攻的第一军团，将主力第三、第四师和坦克第一〇五旅投入议政府方向，将第一、第六师投入京义轴线，企图形成半圆形包围态势，攻克汉城。

担任助攻的第二军团，以第二、第七师迅速突破华川——麟蹄间中、东部前线后，在攻击开始之日占领春川，令第五师沿东海岸南下。同时，令第七六六游击队在东海岸主要地点登陆，从翼侧支援第五师南下，与太白山脉的共方游击队会合后，渗入内地扰乱国军后方。一旦占领春川，将第二军团的一部（第二师）调往汉城东南方向，切断国军主力部队的退路，阻止后方师向汉城方向增援，用另一部（第七师）继续往原州方向南下，在小白山脉一带形成第二包围圈。

如上所述，北韩军的第一次战役机动计划的基本点，就是集中全部兵力，在以汉城为中心的汉江以北，围歼我军主力。

（二）国军的防御计划

一九四九年以来，陆军本部情报部门的敌情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情报部门就北韩为进攻南韩主要地域所利用的主要接近路，判断为：①西部地域（开城——汶山——汉城），②中部地域（议政府走廊），③中东部地域（春川——原州），

其中特别重视议政府方向。并估计敌人如果发动南侵，必定在这个方向选定主攻方向，而以瓮津半岛、开城、春川等地为助攻方向，以突破我军的三八线阵地，尔后在汉江以北逼我军主力决战。

陆军本部的防御计划是，如果敌人入侵，首先以三八线的四个步兵师和一个团进行阻击。根据情况，将瓮津半岛的第十七团撤回仁川，尔后在临津江南岸——高浪浦——哨城、梁文里——加平北部——注文津北部一带设主抵抗线，最大限度地阻止敌进攻。同时往最危急的方向投入后方预备师，逐步恢复三八线原态势。万一在汉城以北不能击退敌人，就往汉江以南实施战略撤退，边迟滞敌之进攻，边在后方地域整顿，相机转入反攻，在三八线以南地域围歼敌主力。

第二节 北韩军突破三八线

北韩共军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晨四时许，从西海岸瓮津半岛至东海岸，在三八线全线猛烈炮轰国军防御阵地，发动了突然袭击。雅克战斗机侵入汉城上空，轰炸金浦机场，并向市区进行机枪扫射。

当时正逢劳动节（五月一日）、国会议员选举和北韩和平攻势（六月初）等一系列大事，国军一直处于非常戒备状态，但结果，反而放松了警戒。特别是因北韩和平攻势而下达的非常戒严令，于六月二十三日零时解除，在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放假外出的状态下，遭到了突然袭击。

从上午八点开始，前方各师向陆军本部纷纷报告情况，请求增援。蔡秉德参谋总长视察议政府前线后，于上午九时回到陆军本部，作出了“与已往三八线冲突截然不同，北韩军开始了全面进攻”的判断。并根据国军既定防御计划，命令后方三个师立即开赴汉城北部最重要的而且处境危急的议政府方向，实施反击。接着，召见记者公布：“国军正在击退敌人”的新闻。

当天下午，蔡参谋总长同美军顾问团参谋长赖特大校磋商后，决定“于二十六日晨，将第七师投入东豆川方向，第二师投入议政府方向，实施反击”。

后方师的移动，由于没有战备运输方案，加上共方游击队的袭扰，被迫耽误了时间。

第二师师长李亨根准将于二十五日上午从大田紧急上京受领反击任务，当时他对反击的时机提出了异议。他根据后方师移动速度慢的情况，指出：二十六日晨实施反击的计划在时间上过于勉强，若按到达的先后顺序逐次投入战斗，会造成战斗上所禁忌的分散兵力和逐次消耗，建议推迟反击开始时间直到反击部队主力集结完毕。

但，蔡总长考虑首都汉城的安危在政治上对国民的士气影响极大，仍按原计划强令部队实施早期反击。

（一）瓮津半岛的战况

北韩人民军于二十五日晨，进行约三十分钟猛烈的火力准

备后，以第六师十四团和第三警备旅发起了进攻。

当时，第十四团在四十英里宽的三八线正面配置两个营，预备队营集结在瓮津附近。

人民军企图对我前线营防御阵地实施两翼包围，我第十七团不顾兵力上的劣势和弹药、装备的短缺，进行了二十四小时以上的迟滞战斗，遂奉陆军本部命令，乘前来支援的两艘运输舰，于二十六日晨撤至仁川。

（二）开城、汶山地区的战况

北韩军第六师以两个团的兵力，对国军第一师十二团防守的开城，发起了进攻。

我军第十二团，在开城以西三十二公里处的延安配置一个营，其余主力配置在开城市四周，担负很宽的防御正面。

且不说兵力占劣势，就是设在松岳山南坡的我军前沿阵地，也处在山顶（486高地）人民军阵地的俯瞰之下。

北韩人民军第六师（方虎山少将）一个团从松岳山向我军防线正面进攻，另一个团乘火车突入开城市内，结果国军腹背受敌，慌乱四散。

在开城以东二十四公里高浪浦一带，人民军第一师（崔光少将）在坦克第二〇三团四十辆坦克支援下，向国军第一师十三团正面发动进攻。敌人另两个团从国军十三团防线两侧迂回，发起攻击。

我军以57毫米反坦克炮阻击敌T—34坦克，未获任何战果。

但我军将士组织敢死队破坏了相当多的敌坦克，奋战了三天。敌人占领议政府后，因我右翼被暴露，不得不撤至临津江南岸预备阵地。

驻水色的国军第一师预备队——第十一团，奉师长白善焯大校命令，投入临津江防线。第一师预定让从开城后退的第十二团炸毁临津江桥，利用天然障碍阻敌前出。

但，追击十二团的敌第六师在炸桥前迅速占领了江桥，一举突破临津江向南岸发动了进攻。

由于临津江防线一瞬间被突破，我第一师采取逐次迟滞战术，边打边撤，经坡州撤至金浦半岛。

（三）东海岸地区的战况

担任东海岸地区防御的国军第八师，师司令部设在江陵，第十团配置在三八线前沿，第二十一团配置在后方的三陟。第十团利用险要地势守备着二十六公里宽大正面，第二十团正在太白山脉扫荡敌人游击队。敌第五师在朝鲜唯一的摩托（译注：三轮摩托车）第十二团的配属下，预定从正面突破三八线我军防线后，沿海岸线南下前出到浦项一带。为配合第五师南下，在甲山完成训练的第七六六游击团在东海岸数个地点登陆，切断我退路；尔后渗入内地，与太白山脉一带的游击队会合，支援从中部战线南下的敌第二军团。

二十五日晨，与发起总攻同时，敌游击队在江陵、玉溪、临院津等地登陆。在三陟企图登陆的敌船队被我军57毫米反坦

克炮击沉两艘，其余逃走。在江陵附近敌第七六六团两个营、在玉溪约四百名、临院津约六百名登陆成功。

国军第八师下辖各部队由于通信联络被切断，陷入了被分割孤立的危险境地。第十团利用险要地势固守三八线防御阵地，但整个战局急剧恶化，主抵抗线终于崩溃。

第八师决定向内地撤退，一边报告陆军本部，一边将分散配置的部队集结到江陵，翻越大关山，撤到了原州。

第八师所属各部队原来分散配置在宽大地域，从正面和翼侧同时遭到突然袭击，面临着一大混乱，但由于情况判断和部队指挥沉着，得以收拢兵力和兵器，比较有秩序地后撤。

（四）春川地区的战况

位于北汉江与昭阳江合流处的春川，是包括京春铁路和公路的东西交通要地，也是联结洪川——原州的南北交通的枢纽。

国军第六师在以春川为中心的中东部山岳地带担任防御，开战前两周新就任的师长金钟五大校，整顿了军纪，加强了精神教育，改善了临战态势。特别是北韩南侵当日，根据前线团的敌情报告，停止官兵星期日外出，进一步加强了警戒。

下辖第七团在林富泽指挥下，利用水利山脉的横向高地天险，在三八线正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第二团切断了麟蹄——洪川间的公路；十九团作为师预备队，先是驻原州，战争一爆发投入了春川方向。

北韩第二军团（金光侠少将）的企图是，将第二师（崔贤

少将)投入春川北部,开战第一日占领春川市,令第七师(全宇少将)沿麟蹄——洪川公路穿插,切断国军主力的退路,令在五台山活动的游击队协助第七师。一旦占领春川,第二师便经加平前出汉城东南方,第七师则经洪川、原州南下。

敌第二师企图以第四团从正面攻击国军防线,同时以第六团沿北汉江溪谷潜入,突破我第七团防线的中央。这个计划与敌第六师进攻开城的构思相似。

我第七团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地形,固守了阵地,特别是集中105毫米炮火力予敌沉重打击。敌自行火炮沿北汉江溪谷第十七号公路渗透,国军57毫米反坦克炮首发命中,但敌自行火炮毫无损伤,继续前进。于是,从敢死队中挑选了排长、士兵共五名,编成特攻组。他们接近敌人后,用手榴弹炸毁了两辆自行火炮。敌人后续部队便逃回北部。

敌第二师又向右翼投入预备队——第十七团,企图打开不利战局,但被士气高昂的国军击退。

敌第二师在这次进攻战斗中丧失了百分之四十的战斗。特别是第六团的损失多达百分之五十,十六辆苏—76自行火炮损失七辆,另外还损失了45毫米反坦克炮两门和迫击炮数门。我第一线防守部队和炮兵击毁了敌人的炮兵和支援火器的大部。

敌第七师在三十辆坦克的支援下,从麟蹄向洪川方向进攻,不顾国军第二团的英勇抵抗,前出到麟蹄以南二十五公里处的“大斗岭”,威胁国军第六师主力的退路。恰在这时,敌第二

军团长为了占领春川，命令敌第七师停止前进，调头北上，经麟蹄到春川东侧发起进攻。他们怕第二师前出汉城外围如被拖延，会影响全盘进攻计划。

敌第七师在“大斗岭”留置一部兵力，主力重新北上，加入春川进攻战斗。

我第六师为守卫春川进行了三天英勇奋战。但东海岸的第八师已开始后退，二十七日晚敌已攻入汉城，不能再坚持阻击，遂于二十七日晚奉陆军本部命令，开始有秩序的后退，到洪川南部占领新的防线，掩护第八师的撤退。

敌第二、第七师于二十七日上午突入春川市内。

阻击敌人三天，建立特殊功勋的第七团，向洪川撤退时，把第三营留置在“原昌岭”，以掩护我军后方。

位于春川——洪川间的“原昌岭”是横向山脉，坡陡曲折，地形于防御有利。我第七团第二营，于二十八日上午以一个齐射击退了敌两个团的进攻。

不久，敌人打着白旗挥动着手开始上坡了，完全意料不到，敌人竟来投降了！我军便高兴得欢呼起来，迎接敌人。然而居然没有发现敌人肩上还挎着冲锋枪，结果敌人一到我军阵地使用冲锋枪横扫。于是“原昌岭”防线便极其冤枉地崩溃了。

第二团于二十七日晨，后退到寒溪里和北仓交界处“大斗岭”构筑新的防御阵地。在师预备队第十九团的支援下，至二十九日晚，阻止了敌第七师的进攻。如前所述，敌第七师把两个团转用到春川方向，只用剩余一个团继续进攻，所以，进展

也缓慢。

二十七日晨，我第十九团反坦克特攻队在“大斗岭”急拐弯处设伏，正好敌九辆坦克进入伏击圈，这时特攻队按每人分担的目标发起攻击。攻击先头坦克的士兵爬上坦克，投进手榴弹后跳下车，当他苏醒过来时，先头坦克已变成了一团火焰。尾随坦克也以同样方法击毁。其他特攻队员向履带投掷手榴弹毫无收效。但位于中间的坦克在洪川江畔数公尺高的绝壁上的狭窄公路上进退两难，于是后续摩托车部队仓惶逃窜。

结果缴获了八辆坦克，因不会驾驶，变成了无用之物，只好调转炮塔向敌人进行射击。

二十九日晚，我军放弃“大斗岭”。

汉城陷落后，陆军本部转移到水原，从而我第六师经横城、原州、堤川，于七月一日撤至忠州。

我第六师在春川、洪川地区的五天初战中，给敌第二师以歼灭性打击，还沉重地打击了号称东北义勇军出身的精锐的敌第七师。我第六师在兵力和装备均处劣势，但利用江河、山岳等有利地形，确保主动权，在57毫米反坦克炮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用手榴弹击毁了坦克十一辆、自行火炮七辆，实在是惊人的战果。

敌人没有从翼侧高地实施迂回，只沿公路和开阔地一再反复正面进攻。

在昭阳江对岸，敌人为了给坦克迅速开辟通路，不得不把自己阵亡者的尸体扔进江水里，由此可见敌人伤亡之大。

敌人于七月十日解除了第二军团长金光侠少将的职务，改任崔武亭中将。在这之前，于七月初更换了第二、第七师师长。故第七师从七月三日起番号改为第十二师。

（五）议政府地区的战况

我军遭到北韩军的突然袭击后，由于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陆军本部的作战计划不明确，一再进行没有秩序的退却。

以团为单位开赴汉城的后方师，以及按建制从前方退下来的营、连、排或个人，服从参谋总长和各级指挥官的指挥，投入了情况危急的正面。作战是随机应变式的，命令又是朝令夕改，因此，逐次向个各方向投入的我军部队，一直处在相对劣势，敌人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从三八线后退至汉江桥的理由，单纯以兵力劣势来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初战因兵力处于劣势不得不后退，而是根本没有制定阻敌于某一线、夺取作战的主动权、最后扭转战局的作战计划。

北韩军在通往汉城的最重要最良好的接近路——议政府走廊，投入了第一军团的主力两个师和第一〇五坦克旅的两个团。第四师向东豆川方向，第三师向抱川——议政府方向，分别发起进攻。第一〇五坦克旅第一〇七坦克团（四十辆）配属第四师，第一〇九坦克团（四十辆）支援第三师。

国军第七师，把第一团配置在三八线守备全师的防御正面，第三团在东豆川，第九团在抱川担任主要接近路的防御。

敌第四师于二十五日晨五时三十分发起进攻，当日上午占领我第一团正面的要地，接着两翼包围，占领了东豆川。

敌第三师第七团预定突破梁文里我军阵地后前出抱川，一个团向抱川西侧，另一个团从天柱山——西坡——退溪院方向迂回；企图包围我军主力或从我翼侧发起急袭。

敌已于二十五日晚前出到东豆川——抱川一线。

二十六日晨，我第七师在德亭——东豆川方向，第二师在议政府——抱川方向发起了反击。第七师的反击初获成功，于是汉城广播电台把我军战果作了夸张报道，安慰了焦躁不安的市民。第二师因从大田调兵迟缓，只用第五团的两个营发起了反击。原定在祝石岭参加反击的第七师三团，事先不打招呼便撤出了战斗，在自逸里遭到敌第三师的反击，不得不撤至议政府。第二师的反击归于失败，我第七师面临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不得不经议政府后退，有相当一部兵力丢弃重装备，取道议政府走廊西侧山地退至汉城。

敌第三、第四师和第一〇五坦克旅，于二十六日上午占领了议政府。

之后，敌主力沿京元（汉城——元山）公路向汉城进击，另以第三师的一部前出到退溪院，向在直洞里以东、棒代里以北372、376高地担任防御的陆军士官学校学员队和警察队发起进攻，于是汉城东侧外围遭到极大威胁。

在这里，敌人没有使用坦克，只用少数兵力发起进攻，我学员队和警察队一撤，仓洞、弥阿里防线的东翼立即暴露。

我军各部队因为没有有线电话和无线电通信器材，毗邻部队之间完全不能进行协同，指挥官不能作情况判断和作战指挥，连作战地域的地图都没有，指挥官和参谋们，为了作情况判断需要亲临前线，加之部队正在分散后退，没法掌握战局。我军各部队被逐次投入战斗，所到之处都未形成相对优势。结果各自为战，四分五裂。这充分证明陆军本部事先没有采取任何保卫首都的非常措施。

在议政府走廊的战斗中，敌坦克部队对我军防御作战构成了最大威胁。我军既没有反坦克地雷，又没有发挥反坦克炮的作用。但我军将士继承临战不退的“花郎精神”^①，在步枪子弹供应不上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抗击了敌人的进攻。金丰益少校在议政府东北金梧里，用105毫米炮打敌坦克，奋战到最后

第三节 首都汉城的失陷

（一）仓洞、弥阿里防线

议政府落入敌手，从地理条件和兵力部署情况看，首都汉城面临着严重威胁。

敌人占领保卫首都的大门议政府后，派第四师的一部沿议政府——高阳公路进击，威胁我在韦田——奉日川担任防御的第一师的后勤补给线，企图包围汉城；派第三师的一部沿抱川——退溪院方向南下，采取从汉城东侧突入市内的态势。国军

^① “花郎精神” 朝鲜古代新罗国专门培养的少年武士，称花郎徒，作战顽强——译注

在汉城东西两面受敌，由于没有环形防御阵地，继续坚持仓洞、弥阿里防御战斗也就失去了意义。

由于丢失议政府而遭到如此沉痛打击的国军，二十九日晨，根据参谋总长的现地命令，开始反击，但被敌人优势炮兵火力和坦克的突击挫败，无秩序地败退到仓洞。

至二十七日晨，在仓洞和双门洞丘陵地带，由第一、三、五、九、十五、二十二、二十五各团的残存兵力混在一起担任防御，陆军士官学校学员队在学校附近高地，从前线后退下来的第五、九、十六团的一部在佛严山一带，统归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李俊植准将指挥。

仓洞防线的我军指挥体系陷入了极度混乱状态。那里成了没有指挥官的士兵和没有士兵的指挥官的大杂烩。仓洞防线于二十七日中午被敌坦克突破，士兵用仅有的几发步枪子弹朝坦克打，指挥官则用手枪向敌坦克“射击”。

我军残存部队后退到汉城的最后防线——弥阿里岭，以同首都共命运的悲壮决心，构筑了最后一道抵抗线。

弥阿里是环抱京元公路的山岭，只要封闭这条公路就会阻止敌坦克侵入汉城市内。对此，官兵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全力以赴构筑防御阵地。

汉城附近各部队的所有人员赤手空拳与敌坦克进行了决斗。敌人企图集中坦克和炮兵火力一举突破我阵地，以六十辆坦克为先导发起了攻击。

我军增加了兵力，改变了战术，采取大纵深配置。 105毫

米炮进行了突击射击，官兵们抱着地雷、手榴弹、炸药包爆破了敌人坦克。我军官兵以超人的战斗精神死守了弥阿里防线。

敌人终于放弃了对弥阿里防线的正面进攻，二十八日晨二时，派两辆坦克利用夜暗向洪陵进行渗透。

因敌坦克在出乎意外的方向潜入，突然出现在市内，防守弥阿里防线的部队于二十八日晨，开始了后退。

（二）首都汉城的危机

汉城市民对政府和军事当局的夸张报道半信半疑，在焦躁不安中迎来了战争的第三天。

这天晨二时，李总统乘特别列车开往大田。三时在李范奭将军的主持下召开了非常国务会议，决定政府迁至水原。

与此同时，在国防会议上，犹豫不决的申性模国防长官和蔡参谋总长提出放弃首都的意见，遭到多数参谋官员的猛烈反对。最后决定死守汉城，并向市民大力进行宣传。

但是，仓洞防线一崩溃，蔡参谋总长又改变了主意，上午指示工兵监“在敌人突入市内前两小时”炸毁汉江桥，并将陆军本部移往始兴。陆军本部刚迁到始兴，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助理赖特大校接到麦克阿瑟元帅发自东京的关于美远东军司令部在韩国前线开设前线指挥所的电报，旋即转告陆军本部，建议重新迁回汉城。接到美军即将来援的喜讯后，蔡总长深受鼓舞，傍晚又把陆军本部迁回了汉城龙山。

汉城市民从二十七日开始才比较正确地了解到战况的推

演，敌人已占领议政府，正逼近汉城市内。惊慌的难民立刻塞满了街道。敌机飞临上空撒了劝降传单，北韩总司令官崔庸健通过广播劝降。市民知道首都命运难保后陷入极大的混乱。

这时，各报和广播开始报道美军即将开设前线指挥所的消息，军政训局在市内进行巡回宣传。由于陆军本部重返汉城，逃难的大部分市民也开始归家。

（三）炸毁汉江桥

工兵监接到蔡总长关于爆破汉江桥的命令后，二十七日上午指示工兵学校校长作爆破准备，准备工作于下午三时半就绪。

由于陆军本部从始兴返回汉城龙山，爆破推迟，爆破作业组留在江边待命。

夜十一点半，蔡总长招见政训局长研究广播电台的处理问题，同时也招见工兵监了解爆破汉江桥的准备工作。至于爆破时间，他说：“以后听我口头指示”。

二十八日晨二时不到，蔡总长接到敌坦克突入市内的报告，急忙打电话给在办公室待命的工兵监说：“……配置的特攻班不要动，立刻到汉江去爆破汉江桥，我经始兴去水原。马上执行！”下完命令就离开了陆军本部。

他驱车过汉江桥的时候，记不清对谁说的，边命令爆破边开车向南溜掉了。

汉江桥于晨二时半终于被炸，过桥的几十辆车皮同时被毁，数百人死亡。

然而，爆破并不彻底，中间的单行铁桥毫无损坏，后来北韩军修复此桥，坦克由此渡江。

这时留在陆军本部负责处理后事的付参谋总长和参谋们，根据从弥阿里赶来的李应俊少将的要求，决定推迟爆破汉江桥，直到我军主力向汉江以南后退完毕为止，但由于交通混乱，命令传达迟了。

美军顾问得知准备爆破汉江桥的消息，立即同陆军本部付参谋总长协商，决定在汉城部队、补给品和装备撤退完毕之前，不炸毁汉江桥。由于付参谋总长已经命令推迟爆破，因此立即同意了顾问团的建议。

在炸毁汉江桥的时刻，国军主力仍在首都彻夜浴血奋战，大部分重火器、装备和补给品仍在汉江以北。

二十八日仍有我军少数部队留在弥阿里防线阻击敌第三师进入市内。

有一个连规模的敢死队，在南山构筑阵地，抗击到最后一人，二十八日晚全部阵亡。

敌主力于下午三点完全占领市中心。

根据当时前后情况来看，汉江桥的爆破完全可以推迟六至八小时，这样就能够将三个师的兵力和装备全部撤走。

留在江北的国军大部都成功地渡了江，但由于过于分散，给恢复建制，维持战斗序列造成了困难。

市民从逃难的途中折返市内，只盼战局好转，但由于当夜毫无预告爆破了汉江桥，翌日汉城陷落，不得不在敌人的统治

下渡过三个月的苦难生活。

前线勇士们连子弹都得不到补充，与敌决死作战的时候，也没有准备主力部队有秩序的安全撤退方案；在战战兢兢之中，因几辆坦克出现而惊慌失措，急忙切断了前线部队的退路，一瞬间就把国军用鲜血争得的威望一扫而光。

因此，军队在市民中的威望也同汉江桥一起顷刻丧尽。

（四）始兴地区作战司令部

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的形势，变得对我不利，首都警备司令部（首都师）即于二十五日下午派机甲团的两个排到金浦半岛，警戒东西两岸，准备抗击敌人的登陆。因为敌人占领了瓮津和开城地区，随时都可以渡过汉江口抢占金浦半岛，金浦机场就会陷入敌手，汉城的国军主力就可能从侧背受包围。

首都警备司令部的这种判断是较为正确的，但投入金浦的我军守备部队的任务大大超过了它本身的能力。

二十五日夜，我第十七团从瓮津撤退，第一师放弃了青丹，金浦半岛也面临了危机。

二十六日中午，北韩第六师动员大批木船和渔船，在文洙山前方金浦半岛的月串地区登陆，一部沿汉江上溯，在国军后方青岬里登陆。

我军预定二十九日中午撤至金浦机场固守，但二十八日敌人已占领了机场。

尔后，国军虽然进行了决死的迟滞战斗，但未能阻止敌人

沿京仁铁路继续前进。

陆军本部于二十八日晨迁至水原，中午任命金弘一少将为始兴地区作战司令官，李应俊少将为水原地区作战司令官，负责部队的整编和汉江一线的防御任务。

金弘一将军到始兴陆军步兵学校，同行政参谋付总长金白一大校研究决定用收容的兵力开设作战司令部，着手汉江一线的防御准备。

江北的前线部队，在通信联络中断的情况下，丢弃了装备，渡过汉江归建。首都师师长李钟赞大校，第七师师长刘载兴准将，各率部渡过汉江。第一师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幸州渡河。

二十九日全力以赴地整编了部队，加强了汉江防线。

第七师在鲁梁津方向，首都师在永登浦方向，分别作了部署，从而形成了汉江阻击战的主力。第一师在始兴集结，编为作战司令部的预备队。金浦方向配置了新编的金浦地区警备队。另外，由第二、三、五师的各一部加强了汉江防御部队。

当时各师的装备，主要是步枪，火炮只有81毫米迫击炮二至三门，机枪三至四挺。士兵们从战争开始以来，经过无秩序的节节后退，加上缺粮，已经精疲力尽，士气不振。

然而，国军估计，按联合国决定来援的联合国军在釜山登陆直到开赴前线展开，需要三天，如果在这以前汉江防线被突破，联合国军就可能放弃釜山登陆，因此作出了死守汉江的决定。

（五）北韩军强渡汉江

北韩军占领汉城，庆祝自己第一次战役的成功，授予第三、四师及第一〇五坦克旅以“首都师”称号，第一〇五坦克旅升格为师。

敌人的第二次战役的基本方针是，“在美军增援之前，在水原以北围歼国军主力，尔后前出到平泽——安城——忠州——堤川——宁越一线”，并决定京（汉城）釜（山）轴线为主攻方向。

敌人由于缺乏渡河器材，用几天的时间对我军汉江防御态势进行侦察，推迟了进攻。据说，北韩在南侵前为了临津江、汉江、锦江、洛东江等四大江河的渡河作战，曾向苏联请求四套器材，但苏联只提供了一套。

敌于二十九日夜以猛烈的炮击开始了新的战役。

三十日黎明前，敌第三师从西冰库开始渡江，在南岸登陆后为占领联结铜雀洞和黑石洞的高地，与我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敌人的企图是，第三师前出到鲁梁津附近占领汉江南岸的高地群，尔后掩护坦克从尚未破坏的单行桥渡江。

我军得知敌人没有坦克的支援后，增强了信心，在与敌对等的条件下，给敌第三师以重创，直到七月三日，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七月一日晨，敌第四师从麻浦方向开始渡江，被我第八团击退。在永登浦一带，我第八团和第十八团的一部，自六月二

十七日至七月三日，击退了敌人五次进攻，确保了汝矣岛。

七月三日晨，汉江单行铁桥修复，敌以坦克为先导强渡汉江，开始向永登浦方向进攻。

守备汝矣岛的我第八团，由于敌已插入侧后，不得不放弃了汉江防御阵地。对岸的敌第四师因我第八团撤退，顺利渡江，对永登浦发起进攻。

集结在永登浦的我部队，为了最大限度地迟滞敌人，利用市内工厂、建筑物和堤坝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开战初受敌突然袭击而四分五裂的国军战斗序列，以惊人的速度很快恢复了建制。

国军作出最大努力，坚守汉江防线一周，尔后边进行迟滞战斗，边进行战略后退。

第四节 初期作战的分析

（一）国 军

北韩经过长期策划发动的突然袭击，对于尚未改变警备队创建时期的规模和性质的国军来说，不能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开战当日上午，三八线大部分阵地被突破，第三天，放弃了汉城。这三天阻击战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军在兵力、装备、训练、战斗经验等各方面处于劣势。

如同前一章所述，美苏两国对南北韩的军援政策的差别，招致了南北韩军事力量的严重不均衡。国军与北韩军相比，总兵力对比为一比二，火炮为一比六，其它装备的数量、口径和

性能也均处于绝对劣势。甚至士兵的军需品和基本武器装备也不统一。例如“日军的钢盔、美军的钢盔、韩国军的战斗帽、日本式国民服、美式作业服、韩国警察服、美军军靴、日军军靴、美制手枪及步枪、日制手枪及步枪刺刀……”。

在这种状况下，国军被分散配置在全国各地，担负警戒和讨伐等过重的任务，所以根本没有进行过正规军部队协同作战的教育训练。

最致命的弱点是，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国军完全没有现代战争所不可缺少的装备——坦克、歼击机和轰炸机，以及对坦克、飞机的消极防御手段——反坦克地雷、高射炮等。

国军的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36英寸火箭筒，在反坦克战斗中成了无用之物。

敌人拥有大量坦克部队，然而国军未重视反坦克的准备和教育训练，这是严重的失策。从敌人在战争初期运用坦克还不熟练的情况看，假如国军以工兵和步兵为主编成反坦克爆破组，进行系统的反坦克爆破训练的话，会更有效地迟滞敌人的进攻。

除战斗力处于绝对劣势外，国军的战备警戒松弛，也是初期作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国军在六月初，鉴于敌人和平攻势的异常情况，曾向全军以“作令78号”下达的非常戒严令，于六月二十三日解除，又值周末，全军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员离营休假、外出、外宿。高级指挥官的大部和相当多的参谋出席兵工厂落成典礼或陆军本部军官俱乐部宴会，未在岗位。但是，前线警戒阵地和观测所已发现敌进攻部队在三八线集结

的明显征候，并报告了上级司令部和陆军本部。春川地区的第六师掌握敌人进攻征候后，加强了全面的战备态势，这同其它地区成了很好的对照。

因此，敌人之所以能够达成突然性，并不在于敌人荫蔽企图，而在于我军放松了战备警惕性。

不能不指出国军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节节败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陆军本部等高级当局的幼稚无能和朝令夕改的作战指挥和战争指导。当时，国防长官和参谋总长等国防负责人完全不具备指导大兵团作战的经历和能力。不仅没有应付突发情况的作战计划和构思，而且从根本上说，在国家政策上完全没有制定一项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需的军事战略与符合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的一贯的安全保障政策。

当北韩发动突然袭击时，国军面临最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根本没有一项基本政策防止战局恶化以至最后扭转局势，而不是战斗力处于劣势。在没有政策没有战略的情况下，蔡总长等却到前线命令连步枪子弹都很缺乏的士兵舍身炸坦克。岂止是这种无理的督战？！甚至让反击部队逐次投入战斗，把国军主力逐次消耗掉之后，又不对前线部队和市民发布撤退的预告，就过早地把唯一的退路切断了。

如果事先计划好在决定的时机和地点阻击或歼灭敌主力，就可能避免逐次消耗兵力之类的蠢事，也不会过早爆破汉江桥。

最后一点，作战地域的地形相对地对守者不利。

从三八线到首都汉城的地理纵深不过是四十至四十五公

里，除山脉和河流外，大部分是纵向地形，这对拥有优势火力和机动力的攻者有利，而对没有通信联络手段的国军，造成了部队之间联络和协调的困难。

但是，国军在一切都对我不利，一切都对敌人有利的初期作战中，唯有靠同祖国共命运的悲壮决心坚持了血战。当时他们所发挥的崇高的爱国心和军人精神，成为今天炫耀国军是世界第一流劲旅的精神支柱。

被敌人非法突然袭击而瓦解的国军战斗序列，在惊人的短时间内得到重新恢复，于是边寻找决定性的反击机会，边进行战略退却。

（二）北 韩 军

战争初期，北韩军在战斗力上占压倒优势，并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采取了典型的“一点两面战术”和两翼包围，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相结合，步坦炮工协同的办法，企图速战速决。

在三八线最初进攻中，北韩军通常以团为单位赋予不同的进攻正面。主攻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从正面攻击国军防线，在牵制我军主力或突破防线的时候，别的团从我军防御阵地侧后迂回，或实施侧背包围，或强攻翼侧。北韩军采取正面突破与侧后迂回相结合、最后围歼我军主力的所谓“一点两面战术”，在兵力与装备、火力与机动力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成果。

敌在三八线以团为单位突破我军防线，然后以师为单位赋

子进攻轴线，以两个师以上的协同作战实施两翼包围，占领议政府、汉城、春川、洪川等第一次战役的最终目标。

北韩军派大批游击队在东海岸登陆，将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相配合。敌游击队渗入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一带，同早期派遣的游击队残余会合，企图扰乱或切断我军后勤补给线，为敌主力开辟进攻道路，并根据战况的发展，担任包围圈的一翼配合正规战。特别是，敌人对南朝鲜劳动党地下势力组织全民起义寄托了很大希望。因此，他们似乎认为，在游击队的带动下把人民起义力量转化成战争力量，就能够在“两周内完全解放南朝鲜”。

北韩军中，有作战经验的中共军出身的官兵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战争初期，采用了极其大胆的独特的战术，迫使我军打了恶仗。如前所述，八路军出身的敌第六师师长把一个团用火车送进开城市内，我军因背后空虚遭到了打击。在春川前线，敌第二师也用同样战术，化装成难民或国民，屡次渗透到我军侧后，搜集我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反坦克障碍物位置的情报，对我后方进行骚扰。在春川以南“厚昌岭”战斗中，敌人在正面进攻受挫后，打着白旗假装投降接近我阵地。如果没有丰富而老练的作战经验，是不会有这样的胆略的。

北韩在初期虽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在政略和战略两个方面都犯了超过胜利的错误，为自己制造了战略上败北的祸根。

北韩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发动了突然袭击。当时国军的战

斗力弱小得根本不能与北韩军匹敌。北韩军为在汉江以北进行决战，以议政府为主攻方向，其它为助攻方向，开始了机动。但是，他们的进攻部署太平凡，为实现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不必要地分散了攻击力量。步兵师几乎平均地部署在整个战线，只不过在战斗序列上有点质量上的差异而已。唯一的坦克旅配置在主攻方向，但大部分坦克却分散到不必要的或不急需的地方。

只有一个团兵力的瓮津半岛，敌人投入了两个团的兵力，兵力和火力对比占三比一的优势，然而又往那里投入了八辆坦克和五辆自行火炮。在麟蹄——洪川方向，敌人投入了三十辆坦克，都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大部分被我军击毁。

北韩军初期作战计划，在战斗力的集中和节约上不彻底，有助于我军进行迟滞作战。我军经过誓死的迟滞战斗，到八月初，守住了洛东江防线。此后，逐渐恢复了均势。

北韩军在开战第三天占领汉城，取得初战胜利。但在汉城滞留了三至六天，结果贻误了追击扩大战果的关键时机。我军利用这一间隙，进行了部队整编，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削弱了敌人的作战主动权。

北韩低估了继承民族正统的大韩民国的政治潜力和它的后盾——同胞的真挚的爱国心，错误地以为单纯依靠坦克、飞机、大炮等等军事武器的数量优势，就可以达成赤化统一的目标。

第五节 联合国军的参战

关于北韩“人民军”南侵的报告，由驻韩美国大使穆乔报
到美国务院，是在美国时间六月二十四日。

美国政府于翌日（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关于讨论北韩共产军入侵南韩的紧急会议。当天下午三时召开了安理会紧急会议，会上美国代表格罗斯大使谴责北韩对南韩的武装进攻是破坏和平的行为，要求：一、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二、北韩当局的武装力量撤回三八线以北。美方提案立即交付表决，以九比零通过。当时安理会的成员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印度、南斯拉夫、埃及、挪威、古巴、厄瓜多尔等十一国，恰巧苏联代表长期缺席，南斯拉夫弃权。

安理会六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对尔后采取后续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南斯拉夫代表提出反提案，要求为了听取真相不应谴责北韩而应请北韩代表出席会议，结果以一比六（弃权：三）被否决。

但是，安理会的“六·二五”决议，对制止北韩军事行动，没有起任何作用。安理会决定联合国韩国委员会监督贯彻决议。但是韩国委员会于六月二十六日失望地报告说：“与北韩接触的一切努力均得到否定的反应……鉴于以往经验，北韩将无视安理会决议。”并估计形势会急剧恶化。

鉴于韩国的紧急事态，六月二十六日，杜鲁门总统断然表

示：“对这次侵略行为负有责任的国家应该明白美国对世界和平受到的威胁多么关注。”但事态正如联合国韩国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急转直下。因此，当天晚上，杜鲁门总统给东京美国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下达了“对韩国予以海空军支援”的训令。

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总统召集国会的军事、外交首脑开会，说明对亚洲地区采取的措施和决定：

1、鉴于北韩侵略者无视安理会决议变本加厉地扩大进攻，已下令美海、空军支援韩国军队。

2、第七舰队负责阻止中共军进攻台湾，同时要求台湾的国民政府不得进攻大陆。

3、下令加速对菲律宾政府的军援，加强驻菲美军。

4、下令加速对印度支那的法军及其盟军的军援，并派遣军事代表团。

北韩不顾安理会“六·二五”决议，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韩国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采取保障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措施。

六月二十七日，安理会又作出决议“给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击退军事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针对美国的提案，南斯拉夫又提出另一提案，再次要求停战，邀请南北韩代表进行调解谈判。但被否决。上述美国提案以七比一通过。在这次表决中，美、英、法、中华民国、挪威、古巴、厄瓜多尔等七国投了赞成票，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埃

及和印度为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未参加表决，翌日印度表示赞成，埃及表示反对。

美国政府除在安理会提出对北韩进行军事制裁的要求外，同一天，为制止韩国战争，要求苏联向北韩施加影响。二十九日，为解决韩国纠纷，又要求苏联政府合作。但都落了空，扭转事态已无希望。

六月三十日，美国政府公布：赋予麦克阿瑟元帅以使用地面部队的权限，以及必要时攻击三八线以北军事目标的权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六·二五”决议实际上予以批准。由此，作为解决事态的唯一途径，是使用武力。

苏联对美国的这种动向，最初表现非常冷静，苏联报纸同时发表北韩的公报和联合国的报告及讨论议程，似乎不干涉别国内政，但当六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确定北韩的行为是破坏和平的时候，苏联突然开始反对了。莫斯科广播电台，于六月二十七日 and 二十九日，两次播送“由于苏联和中国的合法代表（中共）缺席，根据安理会全体通过的原则，安理会的决议是无效的”，表明了苏联的立场。北韩和中共也跟着苏联唱一个调子，特别是中共针对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指出：“……这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人民将为解放台湾而斗争到底”。

在共产国家的反应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二十九日苏联就美国六月二十七日给苏联关于为解决韩国事态要求苏联对北韩施加影响力的照会的答复。

苏联对韩国事态的基本立场是：

1、韩国事态是由于南韩预有计划发动进攻而引起的，因此责任在于韩国及其幕后支持者。

2、苏联不干涉别国内政，现在也不容许外国介入韩国内政。

3、只要不接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共，安理会就不可能作出具有法律效用的决定。

总之，它企图把责任推给韩、美两国。

但是，北韩却不顾苏联上述声明，以极其露骨的形式进行了侵略。

至六月三十日，支持安理会“六·二七”决议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达到了三十个。

七月一日，安理会讨论英、法两国提出的关于联合武装援助的提案。提案的要点是，设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将联合国各会员国援助的武装，置于美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另一方面，美国须加强实际担负作战任务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同安理会的联系和协同。

英、法的联合提案，以七比零通过，印度、埃及、南斯拉夫弃权。

“七·七”决议的内容是：

1、设立在韩国作战的联合国军的联合司令部。

2、委托美国政府组成这一最高司令部。

3、参战的各国军队有权使用本国国旗和联合国旗。

4、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要定期向安理会报告工作。

安理会“七·七”决议立即付诸实施，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当天就将联合国旗授予美国大使奥斯汀，转交美国政府。

杜鲁门总统立即任命美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援助大韩民国的最初行动便是美国出动海、空军。

七月一日，驻日美军第二十四师的先遣队第二十一团第一营在釜山登陆，立即投入前线，从此美地面部队开始介入。麦克阿瑟元帅任命了美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少将为驻韩美军总司令官。

七月十四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五十二个联合国会员国提出了对韩军事援助的要求。英、法、新西兰等国提出派地面部队的申请，其它各国也提出了各种援助申请。

七月二十八日，麦克阿瑟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职权，在东京开设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第六节 美国决定介入及其基本立场

美国想在韩半岛维持那怕是“不稳定的和平”的期望已云消雾散。

从美苏在全球的对立和韩半岛被分割的缘由看，北韩人民军的南侵不是局限在韩半岛的局部事态，而是反映两极世界政治的本质。

美国对韩半岛事态的判断是，苏联扩张的方式，已非历来

在柏林、希腊、伊朗等地所惯用的间接挑动方式，而是公然在远东使用武力，企图把美国军事力量分散到欧洲以外地区的一种佯攻，把韩国事件看成为苏对美全面挑战的开端。因此，美国担心如果对韩国事件坐视不理，对苏封锁体系将会发生连锁性崩溃，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美苏全面战争。

美国决策当局的这种看法，使韩国战争的余波波及到世界政治的各个角落。美国从世界政策角度决定介入韩国战争时所考虑的问题和基本立场，成了尔后规定韩国战争性质的基本因素。

（一）回避对苏全面战争

美国断定韩国战争爆发的根本责任在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既避免诱发全面战争的危险，又要封锁苏联的局部扩张，对韩军事介入的目标很明显限制在恢复战前态势。美国直到决定派地面部队之前，宽限了几天，希望在不损伤苏联威信的前题下，苏联能施加影响，使北韩撤回兵力。杜鲁门总统坚决拥护联合国安理会“六·二五”决议，强调“对这次侵略行为负有责任的国家应该明白美国对世界和平受到的威胁多么关注，如果有意回避维持和平的义务，那么拥护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不会坐视不顾”。同时，为支援韩国军队作战而投入美海、空军的最初措施，其目的全在于促使苏联施加影响。

然而，美国决策当局也预料到单靠安理会“六·二五”决议或美国政府给苏联的照会，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使北韩撤回武

装力量。因此，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当美国决定军事介入时，苏联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苏联在答复美国的照会中，申明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韩半岛内部问题的立场。对此，美国判断苏联无意在韩半岛同美国直接对抗，从而，多少消除了对苏联真意的疑问，于是采用决定性的介入措施：派遣地面部队，允许海空军在三八线以北地区作战等。

美国决策当局指示麦克阿瑟，万一苏军介入时，首先要考虑美军自身的安全，并立即报告华盛顿。但一般认为，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上，苏联处于劣势，因此让中共作为代理人介入的可能性更大。

苏联当时的态度似乎是，把韩国问题限定为内部问题，防止外部势力介入，指望用韩国内部的实力来解决问题。

美军在韩半岛的作战，正如在轰炸罗津港问题上所暴露的那样，不得不在美国决策当局回避对苏全面战争的没有前例的限制。

（二）与世界战略的关系

美国对非共产国家强调共同防共的国际联合和集体安全，打算把韩国事件作为加强“自由阵营”团结的契机。

美国介入韩国战争，不单是为了恢复韩半岛的战前态势的军事行动，也是宣布“杜鲁门主义”以来，为了维持世界现状，向苏联和西方各国表明美国意志的象征性的政治行动。因此，

从“纯军事角度看……”，韩国战争是难以理解的战争。

尤其西欧，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占首位的主要战略地区。美国从西欧优先主义出发，一旦卷入对苏全面战争，美国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欧洲采取战略攻势，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以韩国战争的爆发为契机，美国抓住机会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对苏遏制力量，从而美国政府说服了围绕西德重新武装的难题而纠缠利害得失的西欧各国；同时在国内，为向欧洲派地面部队和提供军援，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另一方面，美国并不打算过深地介入韩半岛的局部事态，以免影响对其它重要地区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同时也回避可能影响与西欧各国合作关系的单方面措施或单方面行动。

美国从全球出发，早在韩国战争爆发之前，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68”政策研究，已经具体制定了对付苏联军事威胁的全面防卫政策。

由于苏联核实验成功，一九五〇年一月，杜鲁门批准研制氢弹计划。同时，鉴于美国在全世界面临的战略情况，指示重新研究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

结果，美国务院、国防部共同研究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68”政策案：鉴于苏联研制原子弹，预料到一九五四年会出现美苏核僵持状态；鉴于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明显优势，爆发局部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提出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的建议。

美国决策当局能够毫不犹豫地介入韩国战争，这是在审

议“国家安全委员会—68”政策案的过程中作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政策案不仅成了韩国战争的理论根据，也使美国决策当局在世界战略的大范围中，看到了参与韩国战争的意义。

（三）日本的防卫

韩国事件被视为苏联牵制美日媾和的一个计谋。杜勒斯担心：假如整个韩半岛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日本将从南北两个方向受苏联直接入侵的威胁，这样就会鼓动日本的左派和中间政治势力制造内乱，结果将使美国正在进行的对日媾和活动陷入困境。中国大陆共产化以来，日本列岛的战略地位进一步突出，即使为了确保日本这个战略据点，也需要对韩国事件采取积极的对策。

“在拥有相当规模军队的美国防线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地点（韩半岛）遭受侵略和蹂躏的时候，美国只热衷于在安理会发表演说和口头宣传，”无疑将使美军这个遏制苏联的工具威信扫地。

由此可见，美国介入韩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韩半岛系日本防御的外围地带。

在杜勒斯主持下筹备的对日媾和工作，随着韩国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加快了步伐。但是，美军事当局的部分人士（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到缔结美日和约，美军使用日本基地将受到限制，因而主张推迟媾和。以杜勒斯为首的国务院认为，

利用这次机会把深感苏联威胁的日本，提升到“同等协调者”地位，从长远角度看这是有利的。国务院的这一判断得到了杜鲁门的同意。

（四）台湾问题：美国政府的国内政治立场和与西欧各国的关系

美国政府从中共同苏联的利害对立终将公开化这样一个预见出发，在中共政权成立时，为把中国人民的对外来侵略的嫌恶感情转向苏联，曾考虑节制对台湾的支援。因此，杜鲁门总统拒绝了一部分军界人士关于不能无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的“军事上的考虑”。

美国声称，在介入韩战的同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的措施，是为了保卫韩半岛美军的战略翼侧，确保韩国战争局部化的“公正的中立化”措施，并提出建议由联合国决定台湾的前途。另外，美国拒绝国民党政府向韩国派兵的建议，既是不信任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也是为了不给中共介入韩战以借口。

为了避免同中共对抗而节制支援台湾的政策，受到国会共和党保守派中的猛烈抨击，而被搁置。参议员塔夫脱和诺兰等共和党保守派批评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民主党政府的远东政策，导致中国大陆共产化，并准备把它作为即将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举行的国会中间选举时，攻击政府的政治问题来利用。

杜鲁门政府已丧失了贯彻对外政策所必要的超党派的支

持。加之一九五〇年在国务院又搜查出共产分子，进一步削弱了杜鲁门政府的国内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杜鲁门政府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完全抛弃台湾的话，显然是政治上的自杀。此外，美国政府最关注的主要战略方向西欧的对苏防卫体制，也需要国会的支持。因此就不得不继续对台湾提供经济援助，搁置对中共的承认。

由于介入韩战和把第七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杜鲁门政府和共和党暂时取得和解。

但由于麦克阿瑟支持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使得杜鲁门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麦克阿瑟在访问台湾时，对杜鲁门政府的台湾政策表示异议。尔后又通过给“海外参战勇士会”的信，间接地批判美国政府对中共的“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从而充实了共和党保守派的论据。

西欧各国则从与国内政治相反的方向牵制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它们深切感到苏联地面部队威胁着西欧，需要美国军事支援，以建立西欧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由于认为可以确信美国的效能，因此支持美国介入韩战，但又表示担心韩国战争一旦扩大成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直接对抗，必然削弱美国对西欧各国的防务支援。特别对美国单方采取的台湾“中立化”政策，认为将不必要地刺激中共，增加了扩大战争的危险。因此想要牵制美国。

受到内外两个不同方向的压力和牵制，从而确定韩国战争的适当界限，这成为杜鲁门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难题。

（五）联合国的作用

美国在韩国战争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联合国这个超国家的国际协商机构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和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集体安全保障的条款。

联合国的理想主义的形象，给美国参与韩国战争以“维护自由与和平”的十字军色彩，并且对非共产“自由世界”各国的团结，起了决定性作用。

根据安理会“七·七”决议组建的联合国军，从各国军队的构成比率和联合国军司令官的统率系统等各个方面看，实际上是把美远东军司令部用国际名义装扮一番而已。

另外，除美国外，其余各国的参战，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联合国军的作战，以美国总统为最高统帅，全靠美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个美军作战统率系统。韩国战争的主要政策和作战方针，首先经参谋长联席会研究，以它的建议为基础，通过国务院和国防部两部协商决定，然后经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后由杜鲁门批准。在这一系列决定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还特地同有关各国事先磋商，通过联合国讨论，征求西欧各国及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意见，以便争取他们的支持。然而，在韩国战争中，联合国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是个名义而已。

第四章 战略后退

节一节 乌山至大田的迟滞战

(一) 乌山、平泽地区战斗

美第二十四师先遣队于七月一日在釜山机场着陆。七月三日，在釜山设置基地司令部，支援登陆的美军主力部队。七月四日，美军先遣部队前出到乌山、平泽一带，并在这一线构筑阵地，第一次与敌接触。在这次战斗中，美军虽重创敌人，但遭北韩军进攻，被迫撤到三十七度线，在东起德材里经铗川至西海岸一线设防。

在此之前，七月一日，美远东军前线司令官丘奇准将，被调到韩国美军总司令部任美派遣军总司令官迪安少将的高级联络军官，七月七日又调任国军整编司令官。

美第二十四师二十一团“史密斯特遣部队”是最初空运到韩国的美二十一团的一部，于七月四日四时五十分到达乌山，在乌山北部构筑防御阵地。二十一时，准备配置在安城的美二十一团一个连向乌山转移，同先遣队会合后，完成反击态势。七月四日，敌第三师、第四师、第六师、第一〇五坦克师在水原集结，第三师一个团指向金良场，主力沿京釜线发起进攻。

我乌山第十七团和美军遭敌一个师的进攻，经顽强战斗后撤退。这是美军第一次与敌交战。由于联络和协调组织不当，

美军未能识别国军和敌人。敌人利用这种混乱，扮装老百姓，渗透到我后方袭击了美军炮兵阵地。准备在平泽设防的美第二十一团，于二十时与当面之敌边战斗边撤退到成欢。七月六日，南下金良场之敌，于二十时侵入安城，我军第十七团撤至乌致院，侵入安城的敌人又南下至成欢，与敌主力会合。

（二）锦 江 防 线

美第二十团七月六日六时撤至天安，将兵力配置天安附近，以阻击敌主力南下。当敌第六师主力向温阳迂回时，美军同第一次参战的坦克部队协同，给敌重创。敌人不顾美第二十一团的猛烈反击和联合国航空队的空袭，将主力分成两路：一部进攻公州，主力向乌致院发起进攻。敌第六师占领温阳后向公州方向推进。

敌人在占领水原、乌致院地区后继续南下，占领交通要道天安。之后，敌人分成几路：一路沿天安——乌致院——锦江；一路沿天安——小井里——广亭里奔公州；一路前出温阳——礼山后攻维鹄里，威胁公州；一路沿天安——长项铁路南下，企图席卷湖南地区。另一方面，敌人为了在美第八军主力于韩国前线展开之前占领南韩全境，使主力继续沿京釜线南下，击退国军和联合国军地面部队（美第二十四师），不给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锦江防线构筑防御工事的时间。

美第二十四师先遣队准备在乌致院设防，以阻止敌人快速进攻，掩护美第二十四师主力展开。同时，在锦江利用有利地

形修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以少量兵力构筑纵深防御阵地，以便消耗敌人。七月七日，美第二十四师三十四团在乌致院参加战斗。由于敌一个师向其正面发起集中突击，我虽然进行了全力抗抵，因敌众我寡，于七月十二日十九时，撤至新滩津，在锦江一线设防。

敌第四师向公州方向推进。敌为围歼在广亭里设防的美第二十一团而集中了全部兵力，但因遭到联合国空军的猛烈轰炸而陷入混乱状态。然而，敌人还是坚持进攻。美第二十一团边有效地迟滞敌人，边撤到公州，并以此为中心，构筑了锦江防御阵地。

七月十三日，敌第三师一个团向大平里美第十九团发起攻击，经激战后被击退。

七月十五日十三时，敌第六师前出到公州美第二十一团阵地左翼，从锦江下游渡江，设置桥头堡，发起进攻。美第二十四团于七月十六日撤至大田。

(三) 大 田 战 斗

敌人在联合国航空部队的轰炸和我军节节抵抗下损失惨重。后将新编第十五师、第十三师、第八师投入了第一线。敌第十三师由新义州出发，经汉城——水原——安城——镇川——阴城——忠州，向闻庆方向发起攻击；敌第八师原系三八线警备第一旅，由会宁出发，经元山——春川——洪川——骊州——阴城，南下槐山方向。敌第一师侵占忠州后，企图前出延

丰——梨花岭——闻庆方向；敌主力第三师、第四师、第六师沿京釜线南下，从西开始包围大田；敌第十二师（原七师）占领堤川后，经丹阳，继续往安东方向南下；敌第五师沿东海岸前出宁海后，南下盈德方向。

美第二十四师从锦江后退后，参加了大田防御。我军的作战目的是，以迟滞战斗为联合国军投入作战和完成总反攻的部署赢得时间。因此，在撤至金泉以前，为了以劣势兵力重创敌人，最大限度阻止敌之南侵，没有采用联结全线的“线式防御”，而是采取了确保重点地域的“点式防御”。

要以劣势兵力有效地防御广大的湖南地区，必须确保北部关口大田。大田，是以最少兵力能够牵制敌主力前出岭南（译注：庆尚南、北道地区）和湖南（译注：全罗南、北道地区）地区的要冲。美第二十四师必须牵制向湖南之敌，为美军后续作战部队登陆和展开赢得必要时间。

美第一骑兵师和美第二十五师在韩国登陆，七月十三日，美第八军司令部从日本迁至大邱，第八军司令官沃克中将任驻韩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统一了部队指挥。

七月十七日，当敌进攻大田的征候逐渐明显后，美第二十四师将指挥所设到永同，后勤基地设到金泉。其兵力部署：第十九团在大田以西儒城，第三十四团在沃川——大田之间，第二十一团在大田西南方的连山地区。

七月十八日，美第二十四师在大田市设防，并重新调整部署：第十九团和第二十一团主力防守大田，一部守沃川。

论山方面敌之一部，经砺山向里里方向推进。十九日八时，企图包围大田的敌先遣队已前出到大田西侧的儒城。美第二十一团防守大田西侧，美第十九团防守大田正面，美第三十四团同沃川的韩国警察队共同防守沃川至大田一线。

七月二十日七时，敌前卫部队以数辆坦克为先导向大田北郊机场接近。美第十九团用反坦克炮猛烈射击，暂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敌人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从大田市正面和西侧同时向大田市发起了攻击。

大田市的命运当天就被决定了。美第二十四师沿忠清北道沃川——永同——黄涧——秋风岭，后退到金泉地区。联合国军舰载战斗机编队对乌致院和江景火车站进行猛烈的机枪扫射，炸毁了几座桥梁。

美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少将在大田指挥作战。七月二十一日，他指挥师后卫队，亲自与少数士兵同操反坦克炮，血战到最后失踪。

七月二十一日，敌第二、第三师全部占领大田市后，沿京釜线追击从大田市撤退的美第二十四师，不给我构筑防御阵地的时间。敌人为了越过秋风岭从正面进攻大邱，企图一举突破洛东江防御阵地，以策应经湖南地区前出到洛东江西部之敌第四师和洛东江西南部之敌第六师，以及从中东部南下的敌之主力。

美第二十四师在大田市防御战中损失惨重，撤到后方重新整编部队。之后同美骑一师同守我军最后防线——洛东江防线，

等待陆续上陆的联合国军主力部队展开，以阻止、歼灭敌人，转入反攻。

七月二十日，美第二十四师从大田市开始撤退，美第二十一团原奉命于七月二十一日日没前，利用夜暗同美骑第八团换防，后来和美骑第八团共同固守阵地，于二十二日十二时，乘火车和汽车转移到永同。美第三十四团在永同重新整编各个营后，转移至金泉以南六英里处。师炮兵队从二十二日十五时开始撤离大田，因沿途遇敌设置的障碍物和敌之步机枪扫射，受到很大损失。美炮兵队下辖第十三、第六十七炮兵营，虽然成功地脱离该地域，但丢弃了所有装备和大炮。美第二十四师炮兵队于二十日十三时，除第十一炮兵营B队外，全部配属到美骑一师八团，于当日二十时转移到倭馆附近阵地。

（四）作战指挥权的统一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七·七”决议，把参加韩战的联合国军各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委托给美国政府。杜鲁门总统于七月十日，任命美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官。

七月十四日，李承晚总统通过美驻韩大使转递公函，将国军的作战指挥权委托给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从而国军和联合国军完全统一到了单一司令部的指挥下。从此，国军根据驻韩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即美第八军司令官，或美第八军司令部参谋长对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的建议，遂行作战。

李承晚总统所采取的措施，只不过是我国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加强国军和联合国军的互相协调和提高作战效率，“在现状的敌对行为继续进行期间”，临时采取的谅解措施。

第二节 忠北地区战况

（一）一般情况

忠北（译注：忠清北道）地区南北交界处有车岭山脉和小白山脉并列伸向西南，中间是平原。

特别是小白山脉的秋风岭和乌岭，可以说是庆北（译注：庆尚北道）地区以至大邱、釜山地区前哨防御线的天然屏障。

在作战期间，气候炎热，多阴雨，但还没有影响部队机动，只是不断发生虐疾患者。

敌第二师和第十二师突破三八线占领春川后，相继南下。敌第二师占领加平、清平、京安里（广州），其主力经龙仁南下。敌十二师占领洪川、悬里、日隐里，经横城、原州向南推进。敌助攻部队一面牵制西海岸的国军右翼，一面企图占领车岭山脉和小白山脉的交通要道，突破秋风岭——丹阳这一天然防线，一鼓作气前出到大邱、釜山。

当国军投入忠北地区加强中部战线后，敌水原方向第一师经利川、骊州转移到忠州方向。后续部队第十三师为预备队，经水原、安城前出到忠州，后续之第十五师指向阴城方向。敌企图纠合被我空军轰炸而处于混乱的兵力，捕捉并歼灭我军主力。

当时，我军在西部战线，第一军团正在阻击南下之敌，第六师在利川、驷州、原州方向与敌交战并向阴城地区逐次撤退，第八师主力从江陵撤退到堤川地区。联合国军担负西部战线，在乌山一线展开，我第一军团奉陆军本部命令，转移到忠北地区，首都师在镇川方向，第一师在无极里、阴城方向，第六师在第一师移动期间暂时在忠州方向，第八师在丹阳方向，为迫使南进之敌打一场消耗战，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军的决心是，在车岭和小白山脉中间的平原地捕捉、杀伤敌人，在小白山脉顽强阻击敌人，以迟滞敌人，为联合国军投入战斗创造条件。

（二）堤川、丹阳附近的战斗

我第八师整顿了因节节后退而散乱的部队后，七月一日二十时由平昌出发，二日十一时到达堤川。

七月三日，敌第八师主力占领平昌，经堤川南下；敌第十二师从原州南下，向我第六师发起了攻击。

七月四日二十三时三十分，敌预备队第十三师正在堤川以北二十公里地点集结。我第八师二十团后退后编入预备队，第二十一团在堤川以北凤阳里高地阻击敌人。

敌后续部队约两千人不仅侵入宁越威胁春阳——万城，还大有从荣州迂回穿插到我军后方实施包围的企图。从堤川南下的敌人，则企图从正面攻击丹阳。

我第八师十团将敌三面包围，至八日五时，击溃敌两个营。我军两个连偷袭驻平洞里的敌团部，击毁两门炮，并打散了敌

人。但我第十团遭到由堤川南下的敌后续部队两个团兵力的进攻，防线被突破，又撤至丹阳。

敌又增加两个团兵力继续追击，在与我第十团交战后，侵入丹阳。

七月十一日，敌两个团从南汉江上游渡江，与我发生激战，我因战势不利，被迫后退。

联合国军空军从九时开始，对丹阳市进行三十分钟轰炸，给集结中的敌人以重大打击。七月十二日，敌约一个营准备从我军右侧后迂回到丰基方面，其主力向我第十团发起进攻，一部从丹阳南下发起正面进攻，因此我第八师向竹岭后退。尔后，第八师得到第二十五团一个营的配属，编入第二军团。

（三）镇川附近的战斗

七月七日十一时三十分，我第六师二团在忠州正面与敌交战，将敌击退。但在我第一师正面，敌第十五师以十五辆坦克为先导逼近，十时突入长湖院。另外，镇川正面之敌一个师正从竹山向南推进，其一个先遣团与我军一个连交战，七月七日黄昏到达镇川以北四公里处。

七月八日，我第一军团在京釜线同联合国军换防后向忠北地区移动，第九团一个连与敌接触，一直后退到镇川，因众寡悬殊，镇川于十六时五十分被敌占领。

我首都师从成欢转移到清州，准备重新前出到镇川西南高地——文案山和望乙山，夺回镇川。这时，敌投入第二师向我

军发起攻击，我军被迫撤至镇川以南高地，尔后与第二师十六团协同，七月九日十三时三十分包围敌第二师主力，因遭到敌人猛烈炮击，未能夺回镇川。

敌人继续增加兵力。七月十一日，主力发起了进攻。于是，我军逐次后退，在镇川——清州之间的公路两侧占领阵地，炸毁桥梁，以阻敌追击。十四时，我空军编队轰炸敌人，给敌以很大打击。

（四）无极里、阴城附近的战斗

敌第十五师经横城、骊州南下，七月四日，以八辆坦克为先导突入长湖院，尔后其主力在该地进行休整。

七月六日，敌第十五师在长湖院集结，尔后分兵两路向阴城发起进攻。我军第一军团（第六师七团就地配属给第七师）在阴城以北予以反击，大量杀伤敌人后，七月十日至十一日，撤至槐山地区。

（五）忠州附近的战斗

七月七日，敌主力以坦克为先导伴随各种火炮，从骊州继续南下，为占领交通要道忠州，将其一部兵力投入忠州以北，在汉江上游渡江，向忠州开进。我军第六师为固守忠州，令第二团担任该地防御。

敌从七月八日五时开始渡江，由于敌炮火猛烈，第二团放弃了忠州，在忠州南侧高地占领阵地抗击敌人。

七月九日，敌在忠州集结，从三面包围我军。因我军防线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边打边退。我空军对集结在忠州的敌人进行了两次轰炸。

七月十日，我二团在水安堡里集结，抗击敌之南进。另外我第十九团在永安堡里以南一公里处集结完毕。

七月十一日，忠州敌人集中三十辆坦克，其先遣队两个营和后续两个营在四辆坦克引导下侵入水安堡里。我第十九团与之交战后，十时奉师长命令撤至梨花岭。

第二团与敌交战后，根据命令，从二十时开始逐次撤至梨花岭。

（六）清州、槐山、报恩地区的战斗

七月十一日，敌攻占镇川 415高地，正南下占领清州。我首都师和第二师一部虽然以半月形态势包围了镇川之敌，因敌约一个团的兵力穿插到梁川里、平里附近，不得不再次后退，渡美湖川，在镇川、清州之间的公路两侧构筑阵地。

七月十二日，京釜线方向的敌人经乌致院威胁我第一军团右翼，前出到槐山、延丰、赤城附近。

镇川方向的敌人南下到梧根场附近，遭我军轰炸陷入混乱。

七月十三日，乌致院方面的联合国军后退，我左翼受到威胁，因此调第二师在润里设防。首都师边阻击敌人边撤退到清州一带。敌第二师主力侵入清州，向文义、英江继续推进。

七月十四日七时三十分至八时三十分，友军侦察机发现敌

人卡车和坦克队正在沿镇川——梧根场、梧根场——乌致院、清州——英江公路南下。

七月十五日，从清州往高阴里南下的敌一个团先遣队约一个营已进到高阴里后侧丘陵地带。这时，我第八团和另一个混成团于拂晓向该敌发起攻击，九时我反坦克炮队炮击敌人支援我军。第十七团在阳平里附近攻敌翼侧，击溃敌一个营，并包围了敌人，于十四时三十分发起总攻。

七月十七日，第十七团奉陆军本部命令配属到第二军团，转移至咸昌，在该地支援第六师阻击闻庆方向之敌。

首都师也根据陆军本部命令前出到立石里设防，阻击由槐山方向南下之敌。

七月十日，我第十一团和十五团从阴城撤至槐山集结，第十五团撤至米院，第十一团编成若干前方警戒连，部署在吉洞一带警戒南下之敌，尔后撤至米院，重新整编部队后转移到化宁场。

七月十二日，我第十五团从槐山撤出，十一时在地境里——米院一线设防，阻击从各地南下的敌人。

七月十七日，敌零星部队同由清州南下的预备队会合，利用夜暗发起进攻。我第十五团与敌交战一小时，于二十一时撤至米院以南设防。

七月二十二日，敌在米院不断增加兵力。同时，第十五师主力继续攻击我第十五团。我十五团经报恩南撤。

第三节 东海岸地区战况

(一) 一般情况

敌人企图：正规军第五师和三八线警备第一旅之一部，沿东海岸公路南下，攻克江陵。助攻方向上一个团兵力前出西林、广院里地区，同时游击队从铁原越过三八线渗透到普贤山地区。另一方面，第七六六部队在玉溪、三陟、临院、蔚珍等地登陆，威胁我后方。玉溪登陆部队从翼侧进攻江陵，迫使我分散兵力。蔚珍登陆部队占领蔚珍、盈德，经江口、兴海前出浦项，尔后同经安东、普贤山、杞溪迂回来的敌主力会合，一举攻克大邱。

敌人的总兵力共两万人，各种火炮二百一十一门，自行火炮十六辆，坦克十辆，各种船舶九十一只。

我第八师在三八线阻击敌人之后，越过大关岭撤回南方。之后，主要由第三师二十三团担任了东海岸地区的作战任务。

(二) 战斗经过

因敌人占领江陵地区，我第八师经大关岭后退到中东部地区以南。六月二十六日，我第三师奉陆军本部命令将师主力调至汉城增援，只有第二十三团于六月二十九日到达浦项，尔后乘汽车经盈德——宁海——平海，到达蔚珍以南四公里处。我军得知敌先遣队已侵入蔚珍，于三十日发起反击，激战到七月一日晨，因战势不利而撤出战斗。

七月六日晨，我军重新组织反击，突入蔚珍市内。十一时，

敌两个团以六辆坦克为先导，在蔚珍以北一公里处的炮兵支援下，突入蔚珍市。我军不顾劣势抗击了敌人，但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士气殆尽，于是团长决定撤退。七月二日在平海设团部，全团进行整编。

七月三日，敌主力正在南下，敌一个团向我独立第一营发起进攻。我军遭敌攻击被打散不得不后退，战斗精神极度衰弱。

但是，我军继续坚守阵地，与当面之敌展开白刃格斗，克服恶劣条件，与敌激战三天，终于受敌压迫，于七月十二至十三日撤至盈德。敌第五师和第七六六部队的一部向日月山方向继续南下，一部向兄弟峰开进，企图扰乱我后方，切断补给线。第七六六部队企图同从奉化、春阳方向增援的敌第十二师之一部会合后继续向南推进。另外，从兄弟峰方向南下之敌，为占领我后方浦项，在盈德、青松地区围歼我军，企图迂回到先岩山；另一方面，向青松方向前出之敌和向盈德方向前出之敌会合后，攻克大邱。

我军的决心是，在盈德——青松一线构筑防御阵地阻击敌人，并在盈德、青松北与敌交战，如果不奏效，就诱敌进入盈德镇予以歼灭。

七月十三日，我第二十三团和独立第一营撤到盈德，经过整顿后，阻击敌第五师两个先遣团，但敌不断增加兵力突入我阵地，我于十八日六时，被迫退至盈德以北五公里处设防。

敌人继续增加兵力，用两个团突破我军阵地后开始包围我军，因此我主力部队于十九日五时经盈德撤至锦湖洞，在五十

川一带配置了第二十三团和独立第一营。

当日十八时，我海军陆战队和师直属工兵营约五百人到锦湖洞参加战斗，另外美第二十四师直属炮兵队在后方进行了支援射击。

二十日，敌一个团和三辆坦克侵入盈德，激战至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敌第五师十二团又向我军正面发起攻击。

二十四日，奉陆军本部命令，原配属第三师的第二十二团从大邱增援江口。

二十三日，我军发起强大反击，夺回盈德，并在盈德北部高地设防。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八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并以有计划的轰炸，给敌以大量杀伤。

八月八日五时，敌约一个师在南山洞集结，与退却之敌汇合共同向我军发起进攻，我边杀伤敌人，边逐次后退，于十三日主动撤出战斗。十七日夜，乘陆军本部派来的四艘运输舰，通过海路转移到九龙浦，我未受损失。

第四节 岭南地区战况

(一) 一般情况

庆尚北道、忠清北道、江原道三道交界地的小白山脉，乃是东边太白山脉的分支，横贯丰基北部，环绕闻庆、化宁、金泉等地，伸向湖南地区。主峰有竹岭、鸟岭、秋风岭，屹立在庆尚北道北部，是天然的防线。东边的太白山脉纵伸向南，连

同小白山脉形成这个地区的第一道防线。

丰基、荣州、闻庆位于这两大山脉中间盆地、地势较开阔，不利于防御

但闻庆一带，是诱敌深入，捕捉并歼灭敌人的有利地形。敌人由于补给线越来越延伸，加之我空军的袭击，不得不强迫动员老百姓夜间运输，勉强维持作战，特别是由于运输困难，主付食品主要靠就地采购。敌人企图发动全面攻势，一举结束战役。为此，投入六个师的庞大兵力，占领难关各个岭之后，右翼从安东东部及北部竹岭，中央从乌岭至闻庆，左翼从“马蹄岭”、“乌骨岭”至化宁场，分三路迅速前出洛东江。

我军在战争初期遭敌突然袭击而节节后退，士气低落，但在后退期间经过迟滞战的千难万苦的锻炼，特别是得到不间断的空中支援和充足的补给，增强了战斗信心，战斗力也逐渐恢复。

在这个地区设防的我第三师的决心是，将由丹阳以破竹之势翻越竹岭南下的敌人（敌第八师主力和第十二师），诱至丰基、荣州开阔地，同友邻首都师协同歼灭该敌，然后转入反击，利用闻庆地区的山岳天险，以有力的局部战斗阻止、歼灭敌人。

西部，派我首都师十七团先敌占领化宁场地区，以攻敌侧后，同时袭击敌后续部队。东部，我第八师和首都师以安东地区高地群为最后防线，在空军的支援下阻击从醴泉向安东推进的敌第八师和第十师，直至联合国军投入前线。

（二）丰基、荣州附近的战斗

七月十三日，敌第十二师主力占领丹阳，经长林里，向竹岭方向南下，其一部企图从莲花峰迂回，包围丰基。

敌第五师十一团的一部分在春阳附近威胁我右翼，忠州敌之一部转移到丹阳、醴泉一带。

我第八师，将司令部从丰基重新迁至荣州，将兵力部署在丰基东南，以诱敌深入将其歼灭。

七月十四日、十五日，敌集中师主力，向我正面发起火力侦察，企图从两翼迂回，围歼我军，我炮兵队给敌十三辆满载人员的卡车以致命打击，因而敌退至北边，后又发起进攻，也被我军击退。

七月十八日，敌在丰基正面集结两个团和预备队一个营。敌第五师将司令部设在宁海，其第十团和十一团企图攻击我翼侧，其先遣队一个营穿插到安东以北十英里处，另外两个营插到醴泉附近，切断我退路。

七月十九日，敌人担心取道丰基——荣州前出会被我军伏击，将主攻方向选定了我军左翼第二十一团正面。

七月二十日，敌一个师由忠州方向转移到丹阳，并把坦克五辆，反坦克炮十门，以及弹药荫蔽在山沟里，企图利用夜暗秘密增加兵力。

敌于十八日发起攻击。七月二十三日，我第十团被击溃，二十四日担任增援的第十八团一营为掩护第十团，到了巨村。

根据陆军本部命令，配属第八师的第十六团从安东转移到金泉。

第十团在第二十团和第十八团一个营的掩护下，撤到了金光里以北两公里处。

（三）闻庆、咸昌附近战斗

我第六师在撤退中，七月十四日，与来自梨花岭方向的敌人展开了激战。

十六日，我军在闻庆集结，十七日撤出。敌主力沿闻庆——咸昌公路南下。

十九日，正值我第六师加强新的主抵抗线时，第十九团于十八日夜，利用夜暗突围，十九日到达新的主抵抗线。我军部署在咸昌西北一带，右翼自乌山经鱼龙山、王女峰至龙岩洞以北三公里处。

敌主力向我第六师正面，另一个团向我第七团正面发起了进攻。

七月二十日，我主抵抗线一部被突破，虽然进行了反冲击，但经激战后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线。

七月二十一日，敌约一个团向我第二团正面，一部向我第七团三营正面发起进攻。我虽击退敌人，但被增援的敌人压制，丢失了鱼龙山和王女峰。

当日，王女峰和鱼龙山换了两次主人。二十二日，我第二团与敌两个营交战。第七团遭敌反击，激战后从王女峰撤退。十九时，奉军团命令，第七团与第一团换防，撤到咸昌集结。

二十三日，第十九团在乌井山，由于友邻部队撤退，被迫撤至新阵地。当时，第一团为掩护第六师撤退，在该师右翼担任翼侧警戒。

然而敌人为包围我军右翼不断增加兵力。因此，我亦从第十二团和第十一团各抽一个营加强了第一团。

二十三日，敌第十三师二十一团和第一师二十三团主力向我第十五团发起攻击，被我军击退。

经七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两天战斗，八月一日根据美第八军命令，将各个师撤至洛东江南岸阵地。

（四）化宁场附近的战斗

正在报恩整编的我第十七团，奉陆军本部命令，于七月十七日将第一营紧急派往化宁场，以歼灭侵入该地的敌人。

当第一营乘车到达官基里时，敌一个营已经金谷里往尚州方向南下。因此，第一营为歼灭敌之后续营，并攻击已前出的敌一个营，继续前进，到了化宁场。

恰巧，在化宁场至金谷间的一座桥上，俘虏两名骑自行车由尚州向北去的敌通信兵，经过审讯和搜身，缴获了敌人师作战命令。从该命令文书了解到：正向尚州南下的敌一个营的先遣队要在可目视到尚州的 237高地待机，与后续之敌第十五师四十八团会合后，攻占尚州。预期的敌后续部队于下午晚些时候，沿通往尚州的公路通过我第三连正面，这股敌人是敌第四十八团主力之两个营，还有反坦克炮连和骑兵营。敌人到金谷

里后侵入村庄，一边休息，一边准备吃饭。我军抓住这一良好战机，以第一连为助攻，各连同时发起了攻击。敌人遭我突然袭击后陷入一片混乱，逃往松川里。当敌主力接近我第三连正面时，我军集中火力打了一个多小时，给敌以致命打击。

我第十七团主力从报恩到化宁场，第一营在原地，第二营在凤凰山北侧陵线，投入扫荡战斗。

十八日，我第三营担任扫荡残敌任务，歼灭了前出尚州方面的敌先遣队，尔后转到洛西里附近。这时，美炮兵队向洛西里敌炮兵阵地进行了炮击。在内洞配置的我第六师二团一个连袭击了敌人，将敌击退到洛西里东北方向。我第三营撤回到金谷里。至此，敌第十五师四十八团被全歼，打开了我军的前进道路。

我第十七团为阻止敌第十五团后续两个团，作好了一切准备。

二十二日，我第一师准备歼灭化宁场附近之敌。第十一团由报恩出发在中达里集结完毕。敌一个营配置在下达里高地一带，不断向我进行炮击。

正在这时，我第十一团应美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的请求，将第一营配置在金谷里——上谷里一线，掩护第一营前面的美军撤退，其余在上达里高地担任警戒。

第十二团由米院出发经报恩到达坪温里，配置在敌第九团正面。

敌第九团企图将主力留在葛岭，将一个营配置在长子洞和

428高地，以一部兵力向我军 582高地进攻。因此，我第十七团将阵地移交给第一师后，集结到化宇场，尔后转移到尚州。

二十三日，我第十一团和第十二团向长子洞及 428高地之敌发起猛烈进攻，因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和优势的火力进行顽抗而受挫。

尔后又重新组织进攻，第十二团一营夺回了 428高地。

二十四日，敌在下五里设置炮兵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因此，我二十一团一营陷入与敌胶着状态。

这时，我第二营占领葛洞后沿 439高地山脚发起进攻，第一营在第二营的支援下也发起进攻，突入长子洞，夺回 685高地，敌被迫退却。

二十时，我十二团根据攻占葛岭的命令，派第一营攻击葛岭，由于敌增加兵力实施反击，进攻受挫，退回 685高地。

二十五日，第十一、十二团根据师的命令，将防务移交给美二十四师，撤至尚州。

(五) 安东附近的战斗

敌第八师主力占领丹阳、竹岭后向醴泉方向推进，敌第七师继续进攻荣州，并与第八师一部南下安东。

敌第五师一部占领乃城，经日月山、英阳穿插到真宝、青松附近，与敌游击队及第十二师会合，形成了包围安东的态势。

七月二十八日，我第八师的兵力部署：第二十一团在 347高地——梧洞一线，第十六团在 397—428高地一线，第十团

在 428—548 高地一线。二十九日来援的首都师第一团在乌山一带作了部署，准备阻击从荣州方面向醴泉进攻的敌人。

敌第七师主力沿荣州——安东公路南下，在金光里南边渡过乃城江，向我第十六团正面发起进攻，敌第七师一个团从原泉洞向我防线右翼第二十一团，敌第八师一部向我防线西侧的第十团，从三面发起大规模进攻，经激战我防线失守，被迫后退。

我首都师一团在抱川方面 226—265 高地一线设防，以阻止敌第八师配合敌第七师、第十二师从翼侧攻击安东。

三十日，敌第七师和第三师一部占领原泉，在瓮泉会合继续南下，以敌第七师主力攻击我第二十一团，企图从我防线中央突破。另一个团攻击我第十团，企图从我第十团和第一团的接合部穿插，威胁安东的东侧。敌第十二师一个团从醴泉迂回南下，也向安东东侧施加压力，企图从正面和左右三个方向包围安东。

我军虽然坚守了阵地，但伤亡过多，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

首都师担任第八师的预备队，将第十八团留在醴泉转移到安东，第十七团转移到洛东江的权彬里。

三十一日，敌第七师主力以坦克为先导，向我第二十一团正面发起强大的进攻，我军暂时后退，后在联合国空军的支援下夺回了原阵地。

八月一日，我军为研究尔后作战，召开第一军团首都师和第八师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第八师首先撤出安东，首都师掩

护第八师撤退。

然而，敌第十二师获悉了我渡河撤退的情报，绕过安东东侧南下，炸毁了安东桥，我军大部被迫涉水渡河。敌第十二师先遣队突入安市，首都师防线受敌急袭而瓦解，同第十八团向三巨里方向撤退。

我第八师主力虽然过了河，但第十六团被敌包围，在渡河中遭敌突然袭击，受相当大的损失，才撤至南岸。

第五节 湖南地区战况

（一）一般情况

北韩最强部队第六师占领天安、礼山、洪城，前出到长项后，一部已到木浦，主力从公州前出到论山、江景，与第四师会合。下一步，企图占领里里、全州地区后再占领顺天，以切断我退路，然后与沿西海岸南下之敌配合，在高兴半岛和海南——木浦一带展开一场大规模包围战，以较短时间控制湖南地区，并前出到洛东江西部。

我军的计划是，利用锦江天险阻击敌之南侵，在全罗南道警察队的支援下，先在群山、江景要地设防，同防御大田地区的美二十四师在一条线上坚守阵地，增援部队一到便开始北进；其次，以万顷江为第二道防线，同警察队共同坚守湖南地区。我军的装备除陆战队有若干重火器外，全是步枪。

各部队除极少数干部外，大部分是新兵，未经战斗训练，又没有作战经验，甚至还有不少士兵不会使用步枪，战斗力非

常弱。

(二) 战斗经过

七月十六日，敌第六师十三团从洪城方向以坦克为先导南下长项，突破大川我陆战队防线，直逼长项；从公州南下的敌第四师主力和第六师一部，在美军撤退后前出到锦江一带。

七月十八日，长项、江景方面的敌人正在锦江运渡重装备，敌主力在江景集结。

十九日，在江景设防的我军，被敌主力压制，正在后退；敌第四师一个团南下到高山、参礼方面，在砺山、益山一线，与我青年防卫队和警察队展开激战；敌第六师一个团跟踪我军南下里里，与我发生激烈的攻防战斗。

我军因弹药不足，兵力损失严重，士气低落，被迫全面撤退。

我陆战队和警察队边打边撤到里里，突入里里市，不得不又撤退至金堤。敌占领里里后，一部向金堤，一部追击我军南下全州。

我军派全罗南道支援的一个警察大队到益山，他们在高山与我从砺山后退的警察队会合，混编一个营，展开游击战，但由于弹尽粮绝，撤至九万里，配置在万顷江南岸。我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警察队同敌两个营激战中，遭到友军飞机的误攻，撤至益山，同在参礼设防的友军会合，后被从里里方向南下的敌人压制，又撤到东山，并在该地横隔万顷江展开激烈的攻防

战斗。金堤的我军突围后撤至井邑。

二十日，我军在全州遭敌火力集中射击。根据陆军本部命令，将管区作战司令部迁至南原，直属连和警察队边迟滞敌人，边撤至任实、南原。另外，为加强兵力，将第五师一部调至南原。

二十一日，我第十五团一个营到达南原。敌第十三团主力正在金堤集结。二十二日，我军预定在任实、井邑设防。

二十三日，敌人占领井邑后，向长城附近穿插继续向光州推进。我军管区司令部和作战司令部（第五师司令部）迁至顺天。

我第二十六团和警察队在光州几经争夺，撤至顺天。

二十四日，我军在南原一网打尽化装平民潜入市内的共匪三百名，之后转移到云峰山设防。

敌从任实南下，到南原外围，占领了湖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第五师为整编部队，由筏桥乘运输舰开往釜山。

二十五日，我军在云峰与敌主力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攻防战斗，给敌以重创；我军在顺天集结，突围后经海昌乘海军军舰开往马山。

我军从水原撤退后，同美第二十四师换防，在平泽集结进行了整编，恢复战斗力之后担任忠清北道一带防御，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第六师从春川撤退后，与东部的第八师，西部的联合国军共同组织防御，坚持了阻击战。

在作战过程中，第八师向忠北地区转移，在半路大邱又返回原作战地域。在这段时间，敌人未付代价推进了一段距离。

联合国军撤出大田，湖南一带几乎变空，不久很快丢失整个湖南。我军克服战争初期的劣势和不利条件，最后建立了洛东江防线。

在这一期间，联合国军空军积极出击，封锁了敌人的补给线。敌人不得不利用夜间，强迫动员民众维持补给。另外，北韩的军事设施和军工生产基地也不断遭到破坏。

但在空地协同作战上，特别是初期象丰基战斗那样，有时误攻我方地面部队，造成相反效果的战例也不少。在倭馆战斗中，九十九架B—29轰炸机编队对敌军进行了反复轰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吓得敌人胆战心惊。

第五章 洛东江防线

第一节 洛东江防线的形成

我军不顾兵力、装备等战斗力的劣势，边迟滞敌人进攻，边进行战略后退，终于在韩半岛的东南部洛东江，建立了最后防线。

国军作战部队在中东部战线比较成功地迟滞了敌之进攻，但在西部战线及湖南一带，却不得不容许敌人快速前进。汉江、车岭山脉、锦江、小白山脉等防线被各个突破，这一事实证明该方向没有有利地形供防御利用。由此可见，占领并坚守洛东江防线，对于我军作战具有绝对重要意义。

这条线，既是不容敌人再前进的最后一道阻击线，又是夺取作战主动权，最后扭转战局转入反攻的跳板。

战争爆发以来，国军和联合国军第一次联结战线，紧密配合，拖住敌人主力，赢得了反攻的准备时间。

洛东江防线，不过是南北一百六十公里、东西八十公里的长方形外围线，北面以西北的倭馆为起点至盈德，西面沿洛东江主流至与南江汇合处的南旨镇。

西面的洛东江主流和北面的横向高地群构成了天然防线，从我军巨大的补给基地釜山至马山、大邱、永川、浦项等前线有发达的放射形补给道路网，有利于补给和作战，使我军能够

最大限度发挥内线作战的长处。

八月一日至四日，国军和美军所有部队撤到洛东江防线占领阵地。

洛东江上的桥梁，至八月四日晨全部炸毁。

至此，国军在防线的北侧（倭馆——盈德），美军在防线的西侧（倭馆以南——洛东江沿岸——南旨镇——镇海湾），分别展开进入防御。双方配置情况如下：

国军 第一军团（司令部：义城）

防御正面：义城——盈德

下辖：首都师（东）

第八师（西）

国军 第二军团（司令部：军威）

防御正面：倭馆——义城

下辖：第六师（东）

第一师（西）

陆军本部直辖：第三师（盈德地区）

美军 第一骑兵师（北部，倭馆一带）

第二十四师（中部，洛东江突出部一带）

第二十五师（南部，马山西部镇东里一带）

敌 第一军团（美军正面）

敌 第二军团（国军正面）

在建立洛东江防线的过程中，美军作战部队不断得到加强。

八月二日，第一暂编陆战旅抵达釜山，配置在马山，担任美第八军预备队。从七月三十一日开始，美第二师以团为单位分三批到达韩国前线，配置在庆山，担任第八军预备队。另外，八月三日至十六日派来五个营以上的坦克部队，坦克五百余辆。

通过上述措施，我军掌握了发挥内线作战长处必不可缺的机动预备队，具备了根据情况在决定性时机和地点集中兵力的条件。

八月初，正当建立洛东江防线的时候，考虑到万一敌人突破洛东江防线的情况，麦克阿瑟元帅指示：在靠近釜山的地方再准备一道防线。根据这一指示，沃克将军责成他的工兵参谋戴维森准将修筑预备阵地。这样便出现了所谓的“戴维森”防线。其工程大约于九月一日完工，防线自蔚山东北十七公里处瑞洞里（庆尚北道），经道界山脉和密阳以北的榆川以及西面的武安里，至马山东北高地。

麦克阿瑟要搞这种预备防线的动机，估计有以下两点：其一，当时麦克阿瑟正为从有限的兵力中抽调仁川登陆部队而操心，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节约用于洛东江防线的兵力，有必要准备更加缩小了的防线；其二，万一洛东江防线被突破，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外围防线来掩护部队从釜山撤退。从当时麦克阿瑟的决心看，前一动机可能占主导地位。

以美骑一师、第二十四、二十五师全面转移和换防为转机，国军于八月二日下达了“陆本作令第94号”，要求部队最后阻止敌之进攻，作好转入反攻的准备。并给各军团赋予战斗分界

线。将国军的作战目标划定为第一目标“X线”和第二目标“Y线”，以坚决阻止敌在这条线以南活动。“X线”自宜宁以东白山里，经陕川东部——伽佛山——知礼东部——金泉西北——尚州东部——塔洞以北上左洞——安东——兴旧里，至盈德；“Y线”是在洛东江沿线，自倭馆东北鹄乌山（303高地），经浦南洞的328高地——266高地，至272高地。这两条线都是能够瞰制敌人活动的横向山地防线。国军通过“陆本作令第94号”确定了洛东江防御作战的方针。

八月十日，陆军本部在庆州开设“浦项地区作战司令部”，决定粉碎为占领浦项沿东海岸企图从正面进攻的敌人和为孤立浦项而向杞溪——安康一带进犯的敌人。

第二节 作战经过概况

北韩军乘初战锐势，于七月末前出到盈德——安东——咸昌——尚州——金泉——晋州，完成了对我洛东江防线的外围包围。七月二十日左右，金日成亲临“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水安堡，要求至八月十五日为止占领釜山，以便在汉城举行纪念解放五周年和庆祝战争胜利的活动。根据这一精神，北韩军决定以中部战线的京釜轴线为主攻方向，发起快速进攻，不给我在洛东江防线加强防御态势的时间，一鼓作气，将我主力赶到洛东江东南狭小地域予以歼灭。于是，敌进攻部队从八月五日开始强渡洛东江，对我军防御正面发起了进攻。

国军和联合国军占领新的洛东江防线的同时，更加坚定了

给迄今反复进行的后退作战打上终止符号，“就地死守”洛东江这一最后防线的决心。

七月二十七日，麦克阿瑟飞抵第八军司令部所在地大邱，表示再不容许后退的强硬态度。

七月二十九日，第八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到美二十五师司令部所在地尚州，向正忙于后退准备的全师各级参谋人员，发表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就地死守”的悲壮誓言：

我们现在是为争取时间而斗争。不容许以战场准备或其他任何名义再向后后退。我们的后方再也没有可退的防线了。各部队要不断实施反击，使敌人陷入混乱，失掉均衡。……不能有敦刻尔克再版，也不能有巴丹的再版。向釜山撤退，将意味着历史上最大的杀戮，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到底。……我们宁肯共存亡。……

韩美联军在这样一个誓死不退的决心下，紧密协同，共同对敌。美军机动预备队为击退敌人对国军防线的集中攻击，随时提供增援；国军第十七团和团部队（国军第七师）也为加强美军的防御正面，有求必应，积极进行了支援。

我地面部队在联合国军空军的紧密配合下，压制敌人的炮兵和坦克，大量杀伤了敌人，并且一有机会便实施小规模反击，预先挫败了敌之进攻企图。

我军从八月初至九月中旬，击退敌人连续不断的集中攻势，终于夺取了作战主动权。

敌人一方面将八月攻势的主攻方向指向大邱，另一方面企图在密阳至釜山一带切断京釜线，于是从洛东江西岸发起了大规模的渡江作战。

敌第一军团从南边起依次投入第六、四、十、三等四个师，突破洛东江沿岸的美军防线，前出到灵山地区。特别是敌第三、第十师，从玄风方向攻击大邱西南侧翼，企图分割孤立大邱。敌第六师也前出到马山西部。

但，敌第四师前出到灵山遭美暂编陆战第一旅的反击，重新退回洛东江西岸。敌第六师进攻马山，遭以美第二十五师为骨干组编的“鸚鵡特遣部队”的反击，退至晋州以远地方。

敌第二军团从西边起依次投入第十五、十三、一、八、十二、五等六个师，企图突破国军防线占领大邱。为此，直到敌第四次战役结束的八月二十日，才勉强推进到倭馆——多富洞——义兴——普贤山——杞溪——浦项一线，但伤亡过多，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国军第一师，在美第八军预备队第二十七团的支援下，在倭馆——多富洞——阻滞敌三个师的进攻，坚守了大邱。敌人不断对浦项地区发动进攻，延日机场处于失陷的危险时，我向该地区迅速增派了以美军坦克和步兵营组编的布雷德利特遣部队和国军第十七团。

美远东空军虽然关闭了延日基地，但地面部队经反复争夺，最终守住了浦项地区。

敌人八月攻势受挫，八月下旬又开始准备第五次战役。敌人把所有的补给物资和预备队向前方集中，企图箝制倭馆——

玄风一带的美军，突破国军防线（主攻方向）。

敌人的九月攻势便是根据上述第五次战役计划开始的。敌第一军团于八月三十一日晚，第二军团于九月二日晚，分别发起了总攻。由于敌人的九月攻势，国军和联合国军陷入开战以来最大危机。洛东江防线处处被深深突破，几乎坚持不住了。因此，沃克将军曾深刻地考虑过将整个部队撤退到“戴维森防线”的问题。

第四、第九师再次侵入洛东江突出部，九月二日占领灵山，第六师也推进到咸安。北部永川已被占领，庆州告急，大邱也几乎被三面分割处于孤立状态。九月五日，国防部、陆军本部和美第八军司令部迁至釜山。

然而，北韩军的最后挣扎——九月攻势，同预料的一样，未能持续多久。

美暂编第一陆战旅和美第二十五师发起反击，击退进入灵山和马山西部的敌人，恢复了防线。

敌第二军团虽经过苦战后占领倭馆——多富洞——永川——安康——浦项一线，但付出了巨大伤亡，特别是侵入永川的敌第十五师，被国军第八师包围全歼。九月八日，敌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姜健，被炮击阵亡。九月中旬，我军除浦项外在所有正面夺回原防线，确保了主动权，于九月十五日随着仁川登陆战役，转入了总反攻。

第三节 洛东江西部地区战况

(一) 概 况

1. 七月末

敌第六师在短暂时间内席卷湖南地区，尔后经全州——南原——河东，占领晋州。八月初将师司令部设到晋州以东青岩里，准备进攻马山。

敌第四师从镇安越过小白山脉侵入居昌，与敌第六师会合占领晋州，尔后东进，准备占领陕川。

国军第十七团奉陆军本部命令配属美第二十四师，美军在马山西部建立洛东江防线期间，在其前方迟滞敌人，争得了准备时间。

从西海岸后退的西海岸地区作战司令部下辖部队，在李应俊少将或闵玗植大校指挥下，编成“李部队”或“闵部队”，统归蔡秉德少将的统一指挥，配置在居昌——咸阳——晋州——一线，抗击敌人的进攻。尔后，洛东江防御阵地的编成一旦完成，准备同联合国军配合阻击敌人。

2. 八 月

国军和联合国军撤到洛东江，以“就地死守”的决心建立了最后防线。八月四日，切断洛东江上的桥梁，作战部队进入东岸阵地，至此洛东江防线告成。

自倭馆东北方的鹑乌山（303高地）至马山——镇东里——镇海湾的“洛东江西部地区”，主要由美军担任。

八月分，敌人的主攻方向是至马山——釜山的海岸地域和昌宁——灵山一带的“洛东江突出部”。

美第二十四师在洛东江突出部的战斗，第二十五师的马山西部战斗，鸚鵡特遣部队的反击和马山的第二次防御战斗，以及韩国陆战队的统营收复战斗，是八月分在洛东江西部地区展开的典型战斗。

敌人在八月攻势中遭到致命打击。

敌军把兵力大部分消耗之后，于八月下旬从大田方向调第二、第九、第十、第十一师加强洛东江西部地域，准备发动最后攻势。

3. 九 月

八月末，洛东江西部战线分成三段，美骑一师在倭馆——多富洞地域，美第二师在突出部的玄风——昌宁——灵山一带，美二十五师在马山西北部一带分别担任防御。八月二十四日，美第二十四师同美第二师换防，担任第八军预备队，驻庆山。这个正面的敌人自北起依次为：第二军团的第十三、第三师，第一军团的第十、第二、第四、第七、第六师。第一〇五坦克师和第十六坦克旅配属第一军团，第一〇四保安旅配置在第六师的后方。

敌人在这个地域发动的九月攻势，是敌人第五次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

敌第二军团的第三、第十三师和第一师编成“第三突击集团”，在坦克第十七旅四十辆坦克的支援下，企图在倭馆——

多窟洞一带突破国军第一师和美骑一师的防线，占领大邱。

敌第十、第二、第四、第九师编成“第二突击集团”，第十师在玄风正面，第二师在昌宁正面，第四、第九师在灵山正面，企图突破美第二师防线，前出到密阳，控制京釜线。

第六、第七师和第一〇五坦克师以及第十六坦克旅编成“第一突击集团”，企图沿南海岸推进，占领釜山。

敌第一军团于八月三十一日二十三时，第二军团于九月二日十八时先后发起总攻。

当时我军的防御计划是，同八月分一样，杀伤敌人，挫败敌人的攻势，创造反攻的战机。

美骑一师自九月二日至五日，在水岩山、架山同敌激战后退到道德山——八公山一线，在那里坚决阻止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大邱。

美第二师，从北起第三十八团在玄风正面，第二十三团在昌宁正面，第九团在灵山正面，与敌血战，坚守了洛东江突出部。

美第二十五师，从北起第三十五团在南旨里，第二十四团在咸安附近及舡航山山岳地带，第五战斗群在镇东里海岸，同穿插之敌展开激烈的攻防战斗。因美第二十七团来增援，敌人的攻势开始削弱，转入对峙状态。

敌人的攻势，由于我在仁川登陆和开始总反攻而结束。

(二) 咸阳、居昌附近的战斗

我军从南原撤退后，奉陆军本部命令，于七月二十五日，为坚守全罗南道和庆尚南道交界地云峰和歼灭从南原推进的敌人，在南原和云峰之间的幕加里——内村一线，自右依次配置了吴部队、陆战队和闵部队。

敌第四师在南原进行整编后，以果林里为主攻方向，以内村为助攻方向，开始向咸阳东进。由于敌在炮兵的支援下反复发起攻击，我被迫撤至云峰一带。

云峰一旦落入敌人手中，不但咸阳——居昌将变成风中之烛，晋州也将受到威胁，因此，云峰攻防战具有重大意义。

二十五日晨，敌之第一次突击受挫，但我军也遭受很大损失，因而放弃追敌，加固了阵地。敌于傍晚在各种火炮的支援下再次发起攻击，我得到友军空中支援，一度压制了敌人，但友军飞机误炸我军阵地，造成了极大混乱，加之日云山一带潜伏下来的共匪扰乱我后方，我便奉命撤至咸阳，闵、吴两部编入蔡秉德部队。

二十六日，敌第四师主力占领云峰，向咸阳发起进攻。

从云峰撤退的我军和来增援的美军，为防守居昌——安义——咸阳一线，占领了新的阵地。当日晨，敌第四师之一个团从长溪进犯，在炮兵的支援下，向我发起进攻。我军经激战，撤至安义一带。

我军遭敌十八时和二十时的两次突击，因战势不利，撤至

晋州一带。

二十七日，咸阳攻防战仍在继续，我利用夜暗撤至花山里一带。

二十八日，在居昌一带设防的美军部队及警察和西青混成部队，受敌攻击，撤至陕川一带。

从咸阳、安义撤退的闵、吴部队，因警察部队被歼，被迫经山清撤至晋州一带。

七月三十一日晨，我第十七团抵达权彬里，支援在该地同敌交战的美第二十五师三十五团。八月一日晨，敌向我主抵抗线大规模渗透，因此，我第十七团奉美第二十四师之命，于夜间转移至德岩里。

（三）河东附近的战斗

七月二十五日晨，敌第六师之一个营侵入求礼，等后续团主力开到便进行了整编和装备补充，然后向我军阵地发起多次攻击，经激战，晚上其先遣队进入河东。

二十六日上午，从晋州来援的志愿兵一个连，在警察队一个连的配合下，在河东东南方设防。另外，蔡部队和美军一个营也开进河东一带。

在牛岭设防的军警联合部队，遭敌攻击，退至第二道防线。当时正赶到该地的蔡部队经过整编在高地一带设防，美军一个营也完成了部署。二十七日晨，我军得到兵力加强，在炮兵和空军的支援下，发起反击，上午美军突击部队突入河东，尔后

后续部队也相机突入河东，敌被打散，撤退到光阳、花开场一带。

晚上，敌开始反击，深夜河东重新落入敌手，我军便后退到泗川和晋州一带。

这一天，蔡秉德少将在牛岭战斗中阵亡。

（四）晋州附近的战斗

七月二十八日，我军从河东撤退，在晋州附近高地设防。

二十九日，敌一个先遣团侵入咸昌、安义，向山清方向发起进攻。另外，敌约三十名巧妙地迂回我防御阵地，企图穿插到晋州以西大坪里附近扰乱我后方，但立即被我击退。当日，我空军轰炸敌人阵地，炸毁了几辆坦克。

三十日，首都师第十七团配属美二十四师，加强洛东江西部防线。在山清附近曾配属闵部队的陆战队，又重新配属美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团，抵达晋州配置在晋州以南四公里一带高地，以防泗川方向迂回之敌。

从院田撤退国军和美军，在晋州西南高地设防，闵部队担任晋州北面高地的防御。

三十一日，敌主力从西侧，一部从南侧企图对晋州市实施两翼包围，拂晓前开始激战。我军由于战势不利，向宜宁方向撤退。另外，张部队与敌激战后，收拢部队向马山方向撤退。

我军为进一步杀伤敌人，坚持迟滞战斗，根据陆军本部命令，开始了加强指挥系统一元化等为内容的整编。

(五) 玄风、昌宁附近的战斗

敌第四师先遣队占领居昌，向陕川推进，八月四日占领了高灵和草溪。由于第十师投入战斗，第四师重新转向清道方向，准备横渡洛东江。我军完成阵地转移后，因这个方向极为重要，一方面将刚来韩的美第二师九团配置在三浪津，阻敌渡河，一方面炸毁了洛东江上的全部桥梁。从六日至十三日，敌人实施多次强渡，但均被击退。八月十六日，敌增援部队第十师先遣部队第二十九团，从高灵至玄风以西突出部强行渡河，也被击退。美第二十四师自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洛东江东段玄风一带与敌激战后，转移到庆山，编入军预备队，代之美第二师投入第一线。当时双方对峙情况是，洛东江东段自右开始美第二师二十三团、三十八团、九团。洛东江西岸之敌：高灵有第十师，草溪有第二师、其右侧有第九师，第十一师集结在陕川。

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敌第十师三个团从美第二十三团和第三十八团正面的三个地段实施强渡，配置在草溪的敌第二师从昌宁正面两个地段实施强渡，均被我击退。在其右翼的敌第九师也以两个团兵力从两个地段强渡，也遭我重创被击退。

敌付出了巨大伤亡后丧失了主动权。我军英勇奋战，抗击了敌人从九月一日发动的全面进攻，维护了军威。从九月九日开始到九月十二日，双方不断发生小规模试探性战斗。我军一边保持全战线的均衡，一边进行了尔后的大反攻准备。

（六）郡北、镇东里附近的战斗

驻晋州地区的敌第八师企图占领友军后勤基地马山。八月三日，在晋州地区奋战的美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团，沿南江经将军台撤至镇东里。八月六日，美第五陆战团隶属驻马山的美第二十五师，放弃晋州至洛东江和南江交叉口的防线，撤至交叉口至郡北——咸安——西北山——镇东里的新防线。驻晋州地区的敌第六师乘我军撤退，动员炮兵和坦克从晋州向马山推进，其先头部队约两个团前出到镇东里西北的西北山，此外约一千名敌人前出到镇东里西侧 323 高地。

八月六日，估计有一千一百名敌人，从泗川经固城北侧前出到镇东里东南侧的背屯里。晋州东侧将军台山之敌约一个团正向郡北推进。在该地的敌坦克部队前出到郡北和镇东里正面，支援步兵部队。美第八军司令部为了解除南部战线的敌之压力，于八月七日晨，下达如下命令：以美第二十五师、第一暂编陆战旅、第五陆战独立团和韩国警察队编成“鸚鵡特遣部队”，从马山西部向晋州实施反击，进而夺取马山。遂将“鸚鵡特遣部队”和第五陆战团紧急派至镇东里，将在晋州地区苦战的美第二十五师二十七团调至马山以北的漆原里，编入军预备队。八月七日，将美第三十五团部署在西北山以东，第一暂编陆战旅部署在郡北东侧，第二十四团部署在马山和镇东里中间后，开始了反击。但，镇东里的美第五陆战团和攻击西北山的美第三十五团，遭敌重迫击炮和自动火器的猛烈抗击。后美第三十

五团正面之敌后退约三公里，郡北地区之敌，于八月九日夜间丢弃大量装备和补给物资后退。十日至十五日期间，镇东里正面之敌被击退至泗川一带，在咸安西北高地的敌人也被击退。

至此，“鸚鵡特遣部队”前出到目标地点。但鉴于整个形势，立即撤回到原防御阵地镇东——郡北——南旨里一线。敌人乘我撤退，进行整编和补充后又发起了有限进攻。十六日晚，敌第一〇六团从河东方向向泗川发起进攻。据情报获悉，这股敌人将由固城前出到统营。二十日晨，敌开始向美第三十五团阵地运动，双方激战一整天。又有约一个团敌人向咸安南侧的美第二十四团阵地和西北山的第五陆战团阵地发起了攻击。由于咸安西南方的情况危急，美第二十七团一营和两个战斗工兵连，为反击敌人而出动。

八月二十四日，美第一炮兵营为支援美第二十五师而紧急投入战斗。据情报，敌人为加强这个战线的兵力也令一个师南下。

九月一日晨，敌向北边的我友邻部队美第二师的整个正面发起进攻。

敌人在西部战线发动全面的大攻势，其目的在于：敌对大邱周围地区、中东部和中部战线的穿插企图被我军的迟滞战挫败后，企图在西部突破我防线，占领我军后勤基地马山，以威胁釜山，同时切断釜山至大邱的我军战略补给线。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斗，至九月七日一直处于拉锯战状态。敌人因最后的强大攻势受挫而极为焦躁，连续发起攻击

又已疲惫不堪。敌人在全线发动攻势受挫后，把从北方新调来的第九师投入到洛东江和南江交叉口的两侧，把第十一师配置在防线的南边，同第六师一起，与我对峙。并于十三日晨，投入新的部队企图突破正在交战的美第三十五团防线。我军经激战被迫后退，但该团以全部兵力立即实施反击，击退了敌人。

在双方处于拉锯战的时候，联合国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韩国前线，敌人的企图在整个战线被挫败，我军逐步确立了反攻态势。

第四节 大邱防御战

（一）概况

1. 八月

北韩军最高司令部决定：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为第四次战役期限，各部队均成立督战队，以“八·一五”为期，占领釜山。

担任中部和东部战线的敌第二军团，在崔武亭的指挥下，将司令部设在闻庆，于七月末前出到洛东江。敌第二军团选金泉——大邱为主攻方向，在这一轴线投入了第三、十三、十五师，此外，在永川——庆州方向投入了第一、八师，在浦项正面投入了第五、十二师，以夺占最终目标釜山。

至八月十三日，敌第三、十五师前出到倭馆东北方的浦南洞——仁洞一线，第十三师前出到游鹤山，第八、十二师前出到义城一线，但由于国军第一和第二军团“铁桶”般的防御，

敌进攻受阻。

敌之进攻，事与愿违，被拖延下来，因此金日成无可奈何只好修改了作战方针，叱责崔武亭，要他至“八·一五”务必占领大邱。

然而，敌之主攻部队第三、十三、十五师不但在倭馆——多富洞地区因国军第一师完全受阻，而且已占领的陵线和高地也因受到我军猛烈反击，遭受巨大损失而失掉。敌第一、八师也受阻于架山、鸟林山一带，敌第十二师虽然前出到普贤山，但遭国军第八师和首都师的抵抗，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因此，崔武亭将主攻方向改为永川——庆州——釜山方向，并于八月二十日将第十五师调至永川以北，从九月一日开始转入了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

在这期间，联合国军空军昼夜连续轰炸敌人延伸的补给线，大大限制了敌人的补给。敌人的阵地被汽油弹烧成了火海，敌人的士气日趋低落，尤其是强迫被征的“义勇军”，只要有机会就逃脱离队。

我第二军团的第一、六师和第一军团的第八师、首都师，到八月一日为止，在洛东江沿岸建立了防线。初期由于正面过宽而未能保持纵深，不易部队之间的左右联接，加之洛东江水浅，便于敌人渡江渗透。我军为迟滞和杀伤敌人再次缩小战线，于八月十二日撤退到“Y线”设防。

“Y线”是根据陆军本部八月一日关于战线整顿计划修筑的，全线自倭馆东北三公里处鹤乌山（303高地）——浦南洞

的 328 高地——水岩山（519 高地）——游鹤山（839 高地）——新酒幕至军威公路北边的 238、266、272 高地群。

按这一新防线，第八师在普贤山，第六师在新宁北侧，第一师在架山——多富洞——倭馆一线分别作了部署。这三个师利用山岳地形，击退了敌六个师的总攻势。

我军因缺乏预备队，在第一师和第六师接合部，投入独立机甲团、第八师十团和第七师五团，封闭了接合部，堵住了敌之渗透。还有许多爱国青年学生只经过十多天短期训练便加入国军行列坚守了防线。

2. 九月

大邱——新宁——永川北方的八公山、鸟林山、普贤山为海拔八百至九百米的高地，是天然防线。在它南边是洛东江支流琴湖江流域形成的平原。釜山——大邱——永川——庆州——釜山这一环形铁路和公路，是支援我军作战不可缺少的补给线。

敌在八月攻势中受挫，从中旬开始一面动员全部预备队并加强火力，一面向前线运送补给物资，加紧准备九月攻势。

敌人的新的作战方针是，在大邱的两翼倭馆——玄风一带牵制我军，敌第二军团以大邱的北部和东部为主攻方向，切断我军的左右联系，尔后在大邱和永川围歼我军主力。

于是，敌第二军团以第一、二、十三和第十七坦克旅编成“第三突击集团”，投入到国军第一师和美骑一师正面；以第八、十五师编成“第四突击集团”，投入到国军第六、八师正

面，企图突破河阳——永川一带。敌人于九月二日发动了新的攻势。

由于敌人发起总攻，大邱市面临着三面被围的危险。因此，国防部、陆军本部和美第八军司令部，于九月五日转移至釜山。

由于敌军主攻方向集中在国军防线，为缩小国军第二军团防线，重新调整了部署。

我第一师将多富洞地区移交给美骑一师，转移到新宁地区第六师的左侧设防。第六师得以在云山洞——华山十五公里正面阻击敌人。九月四日，第十九团一营特攻队在汝德洞以北击毁敌坦克八辆，打掉了敌人的进攻锐气。

至此，敌第一师和第八师攻占大邱的作战彻底失败。

敌第十五师前出到普贤山一带，九月二日发起总攻，突破我第八师的中央，九月六日占领永川，在南下中被我第二军团包围全歼。

至此，敌人的九月攻势在发起后的第十四天开始逆转；我第二军团在架山、八公山、新宁北方、骑龙山一线击退敌人，确立了总反攻的态势。

（二）善山附近的战斗

我第一师于七月二十五日从化宁场转移到咸昌，八月一日撤到尚州，八月二日奉军团命令渡过洛东江，八月三日在洛东江东岸洛井里至清溪洞的四十公里正面设防。

在闻庆、咸昌地区曾遭我重创的敌第一师，从店村、咸昌

向安溪方向前进。第十三师于八月三日在尚州集结进行整编。侵入化宁场的敌第十五师正经玉山向善山南下。八月四日，敌先头部队开始在我军正面侦察渡江地点，我以炮和重火器阻止了敌人的侦察及渡河。敌人在我第十一团和第十五团防线的彼岸集中主力，企图渡江。因此我第十二团将防御任务移交给第六师，从洛井里撤至上林洞，编入师预备队，以便支援第十一团和第五团，加强中央地段。八月五日敌第十三师一个团在炮兵的支援下从洛东江北部开始渡江。我第六师的一部因敌人火力猛烈，撤至安溪。侵入善山的敌第十五师一个团，占领江仓后，在洛东江渡口目谷洞一带，与我第十一团展开激战。敌第二十一团从洛东里向安溪推进，攻击我第六师十二团，余下的一个团以二十七辆坦克为先导，占领善山，穿插我第十一团二营阵地，掩护敌第十五师前进。因此我军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地位。因北部情况危急，我第十二团把第一营配属给第十一团，立即配置在龙山洞、坪板洞高地，支援第二营。敌第十五师主力在善山集结，为增援敌进攻部队，向新基洞方向开进，然后同进攻部队协同，在各种火炮的支援下，以坦克为先导，突入我阵地，展开白刃格斗。我军被众敌及其坦克压制，不得不后退。

十二日，我第一团奉军团命令，为占领新的阵地，转移到东明洞。第二军团奉陆军本部命令，从军威经孝令、大邱转移到河阳。

十三日，敌受重创开始整编部队。经十天激战，我军歼敌

六千八百六十七人，击毁各种火炮二十三门、坦克八辆，缴获了大量重机枪；尔后包括第十五团全部撤至东明洞。另外，第十二团一营，利用夜暗转移到三营曾驻防的梅南洞北侧。

（三）龙基洞附近的战斗

我第六师渡洛东江撤退，在沿江岸高地配置了第十九团，第二团和第七团分别集结在龙基洞和鲁烟洞，进行部队整编。八月四日，敌人渡洛东江向我第十九团阵地发起进攻。经激战，我军撤至龙基洞。尔后，我军在龙基洞东南高地配置三个营，在此后方，自右 365 高地经玉包洞和幕洞至左 462 高地，修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向龙基洞方向进攻的敌一个团，向前沿阵地左翼第十九团一营和二营正面发起攻击，另一部向幕洞正面发起了进攻。敌另一个团也向我军防线右翼发起了攻击。经激战，虽然给敌以大量杀伤，但因敌攻击力强，我于十二日午夜，后退到山银洞——玄城——银凤山一线，阻止敌人南进。

（四）义城附近的战斗

八月一日国军第八师奉军团命令，在首都师的掩护下，从安东撤退，渡过洛东江，在新基洞北边高地，即在“Y线”设防。敌第七师主力向我右翼防线，敌第八师八十三团向我左翼防线发起进攻。在此期间，联合国军航空队轰炸了安东的敌人阵地。但优势之敌从几处同时向我防线实施攻击，我军整个部队被迫于九日夜撤至义城，在义城北高地占领了阵地。八月十

日，第二十一团向鹰峰山，第十八团向麻田洞、明洞、仓洞，第十团向新基洞、银杏洞，第十六团向银杏洞、下里洞，分别发起进攻。十一日夜，第十八团归首都师原建制，因此第十团和第二十一团分担了原第十八团担任的防御正面。

十三日，敌两个营向我第二十一团正面发起进攻。我军一度曾阻止了敌人，但最后由于我兵力兵器占劣势而溃散。另外，在我第十团正面敌军一个团在三辆坦克掩护下发起攻击，在第十六团正面也有两个营敌军发起进攻，虽然展开了激战，但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我军防线崩溃，不得不分散后退。我军遂奉令转移到代田。

（五）军威、义兴附近的战斗

敌第五师和第八师主力，对我第六师在义兴、新川洞附近高地设防的正面，正准备发起进攻。

敌第一师占领军威，渡过渭川，八月十五日下午，向我军左翼第七团正面发起进攻，经激战，该团稍向后撤。我第二团遭敌第八师八十一团进攻，渡渭川撤至渭川以南高地。

敌人完成进攻准备后，发起多次攻击，终于突破我防线。因此，我第十九团于二十六日，第二团于二十八日被迫后退，第七团也遭敌大举进攻而不得不后退。

但敌人也在这次攻势中遭受巨大损失，不得不急于补充兵员。

（六）倭馆、多富洞附近的战斗

我第一师撤到“Y线”后，至八月十三日午夜，在倭馆北方“Y线”的起点——346高地——水岩山——游鹤山——泉北附近，完成了防御部署。

敌第三师在洛东江西侧若木，第十五师在洛东江东侧仁洞，第十三师在上林洞集结，在几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十四日晨，敌第三师向我军防线中央发起攻击。二十日夜，敌第十五师转移到青松一带。

二十三日午，向我军右翼进攻的敌人严重地威胁了我第十一团，我派第十团二营前出到卜谷阻止敌人。

至二十三日晨，坚守了“Y线”的西段。我第十三团将部队番号改称第二十五团。

三十日下午，我军转移到新宁，八月末，敌人推进到上洞——铁原洞一线。

但敌第十五师转移到永川以北后，这条战线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在此期间，我空军轰炸敌人，给敌以很大杀伤。

八月十六日，美远东空军B—29轰炸机九十八架，向倭馆前面的洛东江西岸河坝的5.6×12公里地域，投下了九百六十吨炸弹，使该地变成了焦土。

当时，美第八军判断，在这个地域集结的敌军有三个师和一个坦克旅，兵力大约四万人。因此，为排除对美骑一师和国军第一师的压力，提出了“地毯式轰炸”的请求。

但，敌人的损失情况后来也未弄清，据俘虏供述，敌主力早在轰炸之前渡过了洛东江。

通过这次轰炸，美军得出结论认为：在弄清敌人集结情况前，对敌战术部队不宜实施大规模轰炸。所以，取消了原定八月十九日对洛东江以东地域的第二次“地毯式轰炸”计划。

美骑一师被八月下旬渡过洛东江的敌人突破了三个桥头堡，在上洞——铁原洞一线与敌展开了激战。

（七）新宁、八公山附近的战斗

八月三十日，敌第八师在东部梅城洞方向向我发起进攻。

西部我第一师将作战地域移交给美骑一师，转移到中部战线的第六师防区。第六师将第十团交归原建制。敌第八师从梨花洞前出到义兴，在那里兵分三路（每路一个团），八月三十一日向我第六师发起进攻，其中一路曾占领华山，但九月一日我军又夺回该地。敌第一师也以三路（每路一个团）纵队向我第一师发起进攻。由于敌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军根据作战计划，不得不进行全面后退。我军至六日上午，在新的防线部署完毕。

敌第一〇七坦克旅在义兴集结，增援该正面。七日夜，敌向我第六师发起攻击，被我军击退。

十日，敌一股兵力浸透到我军后方 660 高地，企图袭击大邱机场，被我军捕捉歼灭。十四日下午开始，我军转入全面反击。

（八）永川战斗

八月二十日前后，敌第十五师从倭馆北部向东部战线移动，在杞溪、安康地区北部同我军交战。因敌第十二师开始前出，向我第八师正面普贤山一带发起进攻，其主力在永川北部向我防线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与之对抗的我第八师在主抵抗线全力阻止了敌之进攻。九月四日晚，由于无法继续阻击敌人的连续攻击，我第二十一团（师的左翼）向大川洞北边高地撤退，第十六团在平川洞一带重新占领阵地，第五团从平川洞转移到月川洞。

在骑龙山被孤立的我第三团一营，突破敌人包围网，在第十六团左翼梅谷洞集结，就地担任防守。

根据陆军本部命令，第八团从新宁开到永川，从而我第八师（师司令部设在远川镇）在十八公里宽大正面担负了防御任务。

九月五日，敌第十二师和第十五师一部从安康向庆州推进，企图封闭庆川——永川公路。敌第十五师主力企图突破我第八师正面占领永川，利用雨天和夜暗开始了攻击，其一部向我第二十一团和第十六团正面施加了强大压力。这时，敌第十二师向东部庆州南下，突破了我首都师的防线，故我第十八团不得不仓促后退。

于是，敌第二军团长叱责第十五师师长说：“第十二师占领了庆州，你十五师师长在干什么？！”

焦躁不安的敌第十五师师长，为了立刻占领永川，在一百六十六门各种火炮的支援下，由五辆坦克开路，沿永川公路发起了正面进攻。另一部继续同我第二十一团交战，未能突破我防线。但我第十六团三营却被迫撤退。我第十六团在大还洞至平川洞一带，第三团一营在第十六团的右翼，同入侵的敌先遣队展开了战斗。

九月五日晨，我第二十一团右翼 278 高地的第三团一营后退，因此我第二十一团也稍向后撤，尔后同追击而来的敌一个团继续展开战斗。

我第十六团和第三团一营在顽强阻击敌人过程中被敌人的密集火力和优势兵力所压倒，防线中央被突破，向永川后退。结果，位于盆地的第二十一团和第五团的左右联系被切断，第五团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西翼的第二十一团也面临了侧背被暴露的危险。永川镇也处于敌人的射程之内，整个情况都对我不利。

第二十一团同邻接的第十六团边战斗边后撤，六时开始反击，八时夺回原阵地。

十时三十分，我第八师根据陆军本部命令，从第一军团转属第二军团，战斗境界也同时编入第二军团。

十二时三十分，敌第十五师四十五团，在西北方向第二十一团正面，作出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架势。

十四时，我在炮兵支援射击下，完全消灭向我第二十一团右翼 218 高地多次进犯之敌。

至此，突破中央向永川进攻之敌，由于在高地争夺战中受挫不敢前进，并陷入可能遭我反冲击的困境。在东部，敌第十二师已前出到庆州，而第十五师却没有配合好，给作战带来了影响。因此，敌第二军团长再次向第十五师师长追究了责任。

被叱责而惶恐不安的敌第十五师师长，立即将一部兵力从大还洞调到南面对付我第二十一团向东南方向进攻，残余兵力则直线南下，向我第十团和第三团施加了压力。在 208 高地和新基洞一带威胁我第二十一团后方的敌一个营，遭我第二十一团一个混成营的奇袭，大部被消灭，我又夺回 208 高地和新基洞。

二十二时，敌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二团的各先遣队向永川进攻，在早桥北边突破我第十六团和第三团一营防线的中央，终于穿插到永川镇外围。对此，我第十六团一营和配属的第八团经五个小时激战，迫使敌人向草桥洞方向略微后撤。

九月六日，敌增加兵力秘密包围永川镇，并逐渐收缩包围圈，突入了永川镇。

由于敌人包围和突入镇内，我军不得不撤至新兴洞。

敌人占领永川，便切断了我军各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和补给路。因此，师长向各部队长授予了酌情单独行动之权。尔后各部队收拾兵力，进行整编，重新投入了战斗。在此期间，第二十一团继续坚持了坚守防御，第五团与少量敌人进行了轻微的战斗。敌人错误地以为作战很顺利，继续向永川镇集结主力。在此作战期间，因多雨多云，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防线意料

之外轻易被突破。

但美军坦克营和我第十二团的一部向永川开进，支援了正在作战的各部队。美坦克营和第十二团一部攻击敌翼侧，突入镇内，敌一部分逃往林浦方向，另一部分集结到南道洞果园。接到这一情报后，我军向集结在果园的敌人侧背发起攻击，完全夺回了永川地区。

十二时，我第二军团长为阻止敌人的不断浸透，将第一师十一团和第六师十七团配属给第五师，配置到永川镇北部。

十二时五十分，在平川洞集结的敌第十五师，令其第五十团占领永川，一部开进林浦洞。

十五时，准备配置在永川一带的美坦克营和第十六团一部归原建制，第五团三营也回纸所洞，

这时雨停天晴，美空军大举出动，轰炸了分散在各地的敌人，给敌以很大损失。第六师十九团为攻击在永川以北第二十一团后方正在南下的敌第十团，配置到新基洞西侧高地。

十七时，攻击我第二十一团的敌第四十五团，跟随正在南下的第五十团挺进永川，敌第十团与我第十九团在激战中。在我第二十一团正面，敌第一〇三团从左翼，第一一三独立团从右翼发起进攻，但敌第七十九团遭我第一营奇袭而几乎溃不成军，永川北部的第五十团一部遭我第十九团奇袭被歼灭。这时，在东海岸配置中的我第十团奉陆军本部命令归原建制，开始向永川移动。

九月七日，正在南下的敌人，利用雨天和夜暗，以一个营

再次突入永川；在永川以南林浦洞一带的敌约两个团，取道永川——庆州公路两侧山地南下，向我林浦洞南侧的第五团施加威胁。

四时，我第三团一营歼灭浸透到永川以南的敌人，并前出到永川镇。

九月八日六时十分，被孤立的我第十一团利用浓雾和降雨，发起突围总攻击，因缺乏弹药未奏效，然后以排为单位突围，奔向106高地。

第五团在阿火完成整编，到达林浦洞，接替第二十六团。

十时左右，第十一团经三十八小时肉搏战突围，发现逃往林浦洞方向的敌人，以突然袭击将敌击溃。

十四时，我第十九团二营收复永川。我第十六团配置在凤竹山抵御敌之渗透。

九月九日十一时，敌第一〇三团和第七十三独立团，从北向我第二十一团发起全面进攻。

十三时，第十团归原建制，在第七师师长的指挥下抵达多谷里，准备尔后作战；第二十六团编入第一军团预备队，从阿火出发，奔向庆州。

十三时，我第十六团渡过琴湖江占领141高地，并追击败逃之敌。

我第十九团击退敌人进攻，在坚守100高地，第八团正向柳上洞前出，第十一团占领130高地后前出到柳下洞。第十团在第七师师长的指挥下，从琴湖经大昌洞到阿火后，前出到进

攻 328 高地的敌人的左翼侧，攻击了逃往永川地区的敌之侧背，第十九团前出到也史洞，坚守该地，同时将主力配置在永川镇外围，待伏退却之敌。

第五团二营在第八师师长的指挥下开往永川。这时，我空军袭击林浦洞，炸毁敌车辆五十辆，驱散了敌人。在林浦南边配置的我第十七和十八炮兵营，猛烈炮击了当面之敌。

至此，敌在各条战线陷入被歼灭的困境，补给和各部队之间的联络被切断，开始总退却，我军在各条战线转入了进攻。

三时四十分，我第十团和第五团一部，从林浦洞以南向永川追击敌第五十团一部；四时，第八团一营前出到丰兴洞前方，占领 179 高地，并继续北上。

十时三十分，我第十团和第五团在林浦南边进攻敌人，击毁敌坦克四辆，占领林浦洞。

第八团夺回内浦洞北部陵线，第十团坚守柳下洞，同时继续攻击 189 高地，第十六团收复大仪洞。

从而，被切断了五天的永川——庆州公路重新开通。因战局好转，第十一团奉军团命令，将任务移交给第八团和第十六团，转移至琴湖。

在北部的第二十一团击溃进至大还洞、302 高地和兹川洞的敌人，生俘一名敌第十五师的联络军官，击毁坦克一辆，尔后回到原地。

通过这个俘虏所携带的文书，获悉敌第十五师向在义城的敌第二军团长请求紧急增援。

十二时，我第十团奉军团命令离开阿火向道林洞转移。

二十时，我第二十一团当面之敌，在龙台洞高地和山梅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以便阻止我前出；第十九团当面之敌，在古泉洞和愚港洞一带设防；遭我第十六团攻击之敌，在持浦洞和早桥洞集结，正向东北方向退却。

九月十一日二时，我第五团夺回 394 高地和九克山，并追击敌人。

八时，集结在临皋洞南边 181 高地的敌人，遭我第十九团进攻，向北败逃。

十二时，第十九团归原建制，阵地移交给第十团。第二十一团转移至大川洞以北陵线一带。第十九团转移到彦河洞——望亭洞——早桥一线，准备伏击遭我第十六团进攻而败逃北上的敌人。

第十团接防后攻击了平川洞的敌人，第十六团向进岩洞以北追击了敌人。九月十二日，在永川地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敌第十五师，在整个战线被击溃，余下一个团兵力在长祝洞集结整编。

我军各部队猛烈攻击敌人继续北进。十三日，败北的敌第十五师残部又集结在新基洞进行整编；我各团联结了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战斗境界，形成了主抵抗线，以备尔后作战。

十三时，设在琴湖的第八师司令部经八天战斗又迁回到永川；十四时，第十六团前出到第十团右翼新房洞后，奉师命令，撤出战斗在永川集结。

第八团向金大洞 309高地发起攻击，击退约一个营兵力之敌军；第五团坚守 309高地，尔后从第八团右翼前出到 206高地一带，追击逃往杞溪方向之敌。至此，侵入永川地区的敌第十五师溃不成军，彻底败北。战斗经十天，以我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我军以迟滞战斗或大胆的诱敌深入消耗了敌人，夺取作战主动权，创造了总反攻的战机。

在永川战斗中，我军打死敌人四千七百二十五人，击毁坦克四辆，缴获装甲车两辆，各种机枪八十五挺，步枪七千二百余支，缴获满载武器弹药及其他补给品的卡车五十六辆，取得了重大战果。敌第十五师彻底丧失了战斗力。

第五节 浦项地区战况

(一) 情况

八月初，敌第七师从道坪前出到青松，与敌预备队第五师会合，敌第十二师与游击部队第七六六部队会合，占领了我军防御最薄弱的杞溪和安康，其一部企图前出到我军补给线之要地永川、庆州、安康等地，切断我补给线，孤立我前线部队，以便投入主力，在短期间内攻陷大邱和釜山。

敌人都是既成的作战师，战斗经验丰富，士气旺盛，老兵众多，善于正规战和游击战。

北韩人民军的战斗序列：

第二军团

第七师、第十二师、第五师、第七六六部队

总兵力：两万人

我军以少数兵力在杞溪、安康等地对付敌人的游击活动，后来敌人突然投入大兵团进攻。因此，我成立“浦项地区作战司令部”，将首都师投入该地区。我军的计划是，以强有力的反击挫败敌人，转入进攻，在东海岸一带阻止敌主力部队南下，以巩固东海岸的我军防御态势。

我军的战斗序列：

第一军团

首都师

第一团、第十一团、第十八团、机甲团

第二十五团、第二十六团、金龙周部队、

海军陆战队

(二) 杞溪、安康地区的战斗

八月九日，敌第七师一个团突然出现在杞溪以北七公里处，因而我第二十五团在龙田洞 340 高地全力抗击该敌。我海军陆战队支援第二十五团一直战斗到傍晚，尔后策应空军的夜间轰炸继续攻击敌之翼侧，于零时撤至杞溪附近，将主力配置在杞溪前方 238 高地。

八月九日敌第十七师一个团向我第二十五团发起进攻，我军经激战撤至安康以北 445 高地。

由于敌人继续攻击杞溪，我陆战队从 238 高地经丹邱里撤

至安康以东 104 高地，我第十七团在第二十五团后侧，第二十六团在左侧 561 高地设防。

敌以两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分三路，从八月十一日晨开始发起进攻。我第十七团实施反击。八月十八日敌一个团大部被歼，其余向北退却。在此期间，我第十八团从敌后安心洞攻击敌人，收复杞溪。

十九日，敌第七师两个团不顾我军全面反击，企图继续南下，我以包围进攻将敌击退至飞鹤山和立岩附近。我第十八团占领杞溪后在该地西北 561 高地设防，第十七团前出到杞溪北 253 高地——346 高地——和凡里一线，第二十六团前出到“龙山洞”前方占领阵地，并扫荡出没在该地附近的残敌。

第一团追击北逃之敌，并占领 295 高地。

二十日，根据军团命令，海军陆战队归原建制，机甲团转移到永川，战线略向北推。

二十一日，正在进攻敌一个团的我第一团同第二十六团换防，编入师预备队，到和凡里一带集结。

我第十八团攻击、占领 538、682、472 高地，并在该地确立了新的防御态势。二十二日晚，我第二十八团捕捉敌两个营予以歼灭性打击。第一团当时作为师预备队在杞溪待命。

二十五日晨，敌向我发起全面进攻，并从第十七团二营和三营接合部开始渗透。第十八团二营和三营遭敌增援部队的进攻，撤至龙田洞以西高地阻击南下之敌。

二十七日晨，我第十七团阵地被突破，第二十六团也因敌

进攻而陷入混乱。因此，我派第一团配合第二十六团余部抗击敌人。

二十八至三十日，第二十六团同第一团换防，集结到孝子洞。敌又投入预备队第十二师，企图再次突破我军防线。

三十一日，因敌增加兵力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我军被迫后退。

九月二日夜，敌第十二师和第五师向我第十七团和第十八团阵地发起强大攻击，我第十八团主阵地被突破，因此边收拾散兵边向安康撤退。

该敌于三日晨越过云柱山，迂回到我军侧后，当晚侵入玉山里。

由于战况不利，我军于二日夜将第一团撤至 236 高地，用于增援第十八团，并从翼侧支援第十七团。

第二十六团在孝子洞集结，配属首都师，其先遣队于三日到安康，配置在安康西南五公里处，用于支援第十七团，并压制玉山洞附近之敌。

第十七团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最后在第一团的掩护下撤至安康整顿部队。五日，第十七团在第二十六团的掩护下撤至庆州。第二十六团也撤到了庆州。

支援第十七团的第一团，因战况不利和通信断绝，被敌包围，团主力一度陷入混乱，但在我空军的支援下，与师沟通了联系，在第十七团的掩护下突围，渡过兄山江，到江南岸设防。

(三) 浦项附近的战斗

敌第七师前出到青松、道坪一带，企图占领杞溪和安康，切断我后方。

另外，敌第五师从仓德出发南下，其一部与第七师配合向兴海方向推进，受我军强大反击，一度受挫。八月十六日又与第七师配合继续南下，企图占领浦项，尔后前出到庆州方向，切断我后方，进攻釜山。

北韩军的战斗序列

第二军团

第五师 总兵力：一万一
千人

我军的战斗序列

第一军团 浦项地区作战司
令部

第三师 首都师（一个团）

第八师（一个团及三个部队）

总兵力：两万一千六百人

前出到安东方面的敌第五师和第七师一部，于八月十六日向首都师发起猛烈攻击，直逼浦项。

敌一旦完全占领浦项，那么在江口正与敌第五师对峙的我第三师的退路将被切断，而且还将遭到两面夹击。因此，我首都师一部、闵部队和美军“布雷德利”部队决定：夺回并坚守浦项，并且将敌击退到西北方向。

我第三师为摆脱退路被切断遭敌夹击的危险，经海路在九龙浦上陆。第三师和首都师一部的计划是：将敌击退至兴海以北，确立新的防御态势。

我第二十二团和第一团，二十至二十一日，反击敌人。

我第一军团鉴于各部均向前推进的新情况，决定以已前出的战线为主抵抗线，阻敌南下。

二十三日夜，天马山被敌占领。第二十二团一部突入兴海，但遭敌夜间进攻，被迫撤退。二十四日，鉴于敌人压力不断增加，我军防御正面负担过重，第一军团为恢复攻击能力，重新划定了第三师和首都师的战斗境界，并将首都师第一团投入第一线。为了对付加强了敌人，第七师八团一部转移到庆州，配属第一军团。

二十六日夜，第二十六团归原首都师建制。敌人在各个正面发起猛烈攻击，当受挫后又重新发动攻势。九月二日晨威胁我第十团侧后。第十团撤至松鹤洞一带，第一团撤至松鹤洞以西。

根据军团命令，我第二十六团向安康移动，配属首都师。

四日，左翼首都师防线被突破，右翼第一团防线也被突破，引起了混乱。但右翼第二十二和二十三团仍坚守了阵地。

九月五日，敌第二军团第五、十二、十五师向我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发起总攻，其先头部队突破了我第八师和首都师防线的中央。

敌第十五师主力进攻永川，敌第十二师与邻接部队配合向我第三师发起进攻，被我军击退。

但由于我第一军团左翼首都师防线被突破，第三师不得不后撤。根据军团命令，我第三师撤至兄山江南岸设防。后来我军全部在兄山江南岸修筑了防御阵地。

敌第七师侵入安康、杞溪，遭我军反击，损失很大，向北退却；敌第五师一部在安康东北 163 高地遭受重创，后退到 236 高地和隧道高地，其主力逐渐向浦项及其北部转移。我军由于浦项及东海岸一带战况紧迫，八月十五日，将驻永川的预备队闲部队，经庆州调到能够直接目视兄山江南面隧道高地的上扶助 265 高地设防，加强了防御态势。十六日，闲部队配属于首都师，其一部在隧道高地西北支援左翼第一团进攻，其余两个营仍在原阵地任防。

十七日，敌人进入浦项，留置一部兵力，其余逐步向北转移，进行新的进攻准备。

我第三师与敌连续作战，尔后根据陆军本部命令，经海路在九龙浦上陆，转入整编；首都师第二十六团配属给第三师。

十八日，第三师二十三团从九龙浦出发，上午到达苏因洞，转入自卫警戒，得到增援后加强了战斗力。

第三师主力在都邱洞集结，第二十二团在新谷洞，第二十三团在明洞，分别设防。

十八日中午，闲部队渡过兄山江收复浦项。尔后追击逃敌，向天马山发起了进攻。美军坦克部队在浦项北边高地支援了闲部队的进攻。

第二十六团从杞溪向浦项以西发起了进攻。

十九日，敌第五师占领盈德，企图重新南下，在兴海集结，一举攻占浦项，突破庆州，威胁我洛东江防线主力的侧背。根据陆军本部命令，闲部队同第三师换防，第三师二十二团担任

师预备队，留置浦项。

（四）庆州地区的战斗

安东、杞溪战斗后，随着我军向新阵地撤收，占领安康的敌第十二师，在该地集结主力，企图占领战略要地庆州，以便从东迅速压缩对我军的包围圈，攻克我军最后据点大邱和釜山。

北韩军的战斗序列：

第二军团

第十二师

第五师

总兵力：一万两千三百人

我军的计划是，策应永川战斗和浦项战斗，在庆州地区也要最终阻止敌第十二师的进攻，以挫败敌之“八·一五攻势”，转入总反攻。我军从安康撤退，在庆州以北占领了新的阵地。

我军的战斗序列：

第一军团

首都师

第一团、第十七团、第十八团、机甲团、第三团、

第二十六团

美军第二十一团、坦克队

美第二十四团、美杰克逊部队、美空军

九月三日，我军预定以军团预备队第七师三个团从新鹤向安康方向出击，歼灭九月二日夜突破我第一军团防线南下的敌

人，恢复原防线。

四日晨，我第十七团从安康撤至甲山里，与敌一个营发生战斗。我第一团在 126 高地与敌一个营交战，防线被突破而陷入混乱。向庆州推进的敌人，被我第十七团和第三团击退。

敌主力在安康以北集结，似乎要加强第一线。五日我第十八团在庆州集结，在该地东北高地设防。第一团在洛山里以南高地设防。

六日，我机甲团一个营，奉陆军本部命令转移到庆州，第二十六团作为军团预备队留置庆州。

七日晨，敌第十二师一个营向我第十七团发起进攻，另一个营从间隙渗透向第三团发起进攻，另一部向龟尾山发起进攻。另外，敌一个团攻击我第一团，一部进攻 197 高地，均被我第十八团击退。

八日，敌向昆秃峰的第十七团翼侧发起攻击，经激战，一度夺取该高地，但遭我炮击和空袭后撤退。

九日，敌人南下永川，出没在庆州——永川公路附近，敌第十二师向我军防御正面发起进攻，被我第一、三、十七团猛烈反击所阻止。我第二十六团奉军团命令撤出阵地，配属于第六师。

十二日晨，我军向敌人发起大反击。

十三日，我第一团正面之敌遭我军反击败逃兄山江以北，然后在北岸收拾兵力准备重新组织进攻。我军为迎击这股敌人作了彻底的准备。

十四日，我第一团正面之敌第十五师，经安康、老堂、多邱里，正向浦项移动。对此，我军从防御立刻转入总反击，第十七团击溃 285 高地的敌人，我军为追击该敌，向安康方向同时出击，敌人完全丧失作战意志逃跑。

十五日十一时，我第三团向当面之敌发起反击，渡过兄山江，占领了北岸阵地。第一团向安康里之敌，第十八团向山田里之敌发起攻击，在陆空紧密协同下，经激战，歼灭了该敌。我机甲团也向 344 高地一带的敌人发起进攻。我第十七团奉陆军本部命令，开始向釜山移动。十六日晨，我机甲团从三面包围 344 高地并发起攻击，粉碎敌人的顽强抵抗，占领了该高地，并追击敌人，又占领了武陵山和 122 高地。第二十八团也于十六日晨开始总反击，占领山田里以北高地，击退了敌人。至此，我军在整个战线驱逐敌人，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转入总反击。

第六节 评 语

北韩人民军在短时期内席卷湖南地区，尔后，第六师向晋州，第四师向陕川挺进。敌人将由清州经大田前出到金泉的第二师投入到陕川，将沿京釜线南下的第十师投入到高灵，将第三师投入到倭馆，从化宁场南下的第十五师向善山，第十三师向多富洞，第八师和第十五师向永川，第十二师向安康，第五师向兴海、浦项发起了进攻。敌人气势汹汹，企图一举突破自马山经倭馆至浦项的“沃尔克线”，攻克大邱、釜山。

敌人的企图是，在“八·一五”前攻克大邱，在八月分全

部占领南韩。为此，先占领釜山的西部前哨要地马山、镇海，沿海岸线推进，直逼釜山，敌之另一部则企图占领三浪津或龟浦，切断大邱至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尔后一举占领大邱，向釜山发起全面进攻。在上述作战方针指导下，敌第二师、第四师和第六师从陕川经昌宁、灵山向密阳，敌第十师从高灵向大邱，第三师经倭馆向大邱，第八师经多富洞向大邱，第七师向安康、杞溪，第十五师参加多富洞战斗后由中东部向永川，敌第一师从第八师右翼向大邱，分进合击，逐渐压缩包围圈。敌人的总攻势虽猛，但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结果还是被挫败。敌第十五师在永川被我歼灭，向浦项推进的敌第五师和前出到安东的敌第七师集中攻击庆州尔后南下的企图也被我军挫败。从此，我军士气开始高昂，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结束了长时间的迟滞战，酝酿了大反攻。敌人束缚在确保永川——安康——浦项一线重点攻击庆州的作战计划；让第十五师勉强进攻永川，是一大失策。因为，敌人的进攻本身，就给我军创造了实施两翼包围的条件，在联合国军空军的积极支援下，我军得以从三面包围该敌予以全歼。

敌人不仅长途补给因空袭陷于瘫痪，而且由于兵员损失，大量补充了新兵，战斗力极度下降。敌人在作战上受联合国军空军空袭而遇到严重困难，战线也陷入僵持状态。

敌人操之过急的大规模攻势失败后，我军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我军在洛东江防线挫败敌之进攻，最后能够扭转战局，决

不是偶然的。

我军各部队以阵地共存亡的非凡决心和打败敌之侵略的必胜信念及从指挥官到士兵精诚团结，克服了各种困难，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战斗力。第八军司令官的“就地死守”命令表现了我军的决心，成了为击退敌人而发挥一切力量的动力。韩、美联军紧密配合，在海空军的火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之进攻企图，迫使敌人付出了最大的血的代价。后方的爱国青年和学生，为了从危亡中拯救祖国，仅仅经过一周的短期军训，便参加了战斗行列。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各国，为“打退侵略，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向韩国前线派遣了作战部队，大量提供了各种装备和物资。随着上述自由世界各国的援助的到来，我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迅速增强，到八月末，我军在兵力、火力和机动力等各个方面，已经超过了北韩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北韩军在反复展开缺乏谋略的集中攻势过程中，耗尽了主力，在我地面部队打击下遭受伤亡，在我海空军切断后方、完全没有希望补充战斗力的情况下，不得不败退。

联合国军空军从战争初期开始积极出动，一个月便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并在支援我地面部队坚守洛东江防线的作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空军非常有效地切断了敌延伸的补给线。敌人只能依靠夜间勉强维持运输，汽车从平壤出发到荣州需要一个月时间，其中一半以上在途中被炸毁，强迫征用的民间汽车司机，害怕空袭，一遇机会便想开小差。敌人由于缺乏炮弹和

燃料，大幅度减少了炮兵和坦克的使用。

空军在对地面部队的直接支援方面也发挥了威力。由于粮食、被服等各种补给品短缺，我空军投掷汽油弹，敌人士兵的士气极度低落，被强迫应征的“义勇军”开始大批逃跑。敌人的机动和作战被迫限定在夜间，大部队的集中已成为不可能。敌指挥官为我空军活动所苦恼，在战斗中不得不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步兵火器用于对空防御。

在洛东江防御作战中证明，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军每当察觉敌人之进攻企图，便先机制敌，预先粉碎了敌之进攻企图，促使敌消耗主力。国军一旦被敌人的集中攻势夺去主要高地，就乘敌立足未稳，实施反击，夺回失地，确保了防线。八月七日，“鸚鵡特遣部队”在美军介入以来第一次实施大规模反击，从晋州东部前出到敌人的远纵深泗川一线，这是守势作战中实施进攻的典型战例。

我军借助洛东江防线的地理条件，最大限度利用了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韩美联军在防御地域中心控制机动预备队，及时支援情况危急的方向，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企图。防线后方的环形公路网极大地方便了部队之间的相互支援，我军利用这个公路网，能够随心所欲地集中和节约兵力。

第六章 反 攻

第一节 仁川登陆战役

(一) 构想及计划的制定

战争初期的国军作战，单从现象看，显然是后退作战，然而从战略角度看，乃是为了换取时间暂时放弃空间的一种战略性的迟滞战，是为了使友军在后方组织战斗力而在前方实施的掩护作战。

由于北韩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国军在初期进行后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顾战斗力的劣势，以逐次迟滞战赢得了联合国军在釜山一带组织战斗力的时间。同时迫使敌人不断消耗力量，为挽救战局打下了基础。

到了八月，在洛东江一带被缩小的我军防线，终于阻止了敌之进攻，从此敌之主力被日益加强的联合国军迅速消灭。

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利用迟滞战以牵制敌主力的机会，使从侧背痛打敌人的作战构想得以付诸实施。

麦克阿瑟元帅的仁川登陆构想，是在首都汉城陷落敌手不久，于六月二十九日到达韩国，在可俯视汉江的某一岗上视察前线时开始考虑的。

当时他的构想是，将美军地面部队迅速投入到水原附近拖住敌之主力，以美骑一师在仁川附近登陆，从侧背攻击敌主力。

他的这种构想，通过麦克阿瑟司令部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被命名为“兰心作战”，拟于七月二十二日实施登陆。

麦克阿瑟的构想，是以太平洋战争经验为基础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对日军的强点实施正面进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来，采取了在正面只箝制敌之主力，利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火力和机动力，迂回、占领敌后要地，孤立日军强点的所谓“迂回战术”。

从上述太平洋战争的经验看，麦克阿瑟提出仁川登陆计划，是理所当然的。

但，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辩论时主张：陆海空协同登陆作战已经过时，不适合当前战争。华盛顿当局也对登陆作战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美国务院的反应也是消极的。

然而麦克阿瑟的信念却坚定不移。他确信只有实施仁川登陆作战，才是早日结束韩国战争的唯一途径。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不是在仁川而是在其它别的地方实行全面作战，将会付出莫大的牺牲，又难以期望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他向华盛顿当局提出了尽早批准他的作战计划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麦克阿瑟司令部，设置由赖特少将主管的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继续进行关于战略登陆战役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为实现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构想，秘密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当时遇到的基本的主要问题是，将登陆地点选择在

什么地方为合适？作为登陆地点，曾考虑过元山、群山和仁川三个地方。其中仁川，却存在登陆作战专家最忌讳的许多不利条件。

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制定的最初方案是，以七月二十二日为登陆开始日的“兰心作战”计划。

麦克阿瑟边继续拟制计划，边向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三提出了批准该计划的要求。

但由于洛东江前线的情况极端恶化，不得不将美骑一师立即投入该方向，故于七月十日取消了“兰心作战”计划。

登陆作战的实施虽然延期了，但麦克阿瑟的构想和计划仍然继续得到充实，终于确定了以九月十五日为登陆开始日的“铁锤子”作战计划。

（二）地理上的考察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派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和陆军参谋总长柯林斯将军到东京麦克阿瑟司令部，商讨有关仁川登陆的各项问题。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联合国军的最后防线洛东江战线正在展开激烈的攻防战斗，而在麦克阿瑟司令部正在进行重要的作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海军以潮水和地形条件为理由，认为仁川登陆作战非常危险。

据海军水路测量观测，潮水的潮差平均约六米四，到预定登陆日，因月球的位置，潮差将达九米以上（实际达到了九米五）。落潮后海面至港口出现宽达十二英里的淤泥滩，涨潮和

落潮时，潮水的流速每秒约两米。

海面至港口的海峡狭窄且多弯，适于布雷，万一舰艇沉没，将使整个舰队不能驶进港口；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十二小时内只有三个小时。登陆预定日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上午六时五十九分，下午日没三十五分后的十九时十九分。

在仁川港前面的月尾岛，最高处为一百零六米，设有要塞化炮兵阵地，以长长的堤坝与陆地相联。

为占领月尾岛，可供登陆作战部队利用的攻击时间，只有早晨的两个小时。即便这个作战获得成功，第二次涨潮时间是黑夜，也只得在夜暗的两小时内把兵力兵器运送上岸。第一批登陆舰艇在淤泥滩直到下次涨潮，冒着敌人的地面炮火等待。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听了有关仁川登陆的各种不利条件的说明后，得出了“唯有仁川具备了地形上的一切不利条件和海军作战上各种困难”这样一个结论。

（三）战略上的考察

然而，在战略上却具有很大价值。即，仁川位于汉城以西二十英里，是离汉城最近的港口；占领首都汉城所引起的心理影响；重要的补给基地。在八月二十三日会议上，麦克阿瑟元帅阐述敌人现集中在洛东江前线，京仁地区的防备可能薄弱的情况之后，接着说：

刚才在会议上诸位所指出的关于仁川登陆作战的各种不利条件，恰恰正是使本坐确信此役必成之所在。

一旦切断敌人的弹药和粮食补充，企图突破洛东江的敌人将整个毁灭。我军兵力虽少，但装备精良，有把握击溃敌人。假如改变本坐提出的登陆作战计划，那末我们目前在洛东江战线蒙受的重大牺牲，势必继续下去。我们难道可以坐视自己的士兵象牛一般进入屠宰场而置之不理吗！本坐对此不能负责。现在西方自由国家的声誉正在经受严峻考验，亚洲的千百万人民正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如果我们在亚洲被共产主义者所打败，那末欧洲的命运就会发生危机。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要在亚洲取胜。……假使在这里我们失策，那末我们的命运将如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必须断然处事，否则我们必亡。……如果认为本坐的计划不正确，重新转入防御态势，那末必须在招致更大灾难之前，立即撤走。……仁川登陆作战绝不会失败，必定成功。并将拯救十万之众。

这一战役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概括起来讲，一是急袭敌之后方，切断敌之补给线；二是包围汉城以南的敌军。

参加会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人们，未表示异议，返回华盛顿。大约一周后，即八月二十九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了如下电文：

……关于仁川登陆计划及其实施方案的详细报告已收阅，经研究，同意。……

这样，终于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发动了联合登

陆战役。

(四) 情 况

战争爆发以来一直进行着的迟滞战，于一九五〇年八月初结束。此后，至九月十三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极其秘密地进行了仁川登陆战役的准备。八月十六日，组编了以阿尔蒙德将军为司令官的第十军团，担负仁川登陆作战任务。

敌军兵力：

汉城卫戍第十八师

仁川警备旅

第三十一旅的一个营

共计：约两万人

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向金浦推进时，敌人任命国防相崔庸健为“汉城城防司令官”，在汉江北岸布阵，企图死守汉城，最大限度迟滞我军。

我军兵力：

美第十军团（阿尔蒙德少将）

美第一陆战师（史密斯少将）

美第七步兵师（巴尔少将）

美陆战旅

国军第十七团（白仁焯大校）

国军陆战队四个营（申铉俊大校）

作战兵力共计：七万五千人

仁川登陆战役海军司令官：杜埃尔海军少将

参战舰艇：

| | |
|------|------|
| 韩国 | 15艘 |
| 美国 | 226艘 |
| 英国 | 12艘 |
| 加拿大 | 3艘 |
| 澳大利亚 | 2艘 |
| 新西兰 | 1艘 |
| 法国 | 1艘 |
| 共计： | 261艘 |

（五）“铁槌子（CHROMITE）”作战计划

洛东江防线的迟滞战，于八月初结束。双方争夺战进入高峰时，八月十二日，麦克阿瑟元帅下达了有关仁川登陆作战的指示。这个命令，在时间上非常紧迫，因为要详细制定登陆作战计划，进行必要准备，通常需要五至六个月时间，而离仁川港的最好登陆时机还只有一个月时间。尽管如此，计划拟制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为作战准备，解除了空军的空袭限制，因而成功的希望在与日俱增。敌人在洛东江防线受挫，后勤补给线已崩溃。联合国空军对为保卫汉城而北上的北韩军进行轰炸，拦阻其北上，而且不给敌人重新整编的时间。

作为欺骗措施，在西海岸地区实施小规模登陆，为秘匿

我方企图，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实施佯攻，在三陟地区实施佯动。

攻击开始日为九月十五日，时间定为涨潮前一小时，即五时。

(六) 预先准备

联合国海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八月初，在联合国军海军司令官史枢波中将指挥下，以巡洋舰、驱逐舰等大型舰船封锁东海岸，以小型舰艇封锁西海岸，监视敌人的补给线。

八月十八日占领西海岸的德积岛，八月十七至二十三日，我陆战队在统营登陆，九月六日在群山港岛屿，九月十日在延坪岛分别登陆。从九月十二日开始，美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的舰载飞机对西海岸一带进行猛烈轰炸，出动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六艘、火箭发射艇三只，对仁川沿海进行了扫雷等战场准备。九月十三日开始，利用两天，以舰炮和舰载飞机二百架破坏了敌人的防御设施和交通线。

由于得到航空母舰的加强，登陆部队请求支援的一切准备就绪。

(七) 登陆作战

麦克阿瑟元帅正以度日如年的心情等待着华盛顿的批准电报。在接到八月二十九日训令电文前，计划与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最后批准训令，是在所有登陆部队乘船待命时下达的，

这样，才得以在所有条件都许可的十五日发动了登陆战役。

九月十二日，由二百六十一艘船只组成的大规模输送船队驶离釜山港。在旗舰“密苏里号”乘坐的有仁川登陆战役总指挥官，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和他的六名参谋。大船队在永宗岛附近海面集结完毕，战役于九月十五日在麦克阿瑟元帅的亲自督战下开始了。

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占领月尾岛，第二阶段占领仁川半岛。

第一阶段的战况：

月尾岛的海岸线总长四千米，面积零点六平方公里，位于仁川港前方，以六百米长的堤坝与港口相联结，岛的地势瞰制着仁川港湾。作战地域，以月尾岛为界，北部称为“红色海滩”，南部海岸称为“绿色海滩”。第一阶段作战是从“红色海滩”开始的。

九月十五日晨，总攻发起时间一到，美陆战第一师五团三十二营和炮兵第十一营同时发起攻击，少数特攻部队在月尾岛突出部上陆。

由于敌人的抵抗非常轻微，我特攻部队在发起攻击二十八分钟后，完全夺取了该岛。

第二阶段的战况：

第二阶段作战是从下午涨潮时节开始的。美第一陆战团向仁川市南部小高地突击上陆。整个突击部队搭梯子爬上了三米多高的防波堤，尔后主力部队突破敌人防线，扩大登陆场，终

于突破仁川以东六公里处的敌人主阵地。

九月十六日，韩国陆战队担任仁川市的警备和消灭残敌的任务，下午将司令部设置在仁川商业中学，转入外围防御和警备。从而，在仁川上陆的部队开辟了向东和东北方向进攻的道路。顽抗的敌人付出八千至九千名牺牲后，沿京仁公路向汉城败逃。

韩国陆战队在仁川消灭残敌，抗击为扰乱我后方而渗透的敌人时，美陆战第一团从九月十七日开始向东和北部方向发起进攻。北进部队在金浦机场前方与敌内务署（译注：相当于我国的公安局）突击部队发生激战，于二十一时占领机场，前出到汉江西南岸；东进部队突入素砂。这一天，麦克阿瑟元帅为视察登陆后的情况，在仁川上陆。

担任仁川防御的敌主力部队逃至汉城地区。其一部，为争取保卫汉城时间，在富平地区部署一个营，在铁马山（223高地）约四百人，台城山（395高地）约二百人，良材里约二百人，企图阻止联合国军的进攻。

美陆战队以坦克部队为先导，沿京仁公路推进，九月十七日下午，经富平向素砂一带发起进攻。国军陆战队留下第二营担任仁川警备，第一和第三营前出到富平。

国军第三营，配属美第五团，十七日晨从道永里出发，约在两个小时后，进至富平西南高地。

这时，敌一个营以四辆坦克为先导，突然从富平车站北边高地实施反击。

美陆战队立即用火箭炮和反坦克炮击毁了敌坦克，然后将残兵扫荡任务交给国军陆战队第三营。

第三营立即以连为单位展开，投入战斗。然而意料之外，敌人的抵抗非常顽强，经过苦战，最后在美陆战第五团的积极支援下击退敌人。敌人往永登浦方向逃窜。

金浦机场从十八日开始启用，每天有四百吨物资着陆。

配属美陆战第一师五团的国军陆战队第三营，归原建制，在防筑里任警备。

美第十军团后续部队第七师在仁川登陆后，向东、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

向水原方向南下的部队，与北上的美骑一师会合，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同时堵住向北上的敌增援部队。

第二节 收复汉城

我军一旦收复汉城，敌人的补给线自然就被切断。

九月十九日晨，我陆战队同疯狂的敌人交战，终于将敌打败。敌逃往月串方向。联合国军先头部队挺进到汉城西南郊外两英里处。陆战队在幸州彼岸井谷里集结整顿部队，翌日晨，渡过汉江，在江梅里布阵，其余部队也陆续到达汉江南岸 150 高地准备渡江。美陆战队水陆两用坦克队渡过汉江，在陵谷切断了汉城至平壤的铁路，并开始对守备汉城的敌人（大约两个团）进行炮击。

我陆战队之一部，在轻轰炸机支援下，清除金浦地区的残

敌。

向南挺进的美第七师，边击溃小股敌人的抵抗边前进，占领了安养。

当美工兵部队架设橡皮舟组桥后，坦克和其它兵种开始渡河。二十一日晨，以集结在陵谷江井里的美陆战队第一营为右翼，国军陆战队第三营为左翼，国军陆战队第一营在中央，向水色发起进攻。

在进攻途中虽然遭敌一个营的猛烈火力拦阻而一度受挫，但立即挽回战局，下午完全收复水色。敌人虽然组织了短暂的反击，但在美陆战队的增援下予以击退。美陆战第五团的主力前出到汉城以西六公里处，美第七师切断汉城以南的主要公路和敌之退路。

二十二日晨，敌约两个营向我二十一日晚占领的 104 高地进行反击，经三个小时激战，击退了敌人。然后向汉城的最后一个外围阵地——延禧高地发起了总攻。敌人编成两个团的混成部队，企图用苏制重型装备进行最后抵抗。自从仁川登陆以来，我军以破竹之势推进，因此，对攻占该高地表现了过于乐观，结果，由于没有完全掌握敌情，过信自己的战斗力，虽付出重大牺牲而未奏效。我陆战第三营撤到 104 高地，同美陆战第五团一营换班。

美陆战第一团在永登浦与约一个团的敌人交战，占领永登浦之一角，至二十三日完全占领。

决定能否收复汉城的延禧高地战斗重新开始。

二十三日上午虽然有些进展，但由于敌人增加兵力抵抗，进攻受挫，不得不撤回进攻发起线。二十四日，我陆战队和美陆战队，在空军的支援和坦克的掩护下，逼近敌阵，以白刃格斗击退敌人，占领该高地。在这个高地连续三天进行战斗时，我陆战队将水色一带敌之残余全部歼灭。美陆战第一师的一部在麻浦渡过汉江，进至离汉城市中心十五英里处。

美第七师一部从永登浦东进前出到西冰库和坝岛，二十五日渡过汉江，驱逐汉江附近的敌人。

九月十四日，我第十七团，从洛东江前线撤下来在釜山集结。二十四日晨在仁川登陆后，立即配合美第七师投入了战斗。

我军占领延禧高地后，边准备战场，边向敌人施加压力。

我陆战第五营同美陆战第七团，我陆战第二营同美陆战第一团，我陆战第一营同美陆战第五团，分别进行了协同作战。

敌以两个师的兵力编成“汉城城防司令部”，在二十四日一夜工夫，强迫动员汉城市民，破坏路面，修筑工事，企图进行一次最后挣扎。

从西冰库和坝岛方向推进的第七师，与从麻浦方向推进的美陆战第一师在南山一带会合。敌主力似乎已向议政府和东豆川方向撤退，但后卫部队在汉城全城设防，企图负隅顽抗。因此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美第十军团长阿尔蒙德将军，向部队下达命令，要求在二十六日以内夺取汉城。美陆战一师和步兵第七师击溃敌人主力，然后向东北方向追击敌人，国军第十七团在美第三十二重炮营

和空军的支援下，前出到下往十里，击毁敌卡车三十辆，并占领汉城东北战略要地忘忧里，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在汉城市内，我陆战第五营和美陆战第七团互相配合，至傍晚结束清除残敌战斗。敌人利用夜暗发起三次大规模反击，但均被挫败。在忘忧里我第十七团一营正面，敌人约有一个团实施反击，与我发生激战。

美第七师一部向水原南下，二十日突入安养，二十一日完全切断了敌之退路，二十三日进入乌山。二十五日，美骑一师收复鸟致院，尔后进入天安。二十六日，南下的美军也向天安前进。两支部队于零时前在西井里附近会合。

在忘忧里我第十七团与敌展开激战，二十七日晨，使用预备队（第三营），并在美第七师坦克部队的增援下，击退了敌人。

敌人主力虽然撤退了，但敌人留下一部兵力，在南大门地下道构筑阵地，企图阻止我军由永登浦北上。对此，韩美陆战队一面越过南山迂回，一面在汉城火车站附近配置坦克，从两面夹击，将敌全歼，然后突入市中心，把太极旗插到中央厅楼顶。至此，经过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收复了首都。

二十八日，陆战队向东大门推进，扫荡残敌，我第十七团从下往十里进入市内，两支部队在汉城中央邮电局前面会合。韩美陆战队协同作战，完成了扫荡残敌任务。尔后，将中央厅和景武台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第十七团，归原建制。

九月二十八日，完全收复首都汉城。二十九日，李承晚同麦克阿瑟乘飞机抵达汉城，出席大韩民国政府首都——汉城移

交典礼。

在这个典礼大会上，麦克阿瑟元帅向李总统口述如下照会：

在上帝保佑下，在人类最大希望的象征——联合国的旗帜下战斗的我军，解放了韩国的首都。信仰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市民，从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下被解放出来，重新获得了生存的权利。

贵国蒙受的战争惨祸，激起了全世界的深切关注和友好同情，使他们决心全力以赴救援贵国。

要拯救生命须先复活精神。本人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名义，对收复贵国政府所在地，从而使阁下得以充分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表示欣慰。希望阁下和贵国政府当局在上帝保佑下，以慈善和正义精神，发挥渡过难关的智慧和力量，并祝愿韩国国民从昔日的苦难中摆脱出来，迎接充满新希望的黎明。

从现在起，将对韩国国民的责任交给阁下和贵国政府，本坐和属下将士决心专心去履行军务。

第三节 从洛东江防线发起总反攻

开战以来持续的防御战，在洛东江防线宣告结束。我方为最大限度地牵制敌人的主力，灵活运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我在兵力上虽然占劣势，但击退了人民军以十二个师的兵力于八月十五日前后向大邱、浦项、永川、马山发动的第一次总攻势，接着又击退了从九月三日开始向庆州和釜山发动的第二次

总攻势，打死打伤敌人九万九千七百九十人，击毁火炮一百一十门，坦克五十二辆。人民军的这两次总攻势，是以全部力量为赌注的，因此，失败所带来的损失也相当惨重。

因而，我方从守势作战转入攻势作战的时机也日趋成熟。

九月十二日，美第八军司令官沃克将军发表谈话，宣布：“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

至九月十三日，我军的有限进攻作战大体告结束，九月十五日开始了大反攻。

如同前一节所述，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元帅的指挥下，在敌人后方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登陆部队的一部向首都汉城发起进攻，另一部沿京釜线南下，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与此呼应，我在洛东江防线全线发起了大反攻。

国军在中东部和东部战线担任助攻，联合国军沿京釜轴线担任主攻。九月十六日是个雨天，得不到空中支援。尽管如此，还是在这一天开始了反攻。

当时双方态势对比如下：

（一） 敌 情

1. 兵力部署

安康、杞溪地区

第二军团（崔武亭中将指挥）辖：第五、七、十二师及第七六六部队

浦项地区

第二军团辖：第三师及第五师各一部

江陵、注文津地区

第五师及会宁第三军官学校、三八线警备第一旅

洛东江地区

第二军团辖：第一、三、十三、十五师

米院地区

第一军团的残部：第一、三、十三师残部及其它准备北撤的残部，从湖南地区后退的部队

报恩地区

第二、三、四、七、九师的残部

2. 士气

人民军士气极度沮丧。人民军主力虽然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部队，但被我方空军切断补给线，受歼灭性轰炸而损失很大，丧失了战斗意志。在南韩强迫征集的“义勇兵”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由于我空军的活动，敌人在昼间几乎不能行军，不得不在夜间行动。

(二) 我军情况

1. 兵力部署

安康、杞溪地区

第一军团（金白一准将）

首都师（宋尧赞大校）

浦项地区

第三师（李钟赞大校）

江陵、注文津地区

第八师（李正一大校）

大邱地区

美第一军团（自九月二十三日开始军团编制）

美骑一师、美二十四师

国军第一师、英第二十七旅

洛东江中、下游地区

美第九军团

美第二师、美第二十五师

2. 士气

战争初期跌落的我军士气，随着反攻的开始，重新振作，兵力和装备也得到加强和改善。

特别是空军，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兵的士气高涨。

（三） 大反攻计划

在弓形的洛东江防线，国军和联合国军日益增强。当时在
前线作战的部队有：国军五个师，美军四个多师，英军二个营，
澳大利亚军一个营及其它十多个国家派遣来的部队。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三日，陆军本部给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第一八〇号”。内容如下：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为配合联合国军第十
军团的仁川登陆作战，联合国军第一军团从洛东江中

西部及南部现有阵地，向西、西北和北部方向实施反攻。联合国军空军为转入反攻继续提供战略和战术性空中支援；联合国军海军沿东部和西部海岸线，给地面部队提供舰炮支援。根据上述精神，国军应在现有位置，直至九月十四日与敌主力保持积极的强有力的接触，并在控制地区内继续实施局部性反击，歼灭渗透之敌，尔后担任主要作战方向的东翼。”

如上所述，国军在大邱——金泉——大田，即京釜线以东的东部及中东部战线，参加大反攻。

第一次前出预定线被定为自东海岸的清河至京釜线的西井里一线。为夺取上玉里、大前洞、印支洞、义城、桃沅洞等地，决定九月十五日向北和西北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我军到达第一次前出预定线后，立即向第二次前出预定线，即盈德——德川洞——安东——醴泉——咸昌等地发起进攻。另一方面，为配合仁川登陆战役，联合国军将在西海岸的群山、瑞山等地和东海岸的盈德地区实施登陆作战，以欺骗和箝制敌人。

仁川登陆作战得手后，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一路沿京釜线南下，与北上的友军会合，以便切断敌人的退路，一举歼灭敌人的主力。

（四） 作战经过

1. 作战地域

至九月十九日，连续降雨。空军不能出动，给我军进攻作

战造成了困难。

东海岸的昼夜温差悬殊，影响人员健康，泥泞的地面，给机动造成了困难。但后来天晴，空军大批出动，有力地支援了追击战斗。

中东部的杞溪、安康一带盆地和环绕盆地的山岭，对于敌人开展游击战有利，而对于我军进攻作战则不利。

永川——庆州——安康——浦项战略公路，对于双方运输补给和机动作战，都是有利的。

洛东江一带连日降雨，但涨水不多，没有给我军进攻作战带来影响。

梁山、皇鹤山、飞凤山、船岩山、鹰峰山、鸟林山等高地都与公路相联结，是战略上的重要地形。

大反攻初期（至九月二十一日），新酒幕洞地区的公路被切断，不得不利用大邱——河阳——新宁——白鹤公路迂回，因而运输线延长了三倍以上，给运输补给带来了很大影响。

马山——晋州地区的主要海岸公路，对于我军在舰炮支援下实施进攻提供了很大方便。但居昌地区的小白山脉和中东部地域一样，险山峻岭毗连，给进攻作战带来了很大困难，而敌人的残兵却逃入小白山脉的深山沟蹿掉了。

2. 作战经过

为配合美第十军团仁川登陆作战，我军洛东江防线按既定计划，于九月十六日发起大反攻。

在登陆作战成功的消息鼓舞下，洛东江的美军、英军和国

军，信心百倍，在全线发起了总攻。

开始三天，即至九月二十日，遭敌顽抗，毫无收效。后来经过连续进攻和反击，终于在敌防线打开了小口子。尽管敌人如何强大，由于没有纵深配置，我突破敌人防线后，进攻很顺利。

开口子后，第八军给所属部队下达突破敌人防线前进的命令。

为此，以美第二师和美第二十五师编成的美第九军团，在南部战线发起了进攻。

以美骑一师、第二十四师和国军第一师编成的美第一军团，在中部战线发起了进攻。国军第一和第二军团在东部战线分别发起进攻。发起攻势后，我军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美第九军团以美第二十五师为先导，在舰炮支援下，沿马山——晋州公路推进。

最初几天前进速度迟缓，但到九月二十六日，已前出到晋州西侧附近。

美第二师在最初几天与敌展开激战，但发现北韩军的弱点后，很快前出到高昌。

这些部队，经南原北部山岳地带，前出到西海岸，消灭了南部主要公路两侧和大部城市的敌人。

美第二十四师开始作为预备队，后担任美骑一师的左翼，突破敌人防线，在洛东江彼岸设置了桥头堡，然后沿金泉至大田的原来后退的老路推进。美骑一师同美第二十四师并列向中

部地区猛攻。九月二十六日一天，该部先遣队向敌后挺进一百英里，在乌山附近，与美第七师一部会师。

担任东部地区的国军，在初期与敌展开了激战。从九月二十日开始，敌人仓慌撤退。因此，国军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运输工具，立即转入追击。

由于我军发起大反攻，人民军有八个师在南韩被孤立。但，敌人的相当一部分化整为零地逃窜。自九月十五至三十日，我俘敌二万三千六百人。

国军和联合国军不时受到了敌非组织武装的强力反击。美第二十五师于九月末占领群山。美第一军团的任务是，消灭残敌，确保大邱至大田的主要补给线。

国军部队在大邱——汉城线以东山岳地带实际上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东海岸的国军，十月一日到达三八线。

由于第八军和第十军团的协同进攻，敌人不得不放弃三八线以南地域。我在几天之内收复了南韩全域。人民军把所有精锐部队全部投入洛东江前线，因此没有预备队。特别是丢弃大量重型装备和补给品逃窜的事实，证明人民军的后退是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

敌人由于通信联络不畅通，缺乏交通车辆，造成了更大混乱。

人民军在南韩未能守住任何防线，其原因在于消耗了训练有素的兵力和有用的装备，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已无法继续坚持战争。

国军陆战队九月二十九日在丽水登陆，进行了支援性战斗，十月一日在木浦登陆，清除残敌。十月初，三八线以南地区的作战基本结束，各作战部队和指挥所移到汉城。

我海军封锁了海岸，并对东海岸进行了炮击；空军给快速前进的地面部队提供了直接支援。

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不让敌人带走重型装备，切断敌人的增援和补给，对于交通线、桥梁和停车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此间，再次给三八线以北作战的空军下达了不要过于接近中国边境的命令。从战争开始到九月末，空军的战果是，击毁军用车辆一千辆以上，投下炸弹二万七千吨。

洛东江前线的大反攻和仁川登陆战役的成功，诚然是国军及联合国军的兵力、装备增强的结果。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从战役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制海和制空权。

(五) 评 语

联合国军和国军的不断增强及其反攻态势的逐步完备，使人民军的总攻势归于失败；我在仁川登陆，在洛东江发起大反攻，使敌陷入了崩溃状态。

敌人从迅速结束战争，把占领南韩变为既成事实的急躁意图出发，把全部兵力都投入了洛东江战线。

汉城只有新编部队，一面向前线补充兵员，一面担任警备。因此，仁川登陆战役，以闪电般速度获胜。

我在仁川登陆成功，然后收复汉城，向京春公路推进，集

中在洛东江的敌主力部队的补给线就完全被断绝。

与登陆作战同时开始的总反攻，迫使敌人丢弃了武器弹药，补给线被切断的敌人，争先恐后地进行退却。

特别是，我军北上部队和南下部队在西井里附近一会合，使敌人六个师陷入完全孤立状态。东部的敌人，也因为我猛追和不断的空袭，丢弃装备，大量被我俘虏，有的分散逃入山沟。

由于作战取胜，在后退期间艰苦奋战的我军士气高涨，而敌人则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

在仁川登陆作战上，因潮差等自然条件，敌人没有意料到我军会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我军不顾作战上的各种不利条件，发动奇袭般的登陆战役，从而给洛东江防线的我军创造了实施反攻的方便条件，防止了我军人员和物资的更大损失。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的卓越判断，应予以高度评价。

敌人在一瞬间便丧失了大部分战斗力，我军完全掌握了作战主动权。

第四节 决定突破三八线

（一）决定突破三八线的由来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最初作战构想是：第一步，阻止北韩共军南下，确保以釜山为中心的韩半岛的南端，并加强联合国军的战斗力；第二步，利用制空和制海权，在敌之侧

后要地实施登陆作战，尽早挽回战局。

麦克阿瑟为了争取时间加强战斗力，紧急投入驻日美第二十四师，逐次迟滞了敌人。七月二十日，他第一次表明阻止入侵的信心，接着联合国军司令部公布人民军战斗力的相当一部分已遭到致命性打击的具体证明材料，作为他乐观论的凭据。八月初，联合国军守住洛东江最后防线，巩固了战线，有了扭转战局的希望。

随着战局的好转，关于“击退入侵之后的政策”的议论，也开始逐渐具体化。

其实，美国政府关于突破三八线的政策考虑，是差不多同人民军发动入侵开始的。

美国务院起草的联合国安理会“六·二七决议”本身，就提出了“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要求，包含着可向三八线以北扩大战争的依据。根据“六·二七决议”，把人民军击退到三八线以北后，如果放任它进行重新入侵的准备，就不能恢复和平与安全，因此，为了彻底消灭人民军，联合国军可向三八线以北追击的逻辑，是站得住的。

艾奇逊在七月十日给美国务院政策计划局长尼兹的备忘录中，提出了“在韩半岛恢复战前状况的短期目标达成后，为防止重新入侵，应考虑更长远的问题”的方针。

在美国政府内，大谈关于突破三八线的问题，是从七月中旬开始的。

杜鲁门一方面指示：在战局更加分明之前，对外一律不准

谈及有关击退入侵后的政策；另一方面，七月十七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对这个问题征询意见。

由于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政策计划局”从来反对突破三八线，而“远东局”主张作好突破准备，当情况允许时实施突破。所以采取了暂时不作正式决定，视战局推移再作决定的观望态度。

当李承晚总统表明要突破三八线的决心后，美陆军部代言人反驳道：“美军将强迫韩国军队在三八线停止前进。”为此，艾奇逊担心这个问题的议论过早公开化会引起对美国对外立场的歪曲，因而给美驻韩大使发出训令，让他劝告李承晚总统，在谈及突破三八线问题上务必慎重。

七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提出允许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消灭人民军，占领北韩的建议，但美国政府推迟了正式决定。

八月中旬后战局有所好转，麦克阿瑟司令部开始研究仁川登陆计划。在同样的气氛中，国务院责成美驻联合国大使澳斯汀探询西方各国对突破三八线的反应。八月十七日，澳斯汀在安理会发表演说，强调了在击退北韩侵略后，联合国要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入侵的必要性，提出了在联合国军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后，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韩普选，建立统一政府的主张。通过这一“政治性试验气球”探测，认为西方各国对突破三八线的反应大体上是肯定的。

就在这个时候，凯南通过给艾奇逊的八月二十一日备忘录，企图制止国务院的举动。

打退侵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必须防止由此而使美国的舆论倒向感情用事的道德主义。在全韩建立反苏统一政府，不仅是美国力所不及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韩国人没有能力离开苏联或日本的压力而独立。从美国角度考虑，韩半岛最好是在日本的影响之下，但日本势力现已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排除苏联的影响，是不现实的想法。美国政府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要表明这种意向虽然非常困难，但要想防范于未然，须留意此事。

在当时的气氛下，凯南的主张没能引人注目。

八月十九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将军同意了麦克阿瑟关于为了消灭人民军必须突破三八线的主张。从此，美国政府正式开始研究有关突破三八线的政策问题。

九月一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综合国务、国防两部为首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拟制了政策建议案。就在这个会议上，美国决策当局正式确定：以联合国安理会“六·二七决议”作为容许联合国军为达成作战目的突破三八线的依据。

在这个会议上，还就美国不应一开始就排除突破三八线的可能，应保持灵活性，当今后情况发展对我有利时加以利用这一点上，统一了意见。

并且研究了附加条件：如中共或苏联事先未表明介入或没有采取介入的实际行动的话，允许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但在与中苏接壤的地区，其作战任务原则上由韩国军队担任，并禁

止对满洲和苏联的一切作战行动。

杜鲁门的高级顾问们考虑到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会引起中共或苏联的某种反应，因此，也研究了对策。当时预料苏联反应的最大可能是，让中共替苏介入韩国战争，从而促使美国和中共之间对抗。因此决定，如果中共军介入，联合国军只要有对抗的正当理由，应继续打下去。

假如苏军直接介入防卫北韓的话，联合国军便转入防御，不采取引起事态恶化的任何措施，麦克阿瑟应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华盛顿。假如出现这种事态，美国就得进入对苏全面战争的态势。因此，对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的韩半岛，不能再投入更多的兵力。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对策之一。

根据九月一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精神，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制了关于麦克阿瑟的下期作战的训令草案，于九月七日提交给国防部长。这个草案再次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后审议，九月十一日得到杜鲁门的批准，九月十五日下达给麦克阿瑟。

九月十五日的训令，不过是让麦克阿瑟预先领会美国政府关于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政策意图，使他事先作好计划和准备，以免在作战实施过程中犯错误的预先号令而已。

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明确指出：“可制定占领北韓计划，但只有总统批准，方可付诸实行”，而美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立场，将根据今后诸问题来考虑决定：①中苏反应；②在联合国同友邦各国协商；③全面战争的危险性等。

参谋长联席会议直到仁川登陆的一周前，还对登陆作战的

前景表示忧虑，并要求麦克阿瑟重新考虑登陆计划。因此，不可能超过九月十五日训令而下达最后批准书。另外，西方各国对突破三八线的支持程度，也将随着战局的推移而会起变化。

尽管如此，总算确定了一旦情况变为有利时突破三八线的行动方针。

（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九·二七”训令” 和联合国大会“十·七决议”

九月十五日第十军团在仁川登陆，在西井里，与从洛东江北上的第八军会师，九月二十七日收复汉城。溃散的人民军经中东部的山岳地带向三八线以北败逃，联合国军于九月末到达三八线。人民军兵员枯竭，如果没有外来支援，连北韓的防卫也不可能了。联合国军掌握了主动权，在军事上居于进入北韓迅速扩大战果的有利地位。

由于仁川登陆作战的惊人的成功而带来的韩半岛的新的军事形势，变成了积极推动美国决策当局下定决心进入北韓的动力。

美国国民的一般舆论，在战局好转的鼓舞下，不仅要求恢复战前状态而且要求“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十一月份正面临议会中期选举，杜鲁门政府不得不考虑这种舆论的压力。

美国关于韩国战争的舆论不断升级。从诺兰特议员强调“如果美国不突破三八线，就是对苏联的绥靖”这一主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突破三八线问题，美国务院为争取国际上

的支持而在联合国进行了活动，多数国家表示了好意。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八个国家，为废除使韩半岛分裂永久化的人为障碍，为确立联合国的权威，在充分利用当前这一有利机会的问题上立场一致。并就艾奇逊起草关于韩国统一决议案提交大会问题进行了磋商。

特别是英国外长贝文阐明了“现在不能再分南韩和北韩了”的观点。对此，其它西方各国也至少以默认的方式表示了同意。

在国内超党派的支持和国际上的协助下，美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的问题。

九月十五日给麦克阿瑟下达有关突破三八线问题的预先通报以来，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鉴于军事作战上的迅速的前进速度，考虑到万一杜鲁门总统推迟最后批准时间，会给作战带来很大影响，所以，多次向国防部长建议，敦促尽快批准下达给麦克阿瑟的训令。

但，训令的批准，由于马歇尔新就任国防部长，为了等待国务院的对外协商，推迟了几天。

美决策当局经过同“西方各国的充分协商”，九月二十四日批准了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于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给麦克阿瑟。

九月二十七日训令，再次明确了联合国军的作战目标在于“消灭人民军”。为达成此目的，批准了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地域遂行军事作战行动的权限。

但这个批准是附加前提条件的：第一，在联合国军开始突

破三八线之前，中共或苏联没表示对韩介入之意，或没采取实际介入行动；第二，在作战上，对满洲或苏联严禁海空作战行动（地面作战更不待说），同时在与中苏接壤地区，“政策上”只准韩国军队担任作战任务。

训令还特别指出，应格外注意掌握中苏对联合国军作战的军事威胁，并详细规定了一旦中共或苏联从军事上介入时麦克阿瑟应采取的措施：

（1）假如苏联军队对三八线以北公开地，或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不公开地进行介入时，联合国军应转入防御，不许采取导致事态恶化的任何措施，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华盛顿；

（2）假如中共军队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不公开进行介入时，联合国军在存在能够成功地对付它的正当条件下，可继续打下去；

（3）苏联或中共事先表明占领北韓的意图，警告联合国军不要对它军事力量采取敌对行动时，联合国军不应采取敌对行动，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华盛顿。

训令还规定了人民军的军事行动息灭之后麦克阿瑟应采取的措施：

（1）解除人民军的武装和扫荡残敌的作战任务，由韩国军队专门负责，应最大限度限制外军参加行动；

（2）联合国军队在对三八线以北地区的作战和占领上，可得到韩国政府和韩国军队的协助，但由于

联合国还没有承认，故对韩国政府提出的三八线以北地区的统治管辖权，不要予以承认。诸如韩国政府对北韩地区的管辖权自动扩大等政治问题，要等候联合国采取措施。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对麦克阿瑟明确指出：这个训令的内容可根据情况变化而加以修改，因此不应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最后训令。

正如“九·二七训令”精神所表明的那样，美国政府只不过是在军事上为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提出了合法理由。美国政府的对外态度是：这个训令不过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六·二七决议”——“在该地域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精神，为消灭人民军而采取的军事措施，而美国单独采取的这个措施，是符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业已承认的行动界限范围的合法措施。

如果直到人民军的抵抗终止，中共或苏联不进行军事介入，那么很显然，联合国军将占领整个北韩，最后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一直成为联合国议题的韩半岛的政治统一问题，势必被提到日程上来。

然而，根据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韩国统一这一联合国的政治目标，决不是按美国单方意图所能决定或靠美军单独作战所能达成的问题。

美国政府试图将批准联合国军进入北韩的“九·二七训令”严格限定在“消灭人民军”这一军事目标上，而对于由军事作战的结局必然引起的韩国统一问题，则坚持了由联合国采取措

施解决的立场。

关于联合国军占领整个北韩后承认韩半岛的政治上统一的联合国决议草案，从九月下旬开始，通过西方各国之间秘密磋商进行了准备。

据传，由艾奇逊起草的这个决议草案，由美国以外的英国等八个西方国家提案，十月七日大会表决通过。

联合国大会“十·七决议”规定：为保证韩半岛的安定，建立统一政府，联合国军队驻留韩半岛，直到不需要为止。

(1) 须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全韩的安定；

(2) 在联合国指导下，采取包括选举在内的一切立法措施，建立韩国的统一、独立、民主政府；

(3) 联合国军除非为上述两项所明确的目的，不得在韩半岛的任何地方驻留。

如果说联合国安理会“六·二七决议”是批准联合国军为消灭人民军而进入北韩的措施的话，那末联合国大会“十·七决议”则是国际上承认军事作战后将实现的政治目标的措施。

在联合国表决通过“十·七决议”前，给联合国军已经下达了“九·二七训令”，可是联合国军却在三八线待机未动，而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又尽量不愿公开谈论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或进入北韩一类问题。

九月末，第八军司令官沃克将军向记者说：“联合国军为了进行整编，暂时停留在三八线，等候有关突破三八线的指示。”国防部长马歇尔对此番谈话困惑不解，立即给麦克阿瑟致函，

指出这类轻率的言谈“将在联合国惹起不必要的关于突破三八线的表决问题”，并劝麦克阿瑟“无论在战术上或在战略上都不应受拘束，要向三八线以北推进。”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向杜鲁门建议：退回麦克阿瑟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时发表一个戏剧性声明的建议书，联合国军用已被联合国批准的军事作战的必然延续的方式，不声不响地进入北韩。

美决策当局意图是，期望通过关于承认韩半岛统一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自然而然地解决突破三八线的问题。

（三）北进的限度

美国一直是把韩半岛看作是不应置于某一个特定国家独占的国际性地区。并基于这种基本观点，始终探索了在全韩能够共同施加影响的政治途径。现在因三个月的作战，出现了有利的军事形势，因此对一九四七年以来通过美苏默认的方式维持的韩半岛现状，可以进行一大修正了。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十·七决议”，是以实现韩国统一为最终目标的。因此在当时的有利战局和国际气氛下，自然被看作联合国军提出了新的战争目标。而且这个决议案又是在韩国战争中主动承担主要角色的美国主宰下通过的。

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击退侵略的过程中，人民军的战斗力已经耗尽，北韩事实上变成了军事上的空白。联合国军根据作战需要，进入北韩，追击人民军，是有充分理由的。只要中

苏不介入,联合国军占领北韩只是时间问题了。联合国大会通过“十·七决议”,预先就承认了战后在联合国监督下以普选方式产生统一政府。

很显然,这是战后美国在韩半岛确保对苏有利态势的绝好机会。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九·二七训令”和联合国“十·七决议”,把联合国遂行韩国战争的目标,同“实现韩国统一”混淆,这样的解释,起码是违背美国决策当局意图的。

第一,从联合国大会“十·七决议”的整个文字看,韩国的“统一”不是以该词本身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文件内容里的一个清楚的假设,即“通过军事作战,在韩半岛有了安定状态的保证时,可建立统一政府”的意思,非常间接地表达出来的。无论从文字表达形式还是从语义上看,在提示目标之前先规定了步骤。

也就是说,不是为建立统一政府而保证安定状态,而是安定状态有了保证的话,就有可能建立统一政府。

关于“统一”一词的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是美国决策当局在难以把握中苏究竟介入不介入的情况下,为了保留灵活余地而采取的。美国的意图是,在回避同中共或苏联进行全面战争的确定不移的前提下,万一中苏介入,占领北韩事实上不可能的时候,在政治上必须保持灵活性,以便既不损伤国际威信,又能摆脱困境。

第二,“九·二七训令”规定,在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之

前，如果中苏采取介入行动或表明介入之意的话，就放弃进入北韩的计划。

完全暴露了美国早就了解中苏在国际性地区的韩半岛的利害关系，在遂行韩国战争中，不愿为韩国利害冒大国之间直接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同苏联打全面战争的话，韩半岛的战略价值，毕竟是次要的。

突破三八线，把中共的多次警告置之度外是因为美国决策当局没有把它当成真正的威胁。

一旦突破三八线后，联合国军的作战性质，仍然具有根据中苏的尔后反应随机应变的灵活性。而且，还具有随时可以抛弃韩国“统一”的高度伸缩性。

麦克阿瑟于十月九日发表的“如果人民军不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军将立刻发起进攻，为强行贯彻联合国决议而采取军事措施”这一劝降声明，同美国决策当局对麦克阿瑟的要求，相差很大。

根据艾奇逊的解释，联合国军的作战，不是为了“强加或强行”联合国决议，而是为了“保证或确认”韩半岛的安定状态。

在“九·二七训令”中给麦克阿瑟规定的作战是，根据中苏反应，有时“转入守势，不许采取引起事态恶化的任何措施”，有时“在存在成功把握的正当条件下，继续战斗下去”的一种非常慎重的作战。联合国军的作战性质，必须按中苏反应而不断改变，从这一点来讲，实质上是机会主义式的试探性作战，

是以联合国军的自身安全为主要目的的消极作战。

第三，联合国军的最后进攻前出线不清楚。

根据“九·二七训令”，外军不可前出到鸭绿江边，要在边境以南的一定线上停止下来，与中苏接壤地域的作战，“政策上”由韩国军担任。美国决策当局把北韩从战略概念上区分为两个地域，即容许外军行动的地域和“政策上”不容许的地域。按规定，外军大体上在战术上易于防御的蜂腰部或其附近一线停止前进，从这到边境的地域，只能根据韩国军的作战能力和中苏反应如何来定为有可能占领也有可能不能占领的地域。

麦克阿瑟将与中苏接壤的地域称为“所有者不明的无主之地”，这个提法按美国决策当局的基本态度来说，是正确的。

为了排除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的危险，不让外军进入边境地区的政策，这不过是反映美国历来把韩半岛看作国际缓冲地域的韩国观的缩影。

第四，艾奇逊和马歇尔在一九五一年“麦克阿瑟作证会议”上作证时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把联合国军的作战目标同联合国的“实现韩国统一”的政治目标一致起来。当然，他们从决策当事人立场，在实现统一变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为巧妙地修正当时的意图，在小心谨慎的进行事后辩解，然而从美国决策当局在联合国军进入北韩问题上所表现的基本态度看，却是个如实吐露美国打韩国战争的本意的坦率发言。

军事作战和实现韩国统一虽然存在先后关系问题，但在美国决策当局的战略概念里则完全是两回事。借艾奇逊的话讲，

“军事作战是为了消灭犯侵略之罪的人民军，韩国的统一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普选来实现。”通过军事作战实现韩国统一，那当然值得欢迎，但没有期望一定实现，这就是美国决策当局的事后辩解。

因此，韩半岛的政治统一，不是通过联合国军作战必须达成的军事目标，而是为消灭人民军而正在进行的军事作战的结果，有可能有幸达成，也有可能不幸达成不了的联合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只有通过偶然的好机会才能达成的目标。”

联合国的“十·七决议”仅仅是把这类“偶然”结果在国际上加以合法化的措施而已。

美国在不能排除因中苏介入而引起全面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尽管韩半岛的情况发展与己有利，还是回避了对军事作战的最终目标的确实定义，从而保留了对付意外的政治灵活性。

第七章 北 进

第一节 占领北韩计划

(一) 麦克阿瑟的构想

麦克阿瑟根据“九·二七训令”拟制的占领北韩的计划是：第八军从陆地推进，占领平壤；在此期间，第十军团在元山登陆；尔后两支部队在平壤——元山蜂腰部汇合，切断人民军退路，当联合国军到达定州——宁远——兴南一线后，这一线以北至边境线的作战，只由韩国军担任。这一计划经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批准，十二月二日以第二号“联合国军司令部作战命令”，下达给联合国军所有部队。

麦克阿瑟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开，让第八军和第十军团分别遂行独立作战。其理由：第一是，韩半岛的地势因太白山脉纵向走向，战线难以横向联结；第二是，随着北移，釜山港的补给任务将相对减少，而仁川港的补给能力又非常有限，势必给联合国军整个部队的后勤支援带来极大困难。因此，让第八军和第十军团分别使用仁川和元山两个港口，以便早日结束战争。

但麦克阿瑟在拟制和执行作战计划时，犯了如下战术性错误。

第一，仁川和釜山的补给机能，因十月九日开始第十军团

乘船，瘫痪了两个星期，结果严重地影响了第八军的作战。第八军为了克服后勤难关，不得不放慢了进攻速度。

第二，第十军团原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元山登陆，但由于国军从地面提前九天占领元山，第十军团的登陆在作战上便失去了意义。另外，第十军团为扫除元山港的水雷而又拖延了时间，结果到十月二十六日才在元山开始非战斗登陆。

据说，麦克阿瑟为探索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虽然默认了国军于十月一日先行突破三八线，但他基本上还是怀疑国军的作战能力，加之难以统管，所以在拟制主要作战计划时，没有赋予国军以主要任务，也没有寄希望于国军去执行主要任务。

假如，麦克阿瑟按沃克的腹案，把第十军团归第八军统一指挥的话，就不至于使第十军团休战二十天，也不至于使第八军碰到补给中斷的困难，会更加迅速地扩大战果，较好地完成对收复地区的平定工作。

第三，十月十七日，麦克阿瑟下达第四号“联合国军作战命令”，改变原定第八军和第十军团在平壤——元山蜂腰部汇合的计划，让部队在两条不相联的战线继续前进。结果造成了五十英里宽的巨大间隙。第八军和第十军团以师为单位向各自的目标争先恐后推进，因而使我军分散在宽大地域，友邻部队之间难以互相支援和协同。没过多久，中共军便利用我战线的这一间隙穿插到我军侧背，使我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

（二）第八军的北进计划

根据联合国军司令部“第二号作战命令”（十月二日），第八军司令部给下辖部队下达了向北韩进攻的命令。

命令规定，下辖美第一军团先沿临津江西部进攻轴线（金川一带）前进，然后将该地域移交给美第九军团，继续北进；这时，美骑一师（英联邦第二十七旅配属该师）担任主攻，美第二十四师和国军第一师分别担任预备队和翼侧掩护。

美第九军团的任务是，从美第一军团接收上述临津江西部地域，护卫京釜补给线，协助韩国警察队，肃清南韩境内的残敌。其下辖部队有美第二师和美第二十五师；尔后将十月五日新编的国军第十一师配属给该部。

国军第二军团下辖有第六、第七、第八师，在议政府——春川之间的中部战线北进。

国军第一军团下辖有首都师和第三师，沿东海岸北进。

1. 东部战线

国军第一军团让第三师沿襄阳——杆城——高城——通川——库底——桑阴东海岸公路北进，突入元山。首都师尾随第三师北上，然后在杆城、高城等地以团为单位西进，切断敌人退路，经安边前出到元山。

该地区的敌人有：新编第四十二师和元山警备旅以及第五、第十二、第十五师残部，他们在元山海边的葛麻机场——斗南里——见山里——地境里一线设防，在其后方女王山和元山外

围各制高点部署了相当规模的掩护部队。

2. 西部战线

美第一军团骑一师担任主攻，从开城正面突破三八线，经金川、沙里院、黄州、突入平壤。国军第一师为军团右翼，经高浪浦、市边里、遂安进入平壤。美第二十四师掩护军团右翼，从礼成江西西部地区北进。

敌人在西部战线集中了四个师，自礼成江西段经开城至高浪浦，按第四十三、第十九、第二十七、第十七坦克旅的顺序作了部署。

第二节 向平壤——元山一线推进

（一）平壤攻陷战

十月八日，美骑一师在开城集结完毕。翼日包围金川，歼灭了敌第二十七师。十三日占领金川。

十一日，国军第一师从高浪浦一带突破三八线。右翼第十五团经朔宁，于十三日前出到市边里。左翼第十一团经九化里、渭川里向北推进，因敌人埋设了地雷，降低了前进速度。后续之第十二团以坦克开路，超越第十一团北进。第十二团采取步坦协同作战，十六日占领遂安，翌日前出到平壤东南三十八公里处栗里——详原一带，准备攻克平壤。

美骑一师完成金川包围战后，向沙里院推进。这时军团长米尔本中将许诺：美骑一师和第二十四师中谁先占领沙里院，就把进攻平壤使用前进路的优先权交给谁。于是展开了进攻竞

赛。结果于十七日，美骑一师的配属部队英联邦第二十七旅最先占领了沙里院。

美骑一师第七团十七日占领黄州，然后同国军第一师在平壤东南和南部向平壤发起进攻。

原来预料国军第一师无论进攻路线还是机动装备都不如美军，机动速度将落后于美军，结果国军以强行军昼夜兼程，超越了美军。

国军第一师在栗里集结整编，十七日，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进攻。第十五团向大同江上游三青里方向推进。第十二团向洋原里推进，准备从南边突入平壤。第十一团在陵里一带完成肃清残敌任务后，向洋原里推进，途中在锅严里附近与敌第十九师约一个团兵力遭遇，击退该敌后，占领初贵洞。

十八日，第十一团编入师预备队，在文玉里集结待命。第十二团在进攻大同里过程中，在大同里以北一公里处，遭到了敌人的反击。敌约两个团在坦克六辆、野炮七门、直射炮十六门的支援下向我猛扑过来。经八个小时激战，终于压制该敌，并渡过大同江。第十五团以团直属队为先遣队向平壤进攻，主力向北迂回。先遣队沿大同江南岸挺进，经美林里夺占机场。主力追击逃敌，前出到江边，进行了搜索。

接着，我军逼近敌第二道防线，十八日各团争先恐后前进，从上游渡过大同江。

第十二团担任主攻，以坦克为先导，在师的左翼沿平壤公路推进。第十一团担任预备队，尾随第十五团先遣队攻击了美

林机场。第十五团担任助攻向大同江北迂回，在北沙里以东约两公里处，与敌约一个营兵力展开战斗。

敌第二道防线被我军完全包围。国军和联合国军从各个方向压缩对敌平壤最后防线的包围圈，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以坦克为先导，同时发起了总攻。

十九日下午，美骑一师和国军第十二团在船桥里打开了突破口，进入了巷战。第十一团和第十五团先遣队用手榴弹攻击敌人机库，烧毁飞机两架，并占领了该机场，尔后完全控制了江南岸，第十五团先遣队又向东平壤发起了进攻。

第十五团从市的北面沿江岸突入市内，下午占领牡丹峰和金日成大学，但遭到了誓死保卫平壤的敌第二十七师、“首都保卫师”和其它混成部队的顽强抵抗。我军虽然迂回敌后，切断了敌之退路，用手榴弹炸敌指挥所，进行了猛烈攻击，但敌人仍在顽抗。因此，我派三名敢死队员夺取敌机枪阵地封闭枪口，才打开了通路。我第十五团占领了敌中央厅和内阁办公总局。傍晚，在市内顽抗的敌人被完全击溃，敌主力向北部逃窜。

这时，给第一八七空降团下达扩大平壤攻陷战的战果、生俘敌指挥官、营救联合国军被俘官兵的命令。空降作战于第二天即二十日中午实施。

二十日，美骑一师和第十一、第十二团从人行桥附近渡河，与第十五团会师。第十五团编入预备队，肃清了市郊的残敌和敌工作队。

敌从平壤逃跑后，为在清川江一线建立强有力的防线，正往江界——清川江一线集结。我军边警戒平壤及其外围，边为尔后进攻整编部队。

二十日中午，第一八七空降团两个营实施空降。以C—119运输机组成的空运部队和C—46特别进攻部队，从金浦机场起飞，到肃川和顺川上空投下了一千零七十名伞兵和随伴装备七十四吨，以及吉普车二十八辆，中吉普四辆，105毫米炮十二门，直射炮四门，与敌未进行大的战斗。空投重型装备，在战史上恐怕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空投作战实际上起了减低敌在平壤以北抵抗的作用。二十一日，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会合。

（二）元山攻陷战

在东海岸和中东部战线，国军第一军团向元山以破竹之势推进。

李钟赞将军指挥的第三师，十月一日从江陵突破三八线，向襄阳推进。其中一个团在三陟乘运输舰到注文津登陆，与正向北前进的主力会合。第三师根据军团命令，继续向元山猛进。十月四日敌收拾残部在元山设最后防线企图拼死抗击我军。因此，我军为了对付该敌缩小了先遣部队和后续部队的间隔。

十月五日，长箭前方陵线之敌在数门野炮的支援下发起强大的反击，但我军下午占领长箭。

部队在长箭作好准备后向通川继续北进，途中遭败逃之敌

的阻击，损失很大。我主力实施迂回，顺利夺占通川。

中东部战线的国军第八师，十月八日从汉城出发，经东豆川突破三八线，在涟川地区击退敌残部一个师的反击，十月九日占领涟川。十月十日到达铁原附近，又遭敌一个师的猛烈反击，但将该敌击退至伊川。

十月九日，首都师从新高山向元山继续推进。

敌以一个营兵力在长箭和通川企图阻击我军，失败后又在库底里一线投入增援部队企图阻击我军，但国军没有和该敌纠缠而向目的地继续推进。

我军在兹川也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但十月八日还是逼近了安边。

敌企图在松岬——安边一线与我进行大决战。我军在空军的直接支援和海军的舰炮支援下，顺利突破敌防线，逼近元山。

敌人从安边撤退，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在元山进行最后决战。

十月九日晨，国军第三师二十三团主力占领日峰山，尔后渡南大川迂回安边。第二十六团十月九日上午经飞云里包围了安边。敌以五个师的兵力拚命反击。因此我首都师十八团前出到安边西北，支援了第三师主力。

第二十三团渡过南大川经地境里迂回到女王山南侧，第二十二团从见山里突破敌防线中央实施进攻，占领元山。

由于国军进攻迅猛，在已收复的我后方，敌第六、七、九、十师组织了第二军团，在中部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他们的兵力

约有四万，从十月一日袭击原州开始，不断侵入三陟、蔚珍、墨湖等地。

因此，我占领元山后，国军第三师和美第九军团担任了讨伐敌游击队的任务。

第三节 向国境线推进

（一）情况和计划

元山攻陷战结束后，虽然大都是晴天，但正值换季时节，云天较多，给实施航空支援造成了不少困难。在东部战线，自进攻图们江边时开始，刮起了西伯利亚寒冷旋风，在西部战线，降雪甚多，给实施航空支援和炮兵支援带来了很大限制。

白头山东西斜坡是图们江和鸭绿江的发源地，狼林山脉和妙香山脉由白头山西侧向南伸延，有茂盛的大森林，陡斜面和断崖绝壁限制大部队机动，流入清川江的九龙江和大宁江成了拦阻我军前进的天然障碍。

白头山的东侧，是平均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的比较平坦的高原地带，冬季降雪达数十米，平均气温零下二十至三十度，给作战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元山以北的东海岸线上，以大致相等距离设有港口，主要有咸兴、洪原、北青、吉川、城津、罗南、清津、罗津、雄基等，起着包括对苏贸易在内的军事要地作用。内陆方面直至满洲边境，都是高山峻岭，对机动作战十分不利。交通线有咸境线和

自吉川至惠山镇的铁路。海路如同上述，所有港口均可停泊中型以上船只，对掌握制海权的我方是个有利条件。西部的交通，有韩国的大干线即京义线（双轨），自新安州至满浦镇的铁路和公路，还有横跨韩半岛的平壤——顺川——元山铁路和公路。公路有新安州——博川——泰川、价川——宁边——云山、楚山——新丰洞——江界及楚山——水丰——新义州线，这一公路网是主要补给线。从元山后退的敌之残部原在以吉州为中心的山岳地带企图抵抗，后又把主力撤至清津，少数部队经合水、白岩渡过图们江，在满洲间岛省（译注：指我延边地区）纠合政府要员和残部进行整编，然后企图利用结冰期，在茂山、会宁、惠山镇一带向我实施反击。

敌以少量掩护部队迟滞我进攻，同时在合水一带构筑阵地，配置了在胜地、白岩新编的部队（估计有四万五千人），以保卫惠山镇。另外，派游击队到我军后方切断补给线，袭击部队驻地。

在西部，敌人从平壤一路败退，在清川江设了第一防线，但士气已极度跌落。该敌为中共军介入，一方面最大限度迟滞我，一方面向新义州、楚山、江界方向节节后退诱引我军。

敌人的企图是，把中共军先投入到楚山和江界地区，埋伏在险要山地和主要公路傍，当我军通过该地向边境北进时，切断补给线，打一场大包围战。而我军则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准备在冬季来到之前全歼敌人，尽早开进边境地区，短期内结束战争。

东海岸地区的国军第一军团和美第十军团（1950·10·26在元山登陆）协同北进，美第十军团负责进攻咸兴西北山岳地带的长津湖地区，国军担负海岸线一带防御。

作战重点是，全力夺取和坚守城津（北纬 $40^{\circ}40'$ ——东经 $129^{\circ}12'$ ）（译注：现改名为金策）——丰山（北纬 $40^{\circ}80'$ ——东经 $128^{\circ}10'$ ）——德实里（北纬 $40^{\circ}44'$ ——东经 $127^{\circ}3'$ ）一线。

西部战线，新义州方面由美骑一师和英联邦旅负责，内陆方面由国军第二军团的第一、第六、第八师负责。当中共军的介入症候有所表露时，为在介入之前赶到国境线，全力以赴加快了进攻速度。

（二）向图们江进军

陆路和海路的要地元山，于十月十日，为国军第三师所占领。元山守敌被击溃，撤至德源——文川一线，并在该地利用天险构筑工事，配置了三个师的兵力。在元山北部长德山、女王山设防的敌之一部，企图阻止我进军。但我第二十二团勇士和第二十三团勇士分别占领了长德山和女王山，并等候进攻命令，准备向最后目标图们江进军。

美第十军团在仁川登陆和收复汉城战役中起了主要作用。尔后计划是十月二十日在元山登陆，但由于元山港内外的水雷和障碍物，作战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国军第三师以出人意料的进攻速度抢先占领元山。第十军团完成港湾扫雷作业后，十月二十六日才在元山实施非战斗登陆，开始与正在北进的国军协

同作战。

十月三日，第三师二十二团、二十三团和首都师第一团击溃了只有轻微抵抗之敌，经德源逼近文川。第二十六团占领文川后接着占领了平元线的联结点高原，然后逼近永兴。第三师在东海岸以最大进攻速度前进，夺取了元山、德源、文川、高原、永兴。敌人只留下掩护部队进行后卫迟滞战，主力全部撤至咸兴地区。

这时，国军第三师根据陆军本部命令，变更部署，担任元山地区防御，掩护美第十军团在元山登陆。

至十月二十九日，第三师扫荡到处出没的敌之残部，十月三十一日起一部分作战正面移交给美第十军团，准备经咸兴，沿东海岸公路北进。

十月十六日，首都师第一和第十八团从永兴出发，经定坪前出到旺南里——云南里一线，途中只遇轻微抵抗，于十七日中午占领兴南。

第十七团十七日上午占领咸兴。

机甲团占领洪原、北青、端川后向城津港进攻，途中在摩天岭前方与敌遭遇，展开激战。这股敌人是从各地纠合起来的残兵，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炮火却很厉害，埋伏在山沟有利地形为阻止我前进而进行了最后挣扎。十月九日，首都师终于占领城津市。

第一团在端川，根据陆军本部命令，十月二十四日出发，十月二十八日中午占领丰山洪君第一发电站。这时，在元山守

备的第三师二十二团向端川转移，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六团分别前出到新浦——阳化洞一线和洪原待命。

敌之残部出没无常，切断我后方补给线，袭击村庄。反共青年在各地组织自治团体，积极开展了支援国军的活动。

敌第五〇七部队从城津后退后，伙同曾警备吉州的一个营和从渔大津方面增援的一个炮兵营，企图阻止我北进。

首都师机甲团边守备主要补给线，边与敌人作战。该团于十一月二日在进攻吉州途中，由于地形不利和敌人炮火猛烈，进攻一度受挫，后来在空军和新调来的炮兵队的支援下，发起总攻，五晨仅占领该市一角，经继续攻击，才完全占领该市及其附近地区。

国军第三师把指挥所从元山移到新浦，并担任军团作战地区内的肃清残敌、搜集敌情和教育训练任务。然后根据第一百二十号军团命令，十四日将一部转移到吉州，将第二十六团交给美第十军团第三师指挥，到长津湖投入了激烈战斗。

第二十二团到达吉州后受领经合水攻占惠山镇的任务，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行动。

第二十三团主力在吉州与首都师机甲团换班，担任第二十二团一营的后续任务，于十一月二十日开始行动。

敌人在合水至惠山镇的陵线占领有利地形进行顽抗，尔后撤至白岩。第二十三团追击败逃之敌，一举占领白岩，尔后到处袭击敌人。

首都师从吉州经明川逼近清津。

第三师二十二团与向长津湖进军的美第七师之一部协同，沿惠山镇公路挺进，第二十三团为经罗南攻占茂山，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吉州集结，派先遣队乘火车开往罗南，其余在吉州待机。

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军到达惠山镇附近，三十日晨占领该市。先遣队到达中韩边境后，国军和联合国军的士气非常振奋。

首都师在第三师的掩护下，经明川，十八日到达朱乙温泉。机甲团和第十八团到达罗南后进行了攻占清津的准备。

敌第四十一师和其它混编部队，利用清津前方的山地构筑坚固阵地，企图顽抗。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第十八团为先导，向清津发起攻击。刺骨的西伯利亚冷风在呼啸，高山峻岭白雪茫茫。敌人虽然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但都被我士气冲天的国军彻底粉碎。十一月二十四日拂晓前，我军突入清津市。敌之一部在清津以北三十公里处构筑新的阵地企图阻止我进攻，敌主力经会宁逃到满洲间岛省地区整编部队，等候中共军介入。

美陆战第一师从咸兴向长津推进，占领赴战湖和长津湖水电站，保证了战线的均衡。

美第七师在利原登陆，经北青、丰山，和国军第三师协同，突入惠山镇。

美军虽然在山岳地带作战，但为了保持战线的均衡，全力以赴支援了国军第一军团。

(三) 向鸭绿江进军

为了营救我被俘将士，十月二十日，美第十一空降师第一八七团，第一次在肃川和顺川之间空降四千人，第二次于二十一日，在肃川空降一千八百人。同日，麦克阿瑟给第八军司令官沃克将军下达向国境线快速前进的命令。在肃川和顺川空降的部队，立刻切断了敌人的通信网，并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新安州、安州、军隅里之间的铁路，给敌平壤防御部队以沉重打击。

国军第六师追击逃敌，二十二日突入价川，然后转向宁边。

国军第八师渡临津江，突破三八线后，经伊川、谷山，十月二十日到平壤东北四十公里处的江东宿营，然后经成川、假仓、北仓，于十月二十四日突入德川。

国军第七师根据陆军本部命令第二二四号，从十月二十三日开始配属美第一军团，在平壤集结。该师占领球场后，追击敌人，在照川遭敌反击，我军迂回敌侧后，将敌全歼。

十月二十四日，国军第六师二团在照川地区追击敌人途中遭敌一个连的反击，紧接着敌约一个团包围该团，我军为了打开退路进行了猛烈的战斗，但退路早已被切断，不得不以温井里为集结地分散突围。

在中韩边境地区集结的中共军的介入症候日益明显，从到处发生的情况看，似乎已经投入前线。国军第一师在宁边扫荡敌人向龙山洞追敌过程中，与人民军一个营和坦克部队遭遇，

激战后击溃该敌，强渡九龙江，击退了在西侧高地设防的一千名中共军，掩护了友军渡河。

十月二十六日晨，敌约一个团向云山以北十三公里处的葛峰南下，一部配置在鹰峰洞，另一部配置在南松里。

因此，我第十九团在云山北部和东南部占领防御阵地，反坦克炮配置在云山，以便压制敌从云山东北高地向我侧射，并且和友邻部队第十二团协商划分战斗境界，之后向云山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占领了 100 高地，但遭敌反击而后退，主力从江东迂回发起进攻，也遭敌反击而失败。于是，该团放弃正面进攻，从右侧迂回再次发起进攻，占领了江东南边高地，夺取了威胁云山的一部据点。我军各部队都以北进统一的火热情，只想最先到达国境线，以最高速度进军，忽视了对敌情的深入分析。

葛岭守敌转移到云山东北马场洞一带后，企图继续南下。

敌人从左右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国军第六师十九团在九凤山被敌包围，发出了救援请求。第十二团三营搜索队在白岳山附近俘虏两名中共军。

敌人白天荫蔽在单兵壕，利用夜暗行动。敌人就以这种方法，把骑兵和步兵渗透到我方后方，从侧背包围我军，从此开始不断发生了激战。

十月三十日，敌约一千三百人，利用夜暗向我第六师阵地发起进攻。经两小时激战，虽然击退敌人，但敌人又发起了迂回进攻。我军在炮兵和友邻部队的火力支援下进行猛烈反击，

终于因地形不利，兵力不足，不得不撤退。部队撤到云山后，把防御正面交给了美骑一师。

敌不顾我誓死抵抗，继续南下，压制云山洞，向美骑一师防区发动了猛烈进攻。他们一面吹哨子、吹号、敲锣，一面接近，其一部侵入江东，另一部以坦克为先导侵入泥踏洞，形成了包围网。

敌人占领云山，我第十五团撤至宁边。由于敌人的猛烈进攻，国军第七师和美第一军团于十一月三日转移到安州。

敌人对这个方向进攻，似乎是为了切断楚山地区和新安州方面的联合国军和国军的补给线。向楚山地区进攻的国军情况是，十月二十三日一部追击从宁边败退的敌人，前出到槽木洞，一部同机动部队经泰平前出到温井。

第七团对情况进行了侦察，果然在大仓洞出现了中共军，居民正在动摇。但这个情况却当作共产分子的宣传而被忽略，还是为尽快到达中韩国境而采取了进攻态势。

我军经槽木江路过两江洞时，从公路两侧遭到敌人进攻，但我军将敌击退，敌逃往江界。我军突入坂坪洞，利用敌人架设的电话线假装人民军给驻在丰场的人民军队部打电话，要求增援，结果约五十名敌兵乘车南下，全部生俘，从而更加确实地掌握了敌情。根据俘虏供述，我以迫击炮歼灭了丰场东南附近的敌两个连。尔后向古场推进，途中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十月二十六日对楚山发起了总攻。

敌人由第一师和第六师混编一个团防守楚山地区，因士气

极度跌落，稍作抵抗后向江界方向撤退。我军用大炮拦阻敌人后退，并派步兵小分队突入楚山市展开巷战，终于到达最后进攻目标鸭绿江。似乎三千万同胞的民族宿愿——收复失地，国土统一实现了。下午，营主力进入市内，营搜索队扫荡敌主力，平定了楚山地区。当时占领楚山的国军将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在西海岸推进的美第二十四师在定州附近突破敌人的顽强抵抗，前出到北韩临时首都新义州以南十六公里处。至此，我军的北进到了终点。国军和联合国军的进攻速度随着补给线的延伸而缓慢下来，各个进攻部队互相联接战线的努力，也归于失败。但人民军则事实上消灭了。从九月中旬以来，人民军光是被俘虏就有十三万五千人。新介入的中共军的少数部队，从国军和联合国军之间的间隙穿插，准备围歼我军。

从九月中旬开始反击到九月下旬，除了两个小地区外，收复了大部分南韩领土，从十月一日开始追击敌人，突破三八线，全军将士士气冲天，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注目。

当麦克阿瑟元帅提出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恢复韩半岛的和平，遣返联合国军俘虏和在押平民的时候，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欢呼声达到了顶点。但，敌人不但没作任何回答，反而在鸭绿江对岸，中共大军在窥伺着介入的时机。

（四）空军的战况

帕特里奇少将为把美第五航空队转移到韩国，以支援北进

而竭尽了全力。因此，第五航空队司令部及“联合作战中心”于十月十五日前移到汉城。

这时美国第五〇二战术管制队从美国调到韩国，从此飞行战术管制有了保障。

第八、十八、三五 P—51 飞行中队从日本前移到金浦、釜山和浦项基地。第四十九、五十一 F—80 飞行中队前移到大邱和金浦。正如沃克将军所说：陆军非常需要空运军需物资，如果没有歼击机予以空中掩护，第八军在进攻作战中将蒙受相当困难。

十月二十日，在平壤以北三十英里处由一百一十一架运输机空投了三百零一点二吨装备及补给品，空降两千八百六十名伞兵。在实施空降前，出动一百三十七架战斗机和五架轻轰炸机，对空降地域进行了空降前的航空火力准备。十月二十五日，麦克阿瑟鉴于中型轰炸机的攻击目标已扫尽，制定了将一部分轰炸机调回国内的计划。

到了十月，中共军介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十一月一日六架米格—15 在鸭绿江以南向我战斗机编队进行攻击。十一月八日，在鸭绿江上空喷气式飞机之间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战。在这次空战中，F—80 虽已陈旧，不能与米格—15 匹敌，但首次击落一架敌喷气式飞机。

十一月五日，麦克阿瑟给斯特雷德迈将军下达命令，要求进行为期两周的最大规模轰炸。从这个时候开始，对鸭绿江以南至前线的交通邮电设施、工厂、城镇、村庄进行了破坏性轰

炸。

十一月八日，B—29轰炸机编队对新义州进行轰炸，彻底摧毁了十个交通补给基地。

向鸭绿江、图们江进军当中，空军支援地面部队，起了很大作用。但苏制米格—15的出现对掌握制空权的联合国空军是个新的威胁，因此必须采取新的对付办法。

敌空军离基地近，与之相比，联合国空军基地远，这对我是一个不利条件。尽管存在这些不利条件，由于我技术高超，数量占优势，加上海军舰载机，仍然保持了制空权。

第八章 中共军介入

第一节 概 况

(一) 一般情况

韩半岛的北部地区，冬季风大雪多，视界不良，不利于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鸭绿江一带多为高山峻岭，伸向南方的狼林山脉和妙香山脉，平均海拔一千米以上，森林茂盛，便于军事渗透、包围和荫蔽活动；陡峭的悬崖和盘山公路，不利于大部队机动，影响部队之间的左右联络。图们江一带，是海拔平均一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区，降雪达数十米，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至三十度。

东部和西部战线的交通联络只有一条平元线。平元线阳德附近的险要高山给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困难。

国军和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到达国境线后，分成了东部和西部战线。

东部战线是，国军第一军团和美第十军团，西部战线是，国军第二军团和美第八军。

东部战线的国军第一军团由金白一少将指挥，美第十军团由阿尔蒙德少将指挥。国军第一军团下辖有首都师（宋尧赞准将）、第三师（崔锡准将），美第十军团下辖有第三师（索尔准将）、第七师（巴尔准将）和陆战一师（史密斯准将）。在

东部战线国军和联合国军共有五个师。

西部战线，国军第二军团（刘载兴少将）下辖有第一师（白善焯准将）、第六师（张都曦准将）、第七师（申尚彻准将）、第八师（李成佳准将）；美军第一军团（米尔本少将）下辖有第二十四师（丘奇少将）；美第九军团下辖有第二十五师（基恩少将）、第二师（凯泽少将）、美骑一师（库尔特少将）、英第二十七旅（科德大校）。

以美远东空军为骨干的联合国军空军，与人民军空军相比，占绝对优势。十一月一日虽然出现米格—15飞机而紧张了一阵，但与敌相比，还是我空军更活跃。战略空军的数量足以压制敌之后方目标，但由于炸轰范围的限制和敌人防空火器的对抗，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联合国军的总兵力约有四十二万人，其中中国军约占二十万，美军约占十七万七千，其余为参战的其它各国军队。从编成上看，国军在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编制，而实际上是受美军指挥。

在中韩边境秘密集结的中共军，吹着哨子，敲着锣，不惜牺牲向我进攻。他们的战术是，先找步兵、炮兵和坦克的配置位置，然后利用夜暗移动，白天荫蔽。由于重型车辆极少，原始后勤机构简便，便于潜伏。从前方集结地域向攻击发起线开进，也是利用夜间进行。进攻通常在黄昏时分发起，翼日昼间巩固占领地域。占领一个目标后便进行整编，将炮兵向前推进，将补给物资向前搬运。敌人很擅长于伪装和荫蔽，有时竟敢采取大部队穿插战术。

敌人的猛烈进攻和重点防御战斗，是在顽固的教义下实施的。他们一旦接到上级司令部的作战命令，不管情况变不变，坚决执行。中共军的师编制为三三制，兵力五千至一万人。

进入韩国的中共军总司令官为彭德怀，总司令部设在三登。中共军先投入了两个野战军，接着在中国东北整编的人民军两个军团投入前线。

人民军第一军团和中共军第四野战军在西部战线，人民军第五军团和中共军第三野战军在东部战线。当时越过中韩国境介入韩国战争的中共军和人民军的总兵力有：中共军第三野战军约十万人，中共军第四野战军约十七万人，另外还有人民军约六万人。敌人不但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最大限度利用冰冻季节，顺利渡过江河，战斗力日益增强。尔后人民军第四军团也投入前线。

中共军的作战企图是，以中共军两个野战军和在中国东北与江界附近整编的人民军，围歼前出到中韩国境的联合国军和国军。

在西部战线，中共军第四野战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战略要地博川、价川地区集结兵力，企图南下到德川——宁边一线。

东部战线的中共军第三野战军和人民军第四、五军团，为策应西部战线的进攻，以主力穿插到阳德——宁边——谷山附近，企图围歼东海岸特别是惠山镇和长津湖地区的国军和联合国军。

敌人企图让西部战线的进攻部队迅速夺取平壤，尔后立即南下到三八线。在东部海岸地区，人民军第四、五军团在中共军的支援下，同在中部山岳地区打游击的人民军第二军团会合，企图围歼我军。但由于我军迅速撤退，敌人的包围企图未能得逞。

（二）作战经过（1950·11·7—1950·12·24）

西部战线，国军第二军团和联合国军已前出到清川江以北定州、云山一线，尤其是国军第六师前出到鸭绿江边楚山。东部战线，国军第一军团已前出到丰山南边。

然而出乎意外，十月二十六日国军第六师七团与新的敌人中共军遭遇，在温井里附近我第八师六团被包围，在云山我第一师一团被包围。

因此，前出到新义州方面的部队受到了威胁。鉴于这一新情况，沃克将军决定：将部队撤回清川江南岸。东部战线，美第十军团在长津湖和赴战湖遭到了中共军的进攻。美第七师十月二十九日在利原登陆，尔后向丰山方向推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冒着严寒到达中韩国境线的惠山镇。

美陆战第一师冒着严寒向长津湖两侧发起进攻。

美第三师于十一月下旬在元山登陆，担任元山地区的守备和美陆战第一师的左翼掩护任务，一个团编入美第十军团预备队。

自十一月六日开始，西部战线进入比较平静状态。因此，

美第八军司令官沃克将军趁机进行了后勤补给和部队整编。在这期间，美第九军团从南韩前移投入前线。

尔后作战计划是，第八军和第十军团向敌之左翼和后方发起总攻。

美第十军团的最终进攻目标定为敌人的主要补给线，即江界——熙川一线。第八军的进攻发起日原定十一月十四日，后改为美第九军团到达后的十一月二十四日。美第九军团前移迟缓的原因是，在美军主要补给线上的平康，敌人开展了游击战。美第八军的攻势按预定计划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各进攻部队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只遇到敌人的轻微抵抗。但这个攻势被大规模的中共军的反攻受挫。美第十军团从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进攻，也被九个师的敌军所阻止。因此，麦克阿瑟记下了如下新的情况：

第八军和参战的其它联合国军部队在整个战线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这个抵抗揭露了所谓“志愿军”的外衣，出现了中共军第四野战军九个军团共二十七师的庞大部队，还有第三野战军的一部也出现在近后方。

敌人的主攻方向是美第八军的右翼。西部战线的国军和联合国军为尔后作战，决定先撤至临津江一线，然后重新发动全面攻势，挽回战局。东部战线的美第十军团、曾到达中韩国境的金白一将军指挥下的第一军团首都师和第三师也开始了撤退。在这期间，国军第二军团和联合国军部队，从清川江南岸且战

且退，十二月四日撤离平壤，到达临津江一线。

从西海岸地区南下的中共第四野战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十二月五日侵入平壤，为等待后续部队到来，在平壤逗留半个月。在江界一带整编的人民军第五军团与中共第三野战军配合，企图分割孤立国军第一军团和美第十军团。另外，人民军第五军团与在中部山岳地带打游击的人民军第二军团配合，十二月下旬在华川以东三八线附近山岳地带集结完毕。

人民军第三军团从长津湖经咸兴、元山、金城南下，十二月末在三八线一带集结，沿京釜线向南推进，中共军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向三八线以南推进。

美第十军团的陆战一师和美七师被中共第三野战军的六个师包围，从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在长津湖一带展开激战，于十二月八日在美三师北上支援下开始撤退。

与此同时，惠山镇地区的国军第三师和美第七师的一部也开始撤退。首都师（第一团和机甲团从陆地撤退）从清津乘船于十二月十四日到达兴南。自十二月十九日开始从兴南进行海上撤退，至二十四日全部撤退完毕。

从兴南撤退的首都师在墨湖，国军第三师、美陆战一师和美第七师在浦项分别登陆。

下面就主要作战情况分各个战线作一介绍。

第二节 西部战线（1950·11·6—12·5）

中共军阻止联合国军北进并以我主抵抗线清川江为目标发

动了强大攻势。华北特别兵团第一九六、一九七、一九八师从定州、龟城向博川、新安州推进，中共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师围攻云山、宁边的国军第一师和美第二十五师，中共军第四十军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师包围了温井附近的国军第六师。

中共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师从德川向国军第七、八师的远纵深穿插，中共军第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师也向宁边以东险要的山岳地带穿插南下。

为阻止数量优势的中共军南下，联合国军以博川、价川、德川、宁远一线为主抵抗线，在博川部署了美第二十四师和国军第一师，向价川、球场附近迅速派去了美第二师，熙川、德川、宁边一线由国军第二军团的第六、七、八师设防。

敌人的兵力约有十二万，主要装备有60迫击炮、82迫击炮、95山炮、3.5英寸火箭筒、120榴弹炮以及坦克等。

西部战线，中共军第四野战军由林彪指挥，下辖有第十二兵团（黄克诚）的第三十八军（梁必业）、第三十九军（钟卫）、第四十军（韩先楚）、第四十二军（宋岐涵），另外还有人民军第一、六、四十二、四十七师（译注：上述部队番号和人名，原文如此）。

国军和联合国军的兵力约有九万人，主要装备有自动步枪、2.3英寸火箭筒、3.5英寸火箭筒、60迫击炮、81迫击炮、50机枪、75反坦克炮、105榴弹炮等。

国军第二军团（白善焯准将指挥），下辖有第一师（崔荣

喜准将)、第六师(张都暎准将)、第七师(申尚彻大校)、第八师(李成佳准将)等共四个师;美第一军团(米尔本中将指挥),下辖有美骑一师、美第二十四师、英第二十七旅;美第九军团(库尔特少将指挥),有美第二师、美第二十五师。

国军和联合国军初次和中共军遭遇,为击退敌人,在清川江一线占领防御阵地。

十一月五日,美第二十四师作为支援部队被派到中共军可能进攻的清川江北岸,在云山南边部署了国军第一师和美第二十五师。

国军第七师作为国军第二军团预备队最初配置在价川,后为阻止中共军南下,转移到球场,在转移途中与敌遭遇。第五团在院里以东五公里处月峰山和飞虎山一带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特别是第五团三营向飞虎山发起七次冲击并占领了该高地,但国军伤亡甚重,只有营长以下八十九人幸存。

十一月十日,第七师八团占领院里,因而敌向球场、德川后退。

十一月十八日,第七师三团从德川西北五公里处云松里前出到房面(译注:这个地名未查到,先译成近似的)以西七公里处。

在清川江防线虽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敌人的大部队又从定州、博川、宁边南下,国军不得不向价川收拢。

中共军企图向国军第二军团正面价川、德川、宁边穿插,我紧急向清川江中游地区价川派去了美第二师。

就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动了总攻势，但归于失败，发动总攻势的第二天，联合国军便开始后退。

二十七日，中共军在中部山岳地带国军第二军团防区实施大纵深穿插。因此，西部战线的联合国军于二十九日向清川江南岸撤退。

（一）清川江防御战斗

十一月六日，国军第一师十五团从新安州渡过清川江，前出到孟中里，击退正在南下的中共军。敌人为打破国军的清川江防线，傍晚时分以三个营兵力向国军前沿阵地渗透，于深夜被我击退。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军在大宁江一线集结两个军兵力企图南下。因此，国军决定：从博川经泰川占领龟城和朔州。这样便重新前出到最后目标鸭绿江边。于是，第一师十二团从孟中里经博川攻击泰川，第十二团二营于二十六日到达安心洞，然后全力以赴加强了防御阵地。

十一月二十七日晨，中共军一个营向第十二团一营正面发起进攻，便衣队从营的翼侧迂回渗透。国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由于战况不利而撤退。友邻第二营一度击退敌人，但中共军又派一个营渡过大宁江向第二营正面进攻，我撤至富兴洞东边。尔后中共军以后续部队从右翼穿插，我又继续后退，然后在炮

兵队的支援下拦阻敌人后续部队，同友邻部队紧密配合，转入进攻。第十二团粉碎敌人的顽强抵抗，前出到大宁江北一公里处，后奉命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在孟中里渡过清川江，撤到新安州。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军从秦川和安州之间渗透，企图利用夜暗袭击国军。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军一个营向第十一团三营侧背渗透，接着又一批中共军从第十一团和第十五团结合部穿插迂回，因而我第十五团二营遭到敌两个营一千五百人的攻击，中共军又增派一个营完全包围了第十五团三营。该团后突围撤退。

十一月二十九日晨，中共军一个团向第十五团二营正面发起进攻，并从右翼实施包围。我军粉碎包围后，奉命于十一月三十日撤到孟中里，后渡过清川江，十二月一日到达新安州。

（二）德川、宁远战斗

我第八师到达宁远后，为占领满浦镇和中江镇继续北进。十一月九日夺取德川，尔后经清川江的要地球场前出到熙川，掩护由楚山后退的国军第六师七团。第六师九团在熙川阻止了从楚山经古场南下的中共军，然后前出到温井，结果与中共军遭遇。为了掩护该团，将第八师十团紧急派往温井，但被敌拦阻不得不撤到军隅里。

第十六团和第二十一团在球场洞一带阻击敌人南下，第九师在球场——德川山地牵制敌人南下。第八师沿价川的撤退路线，经瓦院和孟山，回到宁远。

国军第二军团配置在宁边、院里、飞虎山、月峰山一线。

第八师负责宁远正面防御，在孟山设指挥所，由第二十一团担任右翼，第十团担任左翼，牵制中共军南下。与此同时，为击退宁远正面的中共军，出击到宁远以北四十公里处。师预备队第十六团为包围敌人的右翼，向仓里前出途中，与中共军遭遇。

由于中共军从第七师和第八师结合部穿插南下，我第八师为防守孟山，派坦克营保护补给线，令第二十一团撤至北仓里，第十团因丧失了大部分兵力，在北仓里进行整编。

十一月二十七日，敌人主力向北仓里推进，因此，国军第六师和第八师撤至假仓。

（三）平壤撤退战斗

在西部战线，从新安州到平壤，地形较平坦，便于部队移动。但从德川、宁远到江东大都是山地，不利于部队移动。特别是大同江的大小支流给部队机动带来了许多困难。

国军第一师从孟中里渡清川江到新安州后，第十一团、十二团、十五团分别在永柔里、肃川一带设防。

美第二十五师在肃川至顺川公路，按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团顺序配置，阻止中共军南下。

美第五团为掩护国军第一师和美第九军团从新安州向肃川后退，担任后卫任务。英第二十七旅在青里里（译注：译不准）集结担任警戒。

美第二师从新安州撤至慈山设防。

美第二十四师从成川、江东到达三成里，十二月一日晚，又前出到江东。

国军第八师和第七师经北仓、成川、江东撤至货泉里。

国军第一师撤到肃川北边设防。

十二月二日，英第二十七旅从慈山撤至舍人场，美第二师九团到达慈山北侧防线。

美第二十四师继续在江东地区担任警戒。

美骑七团在新仓里同英第二十七旅换防，撤到殷山里，美第二十五师撤到顺川以南，国军第二军团撤至三登里。

美第二师撤到平壤以北，美骑八团继续在成川担任警戒，并准备向江东撤退。

撤出平壤，事实上是从十二月二日开始的。最后撤出平壤的部队是国军第十五团，时间是十二月四日。

在撤退战斗过程中，中共军从东侧实施包围，构成最大威胁。特别是美骑一师、土耳其旅和英二十七旅在第八军右翼，为掩护撤退而尽了很大努力。

在这个作战过程中，国军和联合国军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但直到十一月三十日坚守了清川江，保证了撤退的成功。

在这个作战过程中，美第二师伤亡四千一百三十六人，装备损失一个炮兵营丢失一半火炮，另两个炮兵营损失一部分火炮。

国军和联合国军渡过大同江向南方撤退后，激烈的战斗逐渐减少。

但在战线的右翼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在平壤——元山以北设防时中共军就企图切断平壤——元山公路，因此我放弃平壤以北防线，撤至南江。

第八军司令官沃克将军放弃右翼，在西部走廊地带尽最大努力迟滞敌人南下，压缩了战线。

十二月五日以后，中共军为进行侦察活动，虽然停止进攻，但还是继续追击我撤退的部队。

在中共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掩护西部战线的我军主力，唯一的办法是占领坚固的防御阵地

沃克将军考虑即便调第十军团加强西部战线也不可能立即就能调上去，因此决定：自十二月五日至十五日，将第八军主力撤至临津江下游和南江南岸占领防御阵地。

第三节 东部战线 （1950·11·26—12·15）

中共军大兵团利用江湖封冻，向长津湖地区和惠山、清津一带开始了大反攻。

中共军和北韩军企图切断已前出到东北部中韩边境的国军第三师、首都师和第七师一部的后方补给线，并予以包围歼灭。

当时投入该方向的人民军和中共军是：中共军第三野战军（陈毅）的三个兵团、即第八兵团（第二十、二十四、三十二军）、第九兵团（第二十七、三十军）和第十一兵团（第三十

七军）、人民军第二、四、五军团（译注：以上原文如此）。

总兵力约二十万人，装备主要有苏制重型武器、旧式日本武器、从国府军（译注：指蒋介石匪军）缴获的美式武器，但中共军的被服却是棉衣棉裤。

中共军的企图是：将中共军第三野战军主力投入长津湖地区，围歼该地区的美第十军团主力。

在惠山镇和清津地区，人民军在中共军的支援下，将国军压迫到海岸线，在短期内夺取军事上的主要城市。

国军第三师从惠山镇、首都师从清津，美第十军团从长津湖，分别开始撤退。

国军和联合国军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主力部队，但尽量不与敌人纠缠，尽早掩护主力部队撤到海岸一带。

在东部战线，当时我军有国军第一军团和美第十军团。总兵力五万四千人，其中国军约二万三千人，美军约三万一千人。装备超过敌人占优势。然而东部战线的敌人采取大兵团包围战术，因此国军和联合国军不得不把重型装备予以破坏或烧毁。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损失，开始了撤退。

当时美第十军团下辖有美第三、七师和陆战一师，国军第一军团下辖有第三师和首都师。

（一）惠山镇、清津撤退战斗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旬，介入韩国战争的中共军发动了全

面进攻，我军在西部战线开始撤退。在东部战线，十一月三十日，国军第三师和首都师前出到惠山镇、清津遭到敌人的反攻。国军第三师令几小时前占领惠山镇的第二十三团撤退，令第二十二团在惠山镇——合水——吉州一线设防，掩护首都师撤退。

第三师二十二团直到十二月二日掩护了首都师撤退。尔后第三师在吉州地区集结，十二月一日同首都师会合。十二月三日，敌人利用险要的山岳地带向南穿插企图包围向吉州撤退的国军第三师。

第一军团长金白一少将为保存兵力，当机立断，由攻转退，避免同敌交战，使部队得以在吉州集结。设在城津的军团司令部也转移至咸兴。

东部战线的国军第三师和首都师一开始全面撤退，敌人马上派出了火力侦察队，因此防守吉州的第三师二十二团也派出一个连到明川附近侦察敌情。

十二月七日敌南下部队一个营向吉州北边第二十二团正面发起进攻，被我二十二团击退。

首都师在城津集结，于十二月七日晚取道海上，将师司令部和第十八团撤至兴南，第一团和机甲团取道陆地，边对付到处出没的残敌，边撤到兴南。当我军在撤离城津时，似乎是敌人的先头部队，有两个团兵力正在合水地区集结。

国军第三师二十二团和二十三团于十二月七日下午上船，十二月九日同师司令部一起撤离城津港。国军第三师原定十二月十日下午在兴南登陆，因情况变化，改变原计划，继续向南

航行，十二日上午在釜山登陆。

国军第三师二十三团九日在九龙浦登陆，第二十六团取道陆地向兴南集结，机甲团和第一团八日中午到达兴南，待命上船。

（二）长津湖地区战斗

美第十军团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兴南登陆，尔后前出到林海岩石地带长津湖地区。军团司令部设在咸兴。当时美第十军团掩护国军第一军团的左翼。

十一月四日，这个地区的中共军第三野战军主力部队六个师对我开始包围。

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军向长津湖两侧发起进攻。中共军的主力在长津湖西侧攻击美陆战一师，在东侧攻击美第七师（美第七师同美陆战一师的一部换防）。美第七师用两个营兵力构筑阵地，但被敌突破，南边的退路也被切断。

中共军在长津湖西侧猛攻美陆战一师，切断好几条主要补给线。陆战一师和七师的两个营在长津湖南边被敌包围孤立，从四面遭到炮击。

被围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以火力压制敌人试图突围。

十二月九日晚，美陆战一师一团一营终于同美第三师特遣部队会合，然后撤至兴南，十二月十五日又乘船撤出兴南。

用C—119运输机空投的几套架桥器材搭车辙桥，撤出了车辆、坦克和炮兵部队。

（三）兴南撤退战斗

敌人在惠山镇地区和清津地区对国军第三师和首都师主力、在长津湖地区对美第十军团主力部队发动的包围战归于失败后，又增加兵力发起新的攻势，企图向海岸线压迫我军。

敌为进攻兴南，由长津湖地区下来的中共军担任主攻，由从清津、惠山镇地区下来的人民军担任助攻。参加的兵力有中共军第三野战军的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七军，共五个师，人民军第四、五军团各一部，总兵力约十万人。敌人企图以大兵团围歼撤至兴南的我军。

国军第一军团和美第十军团由于兵力和装备以及撤退带来的疲劳，在兴南与中共军决战，是困难的。因此，第一军团和美第十军团为了保证从海上撤退，令美第十军团的掩护部队利用咸兴至兴南的天然障碍保卫桥头堡的安全，同时以此为最后防线阻止敌人进攻。

撤退计划规定，美陆战一师首先上船，并让这个部队在海岸收容国军和美军。当时兵力，国军约一万三千人，美军约三万一千人。

国军海军和美第七舰队担任支援。他们的任务是以火力迟滞敌人，同时撤走兵员、装备和难民。

国军第一军团和美第十军团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撤至咸兴，十二月十四日在海、空军掩护下开始乘船。

中共军第二十、二十七军向美第十军团发起了进攻。

十二月十四日，从城津经海上撤退的国军首都师司令部和第十八团、第一团、机甲团在兴南集结完毕。

十二月十五日，中共军五个师向兴南守备部队美陆战一师和美三师发起进攻。美陆战一师和美三师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经激战击退敌人的进攻。

中共军采取人海战术向桥头堡猛扑，国军和联合国军以猛烈的地面和舰炮火力予以挫败。十六日，中共军投入新的兵力再次向咸兴以北桥头堡发起进攻，同样被美陆战一师所挫败。

几个小时后，敌人在强大炮兵支援下又发起进攻，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

鉴于咸兴北部地区遭受敌人如此威胁，美第十军团长决定：将司令部迁至兴南，令美陆战一师边迟滞敌人边撤退，并放弃咸兴。十七日，敌向兴南北部地区实施没有重点的突然进攻，并有一个师向该地区渗透，我美陆战一师在航空和舰炮火力支援下将其阻止。

随后，美陆战一师和美三师最大限度缩小部队之间的间隔，威胁敌人的翼侧，以舰炮火力猛打敌中央的主力部队，并在空军的支援下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敌人受挫后放弃正面进攻，改为夜间迂回进攻，但也被挫败。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军向美陆战一师和美第三师正面采取最大规模人海战术发起波浪式进攻，我军以舰炮火力切断敌人退路，在空军支援下狠狠打击了敌人。由于我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中共军一度停止了进攻。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军利

用大雾以人民军为先导向桥头堡西侧又发起进攻。中共军和人民军趁降雪，把服装伪装成白色，把火力集中指向西侧海岸线，全力以赴向桥头堡推进。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军因兵力损耗过多，放弃人海战术，只用人民军去进攻，而中共军这回在后边采取助战态势。因敌人采取这种战术，美第十军团便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将进到海岸附近的人民军一个师大部予以围歼，以舰炮火力压制了穿插到桥头堡西侧的人民军一个师。

二十二日，敌人改变战术，采取搜索战和炮击战。美第十军团在咸兴、兴南桥头堡与中共军和人民军遭遇，进行了十天迟滞战斗，尔后在周密计划下从海上开始撤退。

中共军从我无防备的翼侧穿插，未遇我军抵抗，前出到元山。敌人在机动过程中直到我侦察机在阳德发现以前，实际上未被发觉。

由于敌人采取这种奔袭战术，美第三师一部和国军陆战队在元山一度处于孤立。十二月五日从海上撤至兴南，加强美第七师和美第三师守备连浦机场和港口。

从兴南撤退的顺序是，美陆战一师先撤，美第七师继之，美三师最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撤退完毕。

敌人以充足的兵力和炮兵支援实施集中进攻，迫使我不得不撤退。国军和联合国军以舰炮和航空火力拦阻敌人，圆满完成了撤退。海军舰艇共撤走人员二万五千人（其中军人一万五千人），车辆一万七千五百辆，其它各种物资三十五万吨。

第四节 新年攻势（三八线以南）

（一）西部战线（1950·12·31—1951·1·24）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国军和联合国军在西部撤到临津江下游，东部撤到三八线。

国军在东部山岳地带阻击人民军小部队渗透，尔后奉命担任防线的右翼。在西部战线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无变化。

国军和联合国军在自临津江南岸经汉城以北和北汉江南岸至东海岸三八线一带设了新防线。沃克将军决心：除非出现被敌包围不撤不行的危急情况，就一定要坚守这道汉城以北的最后防线。

兵力部署：美第一军团和美第九军团配置在汉城桥头堡——坡州——两水里——线；美第十军团（国军第二、五、八师配属该军团）配置在两水里——长坪里——线；李亨根将军指挥的国军第三军团配置在长坪里——鹰峰山——线；第一军团配置在鹰峰山——东海岸——线。

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敌人在三八线一带完成进攻准备。中共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五十、六十六军，共六个军约十六万人；人民军第一、二、五军团，共三个军团约七万人，合计约二十三万人，企图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发动新的攻势。中共军担任主攻，沿涟川——东豆川——议政府方向推进，企图攻克汉城，以一部兵力企图占领清平发

电站。人民军担任助攻，第一军团在开城至汶山一线，第五军团在华川至春川一线，第二军团在麟蹄至县里一线，企图同时突破三八线。

美第八军司令官沃克将军的决心是，为确保汉城地区，采取纵深梯次配置，利用敌人的接近路——议政府地区的峡谷重创敌人。在防御准备过程中，沃克将军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视察前线，途中因车祸身亡。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奇微中将就任美第八军军长。

十二月二十七日，敌在东部战线，从国军第九师和首都师的间隙穿插，威胁第九师的补给路。

此外，敌人逼近洪川南边，切断了主要补给路。对此，国军第三师和第七师进行了反击，美第三师为封闭敌突破口而出动。敌人一直逼近到第八军的右翼，对主要补给路施加威胁。

十二月三十一日，美第八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下达防守临津江防线的命令。美第八军停止向南方的混乱撤退，决定坚守汉城地区。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敌正式发动进攻。在发起进攻之前，敌向第八军正面发射了比平时多达十倍的炮弹。在美第九军团防区，敌人的进攻规模越来越大，在国军第六师防区，敌人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敌人根本不在乎人员伤亡，采取人海战术，波浪式地投入兵力，猛扑而来。鉴于中共军的攻势很集中，逐渐扩大进攻，李奇微将军下达命令：撤至汉江南岸——洪川——东海岸的注文津一线。

第八军各部队在进行阻击战斗时，因敌人在其主攻方向议政府施加巨大压力，一月三日防线崩溃，不得不放弃汉城。美第八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未能阻止敌人进攻。因此，国军和联合国军撤至新的防线（乌山——堤川——三陟），边修筑阵地边整编部队。

国军和联合国军一撤退，人民军第一军团便占领了汉城。在此之前，国军统帅部令我军主力撤至下一道防线（杨平——南涯里一线，即C防线），陆军本部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迁至大邱。

空军各部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分别转移到大邱、金海、济州、镇海。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军本部迁至釜山。

十二月二十四日，春川防守部队国军第七师同国军第八师换防。国军第八师在春川北部地区和内坪里附近设防，该师右翼为国军第五师，左翼为法国军队等，与当面之敌中共军第六十六、四十二、三十八、四十军和人民军第二、五军团约十五万人相对峙。当时敌人的主攻方向与“六·二五”时一样，指向议政府方向，春川地区为助攻方向，企图孤立西部战线的国军和联合国军。

敌总攻开始后，为策应主攻，从侧面威胁汉城，对原州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攻击。

敌人的这一企图在于：迫使国军和联合国军从原州突出部撤退，从而使整个联合国军防线被迫后移，并将联合国军防御阵地分割成东西两块。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人民军部队经春川前出到洪川。另外，人民军残部约四个师在洪川地区出现，他们原来在中东部战线山岳地带进行活动，当中共军发动进攻，在洪川地区进行整编企图南下。此外，人民军第二军团一部和人民军第七师（在瑞和编成游击队）以及第十师共四万五千人，编成游击队企图南下。

当时国军第三师主力在洪川江以北至北汉江一带采取据点防御（译注：指机动防御），兵力不过一万人，装备不如敌人。该师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从第一军团编入第二军团，司令部设在洪川。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该师以炮火压制了敌人的多次小规模进攻。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师因第十八团左翼被突破，晚上开始撤退，在左翼第八师的掩护下，一月三日到达洪川。

国军第九师一度被敌包围，但终于突围。

（二）东海岸的撤退战斗

东海岸和东部山岳地带降雪甚多，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度，整个气候都有利于敌人。东部山岳地带的地形高山连绵，便于瞰制撤退部队，易于敌人游击队渗透，适于敌人的人海战术。

由残兵败将组编的“吉元八游击队”在太白山脉直到国军撤退始终坚持游击战，与南下的中共军会合后，完全切断了元山以南东海岸公路。

后来，吉元八游击队编入人民军第二军团。人民军第二军团以主力即第二、九、十师攻打国军正面，令吉元八游击队渗

透国军后方，占领江陵、三陟、宁越等地，以夺取东半部。

敌兵力约四万人，其中第二军团三万人，吉元八游击队约一万人。

国军和联合国军的计划是，由国军第一军团（从兴南经海路撤回）扫荡吉元八游击队，将南下之敌拦阻于“C”防线，尔后同友邻第三军团配合，在黄牛线（三陟——宁越）先机制敌，转入大反攻。

当时国军第一军团由金白一少将指挥，第三军团由李亨根指挥。第一军团从兴南撤退，于十二月十八日在墨湖、蔚珍上陆，后移至江陵。第九师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在三陟进行整编，编入第三军团。第三军团将下辖第二、三、四、七、九师投入“C”防线阻击敌人，一月三日从杨平撤至宁越，同时解除第二、五、八师的配属关系，收编第九师。

第九师由吴德俊准将指挥，首都师由宋尧赞准将指挥，第三师由崔锡准将指挥，第七师由金炯一准将指挥。

美第十军团因中共军南下，从横城、原州地区撤至宁越西南部地区。国军第五师由春川调往荣州，担任美第十军团的后方及侧方警戒，国军第七师担任进攻宁越任务。

国军和联合国军兵力约五万人。

第一军团长把首都师派到襄阳地区压缩了自冠岱里至东海岸的第九师防御正面。

敌人没有向海岸线进攻，而是从第九师正面薄弱环节即西林地区的间隙穿插，虽然派第二十九团去堵塞间隙，但中共军

还是于十月二十五日穿插到下稚田。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九师司令部迁至束砂里。敌人继续南下，向五台山和黎岐方面穿插。十二月二十九日晨，位于丰岩里的第二十九团后勤指挥所被袭击，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的补给线被切断，因而不得不通过空投维持补给。

由于第九师情况如此危机，为营救第九师，派去了首都师机甲团。十二月二十九日晨，首都师机甲团从西林向下稚田发起进攻。第二十六团从注文津前出到松里为同第九师三十团衔接发起进攻。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九师师长吴德俊准将将指挥权移交给新任师长金钟甲。一月三日，第九师配属第三军团，但被敌包围，各个团同师的联系被断绝，不得不在团长独自指挥下向束砂里徒步撤退。

威胁第九师司令部和第三十团的敌人从五台山前出到广河里。人民军第十二师占领友邻第三师防区横城。我第三十团即向黄牛线撤退。

首都师原定确保东海岸的“C”防线，但为同友邻第三军团保持平衡，以团为单位向黄牛线（三陟——宁越线）撤退。

（三）三陟、宁越地区战斗

第一军团至一月六日撤到黄牛线，在东海岸至松溪里设防，第三军团在松溪里至宁越设防，美第十军团在宁越至忠州设防，从而建立了黄牛线（三陟——宁越线）防线。一月八日，第一

军团在蔚珍设置司令部。首都师机甲团部署在同第三军团的结合部松溪里以东，在机甲团以东配置了第二十六团，第五团作为军团预备队配置在三陟。

第三军团所属的第五师和第八师配属给美第十军团，第一军团第九师配属给第三军团。第三军团下辖有第三、七、九师，司令部设于庆尚北道乃城。第三军团长李亨根准将于一月九日将指挥权移交给新任的刘载兴少将。第三师作为军团预备队部署在春阳，第九师在军团右翼，第七师在军团左翼分别作了部署。自一月七日至一月十三日国军确保了黄牛线。

人民军第二军团的企图是，以宁越为主攻方向，于一月十日，人民军第二、第九师从美第十军团和国军第三军团结合部宁越、国军第七师和第九师结合部后川穿插，经荣州、丰基，切断国军的补给线。人民军第十二师企图从县里地区向平昌、广河里南下，切断国军后方，尔后从远距离包围第七、第九师，并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予以歼灭。

人民军第十二师主力从横城向原州、堤川方向前出实施佯攻。

一月十三日，国军占领黄牛线，对防御正面展开搜索。

一月十四日晨开始，第三军团第七师发起进攻，完全占领宁越，击退向该正面进犯的人民军第十师。敌人虽然向北撤退，但敌人的这种后退显然是以诱骗我军为目的的。

人民军从国军第三军团和美第十军团结合部即宁越以西六公里处的间隙向丹阳方向穿插，威胁美第十军团的后方，人民军第九师从国军第七师和第六师结合部穿插，到南大里附近被

国军第三师拦阻，企图向宁越方向北上。为了打开退路，人民军第二师一个营向北进攻，人民军第三旅也采取呼应行动，向在宁越以北设防的国军第三团二营发起了进攻。

因此，一月十六日美第十七团三营从西，第八团从东向宁越发起进攻，以掩护第三团撤退，同时将敌击退到宁越以北，突入市内。

一月十五日，第五团为驱逐威胁第三军团和美第十军团后方的敌人而南下，之后同第二十三、第三十团换班。

第十八团将前出到南大里方面的敌人予以围歼。第三团在第八团的掩护下撤退后转入整编。

第九师在黄牛线继续展开搜索。派第三十团堵塞第九和第七师的间隙，这个间隙是因第三团撤退而产生的。

一月十六日，第七师从宁越撤退，该师虽然受了些损失，但还不至于影响战斗力。

人民军第九师南下到南大里，因国军第三师采取对抗措施，撤到南大里东北。

人民军第二师从美第十军团和国军第三军团结合部穿插，被国军第五师击退。国军第二十七团前出到丰基阻击敌人南下，第三十六团经安东转移至荣州。第三十五团同第八师换防，准备驱逐威胁丰基——丹阳间主要补给线的敌人。驻丰基以东的美第一八七空降团在警戒荣州——丰基间主要补给线时，于一月十七日，与五百名敌人遭遇，经两小时战斗将敌击退。

一月十八日，第十八团在敌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同第三团

会合。

第二十三团在炮兵和航空火力支援下，捕捉歼灭第十八团当面之敌。

一月十七日，第五师二十七团在龙山洞击溃敌人。美第七师在堤川固守阵地。一月二十日，第十八团完成扫荡任务。第五师前出到丰基以北攻击敌人，第八团拦截退却的人民军第十师一部予以击溃。

直到一月二十日，首都师边休整边进行远距离搜索侦察，但未与敌接触。从美第十军团和国军第三军团间隙穿插进来的人民军第九师和第二军团，到一月二十日为止被全歼。

从而，国军和联合国军从一月二十日开始在“C”防线收拢部队，向黄牛线转移。在黄牛线，国军担负宁越——三陟以北一线，各部队都派出侦察队搜索了防御正面的敌人，但都没有与敌接触。美第十军团下辖的第七师和国军第五师完成扫荡任务后，担任军团翼侧警戒。

敌人向三陟——宁越一线南下，一月二十五日，因国军第三团向宁越北方发起进攻，陷入全面崩溃的困境。

一月二十六日拂晓，变更国军第三军团和美第十军团的战斗境界，向进攻目标平昌——江陵一线发起全面反攻。

一月二十六日，由于国军反攻，人民军第二军团残部在宁越集结，向平昌退却。国军为捕捉歼灭该敌，发起了追击。另外，以宁越为中心在国军第三军团和美第十军团结合部以西两公里处形成的间隙，由于美第七师发起进攻而弥补。在国军后

方园满墟以北的人民军第九师残部，被美第三十一团和第二十三团全歼，排除了后方的不安因素。国军第三军团在宁越地区展开期间，首都师在松溪里至东海岸一线加固防御阵地，因为这个方向的敌人不是正规军而是游击队，所以不存在防线被突破的危险和进一步后退的必要性。然而，我军还是编成搜索队直到江陵不断进行了远程搜索。第三军团也为发起全面进攻而进行了同样的搜索。

一月二十七日，首都师也发起了搜索性进攻。

国军各师先遣队从一月二十六日以来在宁越——三陟一线进行搜索，前出到平昌——下珍富里——江陵一线，进入警戒以掩护主力前出。国军为重新占领“C”线，于二月三日拂晓一齐发起进攻。从左排列，美第十军团右翼美第七师从酒泉里和磨磋里推进到平昌附近，国军第七师从磨磋里一带推进到仓里以北，第九师在自后川至骨只里一线推进到下珍富里，首都师在骨只里至东海岸一线推进到大关岭、江陵一带，国军第三军团司令部也前移至宁越。至此，经一个月战斗，战役告结束。

第九章 扩战论的始末

——在作战指导上所犯的错误——

第一节 早日结束战争的期望与威克岛会谈

美国决策当局决定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进入北韩以来，正如“九·二七训令”所表明的那样，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掌握中苏的反应和对韩介入的征候，尤其重视中共在苏联的暗中援助下进行介入的可能性。

中共一直到八月末当人民军还在洛东江前线进行攻势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主要关心台湾问题，承认苏联在支援北韩中的主导作用。由于美国介入韩国战争、第七舰队部署到台湾海峡而展开的一系列“抗美”宣传活动，其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巩固对内新生政治体制的基础。

中共就韩半岛事态对美提出强硬警告，是从九月下旬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时候开始的。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外长周恩来已经声称：“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到了十月三日，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正式表明：假如外军进攻三八线以北，中共军必定介入韩国战争。

然而，美国决策当局鉴于以往中共的多次对美警告都虚而不实的情况，轻视了中共的军事介入。特别是对于通过潘尼迦

转达的警告，认为是对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表决韩国统一决议案施加影响的单纯的政治恐吓。

美决策当局在战局好转、乐观气氛高涨的形势下，对于“政治上强硬，军事上软弱”的中共的警告及其军事介入征候，没有当作严峻而现实的事情。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十月九日给麦克阿瑟再次下达训令，让麦克阿瑟“如果中共军事先不作预告公然介入或秘密介入时，根据贵官的判断，只要存在合理遂行任务的成功机会，就继续作战。”从而，美决策当局自己把自己的“九·二七训令”即当中共作介入预告时“不得突破三八线”这一内容予以作废，授予麦克阿瑟即便中共军介入，也可按自己的判断继续作战的权限。

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决策当局和麦克阿瑟轻视中共的介入意图和介入能力，对早期占领北韩持乐观态度，这从威克岛的会谈气氛和商讨中也可清楚地看到。麦克阿瑟吹嘘，即使中共军的一部跨过鸭绿江入侵，他们的空军支援能力非常薄弱，将会在前出平壤的路上遭到联合国军的强大打击，美军完全可以实现早期彻军。杜鲁门对于麦克阿瑟的极其乐观的意见不但没有提出疑义，反而表示满意。

当时，麦克阿瑟是以中共军事力量弱小为依据轻视了中共军介入的可能性。而杜鲁门政府则认为，中共的对外政策不会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支配，很可能在“民族主义”的基调上首先谋求合理的国家利益，只要美国保证中共的领土完整，就会回

避同中共的军事冲突。

麦克阿瑟轻视中共军事能力的观点和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共不会介入的观点，最后导致了一致的结论，即中共介入韩半岛可能性非常小。

中共无视美国政府关于保证尊重中韩国境线的多次申明，认为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就是威胁到中共的安全。

中共担心的是，如果北韩全境被联合国军占领，不用说领土安全，就连新生的政治体制的稳定也将受到严重威胁。这个判断，同杜勒斯、凯南关于人民军入侵南韩就是对日本安全的威胁的看法是相同的逻辑。

此外，自由社会和独裁社会在体制上的互不相同，也成了助长中共和美国之间误会的一个因素。

美国政府一面对中共表明“好意”，一面又严重警告中共军不许介入，这主要是为平息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然而中共却把它当作了对自己的直接威胁。

联合国军一突破三八线，中共军便开始入韩。

十月末至十一月初，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已达十八万多人。这时候，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还没有得出关于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和介入目的的最后结论，所以在边境地区作战问题上暴露出策略上的分歧。

在威克岛会谈时所显示的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的那种表面上的相互谅解，未能持续多久。

中央情报局十月二十日关于“出现中共军为保护鸭绿江沿

岸发电设施而介入的征候”的报告，驱散了美国决策当局早期结束战争的乐观论。十月末中共军介入的事实，使乐观论彻底破产。

美决策当局曾设想的“偶然的好机会”这一实现韩国统一的前提条件，也因中共军介入的既成事实而消失。

由于中共军的出现，给联合国军在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增添了更加复杂的政治因素。从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意见分歧立刻超出策略范围而扩大。

第二节 前出边境地域与美国国家安全 保障会议十一月九日决定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美国决策当局关于回避同中、苏打全面战争的意图，提出了在边境地区作战要慎重处事的方针。

而麦克阿瑟则打算利用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以来握有的作战主动权尽早占领北韩全境。为此，他恣意解释各项训令和指针，竭力摆脱赋予自己的作战任务的约束。

十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下达关于联合国军迅速前出到国境线占领北韩全境的命令。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刻向麦克阿瑟指出：你采取的措施违背了训令精神，并要求他申述理由。

对此，麦克阿瑟辩护道：第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本身明确规定根据情况变化可加以修正的内容，外军向边境地区

进军只是在“政策”上不许可，却不是绝对限制；第二，国防部长马歇尔通过他九月三十日信函就联合国军进入北韩作战问题，已授予他“战术的和战略的”断决权；第三，韩国军队没有具备单独遂行边境地区的作战能力，投入外军是战术上不可避免的措施。结果，参谋长联席会议默认了麦克阿瑟采取的措施。

然而麦克阿瑟的“十·二四措施”，正如后来柯林斯作证的那样，不能不是明显违背“九·二七训令”精神的。

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在十月末遇到中共军的抵抗，向鸭绿江的进军遭到挫折。

麦克阿瑟一面承认中共军已介入的确实证据，一面要求“直到出现更加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要过早下结论。”但是到了十一月六日，他突然公布了中共军大举介入使联合国军在作战上受到严重威胁的事实，并且给远东空军下达命令，炸断鸭绿江所有桥梁的南段的命令。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紧急协商，以及杜鲁门的批准，制止了远东空军的出击和对边境五英里以内地域的一切轰炸。于是，麦克阿瑟强烈表示“如果我为切断中共军侵入韩境而采取的措施得不到总统的亲自批准”，那么对联合国军继续流血就不能负责。

结果，杜鲁门总统从联合国军的自身安全考虑，批准了麦克阿瑟的“十一·六措施”（作者注：由于鸭绿江地形弯曲，加之不许侵犯中共领空的作战限制，以及十一月以后结冰等原

因，联合国军的轰炸收效甚小，因而于十二月五日起停炸）。

麦克阿瑟终于承认中共军大举介入的事实并予以公布，使美国决策当局受到一大冲击。因此，美国决策当局认为“只有外交途径才能挽救被暴露的第八军右翼”，考虑分散部署在战场的联合国军部队的自身安全，不得不重新研究“消灭人民军”这一作战目标。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个问题于十一月八日向麦克阿瑟征询了意见。

由于中共军介入，提出以外交途径谋求妥协，重新研究作战目标，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向鸭绿江进军，在更加安全的防线停止下来。

因此，麦克阿瑟主张参谋长联席会议“十·九训令”是最适合“目前情况”的作战指针，对改变联合国军作战目标表示了反对。他进而警告说，假如美国因英国等西欧各国的压力，在中共军侵略面前放弃北韩地域之一部，那就会重蹈一九三八年对德绥靖之复辙。

美国决策当局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未能积极制止麦克阿瑟的独断措施（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六日），而仅仅提醒麦克阿瑟的措施中随伴的扩战危险，劝他小心谨慎遂行作战任务，最后还是默认了麦克阿瑟的独断措施和强辩。

由于美军作战统帅的传统允许远征野战指挥官行使最大限度的作战决定权，由于麦克阿瑟把对日战争引向胜利最后占领日本的个人威望，还由于麦克阿瑟同美军首脑部关系疏远等各种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未能要求麦克阿瑟严格遵守训令并下

达强制命令。

特别是，因麦克阿瑟强行实施仁川登陆以来急剧好转的战局，要求“军事上全面胜利”的美国国民的普遍舆论，以及主张牵制对中苏“绥靖”的共和党保守派的压力，迫使杜鲁门政府在即将占领北韩全境的时候未能对麦克阿瑟施加决定性控制，因为这样作将冒一大政治风险。

既不能完全否定通过麦克阿瑟英勇作战早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这个作战所包含的扩大战争的危险。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十一月九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如下双重方案：直到中共介入目的更加清楚为止，不改变麦克阿瑟的作战任务；另一方面让国务院通过一切可能途径谋求同中共进行政治妥协。

这个结论大体上是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为基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中共介入目的列出了如下三点估计：

第一，为边防安全，保护发电设施而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

第二，为从战略上牵制美国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消耗战；

第三，从韩半岛彻底驱逐联合国军队。

参谋长联席会议列举上述三项估计后进一步推理，认为假如中共拒绝美国以保证“第一”项为前提提出的妥协建议，那么中共的介入目的肯定是“第二”或“第三”项。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根据上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理，认为假如中共

以“第二”或“第三”项为目的，那么必定以苏联的暗中援助或共同介入为前提，而苏联又不愿冒对美全面战争的风险。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共谋求“第一”项目的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让麦克阿瑟不改变任务继续按既定方针打下去，这对于迟早要尝试的同中共谋求外交解决有利，同时真正摸透中共介入目的，也是必要的。

美国决策当局认为，如果美国自己主动决定停止联合国军继续进军或撤到蜂腰部防线，肯定会削弱杜鲁门政府的国内政治基础。从杜鲁门政府的处境说来，假如联合国军在向北韩进军中受挫，其原因归咎于中共军的抵抗，军事上无能为力，倒是在政治上站得住。

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十一月九日给杜鲁门建议的双重方案，似乎就是从上述一系列推理中引出来的。

从美安全保障会议提出的建议内容看，它并不是针对中共介入这一新情况而确定韩国战争目标的最后政策决定，而是权宜之计。

美国决策当局的意图是，保留作最后政策抉择，通过外交接触和军事作战摸中共的真底。

但十一月九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的内容和结论，起码可以说，在美决策当局看来，中共介入的目的是确保边境缓冲地带，在保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谋求政治解决是上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艾奇逊提出了在鸭绿江两岸划定各十英里宽的缓冲地带的

动议。

当时（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杜鲁门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维持同欧洲各国的协作关系，确保在联合国内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摸中共的介入目的和军事潜力的底。简而言之，他关心的是这个战争的世界意义，而不是局部战局的推移。

可见，美国决策当局已经放弃了通过军事作战占领北韩以及实现韩半岛政治统一的打算。因为这种打算只不过是在九月末至十月初出现的那种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才能捉摸的“一时幻想”而已，到了十一月初，随着情况变化变成了泡影。

从美国决策当局意图看，让麦克阿瑟暂时不改变任务继续按既定方针打下去，也只不过是把握中共介入目的及其军事潜力而放出的“试探气球”。它也是杜鲁门政府在美国国内舆论和议会的压力下，以及作战受到高度限制的情况下，为使战局推移更加分明，推迟作出最后决择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

第三节 为结束战争的联合国军总攻势

中共军阻止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向鸭绿江进军之后，脱离接触进行后退，同时给相当多的联合国军俘虏伤员进行医治，并就地予以释放。

美第八军在清川江一线进行了战场准备，部队整编，改善后勤补给。

十一月九日开始，战局进入平静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更加坚信中共军介入的目的是以维护边境安全、保护发

电设施。因此以保证中共的利益为前提通过政治妥协防止扩大战争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起来了。

特别是英法为首的西欧各国为具体保证中共利益和安全，提出了设置“缓冲地带”，联合国军在韩半岛的最狭窄部停止下来的方案。

西欧各国对麦克阿瑟向边境进犯的独断专行和美国政府对此采取的犹豫不决态度表示担心。所以当美国国务院就准许联合国空军进入中共领空追击中共飞机问题征询意见时，西欧各国一致表示了反对。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同西欧各国保持合作关系并以此作为执行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因此美国政府同西欧各国采取一致态度，对中共采取善意和慎重。但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处境还不允许断然制止麦克阿瑟为早期结束战争而进行的作战行动。

当时美国决策当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其中心点在于很难划清“军事作战和国际政治的界限”。

美国一方面同西欧各国商讨边境缓冲地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言论，再次表明了美国无意损害中共的利益和安全。这种表态，实际上是为保持同西欧的合作关系，消除西欧对美国单独行事、扩大战争所持的忧虑而采取的措施。

国务院、国防部为首的美国决策当局，在通过各种渠道掌握那么多情报资料的情况下，还没有得出关于中共的介入目的和介入规模的明确结论。美国政府和西欧各国把中共的介入动

机和目的看成是简单的防御性举动，这种见解显然是一厢情愿。

美国政府如何对付中共介入这一既成事实的基本政策，只有等到麦克阿瑟的作战导致了“战局推移分明”之后才能决定。

到了十一月下旬，美国决策当局随着有关中共军介入规模和部署的情报逐渐增多，开始意识到分散在广大险要地区的联合国军正在陷入严重的军事危机，认识到有必要给麦克阿瑟下达新的训令，立刻把作战部队撤回到更加安全的后方防线（蜂腰部或其附近适当的地方）。

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虽然同国务、国防和军事当局的高级专家频繁会晤，研究对策，但没有得出具体结论。这三人当中谁都不肯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对于今后情况负最终责任的决定性措施的建议。结果，一直到十一月末，在美国政府内部还没有形成可事先制止麦克阿瑟军事冒险的有效方案。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这个问题基本上属于制定对付中共介入的政策范围，因此应由国务院主持决定，打算推给“政策卫士”艾奇逊去办。而艾奇逊则主张，诸如联合国军停止进攻或撤回后方防线等当面措施属于军事问题，因此理应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判断，提出建议。曾经当过国务卿和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企图在艾奇逊和布莱德雷两者互相推卸的问题上采取超然态度，认为没有必要主动承担两者谁都不肯带头承担的问题，特别是，他考虑同麦克阿瑟的私人关系疏远的情况，不

愿干予这个事。

政府阁僚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根据简单的盖然判断就根本上变更既定作战训令，向总统提出建议，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显然，这种建议势必会遭到自从仁川登陆以来扭转了战局并已经站在“胜利门坎”的麦克阿瑟和议会的难以忍受的攻击。

由于这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关于制定控制作战行动的政策工作，不得不推到麦克阿瑟的作战导致战局推移分明的时候。

通过较长时间的平静状态，联合国军整顿了作战部队，十一月二十四日终于发动“为结束战争的总攻势”。

东部战线第十军团的一支部队十一月二十一日已前出到中韩国境，占领惠山镇，等待着其它部队。麦克阿瑟乐观地认为，美陆战第一师从长津湖西进，美第八军从清川江北上，在武坪里衔接后围歼中共军主力，然后全军一齐向边境进军，那么，最晚在圣诞节美军可以完成作战任务，胜利撤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决策当局早已知道麦克阿瑟的总攻势计划，但只是指出计划中所包含的军事上的危险性，以及对此抱的忧虑，最后还是再次重复了默认的消极作法。

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给麦克阿瑟的照会，重申联合国军的基本任务不变，劝他要采取慎重的作战方案，即用韩国军控制鸭绿江南岸高地，外军则作为预备队在其后方地区集结待命，必要时给韩国军提供支援。

国务院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的基础上起草的这份照

会，如实反映了十一月九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来美国决策当局的态度，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算不上什么作战训令，只不过是一个劝告罢了。

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劝告。他说“在制高点停止进攻，这不仅在地形上完全不可能，而且由于这种消极措施将招致联合国军所不期望的危险后果”，主张只有联合国军迅速果断地向边境线进军，占领战术上最有利的天然防线（鸭绿江线），才能挫败中共及苏联的侵略意图。

在应当“作出重大政策决定的时刻”，决定政策的机构陷于瘫痪，在没有控制作战行动的基本政策的情况下，硬是发动了联合国军总攻势。

美国决策当局通过麦克阿瑟的这个所谓“威力侦察”虽然目睹了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和意图，但结果是陷进了更加严重的政策抉择的难关。

第四节 杜鲁门——艾德礼会谈 与西欧各国的利弊

麦克阿瑟的总攻势刚开始不到两天便转入全面败退。

中共军利用兵力的绝对优势和有利地形，从战线的间隙穿插、渗透，同时攻击第八军和十军团的侧后方，威胁了补给线。联合国军队在处处被分割孤立的情况下遭受巨大的损失，才突围后退。

麦克阿瑟这时才承认：我们面临了“超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范围的，应由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政治首脑”采取对策的“全然新的战争”。

掌握主动权的中共军，于十二月末占领整个北韩，一九五一年一月初前出到汉城以南，对已经厌战的联合国军继续施加了压力。

由于中共军介入而战局急剧恶化，西欧各国对韩国战争的关心也发生了突变。

第一，西欧各国认为，假如韩国战争扩大成同中共及苏联的全面战争，不仅削弱美国对西欧的防务支援，而事实上无防备状态的西欧，存在着在苏联地面部队全面进攻下短期内被蹂躏的危险。邱吉尔在英国众议院辩护西欧各国自身安全时说：

……苏联让中共牵制美国和联合国的力量，使欧洲防卫能力得不到增强。

……联合国要尽一切手段防止陷入同中共的战争。……要尽早停止向远东分散力量，因为欧洲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

第二，西欧各国认为，中共虽然同苏联存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但在本质上不可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将来西方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反而可指望中共担当牵制苏联势力膨胀的角色。当时英国早已承认中共政权，同意中共加入联合国，因而担心：通过韩国战争加深同中共的敌对关系会巩固中共和苏联的合作。

第三，西欧各国担心麦克阿瑟独断专行，抹煞了为设立韩国北部边境缓冲地带而进行政治谈判的努力，以及担心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批判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的作法，会使美国政府在上述压力之下单方采取扩大战争的措施。

西欧各国关于中共介入目的在于确保自身安全的看法仍然未变。认为中共军发动全面进攻，是因为麦克阿瑟把中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强行进攻边境地区的结果。

西欧各国采取的立场是，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韩国战争的可能性，为此应试探中共的态度。

由于中共军全面介入，在亚洲扩大战争的危險日趋严重，杜鲁门打算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存在，使西欧各国深切感到立即牵制美国单方采取措施的必要性（作者注：十二月初，柯林斯会见麦克阿瑟，两人讨论了对付中共军全面进攻的对策。当时两人都认为：如果中共军拒绝在三八线停战的建议而继续南下，那么使用原子弹就不可避免。这个议论究竟是以两人的纯粹假设为基础，还是以某种预先计划为依据，尚不得而知。然而当时在美国军界中确实存在要求使用原子弹的强烈主张）。使用原子弹的打算，给西欧各国的冲击和忧虑，从英国首相艾德礼突然访美一事中可清楚地看得到。

杜鲁门和艾德礼在会谈中，尽管英美两国在为加强“自由世界”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以联合国和北约为中心，保持相互紧密协作关系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但在中共及台湾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中共军发动全面进攻以后，美国对韩国战争的基本立场，通过这次会谈才第一次鲜明起来。

第一，美国同意为通过协商解决韩国战争而进行努力，以及联合国关于韩国政治统一的目标，必须通过“和平”途径去实现的原则。当艾德礼提出以“让中共军在三八线上停止下来的问题”为协商目标时，美国对此并没表示反对意见。

联合国大会“十·七决议”是对北韩军事占领为先决条件实现韩半岛统一的方案。现在英美通过双边会谈，在战前原有线谋求妥协问题上达成协议，“十·七决议”便成了一纸空文。这个协议主要反映了西欧各国为加强欧洲对苏防卫力量而避免同中共全面冲突的立场。另一方面，这个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它符合美国把同西欧各国保持密切协作关系作为战后全球战略的基础的一贯立场。

第二，美国明确表明除非联合国军在军事上无能为力，决不自动抛弃韩半岛，重申了韩国战争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如果击退北韩共军的“小侵略”后遇到中共军的“大侵略”而自动抛弃韩半岛的话，且不论亚洲各国，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自由世界”的集体安全保障的精神支柱，将遭受损害。特别是美国对中共采取的具体行动，对于远东的战略要地日本和菲律宾的政治前途，肯定会产生直接影响。

再说，“被人驱逐”和“主动撤退”，在政治含义上也有本质区别。

第三，美国在承认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和台湾防卫问题上，

同英国存在意见分歧。英国认为中共将逐渐倾向“铁托主义”，作为早日解决韩国战争的谈判条件，劝美国承认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放弃台湾防卫义务。

美国拒绝了英国的这一劝告，认为中共的介入决非偶然，而是在苏联的幕后援助和策划下发生的，而且也不能不把中共看作苏联的卫星国家，对亚洲和欧洲的威胁，其根源都是一个，而主要敌人是苏联。

从此以后，中共便成了和苏联同等看待的危险的敌对势力，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封锁政策，除苏联外不得不又把中共纳入主要对象之一。美国政府适应共和党为核心的国内政治势力的要求，阐明了决不容许台湾今后落入中共统治下的立场，并正式向台湾提供防务援助。

西欧各国同联合国内的亚非各国，为韩国停战而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美国曾经表示同意通过协商结束韩国战争的原则。因此，为了“维护集体安全体制各会员国的团结”，对于上述举动采取了合作态度。

西欧各国对美国提出的“中共是侵略者”的决议案采取了强烈批判的态度。这些国家从维护集体安全体制信义和确保联合国的权威出发虽然支持美国，但却担心把中共视为侵略者而导致谈判破裂。

西欧各国为了击退人民军的进攻而在联合国决定各项措施时，对美国的主导作用曾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但为了对付中共军的全面介入而采取同对付人民军一样的措施时，表现却非

常消极。

在这样一个具体气氛下，如果美国不顾西欧各国的利害关系，那么不但促使西欧各国脱离北约组织，而且在联合国内将处于孤立，在世界政治中丧失主导地位。

因此，中共军发动全面进攻以来，美国不能不把保持同西欧各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放在主要地位。正因为这样，西欧各国在韩国战争问题上对美国所起的影响也进一步增大了。

第五节 麦克阿瑟的扩战建议

自十一月末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中旬，当中共军正在发展攻势的时候，联合国军想在韩半岛的某一线阻止中共军的进攻，确非易事。

由于战局突变，美决策当局不得不重新研究指导联合国军作战的基本政策和作战方针。

美国决策当局在探索对付韩国战争新局面的战略过程中，产生了它提出的作战方针同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提供的韩半岛军事情况完全不相符的矛盾。

由于作战指导方针和军事情况不相符，麦克阿瑟同美国决策当局的意见分歧尖锐了起来。

麦克阿瑟强调规模有限的联合国军作战部队面对得到苏联大量物资援助的中共军大部队的进攻，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提出警告说：美国决策当局如果不及时拿出解决军事危机的决定性“政策和战略计划”，联合国军逐渐削弱以至“最后覆灭”

将不可避免。

如果要防止“最后覆灭”，联合国军要么从韩半岛适时撤退，要么加强联合国军力量，给中共军以有力回击。

假设中共军的介入增大了美苏全面冲突的可能性，那么美地面部队的补充兵力必然派往战略重点的西欧或日本，至于联合国其它各国向韩半岛增派兵力就指望不了。正因为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考虑联合国尽早从韩半岛全面撤退的可能性，并准备对策。

关于联合国军全面撤退问题上，国务院的意见却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不一样。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联合国军从韩半岛进行“体面的”撤退，以便加强日本的防卫。但国务院主张除非联合国军因作战不利被赶走，不能自动撤退。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自己否定自己介入韩国战争的政治意义。

鉴于麦克阿瑟要求新的“政策和战略计划”，十二月未经杜鲁门以下国务、国防部长和两部高级专家的激烈讨论，确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训令，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下达给麦克阿瑟。这个训令改变了麦克阿瑟的作战任务，并要求麦克阿瑟：

应以保存联合国军力量为主，进行逐次防御作战。

鉴于对日本防卫的不断威胁，要预为从韩半岛进行有秩序的撤退创造最后机会和条件……。关于开始撤退的训令，接到你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后再下达。

接着又指出：

如果能够避免联合国军的重大损失，尽可能在韩半岛的某一线确保防线，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中共军的威望，这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很重要。

美国决策当局对麦克阿瑟的期望是，最好以联合国军现有力量在韩半岛维持一定的防线。假如韩半岛的军事情况正象麦克阿瑟报告的那样不利的话，倒不如在陷入“最后覆灭”之前进行有秩序的撤退，为日本的防卫而保存力量。

麦克阿瑟对这个训令表示了极大不满。认为“在需要采取新的政策的时候……这种新政策却始终没有制定出来……。”

十二月三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曾给柯林斯（十二月访问东京时）建议过的四项对中共的报复措施，即：①封锁中共海岸；②轰炸中共本土内的军工产业及设施；③派国府军入韩作战；④国府军对中共本土进行牵制性进攻。

他坚持认为“苏联在制定全面战争计划时，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其它因素置之度外。因此，他建议的对中共的报复措施不会导致苏联介入。”如果美国不采取这种措施，在韩半岛进行全面撤军，中共军的侵略威胁将指向更加重要的地域，其结果势必需要投入更大的兵力。

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研究了麦克阿瑟的建议，但直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没给答复。

一月初，中共军发动新年攻势，联合国军放弃临津江防线，撤到水原以南，结果联合国军从韩半岛撤军问题，作为迫在眉

曦的当务之急提到了日程上（作者注：据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情报报告，双方兵力：联合国军二十五万人，共产军四十四万三千四百零六人，其中中共军二十七万六千一百七十三人，人民军十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三人，此外在中共东北有中共军六十五万人，从中共内地往东北移动中的中共军有二十五万人）。

一月九日，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如下训令：

虽然中共军发动进攻，战局更加恶化是事实，但从其它方面考虑，需要维持我们在韩半岛的现有立场。

至于麦克阿瑟提出的对中共的报复措施还在研究之中，并明确告知他不可立即付诸实施。

接着又重复了以往的指示内容，即：

要着眼于日本的防卫和保存联合国军力量，进行逐次防御作战，直到为避免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撤军为止。

麦克阿瑟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提出执行“日本的防卫”和“维持韩半岛的现状”任务，而回避了对基本问题的回答。麦克阿瑟对“训令中所体现的政府的明确意图”很不理解，因此向美国决策当局再三提出极端的建议：要么对中共采取报复措施，以此代替全面撤军方案；要么为防卫日本和保存联合国军力量而放弃韩半岛。二者必居其一。

一月十日，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靠联合国军现有兵力担当不了防卫日本和维持韩国现状的任务”问题予以更明

确的答复。他说：

在目前对于联合国军附加史无前例的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维持韩国现状已不可能，从战术上看应尽早撤军。……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究竟有没有从韩半岛撤军意图。……

麦克阿瑟为了迫使美国决策当局批准自己的主张，用“最后覆灭”、“全面撤军”等言辞施加了压力。麦克阿瑟的这种作法使人认为，不管是美国决策当局对中共采取扩战步骤，还是把联合国军从韩半岛全部撤回日本，对其后果，他一概不分担责任。

美决策当局的对此反应，通过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暴露出三种。

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月十二日给麦克阿瑟下达训令，强调：需要同参战各国进行军事的和外交的磋商，故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为宜，……除非联合国军在韩半岛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决不自动撤军，这对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将来极为重要。……

这个训令实际上重申了美国决策当局基本上“不希望撤出韩半岛”的历来立场。

一月十三日，杜鲁门给麦克阿瑟写亲笔信，分十项说明维持韩国现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然后指出：

韩国战争应在美苏对抗中朝着美国所主张的加强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团结的方向进行。……因此，决不

可因为采取对韩国战争起一点作用的措施而惹起在日本或西欧地区大规模冲突。

接着又强调：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联合国军还可以撤到济州岛等韩国沿海岛屿继续打下去，就是说全面撤军，那也只不过是作战上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而已。我们应向全世界阐明：直到侵略行为被纠正，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决不承认其侵略后果。

就在这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向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提出建议，给国防部长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关于联合国军万一从韩半岛撤军时对中共要采取的十六项报复措施，即所谓“一·二一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通过柯林斯访问东京也转告给麦克阿瑟。

但是，美国决策当局的这一系列措施，是否能够说服麦克阿瑟，使他“同意政府的政策”，还是个大问号。

要证实美国决策当局提出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最后还得靠联合国军阻止或击退中共军才行。归根结底，唯有第一线作战部队的作战结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新任第八军司令官李奇微的指挥能力和战术，解决了以联合国军现有兵力在韩半岛的某一线阻止中共军进攻的问题。一月中旬，柯林斯访问韩国前线确认第八军正在扭转战局转入进攻。他回到东京立刻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报告了这一事实。麦克阿瑟也承认了战局正在好转。

从而，麦克阿瑟以“最后覆灭”或“全面撤军”为理由要求采取扩战措施的主张，失去了论据。相反，美国决策当局却从二者必居其一的窘境脱了身。

尔后，联合国军通过接连不断的反击，到三月末，夺回三八线以南地域。美国决策当局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通过李奇微的作战得以证实。

美国的韩国战略，在介入韩国战争以来战局多变的复杂情况下，几经错误，终于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五·一六决定”最后确定下来，即在恢复战前原状的三八线上谋求停战谈判。

第六节 美国的韩国战略实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中旬这一时期，正是在韩半岛的某一线阻止中共军的希望渺茫，议论联合国军全面撤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本质上暴露美国决策当局进行韩国战争的目的的时期。

第一，美国决策当局基本上不是关心韩半岛的固有战略价值，而是考虑联合国军撤军给世界其它地区的集体安全态势带来的政治影响。

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美国军事当局始终轻视韩半岛在对苏全面冲突中的战略价值。美国介入韩国战争，那也不是基于对韩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为证实战后全球战略的支柱——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可靠性，加强非共产国家的团结，从政治上考虑决定的。

美国把韩国战争看成美苏对抗关系的派生现象，企图通过加强对苏封锁体制为目标的战后全球战略予以对付的基本观点，在中共介入后不但没改变，反而以中共介入为转机，认为美苏全面冲突的危险更加增大了。鉴于上述判断，美国宣布国家处在非常时期，采取加强全面战争态势的各种措施，同时加强北约组织的军事力量，以期防止韩国战争的扩大（作者注：十二月六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各地总司令官下达指示，指出由于中共军介入，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态势”。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保持十八个地面作战师的计划，由一九五四年六月提前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完成。十二月十六日杜鲁门根据军事当局的建议，宣布国家处在非常时期，行使总统战时大权。十二月十八日，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欧洲盟军总司令官）。

美国对承认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和放弃台湾防务以期早日达成妥协问题，却表现冷淡。

美国对于通过协商解决韩国战争的原则，同英国等西欧各国的意见相一致，但却不同意作为谈判条件对中共介入付出“补偿”，对于早日达成妥协表现消极；美国决策当局虽然在加强联合国军力量问题上犹豫不决，但麦克阿瑟要求明确回答“有没有撤军意思”时，却反复给他下达训令，强调“如果能够避免联合国军的重大损失，尽可能在韩半岛的某一线确保防线，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中共军的威望，这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很重要。”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共介入所采取的态度，主要

是从对亚洲各国的政治影响考虑决定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历来无视韩半岛的战略地位，当它正在以麦克阿瑟的报告为基础，考虑联合国军早期撤军的时候，国务院却重视韩国战争的国际政治意义，主张“直至不得不撤军为止”尽可能在韩半岛继续打下去，决不可自动撤军（作者注：军事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领导人，如国务卿艾奇逊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早在决定介入韩国战争时就存在。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介入韩国战争比较消极，而国务院则很积极）。但二者的基本观点却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把韩国战争看作世界战略的政治象征。

杜鲁门在“二·一三亲笔信”中阐述的关于“韩国战争应朝着加强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团结的方向进行”的主张，是更加强调整韩国战争的国际意义（而不是本身意义）的又一个例证。

第二，假如联合国军从韩半岛撤军的话，“那也不过是由于作战的原因而被迫采取的措施而已，直到侵略行为被纠正前，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决不承认其侵略后果”，这样，美国就保留了今后必要时可自行介入的“政治、军事”根据。

杜鲁门当时希望联合国军作战部队、韩国政府要员和军警同时撤出，而麦克阿瑟则主张制定韩国人向济洲岛撤退的计划，以保留“继续作战的合法地位”。这里所说的“侵略行为被纠正”，可能是指恢复三八线战前原状。

联合国军在韩半岛作战的基本任务在于防卫日本；一面希望维持韩国现状，一面又怕受重大损失而保不住日本，不得不

同意“有秩序的撤军”。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多次训令中很清楚。从而再次证实了韩半岛在美国远东战略体系中所占的地位。

总之，阐明了美国的如下立场：直到“纠正”韩半岛落入单方势力控制下给日本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继续保持交战状态。

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一·一二备忘录”，说明了美国决策当局从多方面研究过丢掉韩半岛之后对中共要采取的措施，但由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在进行讨论的时候，韩国战局有了好转，才未作出最后决定。

第十章 动荡与相持

第一节 联合国军再次反攻

(1951年1月25日—4月9日)

(一) 重振进攻精神

正当华盛顿当局陷入既不能自动抛弃韩国，更不能因此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去扩大战争的进退维谷的困境而寻求第三方案的时候，作战部队司令官李奇微将军解决了这个难题。

他接管第八军不到一个月，不仅用原有兵力阻止了中共军的进攻，而且把中共军击退到三八线附近，解决了实行韩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战术。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奇微到达前线的时候，第八军把北韩让给中共军，正在沿临津江构筑防线。在华盛顿和东京撤军论占上风时，李奇微在拜会李承晚总统时表示：“总统阁下，我能够到这里来感到荣幸，我是为了呆下去而来的。”

然而，当时美军士气极低，处在毫无进攻精神的萎靡状态。第八军参谋人员给他看的全部敌情是：“地图上画着一个红色大鸡蛋，里面用小字写着174,000人”。第八军的各级指挥官、参谋乃至士兵，都已经丧失了信心。

重振进攻精神成了当务之急。为了弄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企图，他下达命令，要求在一百三十五英里的整个战线上，

立刻发起试探性进攻。

因为情报参谋不能给我提供确实情况，为了解敌人都在什么地方，决定发起进攻。……违令者枪毙。

……

从此，第八军逐渐消除了失败主义情绪，目光重新转向前线。所有师长都按命令下到前沿营，军团长则亲临战斗最激烈的团指挥作战。

当时第八军的兵力，包括随着李奇微赴任编入第八军的美第十军团，总共三十六万五千人。

兵力部署：西部战线，美第一军团，下辖美第三师、第二十四师、国军第一师及土耳其旅、英国第二十九旅；中西部战线（包括议政府走廊），美第九军团，下辖美骑一师、美第二十五师、国军第六师及英联邦第二十七旅、希腊和菲律宾营；中部战线，国军第二军团；中东部战线，国军新编第三军团；东海岸，国军第一军团。抽出美第十军团陆战一师作为第八军预备队，代之美第二师编入第十军团，加上美第二师，共两个师正在釜山进行整编。

十二月三十一日夜，中共军在开城至春川四十三英里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中共军的主攻部队经议政府走廊直指京仁地区。

李奇微第一次目睹了韩国战争的实况：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人挤得简直连个小孩子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

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了。

中共军和北韩军突破国军春川以东正面阵地，向春川——原州穿插，威胁中部及西部战线的联合国军翼侧。因此，李奇微命令整个部队撤至平泽——原州——三陟一线设防。一月四日，敌人占领汉城，八日攻打乌山。

一月二日，美第十军团从美第九军团和国军第二军团之间投入战斗，令下属美第二师防守原州。一月八日敌攻占原州。第二师通过九日、十日的反击夺回了原州。

但，北韩第二军团突破国军防线向县里南下，一月十五日占领平昌、宁越，尔后边切断中央线，边从山岳地带渗透，特别是北韩第十师经青松——义城，一月二十五日前出到普贤山一带，威胁大邱，伺机包围中西部的联合国军。李奇微令八军预备队陆战一师封闭敌人突破口。

（二）“屠夫作战”

这时，在西部战线我与敌尚未接触。为与敌保持接触，减轻对美第十军团的压力，李奇微不顾参谋人员的一致反对，一月十五日下达命令，要求在第一军团正面实施威力侦察。

当时在美第一军团正面乌山——水原一带，有中共军第四十和五十军，汉城一带有北韩第一军团，在美第九军团正面镇川——原州一带，有中共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军，在美第十军团正面堤川——驪川一带，有中共军第三十七军，在

春川方面有北韩第五军团。

在国军第一军团正面有北韩第十五师和第六十九旅，在国军第三军团正面有北韩第二军团的第二、第九、第三十一师。大体上，中共军部署在西线联合国军正面，北韩军部署在东线国军正面。

一月十五日，以美第二十七团为基干组编的特遣部队，为搞清乌山——水原一带中共军的部署情况，发动了搜索战，命名为“猎犬作战”。此次作战是自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来美军第一次发动的进攻作战。搜索队没有遇到中共军的抵抗，深入到水原，之后留置部分掩护部队返回原队。

“猎犬作战”发起后，敌对原州方向的进攻也缓和下来，战线出现了平静状态。

正值战局好转的势头刚出现的时候，美陆军参谋总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总长范登堡访问韩国前线，出乎意料之外，得出了新的认识，即过去错误地过高估价了中共军的实力。

柯林斯大将回到东京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转达战局好转的喜讯，并在麦克阿瑟面前念了照会。麦克阿瑟听了之后，终于承认了事实，他说：“现在谁也不能把我们赶下大海了！”这样，联合国军撤军论事实上失去了意义。

“猎犬作战”之后，紧接着在第九军团正面也进行了类似的作战，从而第八军弄清了在西线联合国军正面的中共军也并不可怕的事实。

李奇微掌握上述情况后，继续扩大作战规模，让第一、第

九军团各抽出美军一个师和国军一个团编成突击部队，一月二十五日发动了“雷击作战”。

突击部队在空军支援下，步坦炮协同猛击敌所有防御部队，一直打到汉江一线。李奇微的这种战术思想，不在于占领更多的一城一地，而在于最大限度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削弱战斗力，也就是发挥火力和机动力优势，迫使敌人付出最大伤亡的一种“杀伤战”。

搜索战终于扩大成全面进攻。从水原开始，敌人虽然顽抗，但第八军投入美三师增援，二月九日粉碎汉江以南之敌，未经战斗占领仁川和金浦。

为保持战线平衡，李奇微决定在中部战线实施进攻作战。其实在中部战线美第十军团和搜索队已经原州前出到横城。

二月五日，李奇微命令美第十军团和国军第三军团，对洪川实施两翼包围，和西部战线相比，中部战线更加向北推移。

继“雷击作战”后开始的这个作战，命名为“围歼作战”。

中共军将主力从西线调到中线，于二月十一日夜，中共军两个军和北韩军一个军团发起大规模反攻。前线国军三个师顷刻溃散，美第十军团虽然准备坚守原州地区，但敌已进到原州西北交通要地砥平里，开始从原州西南方向扩大突破口。

美第二师二十三团和法军一个营在砥平里被中共军三个师包围，从二月三日开始以“火海战术”对付中共军“人海战术”，经三天血战，给中共军以沉重打击。中共军从原州迁回到堤川，因补给线延伸而撤退。

美第二十三团艰苦奋战击退中共军的集中攻击，建树功勋，洗刷了美第二师在清川江败北的耻辱。团长弗里曼大校在指挥防御战斗中把部队配置在不适合防御的低处造成很大伤亡，作为职业军人深感惭愧，他估计不得勋章便受惩罚，结果得到前者，不久晋升为四星将军。

砥平里战斗，是美军同中共军作战中在战术上取得的一个成功战例，鼓舞了全军的信心和希望，解除了美决策当局对战局发展所抱的顾虑。这次胜利的意义可与英国第八军在阿拉曼取得的胜利相比拟，也可以说是“第二仁川”。

二月十九日敌人在攻势中受挫，联合国军夺取作战主动权，李奇微鉴于这个情况，命令美第九、第十军团立即转入反攻。他看穿了中共军主要靠牲畜和人力等原始手段维持补给的困难，认为攻势决不会持续多久，因此尽量延伸中共军的补给线，然后当敌人停止进攻时立刻转入反攻。

二月二十一日发动“屠夫作战”，这个作战名称本身就是反映李奇微的作战思想。美第九、第十军团的进攻计划是，分别以原州——横城，宁越——平昌为主攻方向，前出到杨平一线，相互紧密配合，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战果。

发动“屠夫作战”后第八天，我进攻部队到达目标线，但没有取得预期战果。其原因，虽然存在因解冻重装备移动跟不上中共军的后退速度问题，但更主要的是，麦克阿瑟在进攻开始日前一天突然来到原州发表谈话，说：“我在今明两天内让联合国军发动大攻势”，事先泄露了作战企图。当美军发起进

攻时，敌主力早已向北转移了。

（三）堪萨斯防线

中共军在粮食、被服和药品等补给物资极端缺少，出现冻伤、饥饿、各种疾病等大量伤亡的情况下，继续北撤。

李奇微命令美第九、第十军团不给敌人喘息时间，一直追击到离三八线不到几公里的“爱达荷线”。于是，三月七日发动“撒裂者作战”，以杀伤敌人，在中部战线靠近三八线一带形成一大突出部。

在西部战线则坚守汉江以南现有阵地牵制敌人，然后当中部战线按计划到达“爱达荷线”时，从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围攻汉城。

在东部战线，国军的任务是，牵制当面之敌，掩护主攻的右翼。

李奇微赋予各军团逐次控制线，特别强调了友邻部队之间的左右联系和配合。

美第二十五师在汉城以东十五英里处的汉江上游首先占领桥头堡，在西部战线美第一军团派国军第一师搜索队到汉江以北侦察汉城周围敌情，发现敌已放弃汉城撤走。

三月十八日，联合国军重新夺回汉城。

二十三日，美第一八七空降团在汶山地区实施空降，同由议政府北上的地面部队会合，美第一军团前出到临津江一线。

华盛顿当局在战局好转，中共军退到三八线以北已经三天

的时候,还没有作出关于遂行韩国战争的最终目的明确结论。关于三八线,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没有任何战术意义,而国务院则认为有重大政治意义,因为西方国家要通过外交谈判结束韩国战争,对突破三八线表示深切担忧。

当美决策当局把毫无战术意义但却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重新突破三八线问题挂起来观望战局的时候,三月二十二日,麦克阿瑟指示李奇微“以目前采取的方式对三八线以北继续进攻,但不要过份深入,以免影响主要作战的后勤补给。”

李奇微对此指示领会为:在有利情况下,各军团可派一个加强步兵营进入三八线以北。于是制定对三八线以北有限目标的进攻计划,向麦克阿瑟提出了建议。

麦克阿瑟当时还没有接到华盛顿关于对尔后作战或突破三八线问题的训令,因此即席批准了李奇微的建议。

李奇微的计划是:作战分两个阶段,将我军防线前移至三八线以北临津江和汉江汇合处——襄阳一线,作战目的不在于夺取地域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作战物资,要保存我军战斗力,把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三月二十二日,第一阶段即“勇猛作战”开始。三月末,全军到达三八线。根据李奇微的方针,联合国军不求速度,保持友邻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配合,稳步推进。尽管如此,中共军虽然付出相当大损失,还是幸免决定性崩溃,撤回三八线以北。

四月五日第二阶段即“狂暴作战”开始,预定前出到最终目标的临津江口至襄阳一线,该线命名为“堪萨斯线”。四月

三日，麦克阿瑟最后一次访问韩国前线，祝贺联合国军向“堪萨斯线”奋勇进军，并指示一旦确保这条线之后要慎重控制北进。

联合国军的计划是，以“狂暴作战”占领“堪萨斯线”，然后再发动“无畏作战”继续向北推进二十英里，占领“怀俄明线”，这样就可以占领敌人的兵力和补给集结地铁三角地区的一部。尔后确保“堪萨斯线——怀俄明线”，以营级侦察活动在其前方地域与敌保持接触。

一九五一年三月末美第八军选定的“堪萨斯线”，是从战术上为确保三八线并在其以北联接制高点而形成的防线。不久美国政府确定停战方针时，将其作为停战线的方案，意义十分重要。

联合国军于四月九日占领“堪萨斯线”。

联合国军司令部于三月末掌握中共军在四月份随时发动大攻势的情报，令全军继续向“怀俄明线”推进。据侦察，当时中共军正在铁原——金化——平康铁三角地区准备发动大战役。

当时敌人的兵力据推算，北韩军包括游击队共有十九万八千人，中共军在北韩有二十七万四千人，在满洲有四十七万八千人。

第八军为对付敌人的大攻势，制定了以机动力和火力迫使敌人付出最大伤亡的作战计划，命名为“大胆作战”，四月十二日下达给所有部队。

这个作战计划可以说是“屠夫作战”的扩大再版，其内容也就是当敌发动集中攻势时，我按逐次控制线同时进行有秩序的后退，而且给敌人以最大损失；当敌人的进攻能力一旦耗尽，同后退时一样，和友邻部队保持密切联系，立即转入反攻击退敌人。

李奇微将军下达这个计划后不久提升为麦克阿瑟的后任，离开第八军去东京赴任。

（四）横城地区战斗（1951年2月4日—2月15日）

在这次战斗期间气温急剧下降，河流封冻，便于机动。但地形都是坡度在45—50°的山岳地带，道路状况非常不佳，给部队机动和补给带来了很大困难。

在国军第五师正面有中共军一个师、人民军第七师和“首都”×师，兵力共三万八千人。敌人企图以一部兵力分割第五师，以一个军约四个师兵力切断国军主要补给线，占领原州和堤川，以便包围国军。

在国军第八师正面有中共军第十九兵团（杨得志）的第六十三、第六十五、第六十六三个军，在春川一带集结完毕。

中共军第十九兵团的企图是，以一部攻击第八师两翼，扰乱国军后方，以主力突破横城地区国军主抵抗线，占领战略要地原州和堤川。

在国军第八师正面，中共军投入兵力九万六千人，主要装备有迫击炮九百八十六门，野炮一百零八门，反坦克炮四十门，

山炮九十一门，无后坐力炮五十八门，火箭筒一百四十四具，76毫米炮七十二门，76毫米自行火炮及各种榴弹炮九十门，和一定数量的坦克。

国军第五师的计划是，第三十五团切断师正面的敌之补给线，围歼当面之敌；第三十六团消灭战斗地域内的敌人；第三十七团阻止敌人南下，确保全师退路，掩护全师撤退。

国军第八师的任务是，侦察中共军第十九兵团的动态，夺取洪川——龙头里一线，确保总反攻的据点。

当时国军的兵力有两个师，二万二千六百人，主要装备有榴弹炮五十三门，各种迫击炮二百四十门，火箭筒三百九十七具，无后坐力炮七十二门，与敌人相比占优势，有经验的老兵不到中共军的十分之一，另外新兵补充不够，处于不利地位。

美第十军团（配属部队有国军第二、第五、第八师）担任中东部战线，虽然已经掌握中共军第十九兵团（约十万人）在春川集结情况，但还不了解敌人的进攻方向，为掌握新的敌情，命令国军第十师向北进攻，搜索敌人。这是一次为军团尔后作战投入一个师兵力侦察敌情的大胆行动。

1. 第五师的战斗情况

第五师三十五团从丰基乘车经丹阳、堤川、原州到达桥顶里，待命直到二月六日，后根据师作战命令开始行动，经新村通过下阳里时受敌炮火拦阻，夜间到达玉洞里。

第三十八团于二月六日晨发起进攻。

第三十五团团部二月七日经横城在坦克队的掩护下移至玉

洞里。

二月九日晨，第三十五团向津洞里发起进攻，各营在接敌运动中受敌重火器的猛烈射击，就地转入防御。

二月九日上午第三十六团占领井金山，接着占领井金山对面高地。

二月十日，第三十五团发起进攻，上午占领津洞里，尔后转入防御。

二月十一日夜，第二十七团将现作战地域移交给美第一八七团，向津洞里转移。

二月十二日晨，第三十五团一营补给所遭到中共军三百人的袭击，因第三十六团已撤，第二十七团和第三师二十二团正在撤，所以未予还击转移到桥顶里。

二月十二日晨，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在浦洞里被三个营敌人包围，翌日晨突围撤退。

二月十三日上午，第三十五团到达桥顶里。后又向宁越地区转移。尾追之敌高速猛追，一面攻击我翼侧，一面急袭前后。全团虽予以抵抗，因地形不利，终于被敌主力包围。我以一营向前突围，以三营牵制敌人，经长时间激战，打开了突破口，但由于是夜间，损失惨重。

二月十三日，第二十七团掩护第三十五、三十六团撤退，直到后卫部队通过完毕，保证了退路安全。

二月十四日晚，第三十六团有一半人员到达酒泉里集结，十五日在新兴里、酒泉里附近设防。直到二月十八日就地坚守

阵地。

二月十五日，只有第二十七团三个连到松寒里集结，其它部队没有变动。

二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五团经丹阳向丰基转移，第三十六团撤出阵地经浦田里向竹岭转移。

2. 第八师的战斗情况

二月四日，国军第八师司令部及第十六团从周浦里移至陵隅里，第十团移至珠山里，第二十一团移至横城。二月五日，第十团从珠山里又转移到大谷里。

二月七日，第十六团司令部转移到横城，部队从横城转移到广田。

由于情况变化，第八师司令部从陵隅里转移到横城，第十、第二十一团指挥所也分别向上花里、上草院里转移。

二月九日，敌向第十团和第十六团正面实施反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我第二十一团向敌翼侧发起进攻。到二月十日战斗更加激烈，第十和第二十一团同敌进行多次拉锯战。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我第十团和第二十一团的防御正面也不断扩大，产生了很大间隙，师长崔荣喜准将派师反坦克炮营予以堵塞。

第二十一团在师的左翼，第十团和师反坦克炮营在中央，第十六团在右翼出击。敌人开始以少量兵力进行抵抗，到二月十二日晨突然发起大反攻，中共军第六十三军向左翼第二十一团发起进攻，我立刻向横城撤退，然而敌先遣队已在横城设伏，第二十一团便被敌包围。中共军第六十六军向我第十六团发起进

攻，突破了左翼，中共军第六十五军三个师向第十团和反坦克炮营发起进攻，结果第八师被中共军完全包围。该师以炮兵营和五辆坦克试图突围，但没有成功。于是，第二十一团在苍峰里一带突围撤退，第十和十六团分散撤退。炮兵第五十营在坦克掩护下试图突围，因敌切断了公路没成功。但炮兵第二十营的两个队在敌破坏公路之前以两辆坦克开路突围成功。

二月十二日晨敌先遣队突入横城，八师司令部经周浦里向原州文幕里一带转移。

在这次战斗过程中，第八师师长曾向美第十军团长建议：在梨木洞——苍峰里一线停下来设防，侦察敌一个兵团南下的情况，然后转入进攻。但美第十军团长过低评价敌人，没有同意。结果国军第八师在强大敌人面前遭到了失败。

二月十三日——十四日，第八师在周浦里设置司令部，收容掉队人员。

第二节 麦克阿瑟元帅的免职

（一）麦克阿瑟对中共提出警告

通过“撕裂者作战”，联合国军重新掌握作战主动权，从此美国政府为早日结束韩国战争，试图同中共进行谈判。当时估计，由于李奇微将军功绩卓著，把中共军重新击退到北韩，大体恢复了战前状态，为美国进行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共对政治妥协也不得不更加关心。

美国务院和国防部认为，利用这个机会，杜鲁门总统亲自向中共提出举行谈判的建议，是合乎情理的开端。

于是，国务院起草杜鲁门总统要发表的声明，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后，开始同其它参战国进行磋商。由美国务院起草的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要点如下：

侵略者已被赶回它发动侵略的三八线，联合国军欲击退北韩及中共对韩国的侵略的主要任务已经达成。联合国关于韩国统一和建立自由政府的目标，不用流更多血可以实现，也应该这样。为解决韩国战争的停战以及有关主要问题，特呼吁中共进行谈判。假如中共拒绝谈判，联合国便不得不将目前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

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拟将发表杜鲁门总统关于对中共的声明；参战各国正担心联合国军主力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而破坏谈判的可能性。并征询麦克阿瑟，今后几周边与敌保持接触，边确保自身安全，需要多大行动自由。因为作战部队在北纬三十八度线准确无误地停止下来并长期确保该线，在战术上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但麦克阿瑟却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征询内容当成禁止突破三八线的命令的前兆，于是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由于目前对联合国军规定的限制以及中共军在数量上的优势，进入北韩事实上已不可能，到目前下达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训令也够充分了，因此不要变更原训令或附加更多的限制。

正当美国政府慎重考虑世界各国包括共产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反应，草拟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的时候，三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元帅突然擅自向中共发表正式声明，使华盛顿慎重计划落空。麦克阿瑟的声明大意如下：

战事仍按照预定的日程与计划进行中。现在我们已经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韩的有组织的军队。真相已大白，中共的军事力量被过分的渲染所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联合国军在作战上受到联合国当局的监督和各种制约，因而相应地使中共得到了军事上有利条件，即使是这样，事实仍然表明：中共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韩国。因此，中共现在必须痛切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韩国境内的克制政策，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共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么中共将在那一瞬间注定要遭受军事上的惨祸。事情既然如此，如果真想解决韩国问题，而不涉及与韩国问题毫不相关的台湾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话，是不会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不应从军事上的胜负去寻求答案，而应从外交途径解决。正如任何国家都不例外，我以军事指挥官之权限，准备随时同敌军司令官在战场会晤，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韩国的政治目标的军事途径。

凛然而威吓的警告，却成了他最后一次正式声明。

事后不久，四月十日，杜鲁门总统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给麦克阿瑟元帅发出如下照会：

我以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官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的驻日联合国军司令官、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美远东军司令官、远东地区美陆军司令官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李奇微将军。

（二）意见分歧

麦克阿瑟在战争的头五个月，没有公开指责下达给他的作战训令，有时通过正式途径对人员和装备不足问题表示过不满。但在威克岛会谈时，麦克阿瑟曾表示：可以理解华盛顿在支援他作战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他还说：在战争史上没有一个指挥官从华盛顿当局得到比自己更全面更切实的支援。十月下旬，当他认为华盛顿的各项指示没有多大限制的时候，他便毫不犹豫地命令全军向韩满边境进军，而没有只限使用韩国军队。那时他还没有公然批评华盛顿当局的指示。

十一月，中共介入韩国的证据日益明显，麦克阿瑟同华盛顿当局的意见分歧开始暴露出来。譬如，十一月六日麦克阿瑟命令轰炸鸭绿江大桥一事，惊动了华盛顿当局。因为麦克阿瑟的命令不符合六月二十九日训令精神，即空军在作战中不准侵犯中国和苏联边境的注意事项。参谋长联席会议鉴于中共介入韩国战争而提出需要改变麦克阿瑟的任务的第三天，他便坚决

反对，主张不能改变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联合国军的作战行动限定在鸭绿江以南一定线上的训令，虽然得到了参战各国的同意，但却被麦克阿瑟无视了。

随着中共军介入，意见分歧日趋恶化。麦克阿瑟在联合国军遭到失败问题上，极力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于十二月初发表声明谴责华盛顿当局，说对他作战行动施加的限制措施是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极大障碍，西欧各国的利己主义导致了限制支援他作战的后果。

普遍认为，麦克阿瑟批判了美国的限制战争的政策，否定了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当然这不可能是故意的。他的声明是在杜鲁门政府正在对担心扩大战争的盟国进行工作的时候发表出来，引起了杜鲁门总统及其辅佐官员的极大忧虑。英国担心麦克阿瑟迫使西欧陷入同中共的大规模战争。华盛顿当局认为，麦克阿瑟不满限制作战的各项措施，是对其决策人的诽谤。这种认识尽管不是别有用心，但却不是正确的。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麦克阿瑟对其失败也有一份责任。

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的声明感到极不愉快。尤其是麦克阿瑟指出华盛顿当局限制他的作战行动导致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动的攻势归于失败以及麦克阿瑟公布中共介入这两点，激怒了杜鲁门总统，促使他决定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没有立即执行。因为这样做会给人一种似乎因作战失利罢官的印象。杜鲁门从来没有做幸灾乐祸的事，就是对麦克阿瑟元帅也是如此。

杜鲁门总统指出，麦克阿瑟公开对抗了华盛顿当局在四天内提出四种不同方法为限制韩国战争而下达的命令。麦克阿瑟也明确表示：受了战争史上空前的特别限制；不许把责备的矛头指向他本人及其参谋人员。

麦克阿瑟的声明发表后，十二月五日，杜鲁门总统给所有部、处长下达文件，命令所有政府官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有关外交问题的正式声明须经国务院批准，有关军事问题须经国防部批准。这个文件下达给政府所有部、处是正常的，但下达给麦克阿瑟元帅却具有特殊意义。

麦克阿瑟曾向访问远东的柯林斯将军建议：美国应采取轰炸、封锁海岸和其它措施把战争扩大到中共。他在十二月、一月和二月三个月期间，通过正式途径慎重地建议过这些措施。到了二月中旬，他把自己的主张交给国内舆论。他二月十三日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主张如果不容许对“圣地”采取进攻以减杀中共的优势，就不可能在三八线以北进行重大战役。他在三月七日又发表声明，主张至今尚未作出的重要决策应该从最高的国际角度考虑决定。他的这些声明应该说是完全反映了事实。特别是后者有相当的证据证实其正确性。然而，这些声明竟被看成是未经国防部批准而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军事政策进行的诽谤，违反总统十二月五日指示的行为。

(三) 免 职 的 决 定

马歇尔将军事后说：麦克阿瑟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的关于在

战场同敌人司令官举行谈判的声明，是杜鲁门总统决定撤销麦克阿瑟职务的直接原因。马歇尔谴责麦克阿瑟声明，说声明里含有敌人不同意谈判就把战争扩大到中共本土的威胁内容。其实，麦克阿瑟在声明中只不过是说：“……中共现在必须痛切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韩国境内的克制政策，……那么中共将在那一瞬间注定要遭受军事上的惨祸。”

杜鲁门总统认为，这种声明是以一个野战军司令官权限所不能发表的大胆行为，是对他最高统帅的命令和权威的挑战，是对联合国政策的嘲弄，夺去了总统的好多决策机会，因此，再也不能继续容忍麦克阿瑟的违抗领导的行为了。

尽管如此，杜鲁门总统还是推迟了作最后决定。当时一般市民以及麦克阿瑟并不了解杜鲁门总统日益加深的不满情绪。然而情况逐渐发展到了需要采取最后措施的阶段。三月二十日，麦克阿瑟通过给众议院总务马丁的私信，比较温和地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使用煽动性语言，只不过重申了他的关于亚洲同欧洲一样重要，美国应把亚洲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观点。后来麦克阿瑟在作证时说，在他看来，给马丁的信是件小事，不必回顾。但这对于杜鲁门总统来说却不是小事。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马丁公开了书信内容，这时杜鲁门迅速地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四月六日，杜鲁门召集他的助手开会，其中有哈里曼、艾奇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参加。杜鲁门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如何处理麦克阿瑟的问题。哈

里曼提出两年前就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马歇尔认为应该考虑免去他职务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即一旦免去他的职务，军事预算将难以通过。布莱德雷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麦克阿瑟不服从领导，应该免去司令官职务，但他建议杜鲁门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同柯林斯将军讨论一次。艾奇逊认为应撤销他职务，但事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更为妥当。

杜鲁门总统虽然已决定撤销麦克阿瑟职务，但根据助手们的意见暂缓作最后决定，让四位助手明天再来继续研究，指示马歇尔要把两年来同麦克阿瑟交往的文件全部检查一下。翌日这些助手再次到总统办公室开会，马歇尔发言说，从检查全部照会文件看，同意哈里曼关于两年前就该撤销麦克阿瑟职务的意见。通过这次短暂的碰头会议，杜鲁门责成布莱德雷综合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四月九日提出最后建议案。

四月八日下午，布莱德雷同柯林斯、范登堡、谢尔曼碰头，从军事角度研究麦克阿瑟的免职问题，并把研究的结论向马歇尔简单作了汇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结论是，从军事角度看应当免去他的职务。陆军参谋总长柯林斯将军事后说他同意免去麦克阿瑟职务有两条理由：第一，麦克阿瑟不同意美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军在韩国作战的基本政策。柯林斯说：“我认为总统作为军队最高统帅有权任命更加拥护基本政策，更加领会最高统帅的意图的野战军司令官。”第二，麦克阿瑟在发表政策问题特别是包括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正式声明时，没有事先通报给他，违反了训令。

四月九日，杜鲁门总统听取主要助手们的意见，作出了免去麦克阿瑟的远东军司令官的决定，并任命李奇微将军继任麦克阿瑟职务，任命范佛里特中将为第八军司令官。

杜鲁门总统原订四月十一日把免职决定通知给麦克阿瑟，让正在韩国进行访问的陆军部长佩斯通过美驻日大使馆将免职通知转达给本人，结果因设在釜山的通信设施出了故障，佩斯没有接到华盛顿的训令。这时已出现一般市民先知道四月十日决定的征候，因此杜鲁门总统为在二十小时内正式通知给麦克阿瑟而忙碌了一阵子。

据麦克阿瑟讲，他最初获悉免职消息是从他夫人那里听到的。麦克阿瑟的一个助手从收音机收听广播消息后告诉了他的夫人，他的夫人转告了丈夫。正式通知是在三十分钟后接到的。麦克阿瑟立即把更选司令官一事通知给在韩国前线的李奇微将军，并且让参谋长暂时代理司令官职务，直到李奇微将军离开前线到东京接管职务。

第三节 中共军的春季攻势

（一）第一次攻势（1951年4月22日—4月30日）

我军从乌山一线转入反攻，中共军放弃汉城后退至三八线，然后在平康、铁原、金化铁三角地区重新集结主力，进行春季攻势准备。

原担任开城地区防御任务的中共军第六十三军同第六十四

军换防，原担任涟川地区防御任务的中共军第二十七军同第二十九军换防，二十七军边进行整编边进行进攻准备。

中部战线由中共军第三十九军和四十军，中东部和东部战线由人民军第三军团设防。四月二十日，中共军把预备队第二野战军第六十一军投入第一线迟滞我军进攻，直到涟川地区完成进攻准备为止。中共军第二野战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由中共本土进入韩国前线，在涟川以北待机。中共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为补充兵员，从中部战线向平壤转移。

敌人在进行整编的同时，大量增加了炮兵、坦克和运输车辆。为了克服山岳地带给机动带来的限制，大量使用了马匹，马匹在山岳地带作战中成了机动和补给的独一无二的手段。

美第一军团的国军第一师和混成第三师以及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从乌山开始反攻，占领东豆川前出到临津江，担任西部战线防御；美第九军团的国军第六师、美陆战一师和英第二十七旅，自长湖院经骊州、春川至史仓里、华川一线设防，担任中部战线防御；美第十军团的美第二师、国军第五师和美第七师，自堤川、原州至杨口、麟蹄一线设防；国军第三军团的第三师和第七师，在下珍富里——县里一线设防，担任中东部战线防御；国军第一军团的第九师和首都师，自江陵经注文津至杆城一线设防，担任东部战线防御。

四月十八日，在湖南地区讨伐共匪的军直第十一师配属国军第三军团，十九日转移到东部战线襄阳以北，接替国军第九师防务。国军第八师担任军直预备队，派往湖南地区执行讨伐

共匪任务。第十八炮兵营配属首都师，第二十二炮兵营和第一〇二独立炮兵队配属国军第九师。

四月二十五日，国军第九师从国军第一军团转属国军第三军团，转移到下珍富里，加强了中东部战线。国军和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兵力达四十一万七千人。

联合国军海军拥有航空母舰五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及小型船舶数艘。美远东第十八航空队下辖有两个轻轰炸机队，三个B—29轰炸机队，一个战略侦察机队，七个歼击机队，其中三个歼击机队在韩国设基地，其余在日本本土和冲绳岛设基地。

当时的双方态势：西线部队以议政府为中心在三八线以北铁原以南高浪浦与敌对峙；中线部队以洪川为中心在三八线以北华川、杨口、麟蹄地区与敌对峙；东线部队正以江陵地区为中心在三八线以北大浦追击敌人。四月十八日我占领华川水库，二十日铁原已在我火炮射程之内，于是敌人发动了经长时间准备的第一次春季攻势。

在发动攻势之前，“中共志愿军”总司令官彭德怀在平壤召集指挥官会议，下达正式进攻计划。金日成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月二十二日，敌主力三个军从铁三角地区向中部战线涟川——华川集中，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

敌人的主攻方向在美第一和第九军团正面，企图在突破我防线后对汉城实施双重包围，助攻方向为东部战线的麟蹄。

国军和联合国军各师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中部战线国军阵地被突破后撤二十英里，范佛里特将军不得不把整个部队撤至“堪萨斯线”。

四月二十四日，敌向汉城方向投入的主攻兵力达三十三万七千人，投入中部战线的助攻兵力达十四万九千人。敌人不惜重大伤亡拚命地扑过来追击我军，因此，我军于四月末不得不再次后撤三十五英里，把防线移至汉城以北五英里处至东海岸的襄阳一线。

（二）加平、史仓里战斗 （中共军的第一次春季攻势）

当时中共军的大部分人员是八路军出身，他们从第二次大战以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特别是有山地渗透战等实战经验，擅长于奇袭战术。

中共军第二十军下辖有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中共军第四十军下辖有第一二〇师。

国军第六师师长为张都暎准将，下辖有第二、第七、第十九团。因刚接收新兵，缺乏战斗经验。

中共军在山地构筑阵地，诱引国军围攻，一有机会即采取奇袭战术攻击国军。

当时国军的计划是，为了继续击退已退至三八线的中共军，向“怀俄明线”推进，然后各师前出到前方控制线（作战命令

上的B线)，捕捉歼灭企图南下的中共军。

国军第六师四月七日经过加平占领加平以北十四公里处932高地、625高地、八日在史仓里以南梅峰山——华岳山一带，设防，进行了两个星期的防御战斗。

国军第六师司令部设在白仓洞。第七团担任预备队，第二团担任右翼攻击部队，第十九团担任左翼攻击部队。

当时第六师左翼邻接部队是美第二十四师，右翼邻接部队是美陆战一师。中共军在国军第二团正面将军山部署一个营，在第十九团正面上海峰部署约一个营，以极少量兵力对国军搜索队进行过轻微的攻击。中共军一个营在国军第二团正面明月里、头流山一带遭到国军进攻，后退到上实乃里，然后继续进行轻微抵抗，后退到848高地，在第十九团正面冠岳里一带的中共军两个连向芳花洞方向后撤。

四月二十二日，国军第二团向“怀俄明线”发起进攻，国军第七团担任师预备队，在加林集结后转移到广德里——明月山附近，在作战命令上的“A线”展开。

国军第十九团以第一营为右翼攻击部队，以二营为左翼攻击部队，向“怀俄明线”发起了进攻。

二十二日下午，中共军以第六〇师和第一二〇师两个师为先头，以第五十八师和第五十九师为后续，向国军第六师发起反击。中共军的助攻方向为国军第十九团正面，主攻方向为第二团正面，其先头部队两个团向头流山实施穿插，在969、744、915高地一带集中了大规模兵力，向上实乃里开始了炮击。

中共军一个团从第十九团正面上海峰北边迂回南下。国军第二团一营没有警惕中共军的诱引，击退敌人的轻微抵抗，十二时夺取843高地，结果同装备自动枪和机枪的敌两个连展开激战。第三营夺取798高地，抗击了企图渗透的敌人。

该团在击退逐渐变强的敌之抵抗前进中，傍晚与中共军主力部队遭遇，遭到猛烈攻击。国军集中全部火力进行了抵抗。中共军逐渐集中兵力和火力，以一部兵力向国军左翼迂回，企图包围国军预备队。

国军主力边牵制中共军一个师的强攻边向预备防线进行后退，预备队第七团也开始后退。

由于国军第二团后退，敌人继续前进，晚上渗透到头流山和上实乃里。

国军第十九团发起进攻，排除敌人的顽强抵抗，二营占领547高地，给渗透之敌以致命打击，一营占领891高地同敌展开了猛烈的战斗。

但中共军以一个团向芳花洞方向企图穿插，给国军以相当大压力，敌骑兵队约一个团在道德洞集结，其一部已逼近国军正面。

第十九团在炮兵的支援下发起了进攻，但遭到敌人顽强抵抗再也不能前进了，右翼第二团主抵抗线被敌主力突破，终于开始后退。

国军同友邻部队的通信联络中断，敌人发现我军陷入混乱，立即增加兵力向我逼近，同时发射大量炮弹。

国军第十九团各个营陷入极度混乱后，同第七团一个营会合同后撤退。

师工兵队在梧滩里设指挥所，正在补修史仓里公路和迂回路，炮兵队正在史仓里正面支援国军。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军为占领史仓里，利用夜暗和有利地形在快速推进。

国军第二团一营利用史仓里以北头流山一带高地修筑阵地，阻止敌人南下，以一部兵力实施反击，一度击退了敌人，但敌人投入新的部队继续向我实施进攻。第二营派第六连出击以阻止从第一营和第三营间隙渗透的敌人，结果在头流山西北处与敌两个连遭遇，经激战后撤退。在头流山担任防御的我第一营接受掩护后退任务，直到二十四日晨保持有线通信，与敌交战，掩护了主力部队后撤。但敌人缩小包围圈压制国军，连团指挥所也遭到敌步枪射击。国军原定在三八线整编部队，阻止敌人进攻，然后转入反击，但敌人继续进攻强力压迫国军，国军不得不集结兵力后退到华岳山——梅峰一线。

国军第二团掩护部队第二营被敌切断退路，不得不通过史仓里以东美骑一师防区撤退。国军第七团奉命在石龙山附近高地掩护师主力撤退并坚守三八线，于二十三日上午展开阻击敌人进攻，最后归于失败，后在加林重新集结，在师前进指挥所前面高地设防。这时师司令部还在白仓洞。

国军第十九团遭敌主力进攻被迫后退，晚上部队集结在古岱里，团指挥所设在下村。但十九团正面之敌约两个营及骑兵

队已经通过白云山到达道马岭，其后续约一个团正向白云山方向南下。由于中共军如此大规模进攻，国军尽管实施撤退并尽最大努力收拾兵力，还是被敌包围陷入极大混乱。

第十九团历尽千辛万苦突围出来，经加林后退到堂内里一带收容人员，并在附近设防阻击敌人。

国军第二团正面之敌，以一个营兵力向梅峰，以另一个营向华岳山方向穿插并占领该高地后，继续向触台峰发起进攻。

国军炮兵队二十三日晚从史仓里撤退才走九公里，由于前面美军炮兵队的坦克出故障，又遭到敌人的袭击，退路被切断，不得不把火炮拆毁，人员且战且退。工兵队在梧滩里——史仓里公路施工中遭到袭击而后退。

师警卫连调往第一线参加战斗，教育队担任了师部警卫。

四月二十四日，由于敌人的强大攻势，国军开始全面撤退，第二团在下色峴里设指挥所收容部队，当时集结的兵力只有一二百人。第七团在492高地，第十九团在910高地设防，师司令部转移到清平西南处，炮兵队担任师部警卫。

二十四日下午，敌占领水德山，从白仓洞南下之敌先头部队前出到玉女峰西北两公里处。

四月二十五日，敌人的攻势稍减，不久忽然又开始进攻，为突破师防御正面，切断加平——清平主要补给路，凌晨开始派三百人到889高地活动，在929高地集结大部队，以四百人向910高地——888高地穿插。二十五日晨国军第九团和十九团发起进攻，集中猛烈火力阻止了敌人，并将敌人击退到金峰山。

国军第二团也在二十五日晨开始行动，下午到达预定前出线438高地占领阵地，向主抵抗线前方五公里处派出个搜索队。

二十五日晚，当时国军的兵力是，第二团一千八百二十三人，第七团两千零五十六人，第十九团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工兵队五百四十五人，共计六千三百十三人。国军用这些兵力阻止了敌人南下，开始了反击。

在加平、史仓里一带战斗中，国军损失3.5英寸火箭筒五十四具、57毫米反坦克炮两门、60迫击炮二十八门、75毫米反坦克炮四门、81毫米迫击炮八门、105毫米榴弹炮九门、50毫米重机枪十挺、吉普车二十三辆、3/4吨卡车十一辆、救护车两辆、2.5吨卡车和丰田牌卡车二十四辆、阵亡一千四百二十人、被俘四人。

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敌情判断错误，情报活动不力，未能预知敌人的作战企图，结果在撤退作战中遭到了意外损失。同友邻部队没有很好保持通信联络，指挥官未能掌握整个作战情况。通信网的保障与否，左右战斗的胜败，特别在被包围情况下更为重要。

在西部战线，敌人二十七日占领议政府，三十日前出到牛耳洞和水色。

二十五日，英第二十九旅在议政府地区展开英勇的防御战。敌在联合国军的猛烈反击下，未能占领汉城，从牛耳洞、水色开始后退。在中部战线，国军搜索队突入麟蹄和春川，敌人不得不在发动攻势的第六天开始后退。

中共军第一次春季攻势遭到四万五千人的重大损失而归于失败。国军和联合国军五月三日发起全面进攻，五月五日掌握了前线的主动权。

（三）第二次攻势（1951年5月16日—5月21日）

中共军和北韩军在第一次攻势中失败后，于五月初恢复了进攻能力。

据联合国军的情报判断，到五月一日为止，在北韩有中共军五十四万二千人，北韩军十九万七千人，在满洲有中共军七十五万人。

当时我军共有五十万零四千七百六十五人，其中联合国军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二人，国军二十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三人。

五月四日，范佛里特将军为了维持进攻态势，挫败敌之进攻企图，命令前线各师在师正面设置一个团级战斗群规模的侦察基地，以加强军团坦克部队。团级战斗群侦察基地要设在主抵抗线前方七至八英里处，坦克巡逻队要以此为据点，深入到敌纵深内十至十二英里，扰乱敌掩护部队。

在西部战线，联合国军扫荡金浦半岛的敌人之后，向汉城东北方向推进，收复了议政府和春川。

这时，联合国军已经掌握了敌人即将发动第二次攻势的征候。

李奇微从敌人部署情况预测，敌人可能以中共军五个军为主力从中西部战线发起进攻，以中共军三个军和北韩一个军团

为助攻向汉城方向进攻，北韩三个军团在春川——洪川一带牵制我军。但敌人在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变更部署，东部战线变成了主攻方向。

五月十六日下午，敌人在春川——洪川方向集中主力发起第二次攻势，在西部战线只展开强大的侦察战。当时判断，敌人在春川——华川水库之间二十五英里战线投入七个军，在西部四十英里宽战线只部署了四个军。

联合国军估计，中共军要把主力重新调往汉城——铁原方向至少需要一周时间，所以决定在议政府——铁原轴线集中美军两个军团，当敌人通过铁原时切断其左右联系，排除敌人对第九和第十军团的压力。

于是，联合国军以议政府——铁原为主攻方向，在整个战线同时发起了反击。头一天的战果是打死敌人两万一千人，打伤一万四千人，向北推进相当距离。到五月末前出到“堪萨斯线”。在这期间杀伤敌人的数字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果报告表示惊讶，甚至不敢相信。

敌人在人员、物资上遭受莫大损失，补给状况极度恶化，士气跌落。鉴于这种情况，李奇微认为，今后两个月美国政府可居有利地位推进外交谈判了。

在中部战线，我军夺取春川，越过三八线收复华川；在东海岸，国军第一军团收复了襄阳、杆城、高城。

在第二次春季攻势中，敌空军逐渐活跃起来，五月七日在

新义州上空展开开战以来最大一次空战，国军和联合国军出动飞机三百十二架，击落敌机三十八架，五月二十日在鸭绿江上空美机二十八架同敌机五架进行空战。

在中部战线，敌人从第一次攻势开始，便利用铁三角地区即平康、铁原、金化地区，修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以此为中心集结兵力和补给物资，作为中部战线的进攻基地和阻止我军进攻的据点。

我军发现敌人的这个情况，即于六月初占领华川、杨口，尔后向铁三角地区发起进攻，我以地空协同作战强攻铁三角地区，六月十日终于迫使敌人放弃铁原和金化，丢弃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后退。

六月十日，国军和联合国军占领三角中的两个点即铁原和金化。

从五月十六日第二次春季攻势开始至六月十六日，敌人损失达十七万零四百人。

在西部战线，我军只是对临津江以北地区不断进行搜索战斗，没有大步推进。因为国军和联合国军决定尽量不扩大这个地区的战线，另外，敌人在开城地区也修筑了坚固的阵地。

敌人从金化、铁原地区退却后集结到铁三角地区之一的平康和金城，企图堵截我军。为此，我首先在金化、铁原地区进行扫荡，尔后向金城、平康推进。十四日轰炸平康，使其化成一片灰尽，然后突入平康，追击逃敌。

在这期间，海军配合地面作战，炮击了东西两海岸的要地，

有时进行临时性登陆，特别是对元山港进行了三个月的舰炮袭击，实际上使该港瘫痪，并占领沿海的各个岛屿。五月二十日，英军陆战队在平壤门户镇南浦登陆，进行几小时袭扰后撤回。

空军每月平均出动五百至六百架次，把敌人后方的补给线和主要物资几乎全部破坏。在空战中击落很多敌机，六月七日中部战线地面部队突破铁原、金化敌防线前，空军投下五百磅炸弹（炸裂成九百万块碎片），紧接着使用汽油弹，进行机枪扫射，给地面部队以直接支援。

第四节 战略思想的确定

（一）政策的决定

一九五一年春，美国从战局突变而屡犯军事错误，几乎在要“被迫撤军”的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收拾战局的时候，决定了在最短时间内，以保障最低限度的体面和安全为最低条件提出停战的方针。

四月五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书中，关于韩国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个结论：

韩国问题只凭军事手段是不能按美国条件得到解决的。韩国问题是世界紧张局势派生出来的一个环节，因此只有等世界紧张局势全面得到解除，才能按美国满意的条件得以解决。

西方各国为牵制美国在亚洲扩大介入，从政治上对美国日

益加大了压力。美国国民普遍认为，在毫无作为和明确目标的情况下，象拉手风琴似地反复进行进与退的过程中消耗人命和财力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对杜鲁门政府的不满日益高涨。

美国政府在极力避免同中、苏打全面战争的基本方针下，早已放弃取得军事胜利的念头，当通过作战大体恢复战前状态时，控制联合国军北进，谋求通过谈判实行停战。当时正值美国国会几个月来进行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大辩论”达到顶点，参议院外交和军事联合委员会就麦克阿瑟免职问题召开听证会议，开始调查政府遂行战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更加明确更加具体阐明美国在韩国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

在上述背景下，五月二日至五月十六日美国安全保障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关于结束韩国战争的最后政策建议。杜鲁门于五月十七日予以批准。

从此确定的美国对韩政策，明确区分了在韩国要达成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

政治目的是“在全韩国建立统一、独立、民主政府”；军事目标是“击退侵略后，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建立统一、独立、民主政府”的对韩政策的最终目的虽然未变，但却成了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政治理想，而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在短期内实现的课题。美国所追求的当面课题，是军事行动一结束首先在停战线以南地区确立大韩民国的权力；停战线要适合于防卫和行政管理，实质上就是说停战线不能划

在三八线以南；外国军队要从全韩国撤走；把韩国军队增强到足以击退和遏止北韩再次入侵的水平。

这个决定综合了当时美国坚持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虽然没有一点新的内容，但用一个政策形式系统而圆满地回答了介入韩国战争几个月以来提出的有关战争的基本问题，对安定韩国事态具有决定性意义。

它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美国安全保障会议“五·一六决定”在后来虽有所修改，但二十多年来仍然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兰本。

“五·一六决定”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六月一日发表的关于“在三八线附近停战，就是标志着达成了联合国‘击退侵略’之目标”这一声明，等于得到了联合国的同意。因此，六月七日艾奇逊予以正式公布。

关于作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出发点，杜鲁门曾回忆道：

在韩国战争过程中，我的信念始终未变，即联合国应该证明，它不允许侵略者通过非法行为取得的果实变为己有。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在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力量。

（二）作战指导方针

六月一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五·一六决定”，给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下达新的作战训令。即：

迫使在韩国境内及其水域作战的北韩共军及中共军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重大牺牲，为解决韩国战争创造有利条件，至少实现下列几项：

①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结束敌对行动；

②在适于行政管理和防卫的一定境界线以南地区确立大韩民国的权力机构，而这条境界线不能划在三八线以南；

③为从韩国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而作准备；

④强化韩国军队，使其足以遏止或击退北韩的再次侵略。

训令中还明确规定了联合国军的作战目标和行动界限，即不准联合国军发动全面进攻，不准以李奇微的判断决心从韩国撤走联合国军。

在此之前五月二十八日，第八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将军向李奇微多次建议在元山港实施仁川登陆战役式的大规模登陆作战。但李奇微以超出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的进攻控制线和兵力损失可能很大为由，否定了范佛里特的建议，并指示在“堪萨斯线——怀俄明线”一带实施有限目标进攻，给敌以最大限度的杀伤。

六月一日，范佛里特按李奇微的作战思想制定了作战计划，即首先加强“堪萨斯线”防御阵地，在此与敌保持接触，同时为预先粉碎敌之可能进攻企图，前出到“怀俄明线”。

六月中旬，联合国军前出到“堪萨斯线——怀俄明线”，

开始在这条战线上占领制高点修筑坚固的防御阵地。

据范佛里特后来作证，因为当时共产军的战斗力极度削弱，如果不是华盛顿当局的控制，联合国军完全可以重新北进全歼敌人。

但美国政府已放弃军事上取得完全胜利而谋求政治妥协，因此不同意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美国政府关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韩国战争的决定，是从苏联为主要敌人的全球战略高度考虑的，所以它包含着许多超出作战指挥官的权限和判断需要从更大的范围进行研究的基本因素和条件。而联合国军的作战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指导。

美国政府就是拿上述理论把免去麦克阿瑟职务一事加以正当化，平息了国民当中普遍高涨的不满情绪。

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曾经通过作战拥护过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后来他回顾这个问题时说：

“当时只要美国决心付出代价，联合国军把中共军赶过鸭绿江是不成问题的。但当时认为取得那种胜利同付出的代价（人员损失）相比，它的价值还不如付出的代价。

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军只能是夺取更多的不动产而已，反而使敌人大大缩短补给运输线，使我大大延长补给运输线，战线也从一百一十英里加宽到四百二十英里。再说满洲和中共本土幅员辽阔，凭美国的资源和能力是根本不能治服的。……

当苏联暗示停战谈判时，虽然我没参与决策，但我丝毫没有反对。”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训令，李奇微为夺取足够的前方掩护地带以便在停战后沿有利的制高点维持主抵抗线而尽了最大努力。

参谋长联席会议已把非军事地带的宽度预定为二十英里，联合国军和共产军将从停战接触线分别后撤十英里。如果联合国军要想以现在占领的“堪萨斯线”作为主抵抗线，就必须在其前十英里处设外围防线，确保纵深十英里的防御地带，然后从这条外围防线再向前前出十英里与敌保持接触。也就是说，停战线（接触线）必须设在主抵抗线即“堪萨斯线”前方二十英里处。

李奇微已预感到不久就要举行停战谈判，所以给范佛里特打了个招呼：如果谈判临近，我就通知你，那么联合国军就立刻开始行动，前出到“堪萨斯线”以北二十英里一线与敌保持接触。

几天以后六月二十六日，李奇微视察前线后改变了原来的决心，决定缩小原计划只控制“堪萨斯线”及其前方十英里处的外围防线，因为要推进二十英里，联合国军将付出相当大的兵力损失。

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规定“停战线实际上不能在三八线以南”，从而瓮津半岛作为大问题被提了出来。李奇微认为位于“堪萨斯线”以北的瓮津半岛，不但在战术上难以确保，

而且这样做反而于我不利，建议修正训令中的这一条。因为要想坚守该地，还必须考虑有关下一阶段如何设置防线问题。

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李奇微的建议后，对训令的精神作了如下解释：“训令的精神并不意味着必须确保三八线以南所有地域，在战术上不利时，瓮津、延安地域可除外。”并指示：假如这个情况让韩国政府知道的话，将招致复杂的政治波动，故须严守机密。

联合国军击退敌人的两次春季攻势，在“堪萨斯线”停止下来，如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式批准，要向这条线以北实施全面进攻是不可能了。

向平壤——元山蜂腰部一线进攻的计划也拟制了，但那是不可预期的将来事情，是纯粹为计划而计划的，却不是在近期内要付诸实施而制定的。

从美国军事当局立场看，要实施全面进攻不但兵力损失是个问题，而且由于补给线延长很难长期维持作战。因此，不管敌人发动任何进攻，也必须坚守既定防线。如果再次挪动，不仅不能把敌人拉到谈判桌上来，还要将战争拖延相当长时间。

“堪萨斯线”自西海岸临津江口经华川水库东北急拐直到东海岸，阵地沿着天然制高点和横向山间河流构筑，既利于防御，又可利用原有铁路和公路进行后勤支援。

“怀俄明线”设在西部战线，自临津江口伸向东北，经铁原、金化在华川水库附近与“堪萨斯线”相接。这条线是一九五一年春为掩护主抵抗线——“堪萨斯线”而设置的外围防线。

只要联合国军确保这条线，敌人便失去大部铁三角地区，这样敌人也就失去作进攻准备的据点。七月三十日，范佛里特将军命令各军团长，要求在“怀俄明线”修筑永备性防御阵地，作为主抵抗线予以确保，当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有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时，撤回“堪萨斯线”然后予以反击。

七月末，“堪萨斯线”已经修成，除大规模全面进攻外可抵御敌人的任何进攻。防御阵地的各种掩盖工事和交通壕都是半永久性的，仿佛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防线。阵地前沿设置了密集的障碍物地段，与火力相配合构成了大纵深的防御地带。

在主抵抗线正修筑工事的时候，我军在主抵抗线十英里前方占领前进阵地进行侦察活动，同敌人保持了接触。这个十英里宽的掩护地带，相当于中共军一个晚上的进攻纵深。

一九五一年三月，在三八线以北沿着制高点设置的联合国军作战控制线，即“堪萨斯线——怀俄明线”，成了今天所看到的停战线的大致轮廓。

（三）谈 判 的 前 兆

通过一年来的武力对抗，清楚地暴露了列强对韩半岛的利害关系和政策界限，并互相承认了这一事实。

随着战线在三八线附近逐渐固定，双方都得出那一方也不可能取得军事上全胜的结论。在这种互相默认的基础上，列强的力量角逐进入了停滞状态。

六月二十三日，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马立克以“和平的代价”为题发表广播演说，婉言敦促尽早举行停战谈判。六月二十七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向美驻苏大使柯克表示：停战谈判的范围不应涉及政治问题或领土问题，而应限定在纯军事问题内，由双方野战司令官磋商决定。

美国一向把苏联看作对韩国进行共产侵略的主谋者，因此很重视苏联表明的上述意图，立即责成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就停战谈判问题发起倡议。

六月三十日，李奇微奉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通过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广播电台，向共方提出照会，建议“双方代表在元山港丹麦医院船上会晤”。

马立克发表演说后，李奇微为了防止作战部队战斗意志松懈，给全军下达特别指示，要求注意下列两点：

一、众所周知的苏联的两面性和欺骗性；二、象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要采取决定性措施需要相当长时间。希望诸位将士在战场务必继续保持斗志，严防松懈。

六月三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经决策当局批准，向李奇微传达美国政府通过停战谈判应达成的主要目标、指导方针和谈判的基本立场。

美国在军事上关心的是，在防止战争重新爆发，保证联合国军安全的具体条件下，停止敌对行动。并主张谈判应限定在韩国的军事问题，不应牵扯台湾问题或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等

政治问题。美国的这一指导方针在尔后长达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始终未变。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的方针，李奇微同联合国军司令部“联合战略计划小组”共同拟制向共方提出了议案，任命美远东海军司令官乔伊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国军任命第一军团长白善焯少将为国军代表。

七月一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答复李奇微将军，建议在开城举行谈判。

从此，战争揭开新的局面，开始进入了谈判与作战互相牵制的漫长的相持状态。

第五节 惩罚与高压

（一）一九五一年下半年作战概况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开始后，战斗仍在继续，战线没有多大变动，国军和联合国军集中力量为阻止和粉碎敌人的渗透而尽了最大努力。敌人在第一线山岳地带构筑坚固阵地，表面上进行谈判，实际上继续集结大规模兵力和军用物资，特别是投入炮兵，企图突破我防线。联合国军和国军的主要企图是，全力开展消耗战以消耗敌人的兵力和装备，出动空军轰炸敌人的后方军事设施、作战基地和运输线，夺取或坚守具有战术价值的高地以控制敌人活动。

一九五一年五月至九月进行的夏季攻势和九月至十月进行

的秋季攻势，是以高地争夺战为中心展开的，我军通过这两次攻势，迫使敌人付出了巨大损失。

在开城双方代表举行谈判期间，敌人全力以赴增强兵力和装备。八月二十三日，敌人以联合国军飞机侵犯开城中立区为借口中断谈判，显然是为增强兵力而施展的一种策略。在此之前八月三日，联合国军在金城地区进行搜索的时候，敌人向我阵地发射五百发炮弹，第二天发射重型炮弹二百发，进行了春季攻势以来规模最大的炮击，显示了谈判以来增强了的装备和火力。另外，在开城以北还集结了三百辆坦克。

美第八军八月十八日在东部战线发动有限进攻。这一攻势的目的是，给敌人施加压力迫使敌人接受我方关于在现接触线达成协议的要求，同时拔掉控制我军阵地的敌之主要制高点，以破坏敌人从战术上采取的加强措施。这就是警告参加开城谈判的敌方代表：你们要知道，停战谈判决裂，只能招致这样的后果。

联合国军向杨口东北“血岭”发起进攻，二十二占领岭上两个高地。但敌人顽抗，经反复争夺，二十八日向我占领的高地反击，三十日突破我阵地。于是，我三十一日再次组织反击，推进到麟蹄以北，展开了停战谈判以来最大的激战。至九月二日我突破敌人的地雷场，占领八个高地。在“血岭”战斗中，联合国军在十八天内共发射三十九万发炮弹。敌人损失共一万零五百人，包括被俘虏九百三十人在内。

在这次战斗中，同美陆战一师协同作战的国军陆战队起了

很大作用。敌人在东部战线丢失重要阵地后，九月六日在西部战线连川地区发动进攻，在雅克战斗机的支援下出动坦克部队包围了联合国军。但联合国军突围撤退，九月九日重新夺回了丢失的阵地。

九月九日，联合国军先机制敌，在几个地方再次发动有限进攻，突破了敌人阵地。这次进攻，也是以确保停战线的有利地形为目的的。

九月九日发动攻势，到了十三日，在东部战线敌人的抵抗减弱，十八日国军第一师、美第二师和美陆战一师占领进攻目标“伤心岭”的主要山头，这时敌人突然开始顽抗。所谓“伤心岭”，是因在这个地区战斗中负伤的美军士兵起的名，指杨口以北文登里地区的一连串山头。这个岭位于杨口和麟蹄中间，可控制文登里至金城的敌后方基地，我如夺取这个岭可威胁金城地区的敌人翼侧，即有可能占领金城，从东边掩护我进攻部队的翼侧。

联合国军的进攻目标是岭上三个主要山头即894、931、851高地。这三个高地自左向右象刀刃一样突出出来。

九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美第二师向894高地发起进攻，第二十三团（后以法军营加强）向931和851高地中间发起进攻，以分割两个高地，但敌人全力以赴坚守了阵地。第二十三团几经反复，九月二十三日有一个连经五次冲击，最后只有三个人占领山顶，尔后全部阵亡。在战斗中联合国军的损失很大，但敌人的损失更大，直到十月六日美第二师占领931高地，敌人损失

约三个师兵力。

十月十三日，第二十三团和法军营占领最后一个高地。在这次进攻作战中双方损失都很严重，双方都没抓到一个俘虏，可见战斗多么激烈。在这次作战中，美陆战一师在“伤心岭”以东麟蹄以北1226.7高地实施历史上第一次直升机机降作战，目的是先敌占领主要高地。用六架大型直升机一次可空运一个连兵力和八吨物资。十月十一日再次实施这种直升机机降作战，共运去一千多人。

在西部战线，十月三日国军第一师、美骑一师、美三师、美二十五师和英第一旅同时发起进攻，十月五日推进三至五英里占领有利地形。

在胜利完成夏季攻势计划后，十月十三日继续发动了秋季攻势。秋季攻势的目标是金城，参战部队有国军第二、第六、第八师和美第二师。

至十月二十日，联合国军共占领四十多个高地，二十二日突入金城，尔后撤出来占领金城以南高地控制了金城川。

（二）金城川战斗（10.12—22日）

作战地域的地形：右边有金城川，是防御的有利地形，但又是我军进攻作战的障碍，北汉江较宽，掩护着我军翼侧。

金城川以北747高地和轿岩山形成主脉，向南伸出来的支脉形成许多狭谷，给进攻部队以很大限制，特别是529高地威胁进攻部队的右翼，472、525、482高地便于迟滞进攻，支脉和狭谷

有利于实施包围。

公路只有一条别隅——汝及谷公路，由于破坏和修筑反坦克壕不能立刻使用。可供北进使用的道路都是些起伏弯曲的山路，根本不能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

中共军从停战谈判开始后，投入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先后四个月，在北汉江、金城川及其以南有利地形修筑坚固阵地，进行了顽强抵抗，九月二十二日我军经数十次冲击占领该地域。

中共军企图利用金城川以南既设阵地阻止我军，但陷入被国军围歼的危险状态，于是敌人又投入第六十七军二〇一师和第六十八军二〇三师，企图利用金城川，及其以北482、585高地及轿岩山一带阻止我军。

兵力：第一九九、第二〇一、第二〇三师各九千人左右。补给线因我空军轰炸和炮击几乎瘫痪，但经四个月储备，弹药和粮食可保证作战。敌人士气旺盛，在阵地战中一直抵抗到最后一个人。

国军第六师的计划是，各团围歼金城川以南敌人，偷渡金城川，在金城川以北472、541、552高地及482、485、488高地一带围歼敌主力，在敌投入预备队之前占领轿岩山一带。当时国军的兵员满员率达百分之八十五，由于公路运输不便，补给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我第六师第二、第七和第十九三个团克服不利条件仍然坚持进攻战斗。

1. 渡金城川

十月十二日，国军第六师从“怀俄明线”出发，向集结地

移动。

十三日，该师以第七、第十九团为进攻突击队，以第二团为预备队，向“流浪者线”发起进攻。

第七团以第一、第二营为第一梯队，以第三营为预备队发起进攻。第一营首先击退565高地东南处敌一个连，并继续攻击565高地敌一个营。第二营同第一营配合，合围565高地，展开了歼灭战。

第十九团以第一、第三营为突击队，第二营为预备队发起进攻。第三营从右侧后向无名高地敌一个营发起攻击，因敌顽抗，第二营向无名高地侧后迂回，包围了敌人。第一营在462高地东南处同敌一个连、在462高地西南处同敌一个连交战。

第二团作为师预备队配置在师的正面和北汉江东岸。师搜索队在第二团右翼牵制北汉江东岸之敌。

十四日，在金城川以南462高地、金城川西南无名高地和565无名高地一带围歼死不投降的敌人，渡过金城川，继续进攻。

第十九团一营在662高地以南和西南各击退敌一个连，尔后在追击该敌途中同462高地的敌人交战。第二营向东移动三百公尺后攻击敌左侧后，同第二团配合围歼无名高地的残敌。第三营从无名高地和462高地中间突破，击退金城川守敌，前出到江南岸。

第七团一营击退565高地东南处守敌。第三营渡过金城川攻击北岸672高地，经激战粉碎敌人的顽抗，攻占该高地。第二营

完全击退365高地之敌。

第二团一营乘北汉江以东敌人威胁减弱，立刻迂回462东南无名高地，同十九团二营配合围歼残敌。

十五日，第六师继续进攻，傍晚占领541高地。在此之前占领了552高地，同552以北无名高地敌一个营展开了激战。至此，第六师胜利到达“流浪者线”。

第十九团一营全歼462高地的敌人，渡金城川，同529高地敌人交战，尔后撤回无名高地。第二营渡过金城川在529高地西南一公里处同敌交战。第三营同第七团三营配合渡过金城川，全歼在541高地顽抗的敌人。

第七团一营渡过金城川，在第二营的紧密配合下从正面和左侧后攻击557正南无名高地，击退该敌，尔后在552高地以北一公里处与敌遭遇，展开激战。第三营同十九团三营配合，围歼541西南五百公尺处的敌人。第二营担任师预备队在金城川南岸待机。

十六日，第六师炮击敌薄弱部位；为夺取“流浪者线”以北有利地形，令师预备队第二团发起进攻。

第七团三营同482高地南边之敌激战三十分钟，全歼该敌，并围歼552正北无名高地守敌。

第十九团占领“流浪者线”后，向汝文里以南无名高地（敌一个连）发起进攻。

第二团二营从第七团正面越过“流浪者线”攻击585高地，一营从第十九团正面越过“流浪者线”前出到汝文里以东高地。

第三营配置在北汉江，其中一个连配置在原一营阵地。

十七日，第六师将第七、第十九团部署在“流浪者线”，令第二团继续进攻。

第十九团一营攻击529高地，同敌激战五十分钟后撤出战斗。第二、第三营攻击汝文里无名高地。

第七团三营击退敌人反击，确保482高地。第一营攻占552高地，用一个连在482以北六百公尺处击退敌人。

第二团一营继续攻击汝文里无名高地，第二营在585和488高地之间同敌展开白刃战。

2. 攻击最后目标

十八日，军团下达攻击“北极线”命令。

第六师遇到敌人拚死顽抗，只有第十九团二营有所进展，其余部队寸步未进，同敌展开激战。

第十九团二营十八日凌晨同龙虎洞和汝文里东南南下之敌交战，攻占无名高地。

第七团三营因第二团二营前进，在482高地只留一个连，主力在“流浪者线”上的552高地以东一公里处占领阵地。第一、第二营挨着三营防守“流浪者线”。

第二团一营前出到汝文里以北，在无名高地同敌交战。第三营攻击585高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十九日，第六师歼灭在585高地顽抗的敌人，并攻占该高地和488高地。

第十九团二营在龙虎洞西南一公里处与敌交战，第三营在

汝文里南边高地与敌交战。第二团一营在488高地东北六百公尺处与敌交战，击退该敌。第二营从左翼和侧后包围585高地，第三营从正面和右侧后攻击585高地，一部采取迂回占领585北高地，从而彻底包围了585高地，紧接着第二、第三营攻占585高地，尔后第三营将敌压迫到高地以北。

二十日，第二、第十九团和师搜索队一个连继续围攻敌人。第十九团二营击退敌人后推进一公里，尔后从正面和翼侧攻击汝文里北高地。第三营同二营配合，包围汝文里北高地。

第二团在488正北无名高地同敌展开白刃格斗。第二营在585高地拦阻增援和反击之敌。

第七团一营和二营继续守卫阵地，第三营从第十九团和第二团之间出击，用一个连从背后攻击同第十九团二营、三营交战的敌人，第三营攻击488东北之敌。

3、猛烈的阵地进攻

二十一日黄昏，第六师将敌彻底围歼，夺取“北极线”。

第二团一营攻占敌人退路轿岩山，彻底切断敌人退路。第三营同第一营配合从正面和左翼包围无名高地全歼守敌。

第七团一营从541高地向“北极线”最后目标无名高地进攻，全歼该敌。

二十二日，第六师将第七、第十九团部署在主抵抗线（北极线），第二团作为师预备队，用师搜索队执行警戒任务。

至此，战斗结束。这次战斗，是对中共军阵地实施的第一次阵地进攻战。停战谈判开始以来，敌人利用四个月时间在有

利地形修筑了坚固阵地，但被我军攻占数十个孤立高地和坚固阵地。我利用突然性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在整个战斗期间始终掌握了主动权，成功地击退和围歼了逐渐增强的敌人预备队。从作战地域、前出距离和作战时间看，是一次罕见的激烈战斗。

（三）“血岭”战斗（10.22—10.31）

这个地区属于太白山脉的中心区，万岱里盆地位于雪岳山脉和内金刚的中央，海拔七百米以上。特别是联接1,211高地的加七峰一带，西北是金日成高地，西南是1,052、864、861高地，地形险要，山势几乎是类似绝壁的四、五十度急斜面，易守难攻。

北汉江支流昭阳江从万岱里以东流向北，因为战斗大部分是高地争夺战，对作战没有影响。

人民军第二、第三师在900、1000、1052、1211等高地构筑坚固阵地抗击我军进攻，但已丧失大部分兵力，战斗力很弱，不能再打进攻战，只能进行些偷袭和搜索，勉强维持防御。

由于运输困难补给极端短缺，动员部队和民夫搬运弹药和补给物资维持防御。敌兵力共约七千人。

白南权准将指挥的国军第三师，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接国军第五师防务，狠狠打击了1052、1211高地的人民军第二、第三师。在西部战线，美第八军为制止敌人补充兵员和装备，发动了有限进攻。

为掩护我军在西部战线的进攻，美第十军团所属国军第三

师以杨口以北“血岭”为目标，发起进攻。

火力支援，后勤补给都不错，只是大批补充的新兵，教育训练差。第三师下辖有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团。

十月二十日，国军第三师为接第五师防务向前移动。二十一日凌晨，第十八团三营同第五师三十六团一营换防，第十八团一营同第三十六团二营换防，第二营担任团预备队。第二十三团一营同第五师三十六团三营和第二十七团二营换防，第三营担任团预备队。师炮兵团担任师正面支援，工兵营驻扎耳石里。

二十一日晚，第二十三团一营同敌一个连交战，第二十三团一营二连在同一时间同渗透到1211高地前面的敌人交战并将其击退。

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各部队搜索侦察敌情。

十月二十七日晨，第二十二团向进攻目标1052高地发起进攻。特攻部队从841高地发发攻占进攻目标1500高地，尔后前出到900高地前斜坡，支援第二营进攻1000高地。

第十八团组成三个排规模的特攻队，策应第二十二团进攻。美第十军团独立炮兵团和三师炮团的4.2英寸迫击炮和坦克等重火器向第二团进攻目标1052、1000高地进行了猛烈炮击。

敌人不顾我猛烈炮击躲在坚固工事中进行抵抗。攻击1052高地的第一营从正面冲击，到离目标七十公尺处发生激烈战斗。这时，第二营采取一个排一个排跃进的方法逼近敌工事，敌人以手榴弹抗击我冲击，双方展开搏斗，这时我一营一部已冲到

离1052高地山顶五十米处，敌人发生动摇开始败退，我军发起冲锋，上午完全占领1052高地（金日成高地）。

敌人丢失1052高地后派增援部队从晚上开始反击，一营虽然竭尽全力抗击敌人，但情况不利不得不退至1052山脚。

第二十二团二营以1000高地为目标发起进攻后，在900高地同敌发生战斗，这时敌人向我正面和侧后集中猛烈火力，给我造成严重损失。

向900高地侧后进攻的特攻队遭敌射击加上遇到敌人地雷场而受挫，兵力损失严重。后来经四个小时激战攻占900高地，尔后继续攻击1000高地，然而敌人也进行了顽抗。

第二十二团一营终于击退敌人反击，守住1052高地。第二十三团二连和搜索队支援了一营。

二十八日，第二十三团向1211高地发起进攻。第十八团一营和二营配属二十三团。

第二十二团情况变得不利，不得不从1052高地后退一百公尺，尔后再次突入敌阵，激战三个小时，占领该高地。二十三团二、三营攻击1000高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手榴弹战斗，这时我一个排逼近目标五十公尺同敌展开搏斗，敌终于败逃，我进行追击。至此，我完全占领进攻目标900高地、1000高地和1052高地，确立了有利地位。

二十九日，第十八团一营为占领前面无名高地，在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下发起进攻，由于敌人顽抗，双方展开一场大激战，击退敌人反冲击，攻占目标。

第二十三团一营二十九日晨同敌发生遭遇，第一、二连从正面攻击，第三连迂回侧后攻击，第四连在迫击炮支援下占领无名高地，尔后又占领1211高地，晚上因情况不利撤回。

十月三十日，第十八团担任师攻击梯队右翼，向1211高地发起进攻，下午前出到冲击发起线，因友邻部队进展缓慢，撤回原地。

第二十二团一营也向敌发起进攻，因敌顽抗撤回原地。团搜索队晚上同敌遭遇，击退该敌。

第二十三团一营同敌展开手榴弹战斗，一度攻占1211高地，后遭敌反击撤至无名高地，转入防御。

十月三十日晨，第十八团在主阵地遭敌一个营反击，经一小时战斗将敌击退。下午，敌又以三个连兵力向我一营二连左翼反击，我经激战后撤出战斗，一营二连和三连转入团预备队。

第二营遭敌一个营反击，下午敌又以一个营反击，经一个小时战斗，因情况不利，撤至西希岭设防。

第二十三团一营虽遭敌一个营反击，但坚守了高地。

通过以上战斗，金城在铁三角附近作为重要军事基地失去了机能。由于秋季攻势取得胜利，联合国军在自己期望的地方建立了防线。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停战谈判中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以临津江口——板门店——山明里——金谷——金城北高地——松亭——乌鸦沟——鹿脖子——新滩里——新岱里——德山里——南江为临时停战线。这个决定，使双方停止了停战谈判以来局部的但是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从此以后大体上都是

些搜索性战斗。

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军向所有部队同时发布命令：只有敌人发动进攻方可开炮。在同一时间，敌方也下达同样内容的命令，结果在整个战线出现了类似停战的现象。

不久，联合国军司令部辟谣：是没有根据的命令。二十七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战争没有结束，直到停战协定签字，要向敌人施加压力”。

但是，地面的大规模战斗几乎停止了。从此以后值得一提的只有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月九日东部战线文登里地区的前沿阵地争夺战、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的西部战线高浪浦地区阵地争夺战和五月九日至十一日敌人的侦察性进攻，其余都是些小规模搜索战斗和敌人的冬季夜袭战斗。

地面战斗进入停滞状态后，敌人向我军阵地发射传单炮弹，一九五二年初开始谴责联合国军使用了细菌武器。这个欺骗宣传到三月份达到了高潮。中共报刊把传单炸弹的弹片说是细菌弹弹片，中共广播非难联合国军在巨济岛战俘营用战俘进行细菌试验，苏联外长马立克非难美军正在进行细菌战。但共方的这种欺骗，通过敌人不批准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卫生机构申请进入北韩调查细菌战一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敌人日益加强兵力和装备提高战斗力，包括空军力量，可随时随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关于细菌战的欺骗宣传不过是掩盖这一企图的伎俩罢了。

第六节 相 持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开始，战争样式起了一大变化。

停战谈判开始后，双方都表明把战争一直进行到最后达成协议为止，但双方又都主动克制导致谈判破裂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以观谈判后效。

联合国军占领预定防线（堪萨斯——怀俄明线）并控制了足够的前方掩护地带。之后，不是利用主动权扩大作战规模，而是为保持主动权不断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从美方立场看，为歼灭敌人而发动全面进攻，不但得不偿失，还会破坏谈判。

联合国军的企图是，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以不断的小规模有限进攻对敌施加压力，消耗敌人的兵力和战争物资，粉碎敌之进攻企图。

在第一线进行小规模交战的时候，主抵抗线的防御阵地日益得到加强，要不付出比以往大得多的牺牲，突破对方防线或占领其一角，已经极不容易了。

为了不断消耗敌人，采取了预先排除敌人进攻威胁的间接手段——炮兵袭扰射击和空军封锁轰炸，取代了损失很大的大规模地面作战。

停战谈判的进展给地面作战的规模及次数以很大影响。有时谈判围绕主要分歧陷入僵局时，为打开局面，迫使敌人回到

谈判桌上接受他不愿意的条件，只有施加军事压力，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有时打破平静展开攻防战斗，双方都集中了积蓄的力量，经过激战，不管是攻者还是防者都付出极大损失。

在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期间，始终处于相持状态，除几次激战外，作战情况比较单调。

(一) 阵地战

一九五一年春，联合国军击退敌人的两次大攻势，夺取作战主动权，决定不再向北推进后，精采的运动战实际上谢幕了。

根据华盛顿当局关于在大体恢复战前的线但“实际上不是三八线以南的线”上冻结战线的决策，联合国军很快加强了“堪萨斯——怀俄明线”，以便作为主抵抗线长期坚守下去。

共产军原来不断运动，寻找我军防线弱点，一有机会便实施穿插和多波次攻击，企图各个击破我作战部队。但战线固定下来后，最大限度利用险要山地修筑了堑壕。为了防我空袭和炮击，修筑了我军阵地根本不能比拟的坚固地下堡垒，藏兵藏物。

敌人为坚守一个高地，先在山顶前斜面挖堑壕，然后绕高地一周挖成环形网。接着从后斜面打坑道，一直贯通到前斜面，然后在山里面挖纵横交错的通道和各种炮坐，最后整个一个高地变成防空防炮的巨大保护盖。敌人的防御阵地，有的地方纵深达二十五英里。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整个战线以双方的堑壕相联，出现了坚固防线，因此双方都放弃了代价高的大规模全面进攻。

联合国军在“我活敌也活”的消极思想支配下，逐渐降低了伤亡率，但敌人却利用这一平静状态迅速恢复力量均势，再次向我防线施加了强大压力。

于是，双方在谈判和作战两个方面，谁也压不倒对方，持续了两年漫长的双重相持状态。

战争没有按华盛顿当局预料的战线一旦固定下来便可通过谈判尽早结束的方向发展，变成了持久的消耗战。

(二) 搜索战斗

进入相持状态后，双方通过前方警戒部队之间的频繁搜索战和小规模局部进攻保持了接触。

双方都不采取突破主抵抗线的进攻，把防御己方主抵抗线作为作战重点，因此前沿前地域的战术运用占据了地面作战的最大比重。

在战争后两年时间，前沿前地域（警戒阵地）的运用在战术理论上有了很大发展。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主抵抗线前方迅速发现和报告来犯之敌；当敌人的大兵力来攻时，即进行迟滞、阻止和击溃，为主力在主阵地加强防御态势赢得准备时间。

双方采取的另一个重要警戒措施是，运用搜索队不断进行有限的试探性进攻战斗。

共军搜索侦察队通常以排、连规模，有时以营规模利用便

于防空的夜暗对联合国军防线进行侦察或发动试探性进攻。

联合国军搜索侦察队通常以连、营规模利用昼间向敌阵地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第一线的每个团派出一个连（轮流派出）分成一个夜间侦察队和几个潜伏组对付敌人的夜间渗透。

双方搜索侦察队之间的接触往往为争夺主要地形地物发展成大规模激战，但其范围无一例外都限定在局部。

联合国军通过搜索侦察战和有限进攻作战，控制了主阵地前方的有利地形地物，巩固了警戒阵地迫使敌人付出了损失。

从野战指挥官角度看，在固定的战线进行搜索侦察战，是让士兵“熟悉敌人，闻闻火药味，培养高度敏感性”的最好训练方法。让长期担任阵地勤务而越来越放松警惕的老兵增强战备观念，让新兵对实战抱有信心并在短期内提高战斗技能，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搜索侦察战。

联合国军通过搜索侦察和局部进攻，想尽量捕获更多俘虏，了解敌情，但俘虏越来越少，对搜集情报没有起多大作用。

（三）高地争夺战

战线固定以后，双方都为巩固警戒阵地和主阵地而重视了制高点和陵线。特别是双方达成协议：把停战谈判签字时的双方接触线定为停战线以后，双方都为在更加有利条件下迎接停战，展开了争夺主要高地的激烈攻防战。那时作战命令的内容大都是“夺取高地！”、“坚守高地！”、“开始反击！”一类。

联合国军的主要前哨阵地有白马高地、首都高地、M 1岭、阻击岭等，这些是必须要坚守的。如果这些高地被敌占领，不管付出多大牺牲，必须要夺回来。从地形上看，这些高地是瞰制敌人主阵地，或威胁敌人主阵地的接近路，如被占领，我主阵地将遭受严重威胁。

围绕一个高地几经进攻、防御，后退、反击，不管攻者还是防者，胜者还是败者，双方都必须付出大量人员和物资代价。

我军虽然在火力和机动上占相对优势，但在海拔一千米左右的险要山地作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反而“背架子”一类原始工具比汽车更实用，用人力可搬动的迫击炮比笨重的榴弹炮还管用。

飞机的机枪扫射和火箭炮射击没起多大作用，只有汽油弹发挥了很大威力。

山地作战的体力消耗极大。进攻部队下车后爬山越岭走到攻击发起线，往往需要一天。发起攻击后，要在完全暴露的状态下要冒着敌人炮火爬山；千辛万苦地到达冲击线后，就要冒着敌人手榴弹以抵近射击压制敌人；敌人转入坑道，就要同敌人一对一地展开格斗；然后要多次击退敌人的反击。

在激烈的争夺中，高地多次易手。从山脚到山顶只有几条有利接近路通向山顶的山脊，因此，我军不得不冒着重大损失采取千篇一律的逐次正面进攻。

在一九五一年秋季攻势中，美陆战一师在进攻亥安盆地以北高地群时，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直升机输送兵员，开辟了

机动作战的新纪元。九月份实施连规模直升机机降作战，十月份实施营规模直升机机降作战，均获成功。此外，直升机从前线把伤员很快后送到海上医院船，还给在山地被围困的作战部队空运补给物资，发挥了高度机动性。李奇微将军高度赞赏多用途直升机的战术价值，立即建议华盛顿当局给派四个直升机大队。

直升机的实用价值在韩国战场得到证实，尔后在越南战争中发展成地面作战的必需装备。

（四）扰乱射击和封锁轰炸

相持的战线在许多方面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战线。例如，在难以实施全面突破和大规模运动战的情况下，为不断消耗敌人兵力，依赖炮兵火力，对敌后方实施远程轰炸突出了出来。

联合国军在炮兵火力上比共军占压倒优势。一九五二年春开始共军炮兵逐渐增强，威胁我防线，因此从秋季开始加强了155毫米榴弹炮和八英寸榴弹炮等重型火炮，主要用于反炮兵射击和阵地破坏射击。105毫米榴弹炮主要用于对步兵的直接火力支援。

一九五二年十月至十一月，联合国军和共军发射的炮弹总数对比：榴弹炮八比一，迫击炮四比一；到十二月是榴弹炮十九比一，迫击炮三比一，我占绝对优势。联合国军以火力优势弥补兵力劣势，以“用炮弹埋葬敌人阵地”之势，开展了猛烈

的炮击战，结果庞大的炮弹供应成了严重问题。

空军对敌后方补给线大力进行战略封锁，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遮断敌人的主要补给设施和交通网，孤立敌人的前线部队，促进停战谈判早日达成协议。关于这一点，美海军战史写道：

在这二十个月期间，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将韩半岛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从大陆分割开来，然后把它拉出大洋，以海沿封锁和轰炸绞杀共军补给线，迫使敌人后退和败北。

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的“绞杀战”，是把敌主力部队与其后方补给基地分割的典型战例。“绞杀战”的轰炸目标是，以北纬三十八度十五分至三十九度十五分地区内八条公路干线和铁路为中心，轰炸桥梁、水坝、窄路、交叉口、调车场、车站、列车等。这个地区分成三个责任区域，由美第五航空队、海军航空队分别负责轰炸。

由于轰炸日益猛烈，损失严重，共军千方百计采取了应付措施：每个车站都配备五十名修理人员，每四英里铁路上派一个十名组成的巡逻组修理被破坏的设施，开辟新的迂回路，用装配式桥架在夜间和不良天候联结铁路，白天拆掉，在主要设施和主要运输线上配备了防空火器；共军为警戒和修复运输线动员了包括铁道兵三个师共五十万军民。

在现代化装备同原始化人力对抗中，空军虽然大大削弱了敌人前线部队的进攻能力，但未能按预料那样彻底切断敌人的补给，对谈判和作战没起什么作用。

一九五二年夏，谈判围绕俘虏遣返问题又陷入僵局。这时，空军改变作战优先顺序，选定新的战略轰炸目标，华盛顿当局也大幅度放宽对边境主要目标的作战限制，从而扩大了战略轰炸的范围。

对敌后方运输线继续进行轰炸外，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炸断水丰水电站大坝南端，七月十一日平壤市主要设施变成焦土，尔后依次炸毁靠近边境的罗津、清津、会宁、吉州、阿吾地一带工业设施、补给设施和发电厂。

一九五三年五月轰炸二十个农业灌溉水库，取得出乎意外的效果：江河泛滥，到处冲坏铁路和公路，其战术效果比切断补给的轰炸还大；不久北韩出现粮荒，不得不靠从中共进口，这样在战略上使敌人的补给更加困难；大多数农民将厌烦战争长期化，在心理上更加助长北韩居民对共产集团的反感。可惜，这么好的决定性战略目标到了快停战时才发现，太晚了。

但是，敌人却如同前述在谈判和作战两个方面没有表示出退让的意思。共方动员了惊人的人力，“比轰炸破坏更快的速度”修复设施和运输线，把物资藏在坑道和隧道里面，利用夜间和不良天候运往前线。敌人的这种防空措施和双方补给标准的悬殊，是减杀我战略轰炸效果的重要原因。

即使按美空军当局所说的炸毁了敌人补给物资的百分之九十计算，共军在前线用剩余的百分之十充分维持了战斗力。联合国军的每一个士兵一日补给标准为六十磅以上，而共军只有十磅，一个一万人的师一天用五十顿补给品圆满完成了作战任

务。一九五三年六月和七月停战前夕，中共军在中东部战线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事实，充分证明在那样困难条件下也能充分储备物资发动攻势。

战略轰炸没能成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手段，而仅仅起到限制敌人的补给数量，迟延补给速度，从而减少敌人的进攻次数，缩小进攻规模的作用。只有派地面部队去占领敌后方及其运输线，才是早日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

第十一章 阵地战

山下军号嘹亮，
敌兵蜂拥而上。
将士以身殉国，
雪山顿变红岗。

——白善焯大将——

第一节 五二年上半年主要战斗

敌人在一九五一年发动两次春季攻势，遭到致命打击。之后，趁停战谈判长期化，迅速加强了兵力兵器。到战争第三个年头即一九五二年一月，敌人已拥有一百万地面部队和强大的空军。

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六月末，双方在东西长达二百三十二公里战线上，主要进行了搜索战和炮击战，特别是随着敌空军力量增强，双方喷气机编队之间的空战大大增多。

特别是一九五二年五月，敌人发动全面搜索战，显示其军事力量。这似乎是企图掩盖在一九五一年夏季和秋季作战中遭受的重大挫折。我从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开始压制敌人，迫

使敌人停止了全面搜索战。之后，敌人只能偶而发动夜袭战，除此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在这期间，西部战线的中共军异常活跃，但从整个战线看，地面战斗并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敌人从这时开始，向我军阵地发射传单炮弹，无中生有地给联合国军扣上了细菌战犯的帽子。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敌地面部队部署情况：在西海岸最边沿有人民军第四十旅，在其右侧西部战线有中共军第六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三十九四个军，在中部战线有中共军第四十二、二十六、十二等三个军，在中东部战线有中共军第六十八军、人民军第二军团（第十三师和第二十七师），在东部战线有人民军第三军团（第四十五、十五、一师），在东海岸有人民军第一军团（第七十四师）。当时敌人第一线作战部队共有中共军八个军、人民军六个师以及人民军三个旅。

联合国军不顾国军和韩国国民的抵抗，为了追求耻辱的停战，在谈判桌上一让再让。但在俘虏自愿遣返问题上则是坚持了决不让步的强硬立场。关于停战线问题达成协议后，停止了谈判以来局部的但是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从五二年开始只进行了一些搜索战性质的战斗。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大规模地面战斗已经结束了。

在这一期间，除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东部战线文登里地区的前哨阵地争夺战、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的西部战线高浪浦地区阵地争夺战和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至五月十一日敌人的全面搜索战外，没有值得

可记述的。

但是，敌人从谈判以来加强兵力兵器特别是空军，作好了随时随地发动大规模战斗的准备。对此，第八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将军、陆军本部和前线部队各师长一致认为，我军可随时击退来犯之敌，如果敌人发动大攻势必定以大失败告终。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二日，李奇微将军调任北约盟军司令官，代之克拉克大将赴东京任职。在编成上，美骑一师由韩国调至日本北海道，代之美第四十师和第四十五师开赴韩国前线，加强了第一线。国军进入战争第三年后，有了惊人的发展，通过派军官留美学习和良好的新兵训练，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

在这个期间（一月至四月），我方部署情况：西部战线有美第一军团，下属国军第一师、英邦第一师、美第三师、美军第二十五师、国军第九师、国军海军陆战营、国军第十三警备营等共五个多师，在开城西南海岸至铁原西北主抵抗线设防；在中部战线平康——金城——华川有美第九军团，下属美第二师、美第二十四师、国军第六师等四个师；在中东部战线有美第十军团，下属国军第七师、美第七师、美陆战一师、美第十二警备营等三个师；在东部战线杆城——高城有国军第一军团，下属国军第五师和第十一师。一九五二年一月我军在第一线共部署十四个师和两个警备营。我方战斗序列如下：

国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李亨根中将）

国军第十一师（师长吴德俊准将）

国军第五师（师长张昌国准将）

美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丹尼尔少将）
国军第一师（师长朴林恒准将）
英联邦第一师（师长卡斯尔斯少将）
美军第三师（师长克罗斯少将）
美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斯威夫特少将）
国军第九师（师长朴炳权准将）
美军第九军团（军团长怀曼中将）
国军第二师（师长咸炳善准将）
美军第二师（师长杨少将）
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霍迪斯少将）
国军第六师（师长白仁焯准将）
美军第十军团（军团长拜尔斯少将）
国军第七师（师长李成佳准将）
美军第七师（师长史密斯少将）（译注：应是托马斯）
美军陆战一师（师长托马斯少将）（译注：应是史密斯）
白作战司令部（司令官白善焯中将）
国军第八师（师长崔乐喜准将）
国军首都师（师长宋尧赞准将）
国军第三师（师长白南权准将）

（二）西部及中部战线

由于共方无条件拒绝关于俘虏问题的联合国军提案，停战谈判自然就陷入了破裂的边缘，战线充满紧张的气氛，但四、

五月份没有发生大战斗，只有小规模的情报战和敌人的夜袭活动，六月份在已达到协议的停战线上展开了搜索战和我军发动的破坏敌军战备的战斗，为此我大力出动了空军。

(三) 中东部战线金化地区战斗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原配属美军第九军团的国军第二师调往中东部战线金化地区。师司令部设在齐空洞，第三团在梨实洞设防，第七团在通洞设防，第三十二团担任预备队驻扎梨实洞。一月一日，第三十一团二营六连一个排向348高地发起夜间进攻，重创敌人，后因敌大批增援，停止进攻。第十七团没有交战，第三十二团作为预备队仍在原地。一月一日晨，师搜索队在搜索中同敌一个排交战，后撤回主阵地。一月一日，第三十一团搜索队击退敌一个连，第七团搜索队同敌一个排交战，后同师搜索队配合以突然袭击占领348高地，第三十一团六连两个排攻占532高地。一月二日，第三十一团搜索队同敌一个班交火，其他没有新变化。一月三日，第三十一团搜索队同敌一个排进行短时间交火后撤回，第十七团搜索队也同敌交战后撤回。一月四日至五日几乎没有交战。一月十日，第十七团搜索队发现敌两个班打死一多半。第三十一团和第十七团搜索队在搜索战中都取得了很大战果。一月十八日至二月末战线极为平静。

(四) 金城地区战斗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美第九军团下属美第二十四师调往金城地区（得到哥伦比亚营加强），师司令部设在巨室里。美第二十四师下属第二十一、第五、第十九团部署在金城以南主抵抗线，直到二月末不断进行了搜索战。第二十一团一部在芝岩里东北占领警戒阵地，第五团一个连在轿岩山附近占领警戒阵地，该团第一营一个连在轿岩山东北斜面占领警戒阵地。一月二日，第二十一团搜索队同敌一个排交战后撤回主阵地。第十九团三营将阵地移交给该团二营于一月四日向后方转移。一月八日，第五团三营一部为破坏敌弹药库在烟幕掩护下出击，在破坏敌弹药库后立即撤回，尔后炮击敌人，给敌以很大损失。一月十日，第五团一部在坦克配合下进行搜索，其中有两辆坦克触雷，但立即修复。一月十二日，第五团一营将阵地移交给二营，向后方转移。

十二日，第一六〇团配属美第二十四师。一月十七日，哥伦比亚营搜索队在搜索过程中遭到敌一个排袭击，经十分钟战斗撤回，被打死四人，打伤三人，失踪一人。十七日，第十九团一营将阵地移交给第一六〇团向后转移。十九日，哥伦比亚营将阵地移交给第二十一团一营向后转移。第一六〇团接第十九团阵地。一月二十三日，美第二十四师组织强有力的步坦联合搜索队深入敌区狠狠打击敌人。二十三日，第五坦克连一部向敌发射六百三十八发炮弹，破坏敌碉堡六十个，打死打伤三

人，尔后撤回原地。同日，第六坦克营一个连在前沿阵地向敌阵地发射七百六十三发炮弹。一月二十三日，第十九团转属美第二后勤管区，代之另一个团从仁川出发调往第九军团。

一月二十八日，美第二十四师将防务移交美第四十师，转移至上希域。美第四十师下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和第一六〇团（原配属二十四师）。该师头两个月同敌接触很少。

（五）杨口北“圣诞节高地”战斗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战斗期间，天气晴朗，利于作战，但早晚变阴，日出前下雾，给观测造成了一定困难。

“圣诞节高地”位于中东部地区杨口以北二十五公里处，是战略要地。该高地在杨口北白石山（1114高地）与鱼隐山（1277高地）中间，同右侧“堪萨斯”、“血岭”、“伤心岭”成为战略要地。敌主要补给线由杨口径德谷里、文登里沿金刚川通向北边。“圣诞节高地”恰在敌主要补给线和从华川水库向北流的汉江中间，可封锁敌主要补给线，控制敌人行动。

由于我发动“扫荡作战”（作者注：我以假装后退诱敌大部队深入，后捕捉战机一举歼灭敌人的战斗），中断了炮兵和航空支援，因此敌人很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连规模的侦察性进攻。

在“圣诞节高地”战斗中，敌方投入了中共军第二十四师六十四团三营，兵力一百五十至二百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两挺，以及步枪和手榴弹，得到迫击炮和榴弹炮支援。敌人士

气旺盛，补给充裕。敌人的企图是，攻占我警戒阵地“圣诞节高地”，尔后突破我主抵抗线。

我参战部队为第七师三团。装备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以及自动步枪、步枪和手榴弹。士气和补给情况良好。我作战计划：自二月十日实施“扫荡作战”，将敌诱进我阵地内，尔后以突然反击将敌歼灭。这次战斗，是由第七师师长李成佳准将和第三团团团长李召东中校指挥的。

二月十一日，我第三团一营二连警戒排发现敌一个排向“圣诞节高地”右翼迂回，于是从该高地后撤，将敌诱往二排阵地，并等待更多敌人渗透。我一营营长判断：因敌人以昼间进攻顺利占领“圣诞节高地”，肯定会继续进攻。因此，为迷惑敌人，不予抵抗，逐次后退，监视敌人。二月十二日，敌人果然增派两个排进入“岩石沟”，另一个排进攻我二连三排阵地，接着敌又增派了一个连。这时我一营营长命令开火，很快将敌歼灭，恢复原态势。

(六) 中东部战线杆城地区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至三月末，没有可值得记述的战斗。
(未译)

(七) 中东部战线月比山地区

双方主要展开搜索战。(未译)

第二节 白马高地战斗

(一)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情况

从九月开始，敌人在整个战线发动小规模进攻。开始只是西部和中部战线比较激烈，到月末东部战线也活跃起来了。

在西部战线，敌人攻击美陆战一师阵地，被我击退。九月十八日，敌两个连攻占美第三师的“屠夫”阵地，我虽多次反击均未奏效。第三个主要战斗是敌对美第二师“欧尔特布雷”高地的进攻。九月十八日美第二师撤出该地，尔后经三十天激战收复该地。在中部战线，敌人攻占国军首都师的“首都高地”和“手指头岭”，我经长期血战，九月末夺回失地。

当首都师正面的战斗逐渐平息下来时，敌人突然改变方向，攻占了国军第三师的572和748高地。九月末，国军第十八团为夺回该高地发起全面进攻。就在这时，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军又突然攻占我第八师的812和854高地。于是我实施反击夺回失地。

十月，敌在西部及中部战线为夺取要点多次发起进攻。中共军为攻占281和395高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军第九师和法国部队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英勇战斗，挫败了敌人。战斗延续九天，国军步坦炮紧密配合，十月十五日在395高地（白马高地）彻底压制敌人。

(二) 白 马 高 地

白马高地战斗自一九五二年十月六日晚至十五日上午以铁原西北395高地为中心展开。这个战斗，是由江拥辉指挥的中共军第三十八军发动进攻开始的。中共军第三十八军为中日战争期间由中国山东省新四军改编的部队，是中共军的精锐部队之一。

中共军企图攻占白马高地，其主要原因：白马高地以东是一望无际的铁原平原，南面有经高台山和宝盖岭通往汉城的国军主要补给线，是名副其实的铁三角地区的要地，是双方必争之地。

中共军第三十八军下辖翟仲禹指挥的六个团，包括支援部队总共四万四千零五十六人，主要火力，包括迫击炮共五十五门。

金钟五少将指挥的国军第九师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三个团，共两万人。主要火力有国军第一炮兵旅第五十一炮兵营、第五十二炮兵营和第三〇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和美第二一三自行火炮营（155毫米）、美第九五五重炮营（8英寸），以及国军第五十三坦克连、美第七十三坦克营。此外还有迫击炮一百一十六门。

据中共军投诚军官供述：中共军在双十节前动员一个团（第三四〇团）攻占国军第三十团的395高地，以配合中共军第三三九团为控制铁原平原而实施的对281高地的进攻。

第九师预先察知中共军的进攻企图，一方面加强警戒和搜索，另一方面作好充分的弹药补充，准备以火力和反冲击击退敌人，确保白马高地。

(三) 战 斗 经 过

敌人为在冬季到来之前改善阵地，从初秋开始加紧了行动。十月初在铁原以西美第九军团防区展开的白马高地战斗，是其中的典型战例。

十月三日，我军通过审讯中共军投诚军官知道了敌人企图攻占铁原以北五英里处白马高地（395高地）。白马高地长约二英里，由西北向东南，山顶为树林复盖，山下有驿谷川，可控制铁原公路。我军一旦丢失这个高地，就不能不撤出铁原地区，而且铁原一带公路也不能使用，等于整个铁原地区让给敌人。

因为其它情报也证实了投诚军官的供词，美第九军团给国军第九师加强了坦克、炮兵、火箭筒以及对空火器。第九师在高地上配置两个营，控制预备队一个团加一个营。在白马高地翼侧为掩护我接近路，配置了坦克和对空火器。为夜间照明，准备了探照灯和照明弹。夜间只要请求可随时得到空中支援。美第五航空队预先轰炸了白马高地附近的敌人炮兵阵地。国军第九师及其配属部队作好了一切准备严阵以待。

国军第九师和美第二师之间，隔以驿谷川。十月六日，中共军为切断这两个部队的相互支援，在总攻开始前的决定性时

刻打开了白马高地以北七英里处的蓬莱湖水库水闸。但驿谷川河水只上涨了几十公分，在战术上没有起到障碍作用。此外，敌人为分割孤立“箭头高地”（281高地）的法军营和美第二师，用一个营向“箭头高地”发起进攻，伤亡甚重，未能攻克。尔后九日和十二日又进行两次攻击，也未得逞。但在战术上起到了牵制作用。

中共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〇团两个营，在炮火的掩护下，从白马高地西北侧，向山顶发起三次冲击，均被我第三〇团击退。中共军在第一天晚上进攻中（我守兵约三百人）被击毙击伤一千五百人。

第二天，中共军不惜伤亡，在原两个营残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个营，再次发起进攻。敌人攻克我一个连警戒阵地后突破该连防区占领了山顶。两小时后，我第二十八团二营实施夜间反击，将敌全歼。敌人这次伤亡同样惨重。后来一个中共军俘虏供述：参加上述两次进攻战斗的大部分连队只剩下不到二十人。

战斗第三天，敌人的佯攻停息下来，向主攻方向395高地发起了总攻。敌人为支援步兵每日平均发射各种炮弹四千五百发，为反复攻击不断增加了新的部队。十月八日，敌人以第一一二师三三四团两个营和第一一四师三四二团一个营替换在白马高地伤亡惨重的部队。该日下午，第三四二团下属部队攻击山头，被我第二十八团反击全歼。翌日，敌又投入一个营进攻，我增派第二十九团两个营，加强第二十八团。双方在山顶进行

了整整一天的争夺战。

十月十日晨，接到山顶仍在我第二十九团手中的报告。十月九日我取得意外战果，据战俘供述：第一一二师三三五团在395高地以北集结地被飞机发现，遭到轰炸，伤亡惨重，没能及时投入进攻。

十月十日，战斗更加激烈。敌人不顾重大伤亡，为夺取目标，继续投入了大规模兵力。敌人作战十分顽强，他们一旦接受任务就不惜任何代价战斗到底。敌人向用炮兵、坦克和空军控制的美军北侧接近路不断发起进攻。敌人尽管全力以赴反复实施冲击，均被我火力击退，占领白马高地的计划彻底被粉碎。

十月十二日，战斗停息下来。这时，我第三十团超越二十九团发起进攻，接着第二十八团也发起进攻，杀伤大量敌人。十月十五日，白马高地战斗结束。

敌人在十天战斗期间共投入步兵一万五千人，支援部队八千人，但没能打败我九师。我军先后发起九次反击，中共军发起二十八次攻击（译注：指冲击发起次数，进攻次数为十一次），我军伤亡三千五百多人，中共军第三十八军在白马高地和281高地战斗中，共七个团参加战斗，伤亡共一万人。

在战斗中，我不断投入新的部队保持了锐气。中共军共发射五万五千发炮弹，但我第九师英勇善战，得到范佛里特将军的高度赞赏。

我第九师在战斗中得到航空、坦克和炮兵的有力支援。美第五航空队在昼间共出动六百六十九次，夜间轰炸七十六次。

在十天内，战术空军向敌火炮阵地和步兵阵地投下二千七百枚普通炸弹，三百五十八枚凝固汽油弹，发射五英寸火箭炮七百五十发。美第九军团炮兵共发射炮弹十八万五千发，用坦克和对空火器（系自动火器，口径五十毫米机枪数挺）掩护高地东侧翼，阻止了敌人迂回进攻。白马高地战斗之所以能够预有准备，全在于有效的情报工作。

（四）评 语

- 1、坦克支援共八十九辆
- 2、炸弹使用量共六十万零四千九百四十磅
- 3、弹药消耗量：

M 1 步枪子弹共二百七十四万三千六百十六发

卡宾枪子弹共六十四万二千一百六十五发

轻机枪子弹共一百二十一万二千一百零四发

4、炮兵支援（炮弹数） （1952.10.6—15）

| 部队别 \ 弹种别 | 105毫米 | 155毫米 | 4,3英寸 | 计 |
|-----------|----------|---------|---------|----------|
| 第51炮兵营 | 21,689发 | | | 21,689发 |
| 第52炮兵营 | 58,056发 | | | 58,056发 |
| 第50炮兵营 | 17,343发 | | | 17,343发 |
| 第30炮兵营 | 48,681发 | | | 48,681发 |
| 美第213炮兵营 | | 36,326发 | | 36,326发 |
| 美第955炮兵营 | | 22,011发 | | 22,011发 |
| 第9重迫击炮连 | | | 15,868发 | 15,868发 |
| 合 计 | 145,749发 | 58,337发 | 15,868发 | 219,954发 |

我军在白马高地战斗中取胜的主要原因：

- 1、通过敌投诚人员预先掌握了敌人的企图（卓越的情报活动）；
- 2、步坦炮特别是步炮协同得力，及时集中了火力；
- 3、适时轮换作战部队，使部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第三节 五三年初的战斗

（一）情 况

一九五一年十月，板门店停战谈判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以来，当时双方接触线即汉江河口至东海岸的高城（三八线以北四十英里）的长达一百五十英里的固定战线，除在停战前一个月共军发动最后的攻势中丢失北汉江上游金城地区外，直到停战时止没有变化。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除大规模侦察战和炮击战外，整个战线一直很平静。尽管在俘虏问题上使谈判陷于停滞状态，但由于联合国军为达成停战竭尽全力，整个战线没有发生积极的军事行动。共方以拖延谈判来恢复其战斗力，有时为显示实力发动试探性进攻。但均被挫败。双方都致力于消极的防御。

1、共产军

从一九五一年末，敌人充分利用平静状态整顿了前方和后方。

一九五三年一月，共军的兵力达到我军两倍，中共军七个

军，人民军两个军团，共一百二十万大军在北韩。此外在中国南满有相当数量的预备部队。在此期间，敌人火力显著增强，特别是炮兵相当可观。此外，敌人还拥有若干坦克部队和两千架歼击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敌人的筑城。敌人大大发展了阵地战术。前线在有的地方纵深二十五英里几乎全都是地下堡垒。这种地下堡垒从西海岸通到东海岸，其中中部和中东部战线最强。敌人地下堡垒极其坚固，我军炮兵和空军都无法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也完全是坑道式的，射击时将炮拉出洞口，射击完毕则把炮推进洞里掩蔽。这种工事在我军航空兵和炮兵的不断攻击下反而日益得到加强。

2、国军和联合国军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美第八军以国军和联合国军十六个师维持战线，其中国军十一个师，美陆军三个师，美海军陆战队一个师，英军一个师。

国军经过长期战争锻炼，在训练、士气和指挥方面有了飞跃发展。虽然在装备上赶不上美军，但在战斗技术、战斗经验和精神战斗力上比外军还强，在作战中一直是模范。

一九五三年初投入前线的国军十一个师，大部分隶属国军第一和第二军团。此外还有大量国军官兵编入了美军或英军各师。第八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将军相信国军战斗力，把一百五十英里战线的四分之三正面交给国军防守。

根据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略，加强阵地，与敌相持。但是

工事强度赶不上共军，大部分是不能防空的堑壕。当然在掌握制空权的条件下不必费更多时间去修工事，但在敌炮火袭击面前却暴露了弱点。炮兵阵地根本没有工事。只是使用了伪装网。

(二) 计 划

共军的企图，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停战以来始终未变。即恢复战斗力，改善后勤补给，以便尔后作战。因此利用拖延谈判，修筑坚固防线，增强战斗力，遏止联合国军发动攻势。曾经历过第二次大战“威斯特沃尔”战斗的范佛里特将军说：共军阵地比“威斯特沃尔”还坚固。进入一九五三年后，敌人在没有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停战，发动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企图消耗联合国军力量。

联合国军则以达成停战为独一无二目标，没有打算发动任何进攻作战，只进行了单纯的消极防御和侦察性战斗。为了迫使敌人同意停战，联合国军对敌后方进行了轰炸，以便消耗敌人。

(三) 作 战 (1953年1月1日—4月30日)

随着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发生了小规模侦察战斗。有时共军小股部队企图沿美第十军团右翼昭阳江渗透，但立即被击退。

在此期间，美第八军下辖所有部队为了打击敌人、破坏敌

炮兵工事和坑道阵地，以航空轰炸和重型火炮集火射击的方法发动了“猛轰作战”，从各个正面强袭敌阵地，但由于敌阵地过于坚固，归于完全失败。

二月十一日，第八军司令官更迭，范佛里特将军退役回国。退役的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巨济岛俘虏营暴动，损伤了美国的对外威望。

根据克拉克将军的推荐，美陆军部作战及行政付总长泰勒中将就任美第八军军长。

三月，敌人为了报复第八军的“猛轰作战”，向西部战线美第一军团正面发起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进攻，美第一军团从一部分警戒阵地作了有限的撤退，但主阵地一直没放弃。到三月下旬，敌人的进攻被挫败。此间，在整个战线侦察战斗从未间断。

过了四月之后，停战谈判进入决定性阶段时，敌人又开始积极活跃起来，战线再次进入紧张状态。

第四节 停战前最后战役

(1953年5月1日—7月27日)

(一) 情况

停战谈判经过六个月僵持之后，共方要求恢复谈判，四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交换病伤俘虏。俘虏问题快要达成协议，停战即将实现时，我军将士士气空前高昂。

共军终于明白靠军事行动不能指望胜利，拖延很长时间才同意停战。但按四月末接触线停战对己很不利。因此，为停战后的防御和未来作战，决定夺取国军占领的金城地区中央突出部。

共军要夺取突出部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在停战后的防御上，从共军角度看，如果以现接触线为停战线，他们就得防御金城以北山岳地带，这样就几乎没有补给线，突出部东西两侧左右联络也受突出部很大威胁。相反，从国军防御角度看，当突出部被共军夺去后，将把共军夺取突出部前的困难原原本本接收过来。

第二，在未来作战上，共军军事基地平康将受威胁。“六·二五”前，平康是共军的重要军事基地。只要确保平康基地，就随时可以在短时间内进攻南韩心脏地区。平康虽然在共军手中，但金城地区只要在我手中，平康就不得安全。

第三，在政治上，担心韩国国民的反对停战运动影响美国，致使停战破裂。因此以强大攻势显示共军的实力，用来压制韩国的反停战运动。

第四，在经济上，企图强占南韩最大动力命脉华川水库和水电站。

由于上述政治、经济、军事原因，共军把金城地区定为主攻方向，在国军第二军团防区华川正面发动了一次大攻势。

1、预备作战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军停止长期以来的搜索战，

以团规模兵力向平康地区美第九军团正面发起进攻。后来扩大到美第九军团右翼首都师，但被击退。

敌人在最初进攻受挫后，改变方向，向西部战线美第一军团正面发起了猛烈进攻。敌人的攻击方向主要是美第一军团右翼五个前哨阵地至主阵地之间一公里宽正面。这个地域由土耳其旅几个排防守。中共军遭受重大损失后，从土耳其部队防守的三个前哨阵地撤退。

敌人为最后战役预先进行的两次进攻受挫，转移到后方加紧准备新的进攻。

停战前敌人的最后战役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主要在中部战线国军第二军团右翼，第二阶段主要在金城——金化之间国军第二军团和美第九军团右翼进行。

2、作战地域

作战地域自金化北经北汉江中游至金城川下游。当时天气炎热，给作战带来很大困难。有时下雾，最大视界被限制在一英里左右，但总的说来还是良好的。正值雨季，作战期间大都是阴雨连绵，低云遮天，给航空支援造成很大困难。

我方主要高地有轿岩山、690、663、949、973等高地，是横向山岭，便于防御。敌占区内主要高地从中央便于观测我。但两翼侧地形有利防守，被我控制，特别是北汉江以东我949和973高地对敌极为不利。

主要河流有北汉江和金城川。北汉江水深平时平均五米，降雨时因华川水库，河水猛涨；金城川水虽浅，但大部不能涉

渡，是天然障碍。

山谷大部分又窄又深，严重影响交通。主抵抗线大部分是横向山谷，但南边的山和沟谷大部为纵向，敌人一旦突破，便于穿插。

作战地域地形属于险要的山岳地带，遍山是松树和榆里木，严重影响空中侦察和地面观测，但对敌人步兵部队行动和各种作战设施的荫蔽却提供了良好条件。主要公路有华川至别隅里的十七号公路、华川至长财的一〇三号公路和水洞里至竹大里的一百号公路，以及四方巨里至金化的六号公路和新浦里至史仓里的二十二号公路。这些公路大部分为一九五二年修筑的军用急造公路，桥梁简便，坡度大，大部队和装甲部队的行动几乎不可能。除公路外，北汉江水路除结冰期外，作为补给线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上述公路、山岭和溪谷，对敌进攻有利的接近路，主要是：

- ①金城至别隅里路线；
- ②金化至四方巨里路线；
- ③经“手指岭”至轿岩山路线；
- ④529高地至别隅里路线；
- ⑤鱼隐山至北汉江路线。

3、中共军的情况

最初当面之敌为中共军第六十军和第六十七军，共六个师六万九千四百人。支援部队有二十一个炮兵营计一百九十八门

火炮、两个坦克连共十六辆坦克和数目不详的132毫米喀秋沙炮兵营。他们是一九五二年十月至十二月经过补充的完整的作战部队，其中只经过三个月基础训练，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占百分之二十。

尔后，敌人为最大限度加强主攻方向，又从后方预备队调来中共军第五十四军和第六十八军，兵力增加到共四个军（十二个师）二十三万六千一百人，支援炮兵共四十四个营计四百二十七门火炮。在战役第二阶段，敌人总兵力达到我军的约两倍。

中共军的补给情况是，准备了防御可用三十九天、进攻可用二十七天、预备队可用二十二天的各种作战物资，可进行任何战斗。士气，因在有限进攻战斗中伤亡大，处于低落状态，但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克服了士气不振状况。

中共军利用几个月来战线平静的机会完成了发动进攻的充分准备，从五月一日开始转入了攻势。

直到五月中旬，敌人以连或排为单位进行了搜索战。当时敌人搜索的主要目的如下：

①通过俘虏和阵地进攻，察明我军防御的整个情况及其强弱点；

②部队以有限目标进攻或大规模进攻为目的，在进入进攻待机地域后，派出小股部队进行侦察，寻找我警戒和前沿阵地死角，以便作为攻击发起位置。

敌人经过多次搜索战后，五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攻占国军

第五师前哨阵地691高地、五峰岭和第八师前哨阵地马蹄形高地、兰草高地。

4、国军情况

当敌人发动大攻势前的四月末，第二军团总兵力包括第八军预备队国军第三师共四个师五万八千零九十五人。主要支援部队有坦克一个营，155榴弹炮三个营，105榴弹炮十一个营，八英寸榴弹炮一个营。士兵质量良好，经十六周军训的庆尚道（译注：指大邱、釜山一带庆尚南北道地方）新兵占百分之三十五，士气普遍旺盛。

战役初期我军战斗序列：

第二军团（丁一权中将）

第五师（崔弘熙准将）

第六师（金龙周大校）

第八师（金益烈少将）

第三师（张好珍大校）

第二军团的右邻为美第十军团第七师，左邻为美第九军团首都师。

第二军团在北汉江东岸高地以西三十一公里宽大正面，右翼为第五师，中央为第八师，左翼为第三师。各师都以两个团防守主抵抗线，以一个团作为预备队。第六师部署在轿岩山为中心的较开阔地域，只要敌人不以机械化部队实施大规模进攻，对防御是非常有利的。但主要补给线和支援部队的战术设施大都在反斜面，一旦主抵抗线被突破，将遭到致命打击。第八师

在765高地、590高地、“手指头岭”、663高地、“首都高地”等险要的山岳地带设防，该地域为横向山岭，有利于防御，可瞰制敌人阵地，但背靠北汉江，对实施撤退极为不利。第五师部署在739、949、973、882等高地，地形有利，完全瞰制敌人阵地。

军团阵地编成总括起来看，由于双方进行了几个月搜索战，占了过多的前哨阵地，投入了三分之一兵力，如果将剩余兵力全部部署到主抵抗线，就不能控制预备队。

从防御工事看，总的说来不如敌人，但在联合国军和国军防御工事中是最坚固的。在战役初期，各种壕都是掩盖式的，可防敌人炮击，特别是第八师“首都高地”的坑道工事相当出名。这个坑道工事，是在军团长丁将军提出的“多流汗少流血”方针下，全军第一个修筑的。

根据第八军“扫荡作战”指示和第二军团长关于各师积极接敌捕获俘虏的方针下，比四月份派出更多搜索队同敌保持接触，但俘敌只有十五人。结果当敌人发动大规模攻势对主抵抗线展开攻击时，我军官兵不得不在生疏的阵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

5、双方的计划

敌人的企图：第六十军攻占我949、973两个高地，第六十七军攻占我金城川以北“首都高地”等高地，夺取金城川。一旦攻破我一部分主抵抗线，便投入预备队一个军加强突击力量，第六十军从北汉江东向西进攻，最终夺取华川水电站和水

库。

当敌人发动攻势前，第八军的作战计划是，继续开展“扫荡作战”以消耗敌人，加强现主阵地“密苏里线”及其前哨阵地，就地粉碎敌人任何进攻企图。万一在“密苏里线”不能抵御敌人，利用迟滞阵地削弱敌人，在杆城——杨口——华川——史仓里——汉滩江——临津江一线即“堪萨斯线”坚决阻止敌人，尔后转入反击，夺回“密苏里线”。在这里，除坚守“密苏里线”之外没有制定任何进攻计划，争取在现在的高城——金城——平康——铁原——临津江一线达成停战，以此作为停战线。

根据第八军计划，第二军团制定了如下积极防御计划：

- ①以积极的搜索活动预先粉碎敌之进攻企图；
- ②以有力的反击夺回被敌占领的前哨阵地；
- ③在前哨阵地不能阻止敌人进攻时，就在主阵地（密苏里线）粉碎敌人；
- ④万一主阵地失守，在白岩山——赤根山一线即“岛屿线”（第一预备阵地）阻止敌人，再以有力反击夺回主阵地。

（二）第一阶段战斗（1953年5月27日—7月9日）

敌人在美第九军团右翼、首都师正面和美第一军团正面实施佯攻时，主攻方向只进行了搜索战。五月二十七日，敌在主攻方向突然发起强大攻势。中共军以三个师兵力首先向第二军团右翼第五师正面发起了进攻。

五月二十七日，中共军一个团向第五师前哨阵地“M 1高地”和“血岭”进攻，打响了最后战役的第一仗。这两个高地是掩护949高地主抵抗线的战术要地，五月二十八日被敌夺占。我在六月四日，为夺回两个高地实施反击，但未成功。

六月十日夜，中共军又投入两个团向第五师主抵抗线973高地发起强大进攻。主阵地被敌人炮火压制，六月十一日终于瓦解。六月十四日夜，敌另一个师突破949高地。六月十五日晨，我军从主抵抗线即“密苏里线”实施全面后退，四个小时后占据“岛屿线”。

六月十二日夜，敌约一个师向我第八师前哨阵地（又是主抵抗线）“手指头岭”、690高地、“首都高地”发起进攻。我军依托坑道工事拚死抵抗，并多次实施反冲击，但由于敌人采取集火射击和人海战术，抵抗归于失败，退至“岛屿线”。

敌人从六月十日夜开始投入五个师进攻，突破我第二军团的中央和右翼主抵抗线宽达九英里，纵深四英里。结果，东边的美第十军团左翼国军第七师阵地被暴露。于是，第八军司令官泰勒将军把军预备队配属给第二军团，令美第十军团担任北汉江为界的第二军团右翼防御。国军第五师在美第十军团指挥下继续担任北汉江以东地域防御。

第二军团长丁一权将军鉴于战线缩小兵力增强的情况，令军团预备队第三师担任军团右翼，配属的第十一师作为预备队，以搜索战逐渐削弱敌之进攻。幸好天气变晴，得到了有效的航空支援，于六月十八日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这时，泰勒将军立

刻下达命令：转入反击，夺回“密苏里线”。为此，六月二十一日晚第五师重新归属第二军团，担任北汉江地区第三师右翼即军团最右翼。

由于北汉江江沿战术价值降低，派特遣部队（第三十六团为基干，配属一个工兵营、一个搜索连和一个重迫击炮连编成，第五师付师长韩信大校任部队长）担任北汉江东岸防御，正面约四公里。当时部队部署情况：军团左翼为美第九军团首都师，右翼是美第十军团国军第七师，在此中间，自左向右第六师（师长白仁焯少将）、第八师（宋尧赞少将）、第三师（林善河少将）、第五师（朴炳权少将），第十一师（林富泽准将）为军团预备队，共五个师约七万一千五百人。

当时当面之敌有中共军第六十八军二〇二师、二〇三师、二〇四师和第六十七军二〇〇师、二〇一师以及第六十军一八一师，共六个师约八万人。

正当第二军团修整阵地准备反击时，中共军又发起了局部进攻。这样，泰勒将军关于夺回“密苏里线”的命令实际上落空，只好对付进攻之敌。特别是529高地，是双方激战过的地方。六月二十五日夜，中共军开始进攻529高地，双方以团规模部队进行了十一次激烈争夺，最后我第二十三团占领，终于守住了“岛屿线”。

如上述，中共军打破十八个月的相持局面，在战役第一阶段，攻占了我主抵抗线（密苏里线）的中央宽九英里，纵深四英里地域。结果第八军的威信扫地，以精锐师组成的国军第二

军团丢了面子。我军战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航空支援，敌人兵员雄厚实行人海战术，我军防御工事脆弱，过多占领前哨阵地分散了兵力。

据第二军团统计，双方在战役第一阶段的兵力损失如下表：

| | 死 | 伤 | 被俘或失踪 | 计 |
|-----|--------|--------|--------|---------|
| 中共军 | 6,948人 | 3,133人 | 48人 | 10,129人 |
| 国军 | 3,613人 | 7,966人 | 1,572人 | 13,151人 |

（三）第二阶段战斗（1953年7月10日—7月27日）

第二阶段是中共军用八个师的兵力在金化至金城整个中部战线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

在第一阶段末期，敌人认为第二军团防线已加强，难以突破。于是将北汉江西部地区的一部分移交给人民军第五军团，中共军大都在金城以西金化以北地区集中。

在第二阶段，中共军投入第五十四、第六十、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等四个军（十二个师）二十三万六千一百人，占压倒优势。特别是中共军第五十四军（在首都师正面），是精锐部队，有两年以上战斗经验的老兵占百分之七十，一年以上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新兵不过百分之十。

第二阶段是从七月十日开始的。中共军约两个团向我第六师的轿岩山地区和第八师防区发动了进攻。但直到七月十二日以营或团规模向第二军团正面多次发动的进攻，仅仅是欺骗性的预先进攻。七月十三日，中共军第五十四军三个师强袭首都师，宣告战役第二阶段正式开始。此与同时，中共军第六十八八、六十七、六十军共五个师向第二军团正面（除东翼）发起进攻。即第六师正面两个师，第八师正面一个师，第三和第五师正面两个师。这样，七月十三日夜中共军共投入了八个师兵力。

中共军第五十四军三个师突破了主抵抗线，首都师被迫后退。溃退的部队逃散到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后方，结果断绝了两个军团之间的联络，使部队陷入混乱。第六师因友邻部队后退翼侧被暴露，接着从正面遭到两个师的进攻，受到极大威胁。

中共军突入首都师纵深，严重威胁第二军团唯一补给线十七号公路，从第三师穿插的敌人威胁一百号公路和后勤支援部队。这时，美第九军团预备队美第三师在预备阵地展开，掩护首都师后退，其它各师也都全力以赴抗击中共军。第二军团虽然拚命抵抗，但局部被突破，陷入被围状况。七月十四日，泰勒将军命令：在金城川南设置主抵抗线抗击敌人。但，第二军团于七月十四日晨已退至注坡里——白岩山南一线设防。在这条防线的左翼有军团预备队第十一师，中央是第八师，右翼为第五师。随着国军后退，中共军继续发展进攻：敌第一八〇师渡过金城川前出到第五师防区白岩山一带。敌第一八一、第一

七九师前出到第八师的中央部与我接触，中共军第一三五、第二〇三师接近到我第十一师正面。

美第九军团投入美第三师阻止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军团于十四日晚占领白岩山——注坡里一线，阻止敌人，并为贯彻泰勒将军的命令准备反击。七月十七日，第二军团占领金城川南岸高地，以第十一、第八、第五师发起反击。敌人在初期虽然进行了顽抗，但由于金城川大桥完全炸断，补给中断，加之金城川天然障碍，退路截断，陷入被全歼的境地。最后只有一部分敌人从上游渡河逃窜。

七月十九日上午，占领金城川南岸防线。军团预备队第六师换第五师担任军团右翼。七月二十日军预备队第七师配属第二军团从第十一师和第八师之间投入战斗。这样，第二军团在第一线部署四个师，控制预备队一个师。第三师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担任军预备队。

如上述，在战役第二阶段初期，中共军以四个军突破我主抵抗线宽二十三英里，纵深七英里，一时得胜。后来在我反击下，遭到巨大损失，占领地域缩小到宽十七英里，纵深五英里。

第二军团公布的双方兵力损失如下：

| | 战 死 | 战 伤 | 被俘或失踪 | 计 |
|-----|---------|---------|--------|---------|
| 中共军 | 25,195人 | 11,003人 | 186人 | 36,381人 |
| 国 军 | 1,701人 | 7,234人 | 3,219人 | 12,154人 |

在中部战线展开激战的时候，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有了迅速进展。七月十九日，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二十日，双方参谋军官开始拟定停战协定的细节和划分非军事区的境界线。七月二十七日，签订停战协定。至此，战争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开始以来，经整整三年零一个月又两天，战斗二千二百小时，宣告结束。

（四）评 语

一九五三年的前四个月，同前一年一样，在相持状态下，双方开展搜索战，战线总的来讲较平静。

但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停战谈判有了急剧进展，因而战线也活跃起来了。

停战前的最后战役是以中共军的进攻开始，以国军的反击告终。第八军推测：中共军在七月份的兵力损失包括阵亡二万五千多人在内共七万二千人，相当于中共军七个师兵力。

中共军付出巨大人员损失，虽然未能达成攻占华川水电站的原定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实现了尽早停战的计划。国军未能守住主抵抗线后退的原因，当然在战术上存在许多缺陷，但更主要的是，联合国军关于实现停战的基本方针所致。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部似乎对国军作战采取不予积极协助的立场。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制止我国政府的反停战运动和国军北进作战而施加的压力，对国军遂行作战影响极大。这种压力，在弹药补给方面明显而具体地表现出来。“扫荡作战”是以俘获敌人和

破坏敌人阵地为目的实施的，但对国军的炮弹供应量仅仅够当天用的基数，结果当敌人发动强大攻势时却没有可供使用的充分的炮弹贮备。因此，第二军团对敌人的集火射击未能予以有效的火力反击。

随着交换病伤俘虏以及四月二十六日根据共方要求恢复谈判之后，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国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力公开化，当李总统释放两万七千名反共俘虏时达到了顶点。但，韩国政府不顾种种压力开展了反停战国民运动。这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来说，说服韩国政府成了比打共产军还要棘手的问题。对此，克拉克将军写道：

七月十六日，为直接了解有关作战情况，飞抵韩国。首先访问了美第九军团司令官，然后乘直升机到韩国军第二军团，在那里接见了韩国军将领和各师美军顾问。

回到汉城在晚餐前拜会李总统，向他坦率地通报了军事形势，并谈了韩国军一些将领辜负期望的情况。

对此，正如李总统反驳的那样：“第八军长期以来只搞防御，结果让中共军得以积蓄力量发动进攻，取得了胜利。”

另外，国军本身的缺点也是导致中共军在最后攻势中取胜的重要因素。国军在这次战役中教训很多。

1、线式防御

线式防御已通过世界各国古代和现代的战史证明，是一种

脆弱的防御形态。当时因战线长期相持和“扫荡作战”，占了过多的前哨阵地，结果导致了兵力分散。特别是在中共军采取人海战术实施多波次攻击、集中火力重点突破的情况下，线式防御更是不堪一击。当时根据中共军的战术特点，应当考虑作战地域的具体情况和兵力不足的情况，采取重点防御，纵深配置。

2、坑道阵地

范佛里特将军曾评论说：韩国战场的双方阵地比二次大战时德国的“威斯特沃尔”还坚固。其实，坑道阵地应同左右邻阵地相互联得上，并由能够胜任坑道作战的优秀部队来守卫，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在坑道作战上，中共军比国军强。国军在坑道作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①指挥官未能对坑道内的部队实施指挥，结果变成了每个士兵各自为战；

②士兵掩蔽在坑道里不想开枪打仗。

由于上述原因，我军修筑的坑道阵地反而被敌占领利用了。可见，坑道阵地只有在通信联络畅通、能充分发挥其火力作用并在有效的火力支援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3、第一线指挥官的前沿观测所的运用

敌人通常采取了夜间进攻，因此营长和连长必须亲自观察情况，适时使用预备队。在激烈的夜间战斗中，部队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不能指望第一线战斗分队向上报告准确情况，因此，团长应同付团长轮流到前沿观测所指挥战斗。这不但有利于山

地作战，而且可大大鼓舞部队的士气。

4、预备队的使用

营、团、师各级预备队的使用范围和时机，是各不相同的。营或团预备队，应在敌人刚突破我主抵抗线尚未完成纵深战斗编成时使用。师预备队，应在炮兵、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利用昼间或夜间重点攻敌弱点为目的，从战术上使用。在这次战役中，我军由于情况不明而且危急，各单位在使用预备队时，不是贻误了时机就是使用不当，还有些大部队在昼间没有各种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反击，大都归于失败。

5、夜间战斗的主动权

夜间战斗难以提供航空支援和炮兵支援。因此，尤其需要部队有高度训练素质和下级指挥官的优秀指挥能力。尽管部队士气高，指挥官指挥能力强，但由于夜暗恐怖和视界不良，易于陷入混乱。所以，必须通过平时训练熟练战斗指挥和战斗技术，掌握战斗主动权极为重要。国军由于下级指挥官能力差，单兵战斗技术不熟练，在多数情况下被敌人夺去了主动权。

6、单兵战斗训练

新兵训练所的单兵训练不够充分。单兵战斗技术中最主要的是机动、射击和冲击三者联结。只要单兵战斗技术熟练，指挥官就能够沉着地指挥战斗。在这次战役中，由于国军新兵训练不够，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初便引起混乱，给下级指挥官作战指挥带来了很大困难。

7、火力运用。

火力应越靠近主阵地越要密集，在排、连、营火力计划中，营火力计划尤其重要。营长应亲自选定火器位置，使全营火力构成有机的整体，以掩护整个防御正面。特别是机枪应位于能够侧射或斜射的位置，直射火器的死角应用迫击炮消除。对于敌人的接近路要预先拟定拦阻射击计划，营和团要设火力调整所随时进行调整，以防火力过于集中某一点。步兵火器不能封锁的地方应靠炮兵火力，炮兵的最后拦阻射击应由步兵营长决定。炮兵火力计划应以步兵火力计划为基础。步兵火力控制不了的地方或步兵火力不强的地点应以炮兵火力增援。师的火力使用应由师火力调整所统筹安排。师火力调整所要以担任直接支援的炮兵营火力计划为基础，统一安排火力增援营或全般支援营的火力计划。军团应拟制军团火力计划，以便有效地运用军团炮兵。

在这次战役中，步兵光依赖炮兵，几乎没有制定步兵自身的火力计划。炮兵的火力计划也不过是图上计划。师火力调整所几乎无法实施火力调整。航空支援只注意危急的地方，没有同步兵和炮兵火力协调。结果没能有效地调整火力，没有构成有效的火网。因此，尽管进行了炮兵和步兵的最后拦阻射击，敌人还是从我火力死角突破了防线。

8、部队移动间的通信联络

通信中断意味着指挥的断绝。因此，不管部队在驻止还是在移动中都应保持通信畅通无阻。特别是在部队移动期间，通信作为指挥手段极为重要。有线通信网容易受敌炮火或游击活

动的破坏，所以必须以无线电网保证通信畅通。

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敌人的炮击，有线电网常常被中断，特别是指挥所转移和纵深战斗时，通信联络基本中断，根本无法实施指挥，甬说敌人情况，就是我军情况也没有掌握。

以上是国军在停战前最后战役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次战役中，中共军取胜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通过进攻战和包围战的彻底训练，在夜暗条件下徒步机动很快。

②火炮射击准确，步炮协同良好。

③因为有了彻底的政治教育，敌人士兵不怕我猛烈炮击，守得顽强，攻得坚决。

④有效地运用了火力。直射火炮尽量靠前配置，以压制我各种火器阵地和观测所，用曲射火炮猛击我侧后，以扰乱我支援部队和通信网。

通过全面的单兵训练，每个士兵都能勇敢善战，在纵深战斗中重新编组快。

在这次战役中，中共军使用的战术，大致如下：

①包括进攻部队和预备队，集中大于我守备兵力的四至五倍兵力实施进攻。

②进攻目标一般都选定在我孤立的阵地。

③强大的预备队通常在中央待机。

④进攻通常采取两翼包围，用强大的部队在正面实施主攻，用助攻部队从两翼实施穿插包围。总攻开始后，中央的进

攻部队从正面实施强攻，如遇我军顽抗，即由两翼穿插的部队从侧后配合主攻实施包围。

⑤纵深战斗特别是对坑道的进攻，组织爆破组、突击组和火力掩护组等三个战术单位实施多波次攻击。

⑥进攻中先集中力量打开突破口，然后逐步扩大突破口。

第十二章 停 战

停战谈判是同战争并行的，是经过两年长期协商而达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以后的所有作战，都与谈判直接有关。

第一节 停战谈判的倡议

一九五〇年八月，北韩人民军打到洛东江，扬言要把国军和联合国军赶到南海的时候，联合国军正在秘密地进行反攻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国务卿艾奇逊曾向金日成提出如下警告：

“联合国军有可能越过三八线，当然这是由联合国来决定的问题。如果北韩不期望看到这种情况，就停止军事行动，同联合国一道为建立全韩国统一政府而努力。”

但金日成无视警告，遭到联合国军的反攻，主力几乎丧失殆尽。在即将实现民族宿愿——韩国统一的时候，中共军大举介入，形势又开始逆转。就在这个时候，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邀请中共代表（伍修权），进行了和平谈判。但是，当时敌人以为战争形势于己有利，对谈判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此，联合国大会作出了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这时联合国军已再次转入反攻，越过三八线北

进。敌人为挽救战局发动了两次春季攻势，但均遭失败。截止此时，敌人已损失一百万以上兵力，消耗了巨大军用物资，生产设施全部遭到破坏；而我军已恢复进攻态势，掌握了击败敌人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才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所谓“和平的代价”演说，建议：双方举行停战谈判，双方外军撤出韩半岛。之后，美国政府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将军在当地邀请敌方代表磋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于是，六月三十日李奇微将军向驻韩共军司令官发表如下广播声明：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的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愿提议此会议在元山港一只丹麦医院船上举行。

对此，共方金日成和彭德怀（入韩中共军总司令官）于七月一日通过北京广播电台答复如下：

你在本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和你的

代表会晤。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李总统表态：“决不接受导致恐怖战争序曲的任何停战方案。”六月三十日，阐述了政府关于停战问题的立场：

- ①中共军应全部撤走；
- ②人民军应解除武装；
- ③联合国应制止第三国援助北韩；
- ④关于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应邀请韩国代表出席；
- ⑤反对对韩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引起纠纷的任何决定或计划。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响应政府表态，在釜山召开国民总动员大会，高呼国土统一和反对停战，表明了国民的意志。七月一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发表声明，七月二日北京报刊主张“以三八线作为停战线”。

李奇微将军就会晤地点问题让了步，同意在开城。日期问题以后再定，建议首先举行预备会谈。敌方同意了这个建议。遂于七月八日在开城市中心区以北广门洞的长十八米、宽十五米的会议室，双方联络官举行了预备会谈。双方出席的有：联合国军三人，其中美军两人、国军一人；敌方三人，其中人民军两人、中共军一人。

预备会谈就七月十日在预备会谈的会址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问题达成协议。在这次会谈时，双方提出了正式代表名单。双方代表名单如下：

联合国军：

乔埃美 海军中将（首席代表，美远东海军司令官）

克雷吉 美空军少将

霍迪斯 美陆军少将

伯 克 美海军少将

白善焯 少将

共产军：

南日大将（首席代表，人民军第二军团长）

李相朝 少将

邓 华 大将（中共）

解 方 大将（中共）

（译注：以上名单及其军衔职务原文如此，还漏掉张平山少将）

如同上述，敌人阴谋策划的停战谈判，在联合国的退让下，七月十日在所谓“和平之帐幕村”正式召开。

第二节 停战谈判开幕

不顾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在全世界的密切注视下，停战谈判于七月十日十一时，在汉城西北约五十英里、敌战线后方约十英里处的开城正式开幕。

会议一开始，双方代表就议事日程交换了意见。关于议题，联合国军代表阐明了我方态度：停战谈判仅限于结束战争一事，不涉及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不涉及与韩国问题无关的任何军事问题。

共方提出：

①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在此线南北各十公里以内建立非军事区；

②协商战俘遣返问题；

③在短期内撤走韩国境内的全部外国军队。

在谈判的第三天即七月十二日，共方拒绝我方记者出入，使会谈中断。因此，根据李奇微将军的命令，联合国军代表没有赴会场。七月十三日，李奇微将军提出恢复谈判的条件：

①开城地区实行中立化；

②确保联合国军代表团的行动自由；

③包括新闻记者在内自由组成代表团。

由于我方态度强硬，七月十四日共方接受了我方建议，七月十五日复会。

在七月十五日会议上，就开城市半径十五英里地域中立化和通路使用不受限制问题完全达成协议。但共方仍然坚持把外军撤走问题列入议程。因此会谈直到七月二十五日没有任何进展。

在七月二十六日会议上，就议程问题达成协议：

①为停止敌对行为创造基本条件建立非军事区，为此双方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

②协商停战及停火的具体安排；

③协商有关战俘遣返的各项措施；

④为和平解决韩国问题，向南北两个政府提出建议。

共方代表为尽可能多捞取停火后的利益而一直坚持的外军撤走问题，从而告吹。

这天，会谈在第一项议题“非军事区及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又陷入了停滞状态。联合国军代表主张应以停火生效的当时双方接触线来划定军事分界线，而敌方则主张以三八线划定军事分界线。从此双方僵持四个月之久。敌人在这段时间作了充分的进攻准备，然后在前线到处发动进攻抢占地域，以最大限度利用我方关于停战线的主张。对此，我方也在局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敌人采取一箭双雕策略，侵犯开城中立区干扰谈判，作战部队则全力以赴恢复战斗力，从而扭转战局，牵制我军发动进攻。

八月初至九月初，谈判脱离议题在侵犯中立区问题上争执不休。为了打开这一局面，九月六日李奇微将军建议搬迁会址，但敌人却拒绝这一建议，企图拖延谈判。九月三日，国军白善焯将军调任工作，任命李亨根将军为国军停战谈判代表。

十月八日，联合国军提出的会址搬迁问题达成协议，决定迁至板门店。共方为获得喘息时间采取拖延战术，所以会址虽然迁至板门店，共方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恢复战斗力。

在谈判停滞期间，共方要尽了一切诡计。敌人为了争得时间，故意侵犯开城中立区，诱发联合国军提出抗议；限制我方使用通路，逼得我不得不改用直升机，然后倒打一把，叫嚷我方飞机侵犯了中立区。

共方就是使用这种欺骗手段干扰谈判，赢得了时间。

会址搬迁之后，停滞状态和抗议斗争有所缓和，但共方对谈判仍然不积极。十月十日，为了恢复谈判召开联络官会议，经过十天讨价还价，于十月十九日根据我方提案决定在开城和汶山各设半径四点八公里的中立区，这样才恢复了谈判。十月二十五日举行了第二十七次会议，谈判非军事区问题。我方提案是：以现接触线为中心设宽四公里的非军事区。共方提案是：作为割让瓮津半岛的代价，要求我方后撤，最远处达二十四英里，并主张汶山以北十六公里处智陵洞为基点划定分界线。经多次争执，十一月二十七日达成协议，决定以现接触线为基线划定停火线，南北各设两公里宽非军事区。当时达成协议的内容是：

①停战协定签字时停止敌对行动；

②以现接触线划分军事分界线，以此临时军事分界线的南北各两公里边缘为非军事区的南北界限；

③上述临时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在三十天内签订停战协定才能生效；

④如果在三十天内停战协定没有签字，重新按实际接触线商定新的军事分界线。

其中只有金化地区未能完全达成协议。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后，谈判进入第二项议题，商议“停战及停火的具体安排”。乔埃就停火实施方案提出了七项原则：

①停火协定签字后二十四小时内停止战斗行为；

②设双方同等人数组成的停火联合监察委员会；

- ③停火协定签字后，禁止增加军队、补给品、器材、装备；
- ④停火联合监察委员会会有出入全韩境内的自由；
- ⑤从对方占领地域撤走所有军队；
- ⑥禁止在非军事区驻扎武装部队；
- ⑦双方司令官管理非军事区己方分担区域。

为了促进第三项议程“俘虏问题”的谈判，还提出了作好俘虏统计工作的建议。

由于共方拒绝设联合监察委员会，谈判又陷入停滞状态。因此十二月初我方又提出了新的折衷方案：第一，在停火期间双方须把兵力兵器全部集中起来；第二，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监察机构监督后方。后来因共方提出的中立国里面有捷克和波兰等共产国家，谈判又陷入僵局。

这样，第二项议程未达成协议，从十二月十日开始谈判进入第三项议程，商议俘虏遣返问题。

第三节 战俘遣返问题

停战谈判开始时谁也未曾料到战俘问题会成为这么大的争执焦点。因为至今战争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前例。然而在韩国战争中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事情。

谈判开始的时候，我方收容的俘虏约有十四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仁川登陆战役后切断敌人后方而获得的。共方拘留的数目估计比我方少得多，但他们违反国际公约没有公布数目。俘虏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而干扰停战谈判的主要原因，是我方收容

的俘虏中有半数以上不愿回本国。在遣返俘虏问题上发生这类情况，还是破天荒第一次。通常国际战争中大部分俘虏是希望回国的。如果说韩人俘虏拒绝遣返倒是可能的，因为他们当中有的家住南韩，有的过去曾在南韩住过。但仅仅拿这点理由还不能充分说明他们拒绝遣返的动机。因为中共出身的俘虏也有拒绝遣返的，这类俘虏竟占半数以上。

现在回顾起来看，那时围绕俘虏遣返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完全是多余的。谈判初期就把反共俘虏释放了的话，根本就不会产生讨价还价的麻烦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谈判初期我方公布了俘虏的全部名单。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战俘遣返分组会议上，共方主张全部遣返，我方主张在公正的监督下一比一地交换，并建议：为保障伤病战俘的人道待遇和休养，在交换前或在交换中实行适当监督。我方怕谈判又因共方提出中立国监督停火线问题和战俘全部遣返问题而停滞下来，接受了监督停火和从北韩沿海岛屿及沿海撤走的共方主张，又一次让了步。但共方仍然坚持下列主张：

- ①战俘应全部遣返；
- ②停火后在短期内集体遣返伤病战俘；
- ③遣返在板门店实施；
- ④双方应在停战委员会内设同等人数的遣返工作特别委员会；
- ⑤联合国军如接受上述四项，方能提供有关战俘的情报。

鉴于共方坚持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我方建议：让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明示战俘姓名及战俘营位置。这样，十二月十八日就提供战俘名单问题达成协议。

十二月十八日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如下：

①联合国军提供的战俘人数：

人民军 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四人

中共军 二万零七百二十人

共 计 十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人

②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

国 军 七千一百四十二人

美 军 三千一百九十三人

其它联合国军 一千二百一十六人

共 计 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一人

在敌人提供的名单里虽然包括了在大田战斗中失踪的美第二十四师前师长迪安少将等著名战俘，但从十三万比一万二这个明显的差距看，显然是意味着敌方扣留了大量战俘。韩国政府公报处、美国当局和李奇微将军多次提出了抗议，但共方不但直到最后还坚持它的统计数字的正确性，反而诽谤我方扣留了四万名战俘。对此，我方说明了情况：现正在对共军强迫征集的非军人三万七千人进行重新分类，政府对所谓“义勇军”战俘六万人进行重新审查，其中四万人审查一结束即可遣返。这才消除了共方的诽谤。

但我方向共方提出的五万名被扣留战俘问题直到最后未得

到澄清。

停战谈判最大难关终于集中到了战俘遣返问题上。双方交换战俘名单后，我方战俘营内气氛逐渐明朗，发现很多俘虏反对遣返或怕强迫遣返。因此，我方确定了按战俘个人意志自愿遣返的原则。

一九五二年初，当我方代表一提出自由遣返原则，共方代表当场予以拒绝，还是主张全部遣返。尔后我方调查结果表明，人民军战俘愿意遣返者只有六万五千人，中共军战俘愿意遣返者只有约五千人。反对遣返的战俘如此之多，使双方代表大吃一惊。这件事事实上成了使谈判拖延到一九五三年夏天的原因。

我方代表主张不能强迫遣返，共方代表则引用日内瓦公约主张“不管战俘本人意愿如何，拘留战俘的国家必须遣返战俘”。

这一争论的一部分是属于如何解释一九四九年修改的日内瓦公约战俘条款上的分歧。单从法律上决定战俘命运，不能不是冷酷的作法。但关于这个公约的解释问题确实引人感兴趣。有时甚至西欧各国国民也认为共方关于公约义务的解释是正确的。

共方的主张立足于日内瓦公约中的两项条款。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预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公约第七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从条款的文字看，当然签字国应不顾战俘本人意志必须予以遣返。但也不能因此而不顾公约的基本精神只从狭义去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条款的含义就灵活了。

日内瓦公约的总的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缓和战争的非人性。公约赋予签字国的义务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切实保护战俘。的确，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明文规定了不可剥夺战俘的遣返权利。

但拿共方解释去套这一条款的话，这一条的内容就会被抹煞。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实质，决不是象共方解释的那样将战俘对本国所负义务赋予战俘拘留国，不顾战俘本人意愿从法律上保证引渡，而是取决于本人意愿。

公约第七条规定战俘不可拒绝赋予其本人的权利。根据我方主张，这条的含意是，如果战俘希望遣返，那就不拒绝遣返权利。第七条的真正含义是，不许战俘拘留国强迫战俘拒绝其权利或以不重要的借口任意对待战俘。公约没有明文规定战俘负有必须遣返的义务，而且公约的基本精神也不在于此。

战俘问题陷入僵局之前，谈判在其它各项问题上几乎达成协议，只剩下了战俘问题。然而共方并不真正希望停战，而是在利用战俘问题拖延停战时间。

在韩国战争中围绕战俘问题展开的争论，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

我方首先考虑的是“人道问题”。拒绝遣返的战俘明确表示过拒绝遣返的态度。因此，本国政府对这些战俘抱有极大的

恶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战俘遣返回去后肯定受到惩罚，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欧洲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当时把苏军的叛逆者和在西欧被拘留期间表明过反苏的战俘统统都强迫遣返回苏联。后来有不少有关他们悲惨命运的传闻。从德国美军占领地域开出去的强迫遣返战俘的列车通过奥地利进入深山的时候，战俘们在绝望之余跳火车，死了好几百人。

我方认为在韩国不能再重演这种惨景。认为让他们去送死不如让他们在这里活下去，这样才更加符合人道。

我方主张自愿遣返的另一个理由，是本身的利害关系。特别是经美军有关人员考虑的心理战决定的。将来如果同苏联或中共打仗，通过宣传活动可使敌人大批投降，瓦解敌人士气。关于这个问题，克拉克将军说：

俘虏问题非但关系到拒绝归国的九万人问题。在此次战争或未来战争中，容许敌军事人员到自由世界永久避难的原则，将给数百万北韩人民军和苏联及其卫星国人们指出：除选择死路或返回共产奴隶世界外，还有一条安全的避难之路。

美国力图证明：起码在韩国，反共战俘可以得到安全的避难所。

当然，共方也有他们自己利害关系的考虑。中共战俘中的四分之三人员拒绝遣返，否认中共政府，这对中共来讲不能不是一件严重的声誉问题。中共为了国际声誉的需要，只能说联

联合国军公布的是编造的欺骗宣传，中共军战俘拒绝遣返是强迫的结果。为此策划了巨济岛事件，企图以此作为证据。

另一方面，北韩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人力，加上我军“一·四后退”时大量北韩居民南逃，劳动力枯竭，因此极力主张战俘强迫遣返。不仅如此，为了加强作战部队也需要拖延谈判。敌人在停火线问题达成协议后，为了争取时间准备进攻，有意干扰了谈判。

第四节 巨济岛战俘营暴动

停火监督问题已进入达成协议阶段。双方首先在下列几点上达成了协议：

- ①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二十四小时内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 ②双方武装部队在停战生效后七十二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
- ③双方武装部队在停战生效后五天内从对方的后方地域和海岸水域撤出去。

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协商过程中，三十天的临时协定已超过了期限。因此双方互相转嫁责任，互相诽谤，几乎又要陷入危机。由于我方再度让步，将监察委员会的出入口数限制在下列五个地点，才打开了局面。

南韩——釜山、大邱、江陵、群山、仁川（包括汉城机场）；

北韩——新义州、镇南浦、清津、兴南、新安州（包括平

壤机场)。

但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共方主张让苏联参加中立国，于是谈判又碰上了最大暗礁。

停战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战俘自愿还是强迫遣返的问题；二是共方坚持让苏联参加中立国问题。领导联合国军的美国，为避免谈判破裂，尽了一切努力。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乔埃提出了我方最后的一揽子方案。他提出：联合国军给反共战俘提供政治避难处，共方放弃让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那末我方就同意北韩在停火期间修建机场。

共方拒绝了我方最后方案，五月二日提出了他们的“确定不移的最后方案”。他们提出：作为修建机场的代价，同意放弃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但战俘必须全部遣返。

在谈判停滞期间，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展开了激烈斗争。当时战俘遣返问题成了宣传和心理战的最大课题，双方高级军事人员在板门店一会晤就互相攻击。板门店简直变成了美苏两大阵营的政治赛场。

停战谈判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期间，共方企图制造巨济岛战俘营暴动来配合宣传。五月七日，巨济岛战俘营赤色战俘掀起了暴动。这天正是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克拉克将军赴任抵达东京之时。从一九五一年末谈判因战俘问题僵持以来，巨济岛战俘营的暴动一直未间断，但五月七日十五时战俘营司令官杜德准将被战俘劫持，发生了空前的怪事件。

共方为了在世界耳目面前损伤美军威信，削弱我方在谈判桌上的发言权，分散我军战斗力，唆使赤色战俘制造了这一事件。

七万名中共和人民军战俘誓死反对遣返，给共方以沉重打击。共方为了对付这一事态，采取了独特的方式。为了传达并组织实施共方指令，经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在前线有意被俘，从而混进了巨济岛战俘营。共方给他们被俘人员的指令是：要求赤色战俘制造骚动和流血事件，破坏对战俘进行自愿遣返与拒绝遣返的审查工作。如果我军为维护战俘营秩序向闹事战俘开炮，正好成为我方强迫战俘反对遣返的证据，可以借题发挥。杜德准将在劫持事件发生后，通过审讯战俘，证实了共军司令部下达过上述特别指令。

为了镇压战俘暴动，我出动美第一八七空降团，不惜流血，于五月十日晚使杜德准将获释成功。杜德将军获释后说：

五月七日早晨接到第七十六号战俘牢房管理人员送来的接见请求书后，十四时前往接见地点即牢房门口，让战俘领导人和管理人员开门出来。他们在接见中象往常一样要求增加口粮、被服、药品以及其它物资的供给，然后提出了停止为战俘遣返进行的审查和同意让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等在这种场合根本不可谈论的问题。

正在进行会谈的时候，该牢房的其他战俘领导人集聚在门口内听我们谈话。会谈结束后准备回来时，

突然二十来名战俘领导人把我拽进牢房，搜查全身没收了身上携带品。

当时杜德将军及其随员都没有携带武器。劫持战俘营司令官的战俘领导人，其实是倒完垃圾往回走的战俘。这次接见请求是预先周密策划的阴谋，垃圾处理作业班也是事先计划好了之后按预定时间到达接见地点的。

不管怎么说，一国之将军被战俘劫持一事，实在是太不象话的威信问题。克拉克将军退役后，对杜德将军当时的蠢事，是这样评论的：

“我至今真不可理解杜德将军为什么不召见战俘代表而亲自去接见战俘！特别是巨济岛我情报军官通过审讯战俘早在一个月前就知道共军指令战俘劫持联合国军军官的情况，杜德将军的处事更是令人费解。”

由于李奇微将军和范佛里特将军采取应急措施，至五月十日下午，向巨济岛派去了一万二千名战斗部队和相当多的坦克。暴徒般的战俘们积极挑战，扬言如果联合国军行使武力就要杀死杜德司令官。为了营救杜德将军，同战俘进行谈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五月十日晨，暴徒代表提出四项条件作为释放杜德将军的代价。他们以“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四项条件是：

①立即停止野蛮行为、侮辱、考讯、强迫写血书抗议、威胁、监禁、大量虐杀、机枪扫射以及用战俘

进行毒气、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等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②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③立即停止为重新武装或奴役数千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而进行的强迫审查；

④立即承认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本代表团在得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满意的书面答复后，将杜德将军引渡给贵方。我们等候热情而诚挚的答复。

新任巨济岛战俘司令官，前美军第一军团参谋长柯尔生准将，接到战俘提出的这些条件后，处境十分为难。因为这类要求不是一个战俘营司令官所能解决得了的，也不是一个军司令官所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杜德将军获释后，关于和柯尔生将军交换信件的当天在战俘营内部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谈的：

五月十日晨，战俘提出的四项条件转交柯尔生将军。因为翻译，过几个小时后他们接到了柯尔生将军的回信。

战俘们一直研究到中午，然后见我说根本不能同意这份复信。其实，柯尔生将军的回信是同意战俘们要求的，问题是英文译成汉文不够准确，没有理解内容。所以，我按战俘的要求修正了柯尔生将军的回

信，然后问他们满意否，他们说满意了。之后，柯尔生将军在修改后的声明上签了名，正式交给了战俘。

柯尔生将军为保释杜德将军而签署的最后声明如下：

①关于函件第一项，我承认联合国军枪杀了大量的战俘。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尽最大努力防止暴行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发生这类事件由我负责；

②关于第二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没有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③关于第三项强迫审查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重新武装和个人审查；

④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以上就是杜德事件的一个侧面。原来战俘营的美军有关人员和美国官方严加保守的战俘营的秘密，当克拉克将军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后，被记者公开于世。据记者报道，过去八个月期间，战俘营内曾发生过战俘对抗联合国军的事件，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发生冲突，打死几百名战俘、四名韩国警备人员和一名美国人的事件，等等。杜德事件发生之前，这些事件大部没有透露过，这是一个颇深刻的教训。

这类事件发生后谈判几乎夭折。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军

总司令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公布释放被拘留的二万七千名非军人，六月二十九日付诸实行。六月二十七日，我方全体代表退出会场，谈判陷入破裂边缘。

在这一期间虽然没有发生象一九五〇年那样的大规模战斗，但在局部有时发生激烈战斗，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期间的伤亡数相当于一九五〇年全年的一半。

共军利用这段时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恢复了战斗力，改善了补给。联合国军除非冒重大伤亡使用恐怖性新式武器，要想再次突破共军防线是不可能的了。

战斗激烈，美军伤亡不断增多，使美国政府处境十分困惑。停战谈判的拖延增大了美国同其它参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美国政府遇到了重大政治难关。

第五节 病伤战俘的交换

谁也无法预测停战前景的时候，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旬，美国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了韩国前线。他在这次访问中下定决心遵照选举诺言实现停战，结束韩国战争。

一九五二年秋，墨西哥、以色列和印度从各自立场提出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妥协方案。当时中共表示对印度方案感兴趣，因此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印度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红十字会常委会，确定按印度方案向交战国双方建议：为实现停战，第一步先交换病伤战俘。这个方案以十五比二通过，但由于中共和苏联的反对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尽管如此，它毕竟起了推动停战的作用。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个方案时，苏联代表维新斯基以中共代表未出席为借口拒绝了所有方案，使停战谈判陷入最大危机。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我方联络官向共方建议：根据日内瓦公约遣返病伤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对此，共方沉默了一个月以上。这一个月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极其重要时期。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谈判开始以来韩国战争史上划时期的重大事件。斯大林死后为消除战俘遣返问题的障碍虽然费了三个月时间，但斯大林的去世却给签订停战协定打开了通路。

斯大林死后，苏联拖延停战谈判的战略有了改变。另一个情况是，毛泽东地位的上升。斯大林死后，亚洲的共产势力更加追随亚洲共产主义领导人毛泽东。由于这些原因，共方改变了原来的不妥协立场。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向克拉克将军建议：交换病伤战俘，完全恢复中止六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对此，克拉克将军表示：同意恢复谈判和交换病伤战俘。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中共总理周恩来发表长篇声明，推动了预备会谈。从四月六日双方联络官会晤看，他们的言行变得郑重，可以察觉苏联和中共都有了某种改变。在这次会晤中，共方首席联络官李相朝同意了以联合国军司令部起草的“病伤战俘遣返协定”为基础进行协商。之后，双方提出了病伤战俘数字。共方提出的是：国军四百五十人，非国军一百五

十人，令人失望；我方提出的是：北韩人民军五千一百人，中共军七百人。四月十一日，双方联络官会谈，完全达成协议。先后仅用五天达成协议，创造了停战谈判以来的最佳记录。

根据协定，四月二十日病伤战俘遣返工作正式开始。共方用六天时间共遣返我方病伤战俘六百八十四人；我方利用七天共遣返对方病伤战俘六千六百七十人。这样，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开始中断六个月之久的谈判，四月二十六日终于恢复了。

第六节 停战协定的签订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这二十四个月谈判中，最后四个月谈判，是最紧张最复杂的阶段。

四月二十六日，南日提出六项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停战协定签订后三个月内拒绝遣返的战俘，全部送到某一中立国，再那里再拘留六个月，由本国政府派人劝说，如果还继续拒绝遣返，就继续拘留在中立国，等高一级政治会议决定战俘命运。

这个提案不过是共产主义者施展的又一个诡计而已。按这个提案，战俘要想得到政治避难处，停战后至少还要过九个月拘留生活。然后还要在拘留生活中无限期地等待难以预测的政治会议。他们认为战俘们盼望早日解脱监禁生活，三个月就能使他们回头。这纯粹是一种利用心理变化的诡计。

海立胜当即予以拒绝。理由是：没明确中立国，拒绝遣返的战俘将无限期地被监禁，将战俘转送中立国有困难。南日主张六个月的劝说期间是必要的，联合国提出瑞士作为中立国不合适。于是谈判直至五月六日没有进展。到五月七日，共方提出了八项方案，成了停战的基础。这个方案的内容有：由中立国在韩国内管理战俘，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组成，但未提拒绝遣返战俘的避难处。

我国政府反对停战的强硬态度并不亚于共方在谈判桌上所持的顽固态度，牵制了停战协定的达成。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我外务部长官卞荣太转告美驻韩大使：韩国政府将提出同意停战的代价。在恢复谈判的两天前即四月二十四日，韩国驻美大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转达李承晚总统反对停战的决心。李总统申明：如果签订容许中共军驻留鸭绿江以南的停战条约，国军将脱离联合国军司令部统辖。

当共方提出将拒绝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的时候，李总统声明：决不容许把韩国青年移交任何中立国去接受共产走狗的欺骗说教。

华盛顿当局认为，南日提出的八项方案中同意五国中立遣返委员会在韩国管理战俘，这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联合国大会曾采纳过的印度方案有许多共同点，因此给克拉克将军下达训令，接受南日提出的方案，并以此作为谈判基础。

但，问题是共方提出了附加条件。其中有保障北韓和中共的战俘劝说小组以及捷克和波兰代表进入韩国的自由这一内

容。这条意味着容许大批宣传报道员（赤色间谍）也跟着入国。因此，我国政府主张决不容许印度军队以任何名义进入韩国。李总统宣称：“容忍印军入国，不如以我个人决断，同联合国军司令部毫无关联地释放未遣返的战俘。”

五月十三日，海立胜将军提出以大部分接受共方提案为内容的二十六项代替方案。与南日方案不同的主要有：第一，未遣返战俘不要全部都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而只移交中共战俘，韩国人战俘则让其自由选择居住地，不管选择南韩还是北韩，作为平民释放；第二，五个中立国不要都派相等的警备人员，而只让印度军队派警备人员；第三，给拒绝遣返的战俘指定具体的避难处。对此，南日发表长篇发言进行了非难。

克拉克将军为了请示华盛顿，等待华盛顿作出关于答复韩国政府和共方代表的最后训令，命令直到五月二十日休会。

五月二十三日，华盛顿下达训令，内容是：要按印度方案进行协商，坚持自愿遣返原则，保证在劝说反共战俘时对他们不进行威胁，韩国人战俘也同中共战俘一样全都移交给中立国，关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的问题，接受共方提出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五月二十五日，根据华盛顿训令，向共方提出我方最后方案之前，克拉克将军同美驻韩大使拜访李总统，转达了美国的最后方案和艾森豪威尔给李总统的私信。关于这次会见情况，克拉克将军说：

我们抵达总统官邸的时间是，遵照华盛顿指示的

向共方提交最后方案前一个小时，正是上午十点。陪同李总统在坐的有卞荣太外务长官……，卞长官为人严肃，比总统还难以接近，有时他直接向我国政府挑战，他在哲学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会说流利的英语……。当我说完对停战的新的立场时，卞长官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即将同共产主义者讨论的瞬间，把同过去完全相反的立场通报给韩国政府？听了之后我内心非常佩服他说得极其有理。

当时克拉克将军转达的美国政府的保证是：

①预先声明：如果共产主义者破坏停战协定，那么在韩国同共军作战过的十六国将保证团结对敌。那时十六国所采取的报复将不仅限于韩国国土之内；

②将韩国国军增强到二十个师，援建与之相应的海军和空军；

③美国保证最少提供十亿美元经济援助；

④直到韩国真正实现和平，保持在韩国和韩沿海的战备态势。

提出上述四项主要保证后，作为它的代价，美国要求韩国政府：停止反对停战运动；一旦停战协定签字，就必须遵守；韩国军的指挥权继续委托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等。

对此，老总统失望地说：

“我非常失望，你们的政府变化无穷，你们无视韩国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是把中共军

从我国赶出去的问题……，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和平。你们的压力对我毫无用处，我们希望生存，我们希望活下去，我们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十分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合作。”

克拉克将军和美驻韩大使为说服李总统，费九牛二虎之力继续给他解释停战的各种好处。

在汉城克拉克总司令官和李总统争论不休的时候，海立胜代表在板门店按预定时间十一点向共方提出了最后方案。国军代表崔德新将军在临出发前接到卞长官的紧急通知而没有出席谈判，以示不予合作。尽管这样，共军和联合国军代表继续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

停战就在眼前的时候，情况处于非常危急状态。共方为研究联合国军的最后方案而提出了休会。休会期间，五月末美国通知我国政府同意举行缔结韩美共同防务条约的会谈。

正在这时，六月四日共方答复基本接受联合国军最后方案。我国政府为阻止停战而进行的努力就要变成泡影。于是，六月五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为同意停战提出了四个条件：缔结韩美共同防务条约；美海空军继续留驻韩国附近地域；美国给韩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共和联合国军同时撤军等。

六月八日双方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参附件。美国为了所谓“声誉和体面”，不顾我国政府的反对，接受了共方无期监禁反共战俘的阴谋，从而解决了战俘遣返问题。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八日黎明前，根据李总统命令，分散在

各地的韩国人战俘营的大门同时开放了。这一英明决策，是预料许多难关，慎重计划的措施。我军统帅权在联合国军司令部，要秘密开放国军警卫的战俘营大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战俘们出逃后如何保护他们是个大问题。因为美军肯定要拚命抓他们。为了保护他们，把他们分散到老百姓家，以防美军辨认。如果因释放反共战俘而带来停战谈判破裂，那更是我政府所希望的，即使制止不了停战，也能让一部分反共青年回到自由的怀抱。至六月十八日出逃成功的战俘共达二万五千人。事情发生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惊慌失措，美军向国军警备人员和出逃战俘开了炮，动员大规模部队搜查追捕出逃战俘。之后经国军警备人员的努力，利用夜间又逃出两千名战俘。警察和老百姓保护了战俘，使美军追捕未成功。

至六月十八日，停战协定全文已经签署完毕，只剩下了关于签字仪式的日期和程序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一事件，美国不能不担心长期谈判的结果毁于一旦。克拉克将军一面向李总统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给共方发函，辩护“美军事先完全不知道释放企图”。共方向克拉克将军提出了一连串质问：

联合国军司令部究竟能不能控制韩国政府和韩国军队？

停战对大韩民国是否适用？

如果不适用，使韩国遵守停战协定有何保障？

联合国军能不能追捕出逃战俘？

对共方的质问，克拉克将军一项也答不出。谈判又陷入停滞状态。美国为说服我国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克拉克将军向我

国政府指出：

①韩国军单独不但不能赶走中共军，连中共军的进攻也不能击退。中共军撤走的问题只能在政治会议上解决；

②关于在美国援助下加强韩国军队问题，只有通过停战赢得时间才有可能实现；

③采取中共战俘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韩人反共战俘转送中立国的方法，可不让印军或共产劝说团进入南韩。

对此，李总统主张：

①请转告艾森豪威尔总统：我们愿意同美国采取共同步骤解决各项问题；

②在限期内召开政治会议，如召开后九十天内达不成协议，美国应保证结束停战重开战争；

③缔结韩美防务条约。

六月二十五日，美总统特使罗伯特逊抵达汉城。他在汉城逗留十八天，连日说服李总统，简直成了“小停战谈判”。会谈结果得到了下列保证：

①停战后缔结韩美防务条约；

②提供长期经济援助，第一次提供两亿美元；

③政治会议在九十天内没有实际成果时，韩美两国放弃该会议，研究关于统一的今后对策；

④按既定计划将国军增加到二十个师，增强与之相应的海空军；

⑤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举行韩美高级会谈，磋商总的各

种目标。

在李承晚——罗伯特逊会谈期间，联合国军在前线每日平均伤亡达一千多人。

共方的非难矛头集中指向李总统和韩国政府，是从罗伯特逊为访问韩国路经东京的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这显然是挑拨韩美关系的计策。

克拉克将军原来想六月二十日答复共方提出的质问，但事先没有李总统的保证，是任何问题也回答不了的。七月十一日“李罗会谈”结束后，克拉克将军才答复了共方的质问。七月十二日，海立胜通知共方：“根据刚结束的会谈，贵方得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包括大韩民国军在内将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

但是共方对停战线并不满意，在局部地区不断进攻。因共军发动最后攻势，我军在金城川地区稍微后退。七月十七日，共方通知我方同意完成停战谈判。我方接受了共方提出的两项主要质问。共方的质问是：

①停战后如果韩国军进行侵略，我方为维护停战采取抵抗措施时，联合国军司令部能不能保持停战状态？

②停战后如果韩国军进行侵略时，联合国军司令部能不能保证向韩国不提供装备和补给等援助？

结果谈判进展很快。七月二十三日，关于反共战俘在非军事区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参谋军官根据共军最后攻势变更的战线重新划定了非军事区。并决定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十时，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字，至此谈判在历时二十五个月之后结束。在新建的建筑里面，联合国军代表海立胜和共军代表南日签署了双方准备的十八个文件，历时十二分钟。根据协定，双方最高司令官在文件上签字。克拉克将军在汶山签字后流露出非常疲劳然而满意的表情。从五月二十五日以来拒绝参加谈判的崔德新将军，作为国军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但终于未签字。

结 束 语（略）

附 录

一、战争损失

1、国军和联合国军的兵力损失 (单位: 人)

| 国 别 | 死 亡 | 负 伤 | 失 踪 | 计 |
|---------|--------|---------|-------|---------|
| 国 军 | — | — | — | 257,000 |
| 美 军 | 25,801 | 103,284 | 7,852 | 136,937 |
| 英 军 | 670 | 2,754 | 118 | 3,362 |
| 法 军 | 288 | 818 | 18 | 1,124 |
| 土耳其军 | 717 | 2,246 | 167 | 3,130 |
| 澳大利亚军 | 265 | 1,351 | 36 | 1,652 |
| 泰 国 | 114 | 794 | 5 | 913 |
| 希 腊 | 169 | 343 | 2 | 714 |
| 荷 兰 | 111 | 589 | 4 | 704 |
| 比利时及卢森堡 | 97 | 350 | 5 | 452 |
| 菲 律 宾 | 92 | 299 | 57 | 448 |
| 埃塞俄比亚 | 120 | 536 | — | 656 |
| 哥 伦 比 亚 | 140 | 452 | 65 | 657 |
| 新 西 兰 | 31 | 78 | — | 109 |
| 南 非 联 邦 | 20 | — | 16 | 36 |
| 加 拿 大 | 309 | 1,203 | 32 | 1,544 |
| 总 计 | 28,944 | 115,117 | 8,377 | 409,438 |

共军公布的统计（仅供参考）

| | |
|------|------------|
| 国军损失 | 586,000人 |
| 美军损失 | 387,000人 |
| 其它 | 27,000人 |
| 计 | 1,000,000人 |

2、共军兵力损失

| | 战斗损失 | 非战斗损失 | 计 |
|-----|------------|---------|------------|
| 北韩军 | 520,000人 | —— | —— |
| 中共军 | 900,000人 | —— | |
| 计 | 1,420,000人 | 46,000人 | 1,466,000人 |

3、民间损失

| 南 韩 | | 北 韩 | |
|------|----------|---------------|--|
| 总 计 | 860,000人 | 总计 2,000,000人 | |
| 死 | 230,000人 | | |
| 伤 | 220,000人 | | |
| 失踪 | 290,000人 | | |
| 北韩杀害 | 120,000人 | | |
| 房屋破坏 | 594,190栋 | | |

二、国军的战果（1950.6.25~1953.7.27）

| 军 种 种 类 | 陆 军 | 海 军 | 陆战队 | 空 军 |
|------------|---------|--------|--------|-------|
| 打 死 | 479,471 | 12,961 | 15,476 | 889 |
| 俘 虏 | 89,847 | 1,064 | 1,870 | — |
| 投 诚 | 3,533 | 2,148 | 137 | — |
| 坦 克 | 2,008 | 1 | 6 | 1 |
| 车 辆 | 1,484 | 75 | 86 | 420 |
| 迫击炮 | 3,282 | 7 | 123 | — |
| 火箭筒 | 583 | 9 | 3 | — |
| 其它炮 | 2,968 | 12 | 37 | 32 |
| 机 枪 | 13,231 | 82 | 19 | — |
| 步 枪 | 122,073 | 1,602 | 2,200 | — |
| 船 舶 | — | 619 | 29 | — |
| 飞 机 | — | 2 | — | — |
| 建筑物 | — | — | — | 1,770 |
| 仓 库 | — | — | — | 1,251 |
| 炮阵地 | — | — | — | 521 |

三、国军及联合国军的地面兵力

(单位：人)

| 国 别 | | 1951.6.30 | 1952.6.30 | 1953.7.31 |
|------|----------|-----------|-----------|-----------|
| 总 计 | | 554,577 | 678,051 | 932,539 |
| 国 军 | | 273,266 | 376,418 | 590,911 |
| 美 军 | | 253,250 | 265,864 | 302,483 |
| 其 它 | 计 | 28,061 | 35,769 | 39,145 |
| | 英联邦 (小计) | 15,723 | 21,429 | 24,085 |
| | 英本国 | 8,278 | 13,043 | 14,198 |
| | 澳大利亚 | 912 | 1,844 | 2,282 |
| | 加拿大 | 5,403 | 5,155 | 6,146 |
| | 新西兰 | 797 | 1,111 | 1,389 |
| | 印度○ | 333 | 276 | 70 |
| | 法 国 | 738 | 1,185 | 1,119 |
| | 土耳其 | 4,602 | 4,878 | 5,455 |
| | 菲律宾 | 1,143 | 1,494 | 1,496 |
| | 泰 国 | 1,057 | 2,274 | 1,294 |
| | 埃塞俄比亚 | 1,153 | 1,094 | 1,271 |
| | 哥伦比亚 | 1,050 | 1,007 | 1,068 |
| | 希 腊 | 1,027 | 899 | 1,263 |
| | 比利时※ | 602 | 623 | 944 |
| | 荷 兰 | 725 | 565 | 819 |
| 瑞 典○ | 162 | 148 | 154 | |
| 挪 威○ | 79 | 109 | 105 | |
| 意大利○ | 0 | 64 | 72 | |

○只派医疗队 ※包括卢森堡部队约44名

四、双 方 的 战 俘

1、遣返的战俘 (单位：人)

| 国 别 | 1953.4月末 交换病伤俘虏 | 1953.8.5~9.6 停战后遣返 | 计 |
|--------|--------------------|-----------------------|--------|
| 共方移交我方 | 684 | 12,773 | 13,444 |
| 国 军 | 471 | 7,862 | 8,321 |
| 美 军 | 149 | 3,597 | 3,746 |
| 英 国 | 32 | 945 | 977 |
| 法 国 | — | 12 | 12 |
| 土 耳 其 | 15 | 229 | 243 |
| 菲 律 宾 | 1 | 40 | 41 |
| 加 拿 大 | 2 | 30 | 32 |
| 哥伦比亚 | 6 | 22 | 28 |
| 澳大利亚 | 5 | 21 | 26 |
| 南非联邦 | 1 | 8 | 9 |
| 希 腊 | 1 | 2 | 3 |
| 荷 兰 | 1 | 2 | 3 |
| 比 利 时 | | 1 | 1 |
| 新 西 兰 | | 1 | 1 |
| 日 本 | | 1 | 1 |
| 我方移交共方 | 6,670 | 75,823 | 82,493 |
| 北 韩 军 | ※5,640 | ○70,183 | 75,823 |
| 中 共 军 | 1,030 | #5,640 | 6,673 |

※其中包括平民446人（其中女3人）；另女军人18人。

○其中：男60,788人，女军人473人，儿童23人，平民8,896人。

#包括女1人。

2、拒绝遣返的战俘

共军战俘

| 处 理 结 果 | 北韩军 | 中共军 | 计 |
|--------------|-------|--------|--------|
| 总 计 | 7,900 | 14,704 | 22,604 |
| 在板门店改变主意回到共方 | 188 | 440 | 628 |
| 逃跑及下落不明 | 11 | 2 | 13 |
| 印军拘留中死亡 | 23 | 15 | 38 |
| 送印度※ | 74 | 12 | 86 |
| 在韩国和自由中国释放 | 7,604 | 14,235 | 21,839 |

※1954.2.19 日结束。

我方战俘

| 处理结果 | 国 军 | 美 军 | 英 军 | 计 |
|-------|-----|-----|-----|-----|
| 总 计 | 335 | 23 | 1 | 359 |
| 转向共方 | 325 | 21 | 1 | 347 |
| 送 印 度 | 2 | — | — | 2 |
| 回 我 方 | 8 | 2 | — | 10 |